# 武俠世界

## 陵墓驚魂（雙鷹神捕故事） 西門丁・新著

武林八大門派的弟子相繼失踪，各派首腦只好禮聘雙鷹神捕出馬偵察，使管一見及沈鷹又一次聯手破案。

可是這件案子完全沒有線索，一切行動均任人指使，幾乎砸碎了雙鷹神捕的金漆招牌，最後追查至一座陵墓內，在驚心動魄中才把案情逐步揭開……



$4.00

1155

**編者話** 自從太空穿梭機征服太空安全着陸之後，關於開發太空航綫的科技，越來越精，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勢必演變爲太空爭覇戰！事實上，攻擊性衞星已經升空，問題是誰首先發動攻勢而已。本刊爲了引起讀者們對太空方面的認識，由下期起每期選刊羅唐納先生精心譯述一篇有關太空知識的報導。首篇推出是「決鬥藍光谷」，圖文並茂，刺激緊張，奇幻奥妙，栩栩眼前。

** ** **

江南江北兩大名捕——管一見和沈鷹今期在巨型小說「陵墓驚魂」聯手做案，原因是武林中八大門派的弟子突然相繼失踪，各派掌門爲了此事，束手無策，於是聯名禮聘雙鷹親自出馬，且看他們今番在故事中又怎樣大顯奇能吧！

** * *

今期起，我們又增刊一篇有關諜海風雲的連載小說——「第二夫人」。內容描述世界兩大强國的間諜活動，互逞計謀，蘇聯的「KGB」和美國的「CIA」各展奇能，明爭暗鬥，請勿錯過。

下期巨型小說是東方英作品「牛頭石」。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 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5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新書介紹

武俠小說
寂寞的高手
溫凉玉著
每本港幣四元

闖蕩江湖
溫凉玉著
每本港幣四元

武俠小說
天下有雪
溫凉玉著
每本港幣五元

武俠小說
神州無敵
每本港幣四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管神捕故事之九

# 陵墓驚魂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 黑夜訪客

初夏之夜，星月滿天。

虫聲啾啾，樹葉在夜風中婆娑，單調的沙沙聲，益發增添了幾絲睡意。

大地經已沉寂，一切都好像已墜入夢鄉。

端木盛及夏雷却仍毫沒倦意，茶几上擺放着一個棋盤，兩人各持棋子正在對奕，桌上點了一枝蠟燭，燭光在夜風中不時搖幌。

夏雷持白子，看情形雖執了先着，但仍處於劣勢。

端木盛嘴角噙笑，他是勝劵在握了，這局棋已奕了一個多時辰，看來再過兩盞茶的功夫便能上床休息了。

**樹葉吹動聲中，似乎夾着另一個聲音**，端木盛嘴角的笑意登時不見。

隨即自後頭傳來一聲尖叫聲，尖叫聲又短又促，一起即止。

端木盛像一頭獅子般從椅子上竄過，凌空一個折射，飛向牆上，「颼！」地一聲把掛在牆頭上長劍抽出！

說時遲那時快，端木盛未待雙脚落地，腰一曲，脚底一撑，踹在牆壁上，身子像離弦之箭般向房門倒射過去！

夏雷的緬刀就在腰上，他反應雖比端木盛稍慢，却比端木盛快一步向房門口飛去。

衣袂帶起的風把蠟燭撲熄，緊接着是一聲清脆的「嘩啦」，門板破碎，碎木橫飛，夏雷破門而出，人在半空緬刀經已抽握在手。

院子裏銀光遍地，纖毫畢露，只見一**個黑衣蠓面漢挾持着一個年青的漢子，正**是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的手下，夏雷的同僚黃柏志。

「放下人來。」

夏雷話音剛落，身邊吹過一陣風，端木盛自他身旁掠過，反站在他前面，他爲人比較冷靜，心知對方既然敢到虎口來捋鬚，自有過人之能，更不會隨便把俘虜釋放。於是問道：「閣下是誰，黃夜來此又有何事？」

蠓面漢聲音十分沉實，不答反問：「你是誰？」

夏雷再也忍不住，冷笑一聲：「閣下來此難道沒有先行打聽淸楚？」

「你又是誰？」對方並沒有動氣。

「少爺正是管神捕的手下——快刀夏雷！」

「管一見，管神捕呢？」

**端木盛吸了一口氣。「閣下已問了不**少，却還沒有把名報出來。」

「見到貴上，某家自然會立卽表明身份！」

「敝上不在，未悉閣下能否先把來此的目的告訴在下否？」

「這可先看你有多大的份量？」蠓面人突然把黃柏志推開。「你是端木盛？聽說你是管一見手下的第一條好漢，某家正想領敎一下你的劍法。」

端木盛見他放人，有點意外，忙道：「閣下想與在下比劍的原因又是什麼？」

「廢話！看刀！」蠓面漢倏地自身上抽出兩把像風車似的彎刀來，這種刀，上下各有一把刀鋒，握手却在兩把刀鋒的中間。

蠓面漢手腕一轉，刀子便像風車般轉了起來，呼地一聲向端木盛掃去。

端木盛長劍一挑，挑開對方的左手刀，接着一沉，又把對方右手刀的攻勢破了：「你是『風車刀』潘志海？」

「算你眼光還不賴，再試試潘某這一刀！」潘志海右手手腕一轉，另一柄刀刃倏地自下向上，削向端木盛的小腹，同時左手刀亦急劇地轉着，向端木盛的面門撩去！

這一下，招式固然怪異，變招又疾，端木盛猝不及防，不由後退了一步。

他一退，潘志海立進，怪刀轉得更急，挾着一片呼呼的風聲，聲勢極其嚇人，端木盛一再被其怪招迫急，二十招後已被裹在一片刀光之中。

夏雷手中的刀緊握，雙眼睜得圓大，隨時準備出手。

潘志海是括蒼派的掌門師弟，括蒼派雖然不屬邪派，可是歷代以來，掌門及弟子的行事都是十分怪誕，因此與江湖上的門派來往不多，而他們也不常出來走動，端木盛未曾與括蒼派的人打過交道，只是由潘志海的獨門兵器認出他的身份。

潘志海的刀法他見未曾見，因此鬥得十分謹愼，不求有功先求無過，十招之中倒有七招是守勢，但潘志海的攻勢似乎仍沒稍竭的現象，怪招也層出不窮。

潘志海的風車刀短利于近身短打，端木盛接了六十招後，摸到了一點變化，連忙後退一大步，接着長劍自下向上一撩，挑向潘志海的咽喉。

潘志海風車刀向上一架，右手的刀却向端木盛的持劍手腕斬下。

不料端木盛那一劍却是虛招，手腕一扭，長劍倏地一偏，改削其左肩。

潘志海嘿嘿一笑，右手刀向上一揚，「噹」地一聲把端木盛的長劍格開，左手刀向前一送，直刺端木盛胸膛！

端木盛略退一步，輕嘯一聲，劍走偏鋒，凌空劃了一道弧光，削向潘志海的腰際。

潘志海左手刀一沉，護在腰前，右手刀改守爲攻向端木盛頸脖斬去。

端木盛身子一蹲，讓過對方的右手刀，長劍輕輕與對方的左手刀一觸，隨即一滑，沿着刀鋒向下削去，「噹」地一响，劍鋒把潘志海的褲管割開一道裂痕，同時身子在地上向後打了個跟斗站了起來，長劍一橫，護在胸前，以防對方偷襲。

潘志海沒有偷襲，一襲黑衣籟籟抖動

，澀聲道：「管一見手下的武藝果然不同凡响，不過仍使潘某失望得很。」

夏雷怒道：「你已輸了半招還不服氣，不如讓少爺陪你走幾招試試！」

潘志海倏地拉下幪面巾，露出一張白晳的臉龐，看樣子大約四十歲左右，一看其樣貌便知道性格必然十分高傲自負，性格也不怎樣開朗。

潘志海沉聲地說：「貴上何在？」

端木盛道：「潘大俠夤夜拜訪不知到底何事？」稍頓，「敝上剛巧不在，未悉潘大俠能否把事交待下來否？」

潘志海不答，突然發了一聲長嘯，嘯聲過後又揚聲叫道：「括蒼派潘志海有事拜訪，請管神捕出來一見！」

聲音在夜風中迴盪，却不見回音，端木盛冷冷地道：「潘大俠不肯相信，在下也沒話可說。」

潘志海臉色一變，身夜突然竄起，脚尖在庭中的槐樹橫枝上一點，便沒入夜色中。

夏雷怒氣道：「這人脾氣古怪得緊，盛二哥，咱追下去吧，免得讓人以爲咱們這裏人人都可來撒野！」

「別追！」端木盛沉吟了一下，抬頭道：「他不是來撒野……」

夏雷截口道：「哦？這樣還不是來撒野？」

端木盛目中露出一絲疑惑之色，「也許他眞的有事來找頭兒！」聲音一揚，通知四周的手下，「各位弟兄，大家小心一點看着門戶！」說罷收劍轉身回內室。

夏雷跟在後面笑嘻嘻地說：「二哥，那局棋未分勝負，咱明天才繼續吧！」

端木盛道：「你別動歪腦筋，咱們現在就繼續吧。」

夏雷點燃了蠟燭，笑道：「可是那局棋已被潘志海攪亂，還是明天才重新再來吧！」

端木盛目光一落，果見棋局上黑白子的佈局亂得不成樣子，甚至有頗多棋子已跌落地上，他心知是夏雷剛才乘機弄亂的，便笑道：「四弟的手法近來是越發精進了，連這種混水摸魚的手法也學懂了！」

夏雷哈哈一笑。「你要怪，可得怪潘志海！」

「算啦，睡覺吧，」端木盛毫不在意的笑道：「他從不把這種事放在心上。」

正想舉步離去，臉上的笑容突然又不見，夏雷也聽出一點蹊蹺，連忙把燈吹熄，他輕聲地說道：「今夜怎地這麼多人來呢？」

端木盛也忙輕聲回答：「你從前面出去，我自後面去，不要張聲，靜待對方現身。」

「是！」夏雷立即轉身，撥刀竄出，庭院中的一切仍然如舊，月光也依然如銀般燦爛。

夏雷向藏身在柱後的黃柏志打了個手勢，又指一指屋頂，隨即滑身竄到大門後面。

此時管一見的手下都已知道又有强敵光臨，心頭都是十分詫異，這種事是前所未有的，一則因爲管一見的名頭大，不論是宦海中人或是江湖上的朋友都不敢輕捋虎鬚，二則管一見盡管在各地有不少落腳的地步，但知道地址的人並不多，一般人要找他豈有這般容易。

夏雷心中也是十分詫異，猜不出來人的身份以及夤夜來訪的原因。

半晌，只見屋瓦上有人抛下一塊瓦片，「喀嗤」一聲，在地上摔個粉碎。

夏雷冷冷地道：「咱已忝候大駕久矣，閣下何必再藏頭露尾？」

屋瓦上有人喝問道：「你是管一見的手下？」

夏雷傲然道：「正是，閣下既然有爲而來，却又不敢現身是何道理？」

那人聲音一沉，語氣透着幾分威嚴。「管，管神捕何在？」

夏雷喝道：「好大的架子，難道要咱頭兒上屋把你請下來？」話音未落，雙脚一點騰空而起，緬刀在前一掠護住頭臉。

身子一個盤旋落在屋瓦上，只見前頭站着一個竹竿似的漢子，灰袍空手，臉上用一塊白布幪着，夏雷心頭一動，忖道：「怎地今夜來的全是見不得人的漢子！」心中盤思着，口上喝問：「閣下是誰？」

那人冷冷地道：「這個你不必相問，貴上可在？」

夏雷反怒：「連名也不敢賜下，叫在下如何通報？莫非閣下見不得人？」

那人灰袍一陣抖動。「娃兒不可放肆，憑老夫的身份，諒管一見也不敢拒見，快去通知他一聲，說老夫要找他！」

「笑話，老夫是誰？」難道你姓老名夫？」夏雷冷笑一聲：「敝上一向不見藏頭縮尾的人。」

「娃兒可惡，老夫不給點顏色你瞧瞧，諒你也不服氣？」灰袍人雙脚一動，彷似行雲流水般向夏雷欺去。

夏雷暴喝一聲，緬刀一擺，倏地向灰袍人劈去！

灰袍人冷笑一聲，雙手一起，左掌疾快無比地拍在刀身上，右手五指如鋼爪般，向夏雷的襟前抓去。

夏雷吃他一掌，緬刀幾乎脫手飛出，連忙收攝心神，身子一偏，緬刀回收，隨即在胸前佈下一道刀網！

「算你娃兒識相！」灰袍人又再欺前一步。

夏雷猛喝一聲，緬刀反守爲攻向其胸膛斬去，攻勢一展開，好像江河之水般滔滔不絕，一口氣劈了六六三十六刀。

這三十六刀，使得又疾又密，灰袍人如同穿花蝴蝶般在刀隙中進退自如，竟沒有一刀沾上他的衣角。

「四弟沉着氣！」旁邊傳來一個聲音，却是端木盛聽見上面的打鬥聲，忙自後頭竄了上來。

「這娃兒的眼光也不錯，」灰袍人身子突然一慢，夏雷的緬刀立即沾上身，灰袍人右手一沉，「錚」地一聲，以指彈開緬刀，同時右手向夏雷的握刀手腕上抓下去！

夏雷左手駢起雙指反劃對方腕脈！緬刀一沉之下，又再飛起，斜削對方左肩。

「娃兒的胆子果然不小，老夫便索性讓你見識一下，反正打了小的便不怕老的不出來。」灰袍人咀上說着，手上却絕不稍慢，右手一翻，化爪爲掌，急速地切向夏雷的手臂，同時卸肩沉腰，左掌拍破夏雷的刀勢！



這幾下着着都是高手的風範，夏雷表面上叱喝連聲，胆氣頗豪，心中却暗暗打鼓。

灰袍人一招破了夏雷的攻勢，身子又再欺前一步，一掌往夏雷胸膛印去，掌未至，勁風已經令人呼吸難暢，夏雷心頭大駭。

端木盛急道：「快退！」他明知再打下去夏雷有敗無勝，忙把長劍抽出，「前輩，晚輩不才也想領敎前輩幾招絕招！」

「啊哈！老夫正嫌沒味呢，你倆併肩子上吧！」灰袍人的口氣十分之大。

端木盛不敢逞勇，一咬牙，長劍一挑刺向灰袍人的後肩，與夏雷雙雙合戰。

端木盛與夏雷同事多年，心意相通，一前一後，一攻一守互相配合，這才把灰袍人的攻勢稍爲鎭壓下去，盡管如此也只是平分秋色之局，灰袍人憑一雙肉掌，在刀光劍縫裏仍然進退自如，有攻有守。

端木盛及夏雷沉着氣，避重就輕，一招一式使了出來，攻勢漸盛，相反灰袍人久攻不下，反而有點急燥起來。

激戰中，灰袍人看準夏雷較弱的情勢，回身用脚迫退端木盛，接着轉身左手拍開緬刀，右掌挾勁直擊夏雷的胸膛，這一掌用上八成功力，掌風呼呼亂响，聲勢極其嚇人！

夏雷不敢攖其鋒，連忙急退，灰袍人長笑一聲，「往那裏跑！」急竄追上去，冷不防背後勁風一响，原來端木盛見夏雷勢危，連忙仗劍急刺。

灰袍人怒喝一聲，凌空飛起，一掠二丈向夏雷撲下去！

夏雷剛站定脚跟，勁風又已臨身，急切間偷眼一看，只見灰袍人如麻鷹擒鷄般撲下！這一驚非同小可，禁不住又再後退一步，冷不防脚下踏空，身子向下直墜，原來他一退再退之下，已退至簷沿。

灰袍人哈哈大笑，雙脚在屋瓦上一點，反身向迫上來的端木盛迎過去，端木盛大吃一驚，連忙後退一步，長劍上下揮舞護在胸前！

灰袍人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探手伸入劍網中駢指點向端木盛胸前穴道。

端木盛左手迎向其手腕抓去！不料灰袍人手一縮，經已不見。

端木盛心頭剛自稍鬆，突見下面伸進了一條脚向其下盤掃來，這一脚沒聲沒息，若非見機得早只怕已着了道兒。

他飛身暴退，長劍使得更緊更密。

夏雷墜落地上，他怕端木盛獨力難支，左臂一抬拭去額上的汗珠，忙要再引氣上升，冷不防背後有人抓住他的手臂，夏雷這一驚非同小可，緬刀連忙反手向後一撩！

那人只好暴退一步，夏雷連忙轉身，耳畔聽見弟兄的叱喝聲：「誰敢斗胆來此撒野！」

夏雷抬頭一望，只見一個白袍垂地的人雙眼冷冷地瞪着他。鼻與咀却被一塊白布幪住。

夏雷看了大喝一聲：「你又是誰？」

那人目光如刀鋒般利，冷冷地道：「管一見管神捕何在？」

夏雷怒道：「先露兩招吧！」緬刀一擺，向其劈過去！同時叫道：「小黃，快上來看看盛二哥！」

黃柏志提着一對短槍飛身上屋。

白袍人偏身一閃，讓過緬刀，淡淡地道：「你要找死還不容易？剛才老夫在你背後輕輕一指便可取你的小命！」

夏雷一怔，攻勢不由一窒，「那你來此何爲？」

「管一見去了何方？」

「你要找咱頭兒，先把我殺了吧！」夏雷急怒攻心，緬刀再度展開攻勢，沒頭沒腦地向白袍人捲過去！

「糊塗的小子！」白袍人怒哼一聲，夏雷的緬刀經已沾身，不敢再分神說話，飛起一脚把其迫退。

夏雷一退，白袍人並沒有再追，却發出一陣渾厚的嘯聲，嘯聲穿雲裂帛，遠遠傳了出去。

嘯聲震得旁人耳鼓疼痛欲裂，管一見的手下紛紛後退，夏雷也是極不舒服，他一咬牙，吸了口氣，緬刀再度展開攻勢。

白袍人在刀隙中進退，喝聲却沒有因此而停。這一道嘯聲响了半盞茶功夫，亢自未竭，遠處突然也傳來一道嘯聲，聽聲音發嘯的人武功也是深不可測，夏雷心頭一沉，忖道：「完了，怎地突然來了這許多魔頭，偏生頭兒又不在！」

遠處的嘯聲越來越近，只眨眼的功夫已近在咫尺，聲音更响，轟轟發發，彷似千軍萬馬奔騰而至。

「呱－－」一聲怪响，接着是一陣「噗噗」的聲音，樹上的宿鳥，被這陣嘯聲驚醒，振翅四處亂飛。

白袍人嘯聲一止，猛地一掌拍開夏雷的刀勢，振衣飛上屋瓦，夏雷怒哼一聲，叫道：「你們小心一點！」也飛上屋頂。

只見灰袍人也止住了手，夏雷轉頭望過去，前頭屋頂上有一人如星丸般疾馳而來。

那人頷下蓄着一撮山羊鬍鬚，一襲靑布粗衣，身裁短小，眨眼即至。

夏雷及端木盛等人心頭大喜，原來來的正是名震江南的「笑面神鷹」管一見管神捕。

管一見在灰袍人面前半丈停住，嘯聲立止。灰袍人及白袍人目光齊齊一變，白袍人澀聲問道：「來的可是名震遐邇的管一見管神捕？」

管一見哈哈一笑，笑聲十分响亮，這一笑足足笑了半盞茶之久，夏雷等人都知道他們的頭兒此刻心中必是異常憤怒。

白袍人目光又是一變，怒聲問道：「神捕因何發笑？」

管一見笑聲一停，沉聲道：「兩位既然夤夜來訪，何不取下幪面巾却向管某手下展威風？」

白袍人臉上一熱，半晌才道：「閣下果眞是管神捕？」

管一見臉色一變，雙眼透出兩道厲光。「你們若是衝着管某而來，即管動手便是！管某絕不會令兩位失望而歸！」

灰袍人忙道：「在下來此並沒惡意，請神捕釋懷！」

管一見又是一陣大笑。「沒有惡意？打人難道是善意？還是老夫的人可以隨便讓你們教訓的？」

白袍人望了灰袍人一眼，道：「老夫來此也非來找碴子，剛才老夫跟貴屬過手也是未盡全力！」

管一見目光一凝，沉聲道：「所幸老夫來得早，事情還不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兩位既稱來此沒有惡意，但又不知有何好意？」

灰袍人望了白袍人一眼，道：「這位先請說，老夫待會兒再說！」說罷後退一步。

白袍人乾咳一聲，道：「閣下先至，某家不敢佔先，還是由閣下先說吧！」白袍人說罷也是退後一步。

管一見大爲詫異，訝然問道：「你們不是同路人？」

白袍人及灰袍人齊齊搖頭。

「兩位既然如此客氣，那麼恕管某無暇相陪了，請！」

灰袍人目光一變，忙道：「且慢，某家有話說！」

管一見冷笑一聲，道：「老夫等你說話已等了好一陣子！」

「神捕，請問有否密室相借一下好讓某家把話說出。」灰袍人低聲地道。

「哦？」管一見一怔，「閣下說的是秘密？」

灰袍人點點頭，道：「也可以如此說，事實上某家若非情非得已，也不用此布幪着面目！」

管一見轉頭問道：「閣下又如何？」

「某家也深有此意。」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道：「好，老夫一向對秘密深感興趣，兩位請跟管某下去！」說罷飛身下屋，端木盛等人也忙跟在他背後下去。

灰袍人回首望向白袍人，道：「閣下請！」

白袍人也道：「還是閣下先請！」

灰袍人冷哼一聲，飛身躍下，白袍人待其下去，才提氣飄下。

庭院中，月光仍然如銀般燦爛。管一見站在台階上，問道：「兩位是一齊來還是分開跟老夫相談？」

兩人齊聲道：「自然是分開！」

「好，誰先來？」

灰袍人忙道：「閣下先請！」

白袍人也忙道：「還是閣下先，俗語云先到者先得，某家既然來遲了一步，絕不敢佔先！」

「但是老夫却願意把這個權利讓與閣來！」

「老夫愧不敢承受！」白袍人冷冷地道：「還是閣下先請！」

管一見等人都是十分詫異，不知他們葫蘆裏面賣什麼藥！竭盡心智也揣測不出了。

管一見一皺眉。「兩位如此客氣，叫管某如何解決？嗯，這位白衣人說得不錯，先到者先得！」

灰袍人冷哼了一聲，問道：「請問神捕，密室是否眞的是密室？」

這句話說得糊里糊塗，衆人都是一怔。管一見一呆之下便自明白，沉聲道：「老夫與人說話，沒人敢偸聽，閣下大可放心！」

「多承神捕體諒！」

管一見揚聲道：「你們先陪這位穿白袍的仁兄喝杯茶！」說罷入內，灰袍人望了白袍人一眼，忙跟在他後面進去。

端木盛忙吩咐手下在廳中亮起兩條蠟燭，並招呼白袍人坐下。

端木盛向夏雷打了一個眼色，兩人分坐在白袍人兩側。

白袍人閉起雙眼，對廳中一切熟視無睹。

端木盛忙問道：「閣下可要喝一杯茶嗎？」

白袍人搖頭不語，端木盛一怔之下，立即明白他的所爲，也連忙收攝心神，運功靜聽。四周靜悄悄，只聞呼吸聲，那聽得到管一見跟灰袍人的說話。

端木盛看了白袍人一眼，心中更加奇怪，不知他們心中到底藏有什麼秘密。

夏雷也是十分詫異，不知道兩人在賣什麼藥，他突然又想起潘志海，不知潘志海來此的目的是否跟這灰袍人及白袍人一樣？

時間已一點一滴的過去了，灰袍人仍未出來，白袍人也仍端坐不動，彷似泥塑雕像。

## 驚人案子

管一見的寢室，一燈如豆。灰袍人坐在管一見對面。

「閣下既然來此，老夫亦已照閣下要求，在此見你，因何你不把幪面巾取下，好讓管某見識一下！」

灰袍人長長噓了一口氣，道：「不是某家托大，而是咱的確另有苦衷，希望神捕原諒！」

管一見眉頭一皺。「既然如此，閣下大概已可以把秘密說出來了吧，管某早已洗耳候聽了！」

「神捕，請恕某家再提一個條件。」

管一見心頭大怒，禁不住笑了出來。「到底是管某有事求你，還是閣下來求管某？」

灰袍人又嘆了一口氣。「某家還是那句話，因爲這件事關係着敝門百數十年的聲譽，請神捕體諒！」

管一見見他說得如此嚴重，心頭一跳，沉吟了一下才說道：「管某也見過不少風浪，事情該如何處理，難道尚揑不準分寸！」

「好吧，那麼某家先把事情透露一下，假如神捕有興趣，某家再詳細述之！」

管一見心頭又是一跳，但臉上却絲毫沒有露出來，淡淡地說道：「閣下可以說了。」

「敝派有幾個年青的高手，突然失踪，遍尋不獲，不知神捕對這件案子可有興趣？」

「這席話叫老夫如何委決？既沒有說出詳情，也不知失踪者的名字，性格：失踪前的有關跡象，老夫除非是神仙否則怎敢接下這案子！」

「神捕若不敢接，某家便不方便把詳情告之！」

「閣下若不告之于詳情，老夫又怎有把握接案？」

灰袍人長長吸了一口氣，喟然道：「



既然如此，請神捕發問吧！」

管一見道：「老夫不做這種生意，因老夫亦非神仙，老夫大小案件破了不下千件，却從未遇見事主不把詳情相告的！」

灰袍人沉默。過了半晌，似是下了極大的決心，毅然地道：「好吧，某家回去拚着受掌門人懲罰就把事情告訴你吧！」

「且慢！」管一見忙道：「事情眞的這樣嚴重麼？請閣下三思，管一見並沒有十足信心可替閣下把案子破了。」

灰袍人慘笑道：「神捕尚沒有信心，遑論別人！」他又長長吸了一口氣，「某家的事神捕請放心！」

「如此閣下快說吧。」

「神捕請看是否認得某家？」灰袍人突然扯下幪面的汗巾，露出一張蒼老的臉龐來。

管一見雙目如炬，上下瞧了他一陣，對這人全沒有印象，不禁搖頭道：「恕管某眼生，咱似乎未曾見過面吧！」

灰袍人苦笑一聲。「這也難怪，神捕再瞧瞧這個。」說着自懷中摸出一塊銅牌放在茶几上。

管一見接來一望，臉色登時一變。「閣下是南岳衡山劍派的人？」

灰袍人嘆息道：「某家正是衡山碩果僅存的衡山三老，老么，梁雪！」

管一見心頭一震，衡山派與峨嵋、崑崙、華山合稱四大劍派，梁雪的年紀雖然不很大，輩份却很高，他是衡山派掌門人褚長春的師叔，他平生絕少涉及江湖，整天埋首山中苦研祖師傳下來的武功。

管一見目光一落，見梁雪腰上並沒有佩劍，足證他來此絕無惡意，否則豈有不把浸淫大半生的武器帶來之理。

「原來是梁大俠，幸會幸會！」

梁雪苦笑一聲。「神捕，客套之話都不用多說，大俠之稱梁某更加堪不敢當，如蒙不嫌，稱聲老哥，梁某經已心足！」

「好吧，主隨客便，梁老哥請把詳情告之。」

「事實上，梁某也絕無詳情可告。」梁雪吸了一口氣，道：「失踪的是敝掌門的六個弟子，這三人都已有一身武藝，却不知因何踪跡，全沒……」

「貴派發覺這三個弟子失踪至今已有多久？」

「五個多月前，是敝派祖師的冥壽，依敝派的規矩，全派弟子必須準時回山拜祭一番，即使有重要的事也得囑人上山通知，可是這三個弟子既不到場，也沒有片言隻語回山！」

管一見眉頭一皺。「這可不能證明這三個弟子便是失踪。」

梁雪續道：「可是事後，敝派掌門暗中派了不少弟子下山找尋都找不到踪跡，所以敝派掌門才會囑梁某秘密來此請求神捕代爲一尋！」

「管某破案萬千，却未接過尋人之案，不過這倒還可一試。」

「如此梁某先謝了，至于酬勞之事但請神捕開口。」

「這個倒不要緊，事成之後任憑貴掌門賞賜！」

「這可不成，梁某雖然不通世務，但也可以想像得到，查一件案可要花費不少時日，心神及金錢。」

管一見沉吟道：「現在管某還未曾了解內情，費用多少等事成後才說吧！」稍頓，又道：「梁老哥，恕管某多問一句，貴派弟子衆多，若要找個人應該比管某還方便……」

梁雪截口道：「神捕忘了二十年封山之約的事？」

管一見恍然。「啊，管某一時竟忘了，當年四大劍派以及少林武當、崆峒，黃山和丐帮之間之約定！」

原來二十年前，武林人八大門派跟丐帮發生了一場誤會，聯手對付丐帮，殺傷了不少丐帮弟子，後來才知那是一個黑道魔頭使的嫁禍之計。

雖然八大門派後來把那個魔頭剷殺，可是丐帮却不肯干休，發了武林帖，廣邀白道高手商議向八大門派追討欠債，這件事鬧得江湖上沸沸騰騰不可終日。

後來少林派的掌門人善法大師便邀了其他掌門人親上丐帮負荊請罪，並訂下封山二十年不讓門下弟子下山干涉江湖上的是非之約，一場風波這才消弭于無形。

當時八大門派此舉曾引起無數俠義人士之疑慮，生怕黑道魔頭會乘機出來呼風喚雨，幸而這種事並沒有發生。

當下梁雪又道：「眼前離開山之期尚有年餘，但這種事豈能久候？敝派若打明旗號下山調查，雖然不難把眞相調查清楚，却又怕引起江湖上的非議，說敝派食言毀約！」

「所以，連梁老哥來此也要以布幪面了？」

梁雪苦笑一聲。「有些事謹愼一點，總是較好的。」一頓又說，「神捕，這三個弟子對敝派來說十分重要，他們是二十年來敝派竭力培養的未來柱石，其中一個並被目爲未來的掌門人，故此請神捕多多費心。」

「管某既然接手，自然竭盡全力替貴派解愁。」管一見心頭一動，問道：「貴派的封山之期既然未過，那三個弟子又因何會下山？」

「事情是這樣的，敝派雖然有封山之議，但並沒有說不能讓弟子下山。只不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入江湖誰能置身于是非之外？是故在一般情況之下，都勸令屬下弟子不得下山，即使下山也不得洩露身份。」

「那三個弟子下山之前都得到貴掌門批准？」

「他們說要下山見見父母，掌門人自然沒有異議，因爲他們上山經已十多年尚未回過家，當時便囑其在祖師冥辰之前回山。」

「他們下山離貴派祖師的冥辰之期尚有多久？」

「兩個半月。」

管一見屈指一算：「這樣說來，他們下山至今已半年多了。」

「經已有七八個月。」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又道：「被貴派目爲未來掌門人的弟子叫什麼名字？家住何方？」

「司徒淸。」梁雪道：「家在河南。」隨即把三個弟子的名字及地址寫與了管

一見。

「請神捕代為守秘，這種事假如傳了出來，對敝派的聲譽可頗有影响。」

管一見頗不以為然，心中暗道：「八大門派的人就是把名譽看得過重！這種事也不算得如何丟人，江湖上什麼事未曾發生過？」

他輕咳一聲。「粱老哥，有關這三位的事，管某一點也不知道，希望貴派能派幾個人協助管某一下。」

粱雪想了一下。「這倒可以，粱某回山之後立即稟明掌門。」

「如此最好，粱老哥，請出去一下，咱回頭再談。」

粱雪一怔。「神捕尚有話要問？」

「非也，若管某沒有猜錯，外面那個白袍人可能也是八大門派的人！」管一見微微一笑，「說不定來此的目的跟粱老哥也是一樣！」

粱雪又是一怔，脫口問道：「他是誰？」話說出口才覺得不對，臉上不由地一熱。

他既然不想別人知道他的身份，又豈能探聽別人的秘密。

梁雪連忙收起銅牌，又把汗巾重新幪在臉上，這才出去。

管一見跟在他背後出廳，白袍人連忙站了起來。

「現在輪到閣下了！」

白袍人望了梁雪一眼，輕輕點頭，接着跟在管一見背後入內堂。

管一見把門關好，輕笑一聲：「閣下可把幪面巾取下了！」

白袍人輕咳一聲：「神捕，某家是否可以先問幾句話？」

「請說。」管一見微微一笑。

白袍人又再輕咳一聲：「不知神捕接不接尋人的案子？」

管一見盡管已有心理準備，聽了這話也仍然禁不住身子一震，沉聲道：「管某辦案素來要委託者先把事情說清楚後，才決定是否接辦！」

白袍人目光一暗，顫聲道：「神捕可否破例一次？」

管一見搖搖頭。「事實上假如你不說，管某又從何決定能否有把握？」

白袍人自知無理，嘆息道：「這件事關係重大，希望神捕不管接不接辦，都不要宣揚出去！」

管一見又是一笑。「假如管某沒有猜錯的話，閣下必是八大門派中人，而且地位十分重要。」

白袍人聽了此言，身子一震，脫口問道：「神捕經已看了出來？」

管一見微微點頭，白袍人嘆道：「神捕果然名不虛傳，在下若再瞞騙下去，豈不讓神捕失笑！」說着扯下幪面巾，「廿年不見，神捕尚認得穆某否？」

管一見笑道：「穆兄別來無恙乎？」

那個姓穆的道：「托福，身子尚還硬朗，只是近來心中煩得很！」

「令掌門黃松道人可好？」

「唉……穆某正是受掌門人所託而來的！」

「到底何事穆兄可否明言？」

原來這人姓穆，名字一程，是黃山派掌門人黃松道人的師弟，黃山派俗家弟子及道士各佔一半，穆一程是俗家弟子的佼佼者，當年頗有問鼎掌門之資格，但穆一程自忖不適合當此要職，便翩然下山，直至黃山派選出黃松道人為第七代掌門人之後，他才再度回山。

黃松道人深知穆一程之能，平日十分器重他，黃山派在其師兄弟刻意經營下，聲譽頗佳。

黃松道人年青時也是俗家弟子，他是在其妻子歿後才出家的，其妻死前替其產下一女，取名黃思美。

穆一程當下把來此的目的逐一說了出來，原來黃山道人之女黃思美竟然也失踪了！

她是偷偷下山以至不見回山的，事情至此經已八九個月，黃山派先後暗中派了不少門下弟子下山調查，都不得要領，這才派去穆一程秘密來此聘請管一見代為調查。

管一見聽了他的話之後，沉吟道：「穆兄，說句令人喪氣的話，也許令師姪已遭到不測，那麼……」

穆一程無限憂慮地道：「穆某也是怕眞如此，不過，掌門人的意思是無論是生是死，也得把眞相調查出來，否則黃山派這個臉可丟得大了！」

管一見不禁低頭沉思起來。

穆一程苦笑道：「管兄，這件案子你無論如何也得接下，至于酬勞敝派自不會比別人出得少！」

「管某顧慮的可不是這個！」

穆一程一怔。「那是什麼？」

「管某連一絲綫索都沒有，這件案從何查起？令師姪下山之後，可有人知其去向？」

穆一程道：「這個倒曾聽到一點消息，有人見她渡江北上，但到了江北之後却再也查不到一絲蛛絲馬跡！」

「對啊，即使令師姪是在江北失踪，偌大的一個江北又如何調查？」

「管兄是恐人手不足？」

管一見點了點頭。「況且江北又非管某管轄的範圍，辦起案來人手更加不敷應用！」

穆一程考慮了一下，毅然地道：「穆某雖然不懂調查偵察之術，但也願跟管兄背後供差遣！」

管一見連聲不敢，他心頭有點意動，站了起來，負手在室內踱起步來，腦中不斷地翻騰。

這件案十分棘手，不接嘛情面上難以推却，接吧又怕會砸了招牌，讓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笑話！他管一見經手的案件可未有一件辦不了的，萬不能因此而毀掉！

回心一想，這不也是名譽之心在作祟嗎？

可是梁雪所託的案子跟此也幾乎同類，這兩件案子中間可有關連？

依推測兩宗案件的失踪者可能都是因同一個原因而失踪的！誰敢動八大門派的弟子？

敢動八大門派弟子的人必是非常人，莫非是昔日的黑道魔頭東山復出，設計擒下的？



管一見心頭怦怦亂跳，他更感自己力量不足，回心一想，案子既然可能是發生在江北，何不邀沈禿鷹聯手查案？而且，也敵不過好奇心的驅使及職業本能的推動，便決定把案子接下來，假如這件案破不得，砸了招牌，那麼沈鷹也同樣不光采！

決定了之後，管一見便問道：「穆兄，江北的沈禿鷹你跟他可有交情？」

穆一程道：「穆某是靜不了的人，早年四處閑逛，曾經北上十數次，跟沈兄也曾有幾面之緣！管兄問這個有何道理？」

「管某想請穆兄同到江北邀沈禿鷹跟管某聯手辦案！你看如何？」

穆一程大喜，忙道：「這敢情好，如此便可解決人手之不足！」

管一見另有顧慮，穆一程把黃思美失踪之事看作是一般尋常的案子，他却不是如此看法。沉吟了一陣，管一見道：「穆兄先把白布幪好臉！」

穆一程訝然道：「管兄此舉又有何含意？」

「你且莫問，待管某替穆兄介紹一下那個灰袍人，讓你們相識一下！」

穆一程急道：「這個……」

管一見含笑截口。「這個管某自有分寸！」說罷推門出去，走至廳中，對梁雪道：「閣下請進來一坐！」

梁雪見他沒有在端木盛等人臉前揭破他的身份，心中放心不少，「神捕有話要問咱？」

「正是，請進。」

「但那白袍人……」

「沒問題，有事包在管某身上！」

梁雪這才帶着一顆疑慮之心進去。

管一見重新把門關好，坐在他兩人對面，白袍人及灰袍人兩人互以猜忌之目光相視。

管一見輕咳一聲。「兩位，管某有一件事要先徵求你們的同意，假如你們不贊成，管某也不勉强，假如兩位識大體，贊成的話對案子的破獲可有不少幫助！」

白袍人穆一程問道：「請管兄說來聽聽！」

「兩位同是八大門派的要人，來此的目的也同是一般，案情也十分類似，管某有個意見希望你們除下幪面巾，大家坦誠相見，反正大家都發生了同樣的事，對雙方的臉子也不會有損！兩位認為如何？」

白袍人及灰袍人身子同時一震，怔怔地望了對方一眼，齊聲問道：「貴派也發生了門下弟子失踪的事情？」

管一見微微一笑，說道：「正是！」

白袍人率先扯下幪面巾，梁雪驚呼一聲：「原來是你！」也扯下汗巾。

穆一程驚嘆道：「想不到是你！咱大概已有廿年未曾相見了吧？」

梁雪苦笑一聲，道：「不想在這種情況之下，又在這個地方相見！」

管一見便把雙方所發生的事說了一遍，兩人頓時覺得嚴重起來。

半晌，梁雪才道：「看來梁某也得留下來協助管神捕一臂之力了！」

管一見大喜，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兩位請立即修書，讓管某派人替你們送交貴派！」

穆一程笑道：「如此甚佳，倒省了穆某費時花力親自走一趟！」

梁雪問道：「神捕，咱何時開始着手調查？」

「後天。」管一見一頓，「管某還得把這裏的事交待一下才離開，兩位便在此過一夜吧！」

穆一程哈哈一笑。「天已快亮了，咱養一會兒神便成了！」

管一見抬頭一望，窗口外果然已露出一絲微光，天果已快亮了。

× × ×

三人剛運功行了三個周天，門板突被人敲响。

管一見雙眼一睜。「誰？」

「頭兒，外面有人求見。」是夏雷的聲音。

管一見訝道：「可知是誰？」

「頭兒，來的是括蒼派的『風車刀』潘志海，他昨夜也曾來過，還跟盛二哥打了一架，後來因不見頭兒才離開！」

「哦？」管一見沉聲道：「請他去廳上稍待一下，老夫就出去！」

「是。」夏雷恭敬地應了一聲。

梁雪及穆一程自然也把這些話聽進耳去。梁雪問道：「神捕，咱要再幪住汗巾麼？」

「不必，兩位的身份，管某不會輕易洩露出去，待管某先問明他來意再說。」

管一見走至廳中，只見廳中坐着三個漢子，一色黑衣，一個中年，二個青年。

「那位要找管某？」

中年漢連忙站立抱拳道：「在下括蒼潘志海參見管神捕！」

「久仰久仰。」管一見淡淡地道：「潘大俠駕臨蝸居有何指教？」

「不敢，在下……」潘志海吞吞吐吐地說不下去。

「聽說潘大俠昨夜也曾光臨舍下，今早再次駕臨，如今却不知因何不把原因說出來聽聽？」

潘志海雙眼望了廳上管一見的手下幾眼。「這個……這個，請……」

管一見截口道：「在座的都是管某的心腹，你有話但說不妨，他們沒有管某的命令不會把潘大俠的話宣揚出去！」

括蒼派雖然也不小，不過終非九大門派，因此管一見便不賣他的帳。

潘志海無奈只好道：「潘某來此，是欲聘請神捕辦一件案子的！」

「哦？」管一見心頭再一跳。忙道：「到底是潘大俠欲聘請管某還是貴派？」

「這可有分別？」

「請坐下先把事情說清楚，好讓管某決定是否接下你委託調查的案件！」

「神捕，敝派有十多個弟子到江北辦事，但却一去而不回……」

管一見問道：「他們去辦什麼事？」

「送一份禮給江北的蘇孟北，因為蘇老爺子前幾個月是七十壽辰，早年衆師兄跟蘇老爺有點交情，所以備了一份盛禮派了十多個弟子押送過江。」

「可是有『神刀』之稱的蘇孟北？」

管一見沉吟地道：「也許風聲不緊，半路讓江北的綠林好漢攔刦，並且遭人下毒手了！」

潘志海苦着臉道：「但事後潘某親到

蘇老爺子家調查，那十多個弟子悉數會在蘇老爺子家過了兩夜，禮物也絲毫未少，證明是在回程的時候失踪的！」

「也許是貴派的仇家暗中幹的！」

「但敝帮素來甚少走過江北，也因此家師兄及在下不親自上門爲蘇老爺祝壽！因此江北也可說沒有敝派的仇家！」

管一見冷笑一聲，道：「這也不能證明不是貴派的仇家所爲，因爲假如貴派在江南的仇家知道消息，故意在半路把他們殺死，豈非十分乾淨？起碼貴派難以發覺是誰下的手！」

潘志海苦笑道：「神捕說得有理，這一點咱也想過了，尤其在蘇老爺子的壽宴上，賓客十分複雜，難免有敝派的仇家混在其中，因而跟梢下去，半路發難！」稍頓，「不過，這到底誰幹的，可使敝派千方設法都查不到一點頭緒，故此，家師兄才令在下來此聘請神捕……」

管一見頷首道：「管某可以接下這案，不過有條件，不知潘大俠能否答應？」

「什麼條件，神捕不妨開列出來，假如敝派力所能及的話，自不會拒絕。」

「條件十分簡單，便是請三位留下來，協助管某調查。」

潘志海看了兩個師侄一眼，道：「神捕不相信潘某？」

「非也，因爲管某人手不足，何况要渡江緝兇。」

「原來如此，這個倒不成問題，潘某可以協助神捕。」

管一見道：「既是潘兄肯助一臂，請潘兄修一封書，待管某派人送去貴派。」

潘志海自然答應，立即修了一封書交給管一見，管一見道：「請潘兄跟我進來，待管某介紹兩位朋友讓你相識！」管一見說罷起身向內堂。潘志海向兩位師侄打了個眼色，連忙跟在他背後走去。

## 渡江追緝

初夏，石頭城外，樹木鬱鬱蒼蒼，一片翠綠。

長江江濤拍岸，江水奔騰出海，小艇破浪橫渡，在驚濤中顛簸起伏，倏而升起尋丈，忽又如沉落深坑。艇上的人個個臉色如常，彷似沒覺。

那舟子長得雖然瘦削，但臂力十分之强，兼且深諳水流，船舵不斷改向避開風浪，直趨對岸。

到了對岸，艇上的人未待船泊定，便紛紛提氣飛身上岸。

這干人正是管一見，端木盛、皇甫雪、夏雷以及一些得力手下。後面跟着的是衡山派的梁雪，黃山派的穆一程和括蒼派的潘志海及其兩個師侄。

他們都不再以布幪面，但都經過易容才上路，這當然是管一見的傑作。

事實上管一見他們也都易了容，因爲這件案子，完全沒有綫索，成功的希望頗低，他當然不想讓人知道他管一見也有失敗的一天。

如今他把希望寄托在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的身上。他渴望沈鷹能助他一臂之力，以沈鷹在江北的勢力也許能使他取得某些綫索。

管一見選擇在石頭城過江，乃是因爲「神刀」蘇孟北家在江北，他決定先到蘇孟北家調查一下。

上了岸之後，管一見吩咐夏雷幾個手下去買馬匹，不一會兒便牽了十多頭長程健馬回來，衆人紛紛上馬，沿官途馳去。

走了三天，便過了大運河，再走一天也就到了一個小鎭，蘇孟北便隱居於此。

潘志海向門房道明來意，門房連忙飛跑入內通報，不一忽，蘇孟北便拄着一條拐杖出來。

「蘇老爺子可好？」潘志海脾氣雖然古怪，但對他倒十分恭敬。

「潘侄子渡江而來，可眞少哪，今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蘇孟北抬頭一望，「咦，這些人是什麼人，不像是……」

「老爺子，這眞是一言難盡，小侄來此還不是爲了那十多個不成材的弟子？」

「哦？」蘇孟北一怔，「他們還未回去？」

潘志海說道：「所以才再來打擾老爺子！」

「哎，你瞧，老朽人老糊塗，忘了招呼，快請進來歇歇！」

衆人把馬匹交與莊丁，便隨蘇孟北內進。

蘇家並不大，大概來訪的人不多，因此打掃得一塵不染。

衆人分頭坐定，潘志海才把管一見介紹與蘇孟北認識，却故意把梁雪及穆一程說是管一見的手下。

蘇孟北雖然住在江北，但對江南這位神捕的名頭也時有所聞，當下心頭大喜，又知彼對茶道頗有研究，連忙吩咐廚子弄一壺上好的茶送上來。

閑談了一陣，茶巳沏好，管一見嘗一口，竟然頗爲香醇，廚子對火候時間的控制甚具工夫。

蘇孟北呵呵一笑。「老朽這茶還能入神捕之口吧？」

「不錯！不錯！想不到老爺子也有此嗜！」

蘇孟北更是開懷大笑。「老朽老矣，別無所好，只嗜此物！」

管一見忙向潘志海打了個眼色，潘志海會意忙問：「老爺子，小侄那幾個弟子在府上時可有什麼比較奇怪的行動否？」

蘇孟北收起笑容，想了一下，道：「這倒沒有，那幾天老朽忙着招呼賓客可能沒太留意。」

管一見接口道：「那幾個人離開時，老爺子可曾知道？」

「這個老朽倒知道，嗯，老朽記得還親送他們離開，而且還交了一封信與他們，着他們轉交與貴掌門人的！」蘇孟北邊想邊道，「當時他們並沒有甚麼奇怪的神色，一切如同常人。」

「他們可有表示要到某處去否？」管一見接問一句。

「這個老朽可不知道，上次潘侄兒托人來問訊，老朽也曾問過下人，他們也都不知道！」

管一見沉吟了一下，又問：「老爺子，那兩天他們跟誰比較接近？」

蘇孟北想了一陣。「那兩天他們跟徐家兄弟談得頗爲投機，也許他們會知道一



點。」

潘志海脫口問道：「哦？徐家兄弟是誰？」

「江北『聖手書生』徐棋的兩個寶貝兒子。」

「是徐龍及徐虎？」潘志海道：「他們離此倒不遠……」

蘇孟北截口道：「不如待會咱吃了飯，老朽同你們去他家中走一趟如何？」

「老爺子巳久不出門，咱自己去便行了。」

蘇孟北哈哈一笑。「老朽人雖老，但這幾十里路還難不倒這身老骨頭。」

管一見道：「如此管某先謝了！」

× × ×

黃昏前，蘇孟北率領管一見等進入徐棋家，徐棋見來了這許多人，心中十分詫異，急問原因。

蘇孟北便把原因說了，徐棋猛吃一驚，脫口道：「徐家那二個犬子離家半年多也尚未回來，不知……」

管一見截口問道：「令公子可有告訴徐大俠要去那裏麼？」

「他們只說要去河南走走而巳，反正這種事徐某也巳見怪不怪，便沒再多問，而且小畜生也沒有說跟誰去。」

管一見略一沉吟。「他們何時去？」

「那是在蘇老爺子的壽誕上告訴徐某的，次日，徐某便先回來了，自後便未曾再見到那二個畜生。」

蘇孟北想了一下，道：「老朽記起了，他倆跟括蒼派的弟子是同日離開的，不過他倆先走，所以老朽也沒在意，現在想來莫非他們同道而行？」

徐棋臉色一變，澀聲道：「這樣說來，那兩個小畜生豈不也是……」

「徐老弟且莫担心，也許是老朽猜錯了！」

徐棋轉問潘志海：「請問潘大俠，貴派又如何認定貴弟子是失踪了？」

「照道理本派若沒有重要的事絕不會到江北，他們即使因來到江北而貪玩，也不會一去半年而不回來覆命，再說他們身上還有老爺子的信！」

徐棋的臉色更爲青白，頻頻搓手，「徐某跟你們去找一下吧！這兩個小畜生眞的不知天高地厚！」

潘志海望了管一見一眼，管一見道：「徐大俠對江北情况瞭如指掌，管某十分歡迎徐大俠加入咱的行列！」

徐棋道：「各位且在舍下暫住一夜，明早才起程吧！」

衆人見日巳落山，自無異議。

次日一早便又望北而行，接着轉西進向徐州，到了徐州管一見連忙到衙門調查沈鷹的落脚地，一路上他們沿途打聽，都打聽不到一點消息，徐棋有點着急，管一見連忙安慰他。「也許他們並不是走這條路！」

連走數天到了商丘後便有了沈鷹的消息，原來沈鷹正在鄭州，管一見大喜，連忙率衆連夜趕路。

入了鄭州城管一見直入衙門，趨見鄭州知州大人，知州大人立即派人帶路趕去沈鷹的落脚處。

沈鷹在鄭州的「行宮」並不小，不過地處偏僻，周圍靜幽幽，衙差上前拍門，拍了好一陣，裏面才有人問道：「誰？」

「這位大哥請開門，咱是張大人派來的，有人要找沈大人！」

「是誰要找咱頭兒？」裏面又問了一句。

「江南管一見。」管一見踏前一步大聲應着。

門「呀」地一聲打開，開門的正是頗得沈鷹倚重的郎四，他一臉詫異地探出了頭，四處一望，問道：「誰是管大人！」

管一見微微一笑。「你認不出老夫的聲音麼？」

「大人易容之技出神入化，小的怎生認得？」郎四嘻嘻一笑，「快請進來！」

管一見抬步入內。「你頭兒可在？」

「在！大人來得正巧，青虛道長他們也在裏面哩！」

「哦？老道來此何爲？」抬頭一望，只見石階上站着一個身裁高大，雙目如電，頭頂光秃，神態十分威猛的五十出頭的漢子，似笑非笑地望着他，正是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

「老沈，多月不見，你氣色似乎還不錯嘛！」

沈鷹嘿嘿笑道：「什麼風把你吹來，咦，怎地還勞師動衆的！」

「你不歡迎？」管一見笑容登時不見，「管某只是禮尚往來而巳。」

「哈哈！老夫等這一天巳等了好久啦，」沈鷹臉色一板，「發生了什麼大案，要跑到我地盤來。」

「武當的青虛老道爲何來此？」管一見反問一句。

「沈某跟他相識數十年，他來找我難道也犯了法？」

「豈敢，管某只是問問而巳，這老道來找你大概也不是什麼好事。」

廳內突然傳來一道爽朗的笑聲。「誰在背後說老道的閑話？」接着轉出一個白髯的道長來，他眼光一落，神光大盛，「原來是管神捕。」

「不敢，老道你數十年的脾氣還絲毫不變哪！」

「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够嘛，你還嗜茶否？貧道身上正有一包『猴兒採』！」

沈鷹忙道：「各位且先走來坐坐，只是蝸居淺窄，而且椅子不够，這可要委屈大家一下了！」

穆一程笑道：「咱反正是坐不着的人，站一站也沒問題！」

青虛道長一怔，脫口問道：「施主是誰？怎地聲音頗似一位故人。」

管一見道：「等下再說，快弄一壺茶來解解饞，盛兒，你去煮水！」

衆人一踏入大廳，只見廳內黑壓壓的坐滿了人，細眼一瞧，竟然全是各門各派的要人，都是不由地一怔。

穆一程脫口道：「咦，你們怎麼也都來啦！」

放眼望去，赫然有少林寺的百侶及百德大師、崆峒的無音長老、崑崙的竹劍先生、五虎斷魂刀掌門彭公志、「孔雀堂」掌門紫翠雀、青劍門掌門易寒光以及各派的弟子。

這情景不但使羣豪看得暗暗詫異，連

管一見也是大吃一驚，看他們人人臉色沉重，必有非常事發生，否則也不會無端端聚集於此。

廳中的人見到管一見帶了一大羣人入來也是疑惑難解，「孔雀堂」掌門紫翠雀首先忍不住問道：「你們莫非也有弟子失踪？」

穆一程啊地一聲叫了起來：「什麼，你們是因門下弟子失踪才來此？」

彭公志粗聲道：「原來你們也是因此而來，嘿，這可眞是乖乖不得了。」

羣豪臉臉相覷，隨即又覺得事態更加嚴重了。

管一見轉頭問道：「老沈，到底是怎麼回事？」

沈鷹苦笑道：「他們都是因門下弟子無端端失踪而來我此處，欲託沈某替他們調查一下！」

管一見嘆息道：「我又何嘗不是如此？」稍頓，「可已有眉目？」

「毫無綫索，連調查的方向都沒有，要得破案談何容易！」沈鷹心頭沉重，連忙招呼衆人坐下，雙方介紹完畢，沈鷹又吩咐郎四及陶松等人去準備晚飯。

彭公志道：「不必麻煩啦，咱們去吃一頓，反正事情經已發生急也無用！」

，竹劍先生嘆道：「此刻即使是山珍海味咱又如何有心情享用。」

穆一程接口道：「是的，而且在外面說話又不方便！」

徐棋心中惦掛着兩個兒子的安危，又接口道：「不如咱現在便各自把事情詳述出來吧，好讓兩位神捕心中有個底，希望能儘速把人尋着！」

彭公志道：「既然如此，咱也沒意見，好吧，由咱先說。」

他說了之後便由穆一程接上，接着是易寒光，一個接着一個，待各門各派各自把經過說罷，飯菜早已弄好。

沈鷹忙招呼羣豪入席，彭公志首先問道：「老鷹，咱的事都已詳述過了，你倆可看出什麼端倪麼？」

沈鷹反問：「在座各位都是一時之俊彥，沈某想聽聽大家的看法。」

青虛道長合什道：「無量壽佛，依貧道看，必是某個魔頭東山復出有意向各大門派尋衅！」

易寒光接道：「道長說得有理，易某亦有此感，否則對方不會作一網打盡！」

徐棋心中更加忐忑不安，喃喃地道：「這如何是好……」

穆一程道：「即使不是昔日的魔頭東山復出，也必是某個有獨霸武林野心的人的傑作，總之就是欲不利於武林白道！」

「阿彌陀佛！」百侶大師合什道：「昔日的魔頭即使若未身故，也未必有這麼大的野心，最有可能的首算『唯我尊』任四海，但任施主聽說經已物故，其他的老衲倒想不出還有誰人有此野心及魄力。」

羣豪心中一想，都深覺有理，細數一下，其他魔頭倒眞的未必有一口吞下各大門派的魄力，一時之間竟沒人再發言。

沈鷹雙目在廳中一掃。「最近各位有否聽到江湖上有什麼新的組織出現？」

「易某倒未曾聽見。」

紫翠雀也搖搖頭，青虛道長道：「貧道突然想起一件事，諸位可曾記得三十年前那個『流星神教』否？」

「阿彌陀佛！假如是『流星神教』死灰復燃，武林難免又要掀起一場浩刧！」

三十年前的事在座的各派要人都曾記得，聽了百德大師此語不由都升起了一股寒氣。

原來流星神教是個邪惡的組織，他們行事兇狠，又不講情理，往往因小小一件事也趕盡殺絕，不但白道人遇之難以倖免，連頗多黑道高手也死在其魔掌下，其行徑連許多黑道魔頭也自嘆不如！

創教的教主姓劉名星，不但武功高絕，而且其手下行動神出鬼沒，令人防不勝防，據說，該派「信仰」流星的力量，行動也學流星突然在人們臉前出現，這也是最使人恐懼的事，犯上流星神教的人日夕無不生活在極端的恐懼之中，深恐對方突然出現。

後來少林掌門百侶大師發下武林帖，集白道所有高手窮追千里才把流星及其得力手下剷除。

此事雖然離今已有二十餘年，但往事仍栩栩如在羣豪眼前，一時之間，廳中竟然靜得連呼吸聲也幾不可聞。

良久，彭公志才喟然道：「看來眞的是當年流星教的餘孽重出江湖施展報復手段了。」

徐棋手足冰凉，嚅嚅地道：「但，二十年前徐某並沒有參加追殺行列……他們為何連犬子也……」

彭公志道：「這可難說，流星教的行爲誰能揣測得出？」

潘志海比起在座的其他人地位顯得低了半截，這時才顫聲地道：「如今咱打算怎辦？」

羣豪臉臉相覷，沒人答他。

沈鷹道：「這些都只是一種推測，是否如此尚未有絲毫證據，各位何必杞人憂天，再說假如眞的是流星教死灰復燃，大不了重演三十年前那一幕而已。沈某素來堅信一個眞理……」

穆一程截口問道：「什麼眞理？」

管一見接口代答：「邪不能勝正！」

百侶大師道：「管施主之言極是，不過，這種大開殺戒，血流成河的事終非蒼生之福！」

「此乃無可奈何之事，江湖上幾時平靜過？古往今來，維護正義的事向來都是最艱辛的！」

彭公志哈哈一笑。「老鷹這句話，咱聽了最合胃口，如今事情還未證實，諸位便已如同末日這像甚麼話？好，大家都有一身武功，該流星教又不是甚麼三頭六臂的妖怪，咱怕他甚麼！」

這話聽得羣豪臉上發熱，豪氣也隨之一壯。管一見道：「這個推測暫且勿張揚出去，以免弄得江湖上人心大亂，反給對方有機可乘，關鍵在於咱先查出諸位的弟子是在甚麼地方失踪的！」

「如何個查法？」易寒光問道：「咱也該聽一下兩位神捕的高見了！」

管一見沉聲道：「現在管某跟大家一樣——毫沒頭緒，待今夜管某跟沈老鷹研討後才決定行動。」

沈鷹接口道：「夜已深了，各位請先休息吧！端木盛，聽說你烹茶的工夫已深得管笑面的眞傳，煩你烹幾壺茶讓諸位品嘗。」回頭對管一見道：「咱入內室坐一會吧！」



## 說書先生

還未全晌午，許昌城的千日醉酒家經已高朋滿座。並非許昌今日的客旅特別多，只是千日醉酒家的師傅烹調的小菜的確頗具火候，遠近馳名，其自釀的桂花玉露酒，更是使各地的劉伶聞之而先飲為快。

這還不止，千日醉酒家的收費絕不昂貴，但有個規定，出入的食客衣冠必須整潔。

這些條件只須具備一項，已足以令千日醉不愁沒有生意上門，何況把這許多有利的條件集于一身，也就難怪其門庭若市了。

二樓臨街靠窗的一個座頭上，坐着一個相貌堂堂的青年。這青年點了兩個小菜，一壺桂花玉露，自斟自飲，神情頗為怡然。

樓梯傳來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青年頭部微側望向梯口，只見一個五十左右年紀的人顫巍巍地拄着枴杖走了上來。

這人一身青布長衫，洗得發白，兩鬢已微白，看模樣像是個落魄的文士，額頭及眼尾的皺紋像被利刀刻過般深刻。

落魄文士坐在青年右首的一個座頭上，青年也沒再留意。

過了半晌，青年聽見四周的食客輕聲地議論，他不禁轉頭望過去。原來那個落魄文士不知何時在其枴杖上縛了一塊白布條，上面寫着「尋人」兩個字。

一般尋人告白都有附上所尋之人的特徵，但這幅却沒有。

青年偸眼一瞧，落魄文士把枴杖依在桌子旁，然後滿懷心事地舉起酒杯。

青年好奇心一起，走到他對面的位子上坐下，落魄文士雙眼無神地瞥了他一眼，放下了酒杯。

「請問您找甚麼人？」

文士再瞥了他一眼，嘆息道：「區區找尋失了踪的侄兒。」

「他不見了？」

這句話問得實在有點那個，但是文士並沒有因此而發怒。只輕聲地說道：「不見了半年了，可惜區區年老無依，只此一個侄兒，唉……嗯，小哥是何人？仙居何處？」

「小可是半個衙門中人，小姓顧。」

這青年原來便是沈鷹手下的幹將顧思南。

「不知令侄因何失踪？」

「區區也不知道。」文士好像不欲多言。

顧思南一怔，脫口問道：「那你打算如何去找他？靠這塊布嗎？」他指一指白布，又道：「你認為這樣有幾分成功的把握？」

文士雙眼神采更為暗淡。半晌才吸了一口氣。「小哥你說你是衙門中人？」

顧思南點點頭。「也可以這樣說。」

「那麼請小哥替區區留意一下，假如碰到舍侄，請叫他來許昌尋區區。」

「可以。不過，在下對於舍侄一無所知。」

文士斟了一杯酒，一口吞下。「區區學文不成，家境又不好，終淪為說書先生，所幸憑一張咀也還能够糊口。早年家兄逝世，遺下一個侄兒，區區便負起撫養之責。他白日帮區區賣點瓜子糖菓的，晚上教他習字……」

顧思南截口問道：「他如今行年多少了？」

「且聽區區慢慢道來。」文士嘆了一口氣續道：「起初我那侄兒倒也聽話，後來年紀大了便謂習文沒出息，便去跟一些教拳的師傅學武，區區對他頗為失望，也便不再理他，俗語云人各有志，這却不能勉强。」

說到這裏文士苦笑道：「其實區區十年寒窗苦讀，到頭來還不是連生活也成問題？」

「還未請教先生貴姓大名。」顧思南道。

「區區姓盧草名文章。」文士道：「半年前舍侄說他要出外面闖盪一下，區區不許，可是他執意要去，區區最後只好跟他妥協，限他三個月內便回來，可是他一去竟半年多，區區無奈只好四處找他。」

「請問令侄長得如何？」

盧文章看了顧思南一眼。「他身子跟小哥倒差不多，只是皮膚較黑，他的名字叫做盧學文。」

「可有特徵？」顧思南再問一句。

「有，他額上長了一塊金錢般大小的白斑，極為易認。」

顧思南沉吟了一下。「小可若查到他的消息會告訴你。你不會離開這裏吧？」

盧文章苦笑道：「不瞞小哥，區區走了兩三個月一早已囊空如洗，只好暫且在這裏再行找個場子重操故業，三五個月後待賺到盤川再到別處去找。」

「先生身體似乎有病？」

盧文章淡淡一笑。「舊病而已，暫時還死不了，小哥不用担心。」

顧思南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從身上摸出一大錠銀子贈與他，盧文章連番推辭不得，只好接受。

看看日已過午，顧思南便結帳離店，他跨上一匹棗紅色的駿馬，望北馳去。

這一趟他南下襄陽查案，一切十分順利，接手五天便把案子破了，如今是北上鄭州向沈鷹覆命。

第三天黃昏顧思南便已停馬於鄭州沈鷹老窩門前，一下馬他便覺得有點異常，起碼附近停放了不少馬匹，他心中詫異，不知來了甚麼人，連忙飛身上牆，放眼望去，只見廳中及庭院裏擠滿了人，幸而多張臉龐都十分熟識，這才放下了心。

沈鷹聽見聲响，抬頭一望，喝道：「小顧你還不下來！」

顧思南連忙翻身下牆，奔前一步，與各人打招呼，管一見微微一笑。「小顧的功夫似乎又精進了不少啦！剛才管某竟聽不到聲音。」

讚忠南臉上微微一紅，忙道：「管大人謬讚，小的實在担受不起。大人近來可好？」

「不好！」管一見笑道：「你見我來此，當知情形不妙！」

顧忠南還想再問，沈鷹截口道：「小鷹，那件案子進行得如何？」

「案子經巳破了！」

沈鷹目光一亮，口中忙道：「這麼快便巳破了？」

顧思南有點得意地點點頭。

彭公志叫道：「老鷹，你倆且別敍舊，如今咱的案子又如何解決？」

沈鷹神光一黯，嘆息道：「天下如此之大，又苦沒綫索，沈某一時之間也沒叚策！」

顧思南見雲飛烟就在旁邊，便輕聲問她，雲飛烟把各派門下弟子失踪的事簡略地說了一遍。

顧思南聽了也是十分驚訝。半晌問道：「他們失踪巳有多久？」

「有長有短，不過都在半年左右。」蕭穆接口應他。

顧思南心頭一動，驀地想起在許昌城遇見盧文章的情況，盧學文不也是失踪了半年多？不知他是何門何派的弟子，可惜當時不知有這回事，否則倒可以再詳細問一問他。

他回心一想。「盧學文的失踪也未必與這些名門弟子有關，武林中人失踪的事無時不發生，豈會這般湊巧！」

蕭穆見他低頭沉思，忍不住問道：「小顧想些甚麼？」

顧思南道：「小弟在許昌遇到一個說書先生，他正在找尋失踪的侄兒，他侄兒剛巧也是失踪了半年多，所以……」

管一見耳尖忙道：「有這般湊巧的事？且說來聽聽！」

顧思南轉頭望着沈鷹，只見沈鷹也向他投來好奇的目光，便吸了一口氣把經過說了。

穆一程聽後道：「看來他侄兒可能跟咱那些人同時失踪了！」

青虛道長嘆息道：「看來武林中還有很多人失踪，只不過咱不知道而已！」

沈鷹沉吟一下，道：「小顧，你明早再下許昌把那位說書先生請來，就算他不來也得希望能把盧學文的資料帶回來！」

小顧連忙答應，管一見問道：「老沈，現在這些人的失踪都還未有一絲眉目，你又何必再找痲煩！」

沈鷹嘆息道：「正因爲咱還沒有頭緒，所以才要盡量多取點資料，希望能有奇跡出現！」

「這也會有奇跡麼？」彭公志問，一頓又道：「你們兩個的招牌這次可能要被砸破了！」

沈鷹及管一見的心情都立即沉重起來，連他們手下的心情也十分異樣。

次日，天還未亮，顧思南便帶着郞四乘馬急下許昌，他倆路上馬不停蹄，第二天的下午便入了許昌城。

顧思南策馬在城中走了一匝，便驅馬走向千日醉酒家。此刻晚飯尙未上市，食客十分疏落，小二見他倆入來都是十分殷勤地招呼，擦桌抹櫈地忙了起來。

顧思南及郞四尙未吃午飯，便點了三個小菜，兩壺桂花玉露，郞四更是連連呼快。

顧思南忙走前向掌櫃詢問：「掌櫃，請問近日來可有見到一個叫盧文章的說書先生來此？」

那掌櫃年近花甲，凝目看了顧思南一下反問道：「請問客官貴姓？」

顧思南雙眼一睜。「敝姓顧，櫃掌認得咱？」

「不是，不是，老朽爲求謹愼多問一句而巳。」掌櫃又道：「請問顧壯士做何種生意？」

「在下不做生意，在衙門中辦事！」

「這就對了！」掌櫃大喜，自抽屜中拿出一封信來，「這是那個說書先生託老朽交給壯士的！」

「哦？」顧思南連忙把信拆開，信箋上龍飛鳳舞地寫了幾行字。

「字諭顧壯士，區區聽到一客旅談及于半年前見到一個額有白斑的青年隨着一羣人攀登華山，思之可能是舍侄，故立即收拾行裝西出潼關。

因恐壯士重來找不着區區，故此特書此信交與掌櫃，希望壯士能以得悉。又及，前蒙壯士慨贈金錢，區區才有盤　西行，再三拜謝！」

下面只署了盧文章三個字，却沒有日期。

顧思南收了信，問掌櫃：「這封信是何日交到你處？」

掌櫃毫不思索地道：「五天前的晚飯時刻。」

顧思南計算一下，五天前正是自己遇到盧文章之時，大概在自已離開時，他探聽到消息便西行了。

顧思南回到座位把情況告訴了郞四，郞四問道：「咱是否去追他？」

顧思南沉吟了一下，道：「先回去報告吧，也許頭兒另有打算，而且咱又不知盧文章走那一條路。相差五天不容易在半路追上他。」

說着飯菜經巳送了上來，兩人狼吞虎嚥，把酒菜吃個淸光，精神都是一振。

兩人出了店在城中買了些乾糧，這才乘日落之前趕了一程路。

回到鄭州巳是第三天的晌午，兩人日夕趕路，都有精疲力倦之感。

推開了門，廳中羣豪正在吃飯，蕭穆連忙叫他們也坐下，郞四咕嚕喝了一大盅酒，顧思南却不敢稍緩，忙把經過向沈鷹詳細報告一番，並把盧文章的信交與沈鷹看。

沈鷹看了信又把它交給管一見，管一見看後把信交回給他，問道：「你看如何？那個額有白斑的青年是不是盧學文？」

「有這種特徵的人雖然不多，但也不能說沒有……」沈鷹沉思了起來。

彭公志道：「管他是不是，反正咱們又沒有其他綫索，不如就一股腦到華山跑一趟吧！」

管一見接口道：「管某也有此想法，不過大家不要希望過高，反正只是死馬當活馬醫！」

紫翠雀嬌聲地道：「到華山看看也好，在這裏窩了十多天，也快悶死了！」

潘志海嗤地一聲笑了出來，紫翠雀雙眼一白，嗔道：「潘大俠有何好笑？」

潘志海一時之間頗窘，乾笑一陣，道：「潘某的感覺跟堂主一樣，所以……」

紫翠雀哼了一聲，大聲道：「諸位是



否同意同到華山一行？」

易寒光突然道：「諸位可有發現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快說，老夫最恨人家說話吞吞吐吐！」彭公志粗着聲道。

易寒光臉色一沉，心頭更不是味道，彭公志年紀及輩份雖然比他易寒光高，但他好歹也是一門之主，這句話可令他下不了台。

青虛道長察言辨色，知道易寒光心頭不快，連忙打圓場。「易掌門獨具慧眼，看出問題，恕貧道愚昧不知，請易掌門明言。」

易寒光臉色稍爲一霽，沉聲道：「如今武林中的幾個名門大派全都有人在此，但……」他頓了一頓，似乎在考慮下面的話是否該說，終於續道：「武林九大門派除了丐帮這些年來少與咱等來往外，其餘的峨嵋派及華山派却沒有人在此，是否他們沒有弟子失踪？」

羣豪聽了這席話，都是心頭一震，彭公志脫口道：「易門主的意思是說咱弟子的失踪跟華山派及峨嵋派有關？」

「易某絕無此意，只是提出來讓諸位討論一下而巳。」易寒光沉着臉道：「也許他們也有弟子失踪，只是沒有派人來此而巳！」

竹劍先生甚少開口，此刻接口道：「這倒是個值得思量的事，不過咱也不可亂猜。」

潘志海大聲道：「九成是華山派幹的好事，否則怎會發生在華山上？」

彭公志也道：「二十多年前，聽說華山派的『天地劍』游魏山跟各大門派是合不來的，也許他另有居心。」

百德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貧僧不信游掌門是個這樣的人！」

青虛道長接口道：「現在大家都用不着瞎猜，明天一併上華山看個究竟再下定語未遲，而且這種話千萬不要傳出去，否則引來一場誤會，後果可就不堪設想！」

沈鷹沉聲道：「不錯，咱們沒有任何證據可別亂猜！明天咱們出發時最好分成兩批，這樣才不會太過碍眼。」

「這樣也好，咱們對偵察都是門外漢，便由你們兩位各帶一隊吧！」穆一程道：「諸位可有意見？」

羣豪自沒異議，當下由管一見把羣豪分成兩隊，並研究了行走的路綫。

## 華山之行

紅日剛自漂霧中跳了出來，管一見所率領的那批人便先上路了，沈鷹那隊人則在稍候才出發，他留下了蕭穆在鄭州主持各方的聯絡及業務。兩批人先後離開鄭州，他們不走官道，沿着官道向西進發，爲恐引人側目，羣豪都棄騎步行。

沈鷹在官道之北，他率先而行，背後跟着顧思南及雲飛烟，青虛道長押後，中間走的是崑崙派的竹劍先生，彭公志，紫翠雀以及各人的屬下。急馳了幾十里路，各人的武功分野便漸見明顯，沈鷹回頭望望後面一眼，遂把速度放慢。

天氣越來越熱，羣豪衣衫均巳盡濕，但兀自不敢喊停，怕惹人恥笑。武林中人對名之一節看得最重，有幾個儘管巳筋疲力盡，仍咬牙苦苦支撐，不敢稍慢一步。

青虛道長看這情況連忙傳音前頭：「沈施主，依貧道之見還是找個地方休息一下較好，況且日巳近午，也該讓大家喝點水及吃點乾糧！」

沈鷹見附近有一座密林，便吩咐羣豪入林休息，吃過乾糧，武功較差的人便各自找個地方調息練功，藉以恢復精神及體力。休息了一個時辰，又再前進。這次沈鷹再把速度減低，到了掌燈時分才停在一座樹林中過夜。

沈鷹與各派要人商量了一下，決定易容走官道，便又派了顧思南帶着人於明早到附近買馬匹。

次日弄好了一切經巳近午，沈鷹帶着羣豪步向官道，顧思南巳買了幾十匹馬候在那裏，於是行程速度便快了起來，一路西行都平安無事。

顧思南沿途打探盧文章的消息毫沒收獲，料必非走這條路，到了三門峽，沈鷹便決定暫時留了下來，等待管一見等人到後才再前進。

他們包下了一家最大的客棧，又派了人出去打探管一見等人的消息。

管一見等人出了城之後便一路疾馳，由於隊中武功低的人比較多，所以行程較沈鷹等人略慢。

走了兩天，各人巳十分疲倦，天一入黑便歇在一座樹林裏。

睡至半夜，管一見突然被一陣「畢畢剝剝」的聲音驚醒，睜眼一望，只見四周一片通紅，樹林竟然着起火來，而且火勢十分猛烈，管一見長嘯一聲，喚醒衆人。羣豪醒來一見這種情況都是大吃一驚，連忙奪路而跑。

出了樹林，管一見點算一下人數，雖然各人俱十分狼狽，所幸人數不缺。

穆一程問道：「可是有人不小心失了火？」

衆人都搖頭不語，穆一程怒道：「難道這火是天上飛下來的？」語音未落，天上突然亮起一道光芒，羣豪不禁舉頭望去，原來恰好有一道流星橫空飛過，曳起一道亮光。

羣豪不由想起流星神敎，刹那之間都是心頭一沉，更加說不出話來。

穆一程臉色一變，顫聲道：「莫非是有人偷偷來此放火？」

管一見接道：「正是如此，剛才管某似乎聞到一股硫磺的味兒，一定是被人暗中放了火！」

羣豪臉色更是一變，有人顫聲問道：「假如有人來此放火，怎地咱們沒人聽見聲音，難道……難道那些人眞的如此神乎其技？」

衆人都知道他話中的那些人是指誰人，都不由打了個冷顫，饒得人多胆壯也有人驚呼出口，可以想見當年流星神敎的確有令人談虎色變之能。

管一見吸了一口氣，沉聲道：「大家由現在開始一切均要小心，今後歇息時也要派人防守，其他的倒不必過慮，當年劉星及其心腹均巳被殺，管某就不信還有什麼了不得的餘孽可以興風作浪！」

百侶大師也忙道：「管施主說得不錯

，施主們無須担憂，總之日後一切行動小心便是！」

看看玉兔巳逐漸西沉，樹林之火還未有歇止之勢，易寒光道：「咱把附近的樹木砍掉吧，反正又睡不着，天又未亮。」

羣豪轟聲應好，剎那之間一齊動手，把火場附近的樹木砍掉拉開，雖說羣豪人人均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但弄好這一切，天色經巳大亮。

管一見便吩咐各人上路，他率着端木盛先行，由少林寺的百侶及百德兩位殿後，崆峒派的無音長老，易寒光、穆一程、粱雪、潘志海及各人之手下走在中間，望西而行。

經過這件事之後，大家行動都十分小心，一連三天都十分平安順利，羣豪懸起的心才逐漸放下。這天晚上輪到潘志海及穆一程和其門人當值，月亮被烏雲遮住，大地一片昏暗，夏虫啾啾而鳴，夜風輕拂，羣豪日間趕路，此刻處於這種環境之下都紛紛墜入夢鄉。

穆一程道：「潘大俠，咱今夜可得小心一點，否則出了事咱面上都不好看。」

「這個自然，穆大俠，咱分開防守，你們看守東邊，咱守西邊吧！」

「也好。」穆一程帶着兩個弟子離開，這一夜大家都不敢闔一會眼，到天亮果然平安無事，穆一程鬆了一口氣，便發嘯叫醒羣豪。

羣豪到河邊濯手洗臉完畢便依次上路，到了晌午，太陽越來越烈，易寒光見門下弟子巳有疲色，便叫各人就地休息吃乾糧。

管一見無可奈何也只好大聲傳令暫停前進。

吃了一忽，突聽見一聲慘呼傳來，這道慘呼一起，又隨即接二連三地傳來一陣哦哦的叫喊聲，管一見及端木盛以及百侶大師連忙放下手上乾糧奔前探視。

迎面奔來易寒光，只見他臉色鐵青地喊道：「乾糧中有毒，你們誰人有解毒藥物？」

百侶一驚，忙問：「易門主，那位施主中了毒？」

易寒光道：「正是敝門的弟子！」

管一見連忙吸氣飛前。「咱們快去瞧瞧！」

前面圍了一堆人，管一見排衆而入，只見地上躺着幾個青劍門的弟子，都是身子蜷曲，臉呈黑氣，一動不動，看來經巳沒救，果然一探之下巳無氣息。

管一見臉色一沉，喃喃地道：「好烈的毒藥！」語音未落，粱雪氣急敗壞地自後趕了上來，叫道：「管神捕，敝派也有三個弟子中毒身亡，請神捕查查原因！」

管一見臉色一變，忙喝道：「諸位請檢查一下乾糧，」稍頓又傳音道：「最好把乾糧丢掉！」

羣豪此刻都巳被嚇破了胆，聽了此話如奉綸音，忙把乾糧掏了出來。

只聽潘志海叫道：「潘某的燒餅也讓人下了毒！」連忙把燒餅拋在地上！

那幾個燒餅在陽光下泛着藍光，羣豪看了都是背後冒着冷氣，暗呼好險！

突聽潘志海又叫道：「我手上也中了毒！」左手駢指點住了手臂上的穴道暫且止住毒氣，跌地坐下，運起功來。

百侶大師雙眉一皺，一掌附在潘志海後背，低聲道：「潘施主快把手指割破一個缺口，把毒液迫出來，待貧僧助你一臂之力！」

潘志海臉色慘白，連忙抽出風車刀在左手的中指割破，隨即引氣把百侶傳來的內功納入丹田，然後再把眞氣沿少陽經運行衝向手臂。

「嗤」地一聲，右手中指一動，噴出一股黑血，腥臭無比。地上的青草讓黑血沾及立即枯黃，羣豪看得暗暗咋舌心驚。

黑血足足噴了大半碗才逐漸轉紅，再一忽，噴出來的經巳是鮮紅色的血水，百侶才噓了一口氣，收掌站起。

潘志海連忙止住了血，起身向百侶道謝。

粱雪沉聲道：「這些乾糧是昨天上午買來的，昨日中午及晚上吃後並無事，到了現在才出現這種情況，證明這些乾糧買來時是無毒的！」稍頓，凌厲如刀的目光自各人臉上掃過，「也證明這些乾糧是昨夜讓人下毒的！」

百德接口道：「粱施主之話雖然有理，只是咱如今晚上都有人防守，似乎不大可能……」

易寒光寒着臉道：「這可要問一問穆大俠了！」目光隨即望向穆一程。

穆一程被各人的目光在身上掃射，頗覺不是滋味，怒道：「易門主這話是何用意？」

易寒光冷笑一聲道：「昨夜是穆大俠守夜的，且問這些乾糧是怎樣讓人下了毒的？」

「穆某如何得知？」穆一程大怒：「況且守夜的也不止我黃山派，難道易門主認爲穆一程有嫌？」

粱雪接道：「潘大俠剛才的情況大家都看見了，他也是被害人之一，咱當然要問你了！」

「笑話！」穆一程冷哼一聲，「粱長老是認爲穆某暗中下毒的了！哼哼，這種話可不得亂說，你們有證據證明穆某下毒的麼？」

易寒光聲音更爲陰沉。「你既然負責守夜，出了事故不問你問誰？」

「毒又不是穆某下的，你問穆某，穆某又該問誰？」

粱雪揚聲道：「要想證明穆大俠是否清白，這也不是件難事。」

「如何個證明法？」穆一程急問。

「只要你讓咱搜查一下，看看身上有沒有毒藥，便能有所證明！」

穆一程氣得身子發抖。「放屁！穆某一生行事光明磊落，絕不做這種鷄鳴狗盜的事，要搜身那是萬萬辦不到的事！」

易寒光冷笑道：「穆大俠若非作賊心虛又何須害怕！」

穆一程颼地一聲把劍抽了出來。「你們不把黃山派及穆某看在眼內，穆某也沒把你們當作是個人！要搜身也不難，先問問穆某手中的劍肯是不肯！」

易寒光也把長劍抽了出來，陰陰地道：「這樣也好，易某早就有心要領教一下黃山派的劍法了！」

管一見連忙踏前幾步，橫在穆一程及



易寒光中間，道：「兩位要比試印證劍法，管某不敢阻擋，不過這個時刻絕非意氣用事之機，兩位且聽管某一句話如何？」

易寒光臉色稍霽，略退半步，道：「大人有話請說。」

「易門主既然懷疑毒是穆大俠下的，不知有否想及一個問題？」管一見侃侃而談。「潘大俠懷中的乾糧也讓人下了毒，而他昨夜也是當值，當然不曾入睡，那麼穆大俠又怎能够在潘大俠毫沒發覺之下把毒藥下在潘大俠懷中的乾糧上？」

潘志海接口道：「大人說得有理，潘某武功雖然不濟，但要說在戒備中讓人下了毒而毫無所覺說什麼也使人難以入信，所以潘某認爲這些乾糧可能在買來的時候巳經有了問題！」

「什麼問題？」粱雪插腔道：「有問題爲何昨日吃了又沒事？」

「有些毒藥需要某些東西作爲藥引的，這個諒必諸位都有所耳聞。」潘志海的目光突然暴縮，「有關流星神教下毒之技相信諸位亦尚印象猶新！」

羣豪聽見他提及流星神教，心頭又再一沉，粱雪想了一下，深覺有理，忙向穆一程道歉，易寒光也只好收劍道：「易某因門下弟子慘死，心情激動，一時未能分清是非，請穆大俠原諒！」

穆一程冷哼一聲也把長劍收起。

管一見更是心情沉重，使吩咐各人準備上路。衆人心頭上都有陰影，行動間都不由自主地謹愼及緩慢起來。

晚上衆人不敢再在樹林中渡宿，便歇在草地上，管一見唯恐有人夜襲，吩咐手下生起幾堆篝火。

今夜當值的是易寒光及粱雪，子時過後，夜風突烈，風吹草動，簌簌亂响，篝火忽明忽暗，益添幾分恐怖的氣氛。

易寒光雙眼在四周掃射，不敢怠慢，今早他斥責穆一程，今夜假如自已也有了疏忽，難免會落人話柄，是故他不停走動巡邏。

寅時後風更烈，四周都是一片似波濤般的沙沙聲，聲音之中似夾雜着另一個聲音，易寒光心頭一震，凝神一聽，又聽不到什麼，他暗怪自已疑神疑鬼。

過了兩盞茶工夫，夜風中傳來一道斷斷續續的尖銳的聲音，易寒光聽了一忽，斷定是竹哨聲，心頭十分詫異，連忙叫醒管一見。「神捕，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管一見凝神聽了一會，叫聲不好，身子自地上竄了起來，隨即大喝道：「快起來！」

羣豪讓這道聲音驚醒，都是敏捷地站立起來，穆一程問道：「什麼事？」

夾雜在夜風中的那道異聲突然清晰及快速起來，而且越來越近，竹哨聲也越來越清晰。

聲音令人毛骨悚然，潘志海叫道：「這是什麼東西的聲音？」

剎那之間只見四周佈滿了昂首吐信，大小不一的毒蛇，一條蛇兒在羣豪眼中根本不是什麼一回事，可是千千萬萬的毒蛇急速地向火堆移動竄前，那種氣勢實在令人毛髮直豎！

一片驚呼聲中，羣豪紛紛抽出兵器砍向地上的毒蛇，管一見急道：「快跑！」身子隨即如大鵬般飛起，凌空一個轉身，向竹哨聲的來源射去！

一射三丈，氣盡力弱，雙腳落地，旁邊立即有幾條毒蛇竄起，向他飛去！

管一見暴喝一聲，雙掌挾勁一掃，「呼呼」連聲把飛來的毒蛇掃落塵埃，同時身子再度向前飛去。

那些毒蛇十分兇狠機靈，不時自地上竄起襲擊羣豪，崆峒的無音長老左袖一掃一按，把竄起的毒蛇擊飛，右袖一揮，「嗤」地一聲，把一條大腹蛇截成兩段！

百侶讚道：「無音施主的鐵板袖又精進了不少啦！貧僧的武藝則荒廢了！」

無音長老是個啞巴，但聽覺依然十分靈敏，聞言回首向百侶微微一笑。

百侶不欲多殺生，雙掌連揮，掃開纏身的蛇兒，雙腳連點向前掠去。

無音眼中不禁露出一絲讚許的神采。

羣豪中則有很多人沒有他們如此高深的武功，顧得前面，又露出背後的空門，不少人被毒蛇噬中，慘呼聲四起。

穆一程、粱雪及易寒光因爲要照顧門下弟子，故此身入重圍，來往衝殺，三柄長劍連揮，斬殺了不少蛇兒，無音長老飛出蛇陣，一見此情況又再飛身入陣，掩護武功較低的人撤退。

管一見彷似瘋鷹展翅，急向竹哨之聲馳去！竹哨聲時斷時續，似有似無，當聲音出現時，地上的蛇兒行動便急速起來。

管一見心想只要制服了吹竹哨的人，蛇陣便能不戰自潰，因此他幾個起落巳掠前十多丈，眼見竹哨聲乃傳自一座小樹林，他藝高胆大，穿林而入，全身上下都佈滿了眞氣。

管一見一入樹林，竹哨聲突然消失，他心頭一震，心知自已的行動巳落入對方眼中，行動更加小心。

那座小樹林看似不大，入林之後才覺得樹木長得十分茂密，而且深不可測，要找出對方之藏身之所，絕不容易。

管一見凝神靜聽了一會，此間除了風吹樹葉之聲外，別無其他音响，他猛地發出一道長嘯，嘯聲遠遠傳了出去，附近的樹葉更是被震得簌簌亂响。

嘯聲剛止，灰影連閃，百侶及百德兩位飛身入來。「管施主無恙吧？」

管一見忙道：「管某剛才聽見竹哨聲發自此林，請兩位大師助管某一臂之力，把那人搜出來！」

百德道：「貧僧等悉聽神捕吩咐！」

管一見也不客氣。「請兩位自左右兩邊前進，管某在中間，自外向裏搜查，有事時互相發嘯爲號！」說罷當先走去。

百侶及百德也連忙行動，百侶把藏在身上的戒刀拿出手上，百德則握着一柄方便鏟，兩人步步爲營向前進。

蛇兒失了竹哨聲的指揮，碰着羣豪的砍殺，便紛紛游退，這一退又是另一番景象，像潮水退却般，向四處散去，鱗片刮草的聲音聽得羣豪毛管直豎。

羣蛇爭先恐後而行，陣勢大亂，大蛇壓着小蛇而行，不時見羣蛇互噬的情景。

穆一程看得哈哈大笑，粱雪問道：「神捕及兩位大師呢？」

無音指一指遠處的樹林，粱雪隨他的手指望去，不覺皺眉道：「樹木如此茂密

，光綫必定十分暗淡，萬一林中另有埋伏，神捕等人可就危險！」

無音頷首，隨即彎腰在火堆上抽出一根乾柴，長袖一揮，身子如行雲流水般射去。

穆一程依樣劃葫蘆抽出一根乾柴，喝道：「大伙兒衝過去看看！」

羣豪轟應一聲，一齊向樹林奔去。

管一見及百侶百德兩位大師，睜着夜眼，注視着周圍的變化。

走了半里，管一見忽覺脚下一空，地上竟然陷了下去，這一驚非同小可！刹那，身子已墜入一個深洞，四周黑黝黝，看不見事物！

辛而管一見經歷過無數風浪，急切之間，右手搭落腰上，隨即向横一揮，一連串的金屬响動聲响起，原來是他的纏腰金鍊出手。金鍊觸及實物，他知道洞壁就在附近，連忙凌空曲腰一彈，向側飛去，同時左臂運勁向前一插，「噗」地一聲，五指插入在洞壁上，身子立即凌空懸住。

這些事說來雖慢，事實上都在電光石火間發生。到這時，管一見才略略鬆了一口氣，隨即發嘯示警。

百侶及百德聽見管一見的嘯聲，連忙循聲尋至，百德沉聲問道：「管施主在何方？」

管一見聽得聲响連忙應聲道：「兩位小心，管某陷在一個地穴中，請亮起火摺子！」

百德及百侶吃了一驚，連忙剔亮火摺子，並且拾了一根枯枝點燃了起來。

目光一落，果見前頭半丈之處，有個方可及丈的地洞，百侶持着枯枝走前望下，只見管一見附在洞壁上，下面竟然深不見底。

管一見忙叫道：「請大師把火枝抛下來！」

百侶應了一聲，隨即把火枝抛下，洞中無風，火光未熄，落在洞底，洞中光綫頓時一亮，只見管一見脚下半丈處佈滿尖銳鋒利的刺刀，他不由暗呼一聲好險！

目光一落，只見一把刺刀上串着一張白紙，上面也似乎寫着字。

管一見手一鬆，身子墜下，雙脚奇準地落在刀隙間，他彎腰拾起白紙，隨又以爪攀上洞底，洞深三丈，饒得管一見內力深厚，上了洞讓夜風一吹，才知道後背汗衣竟已濕透。

「管施主，那張白紙寫些什麼？」

管一見把白紙取了出來，三人就着火光一望，不由面面相覷，百德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貧僧絕難相信此乃游掌門之所爲！」

管一見苦笑道：「管某也不甚相信！」說罷重新把白紙放入懷中。

原來白紙上寫着一行字：歡迎諸位蒞臨華山！下面署名是游魏山三個大字！

百侶沉吟了一下，澀聲道：「多年前貧僧曾見過游掌門的字跡……」

百德截口問道：「師弟，游掌門的字跡，跟這張紙上的筆跡比較如何？」

百侶顫聲道：「假如說這張紙上的筆跡是別人模仿游掌門的話，那麼那人模仿的技倆，幾乎已可亂眞！」

管一見忙道：「噤聲，他們來了！」

百侶及百德連忙轉頭望去，果見穆一程等率衆入林，他人未至聲先至。「神捕，可有什麼發覺？」

管一見苦笑一聲，把經過約略說了一遍，却故意隱去洞中那封信的事。

粱雪道：「咱們現在人多勢衆，不如再搜查一下如何？」

管一見頷首。「不過各位行動可要小心一點，既然已發現了一個陷阱，說不定還有第二個或者第三個埋伏！」

羣豪散開，兩三人組成一隊，逐尺推進，眞個是小心翼翼，步步爲營，幸而一路都沒有其他埋伏，但也搜不出什麼來。

管一見抬頭一望天色，喟然道：「算了吧，咱還是趕去跟沈鷹會合吧！」

× × ×

沈鷹等人在萬分焦急中，終於見到管一見率着羣豪而來，他見羣豪中頗多人神情十分狼狽，人數也不甚整齊，不由吃了一驚，脫口問道：「老管，你們又遇到麻煩？」

管一見嘆息道：「一言難盡！此地安全否？」

沈鷹點點頭，忙吩咐店小二準備了酒菜，羣豪到了此地一顆懸起的心才放鬆下來。

管一見悄悄把沈鷹拉入房中，輕輕把經過告訴沈鷹，沈鷹心頭怦怦亂跳，連忙敲打火石把烟點着，他一口氣把一鍋烟燒盡，才幽幽地道：「這件事沈某也不相信是華山派所爲！」

管一見苦笑道：「管某又何嘗相信？問題是誰施的嫁禍之計？」

沈鷹沉聲道：「莫非眞的是流星神教的餘孽所爲？」

管一見打了個冷噤，澀聲問道：「連你也相信這個看法？」

沈鷹嘆道：「若非如此又如何解釋半夜火燒樹林及乾糧被人下毒之事？」

管一見不禁默言。

沈鷹又道：「老管，我一直有個看法，這件案子咱們由頭到尾根本連一根綫索都未抓着，所有行動也似完全在被動中任人牽引，這可跟咱們的作風完全不同！」

「但這根本是個無頭公案，也只能如此，誰叫你的手下碰見那個姓盧的說書先生，如今你又有什麼看法及打算？」

沈鷹嘆道：「終不能半途而廢，待到了華山之後再說。」稍頓又道：「老管，到了華山派可別先詢問游魏山！」

「這個管某豈會不懂？咱們明日便起程吧？」

沈鷹又點燃了一鍋烟，然後道：「也好，這次一切可得準備充足才行。」

說着鄭四來通知吃飯，管一見連吃十多天乾糧，更兼一路辛勞，肚子早已餓得咕咕亂响，聞聲連忙推開房門偕沈鷹步出飯廳。

羣豪坐滿了六張大桌，空出兩個位子給他兩人，沈鷹忙舉杯敬了各人一杯，然後道：「諸位都是熟人，不必客氣，請用飯！」

管一見喝道：「請慢，諸位誰身上帶有銀針，請借管某一用！」

羣豪頓時一愣，潘志海道：「潘某身上藏有一根，不知合用



「無妨，」管一見接了過來，隨即把銀針放入其中一試，銀針光潔如昔，連試幾道小菜都沒有異樣，到最後把銀針放入湯中後，管一見臉色不由劇變，把銀針高高舉起，只見銀針變得黑暗無光。

羣豪一見盡皆哄動，潘志海拍桌道：「快叫店家來，他媽的竟然在湯中放毒，若非神捕謹愼，咱們今日不是要死個乾淨嗎？」

沈鷹也是臉色大變，忙叫郎四把店家請來，掌櫃聽見聲响，不待招呼已奔了出來。「諸位好漢，有什麼吩咐？」

易寒光沉聲道：「正想問你，這湯中爲何被人下了毒？可是你吩咐廚子做的手脚？」

掌櫃臉色如土，連聲寃枉，管一見喝道：「把你店中所有的伙計都叫出來！」

掌櫃那敢不許，不一會兒店中總共十七個老幼伙計全都排在羣豪面前。

管一見舉着手中的銀針道：「湯中的毒是誰下的？老實招來老子便饒他一命，否則，哼！」眼中突然迸出兩道鋒利的神光在各人臉上掃過。

那些伙計逐一低下頭，嚅嚅地道：「小的不知道……不，不是小的下的……」

「很好，你們既然都沒下毒，那麼湯中的毒大概是老夫下的！」管一見大怒。

那些店小二連吭也不敢吭一聲，身子不斷地抖動。

「湯是誰煮的？」管一見突然暴喝一聲。

一個肥胖的廚子顫着聲道：「是，是小的負責的！」

「湯中怎會有毒？」

「小的，小的不知道，小的的確沒有下毒……」

管一見想了一下，覺得廚子下毒的可能性果然不大，因爲六盤湯，只有一盤有毒，假如毒是他下的，那麼應該六盤湯中都有毒。

「這盤湯是誰端出來的？」

一個店小二身子抖得如同篩米，「是小的……」

「廚子既然沒有下毒，這毒該是你下的了？」

那個店小二霍地跪下，叫道：「小的的確沒有下過毒，小的是寃枉的！」

沈鷹突然插腔問道：「端湯出來的時候，可有上蓋？」

「沒有……沒有上蓋。」

管一見望了沈鷹一眼，把聲音放軟：「你先想一想，在你端湯出來時，可曾發覺有什麼異樣？」

那店小二胆子稍壯，想了一下，道：「小的記起了，當時小的好似覺有什麼東西飛射入湯中……但，因爲很快，以爲是自己眼花，所以便沒有再檢驗……」

沈鷹沉聲道：「可是眞的？」

「是，小的就算吃了老虎胆也不敢打誑！」

「夏雷，搜搜他們的身，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夏雷應了一聲，立即在他們的身上搜查起來，皇甫雪也忙上前協助他。

全店十七個人並沒有一人身上藏有什麼可疑的物品，管一見略一沉思，覺得那盤湯可能是被別人抛了毒藥下去，便把他們趕開。

沈鷹沉聲道：「諸位照吃別怕，以後大家飲食之前都要先檢驗一下。」

這一頓飯大家都吃得不知其味，羣豪不禁又想起流星神教的種種傳說來。

沈鷹及管一見心情更是沉重，盡管至今尚未有人對他倆發出怨言，不過他們自己却感到金漆招牌隨時有被打破的可能。

飯後兩人一直關在房中閉門研究，可惜仍一無頭緒，只好吩咐各人小心防患。

## 華山比劍

華山終於在望，羣豪心情更形緊張，恨不得飛上華山向游魏山問個清楚。

到了山下，突見一個樵夫揹着一捆乾柴自山上走了下來，顧思南忙走前向他打探消息。

「這位大哥請了，請問大哥在此謀生已有多久？」

「咱世居於此，你是何人？」

「咱是公差，請問大哥最近可曾見到一羣青年人來此山中？」

樵夫問道：「可是全都是穿着疾衣勁服，手執刀劍的青年人？」

「正是，大哥曾經目睹？」顧思南大喜。

「那已是半年前的事了，公差大哥，他們是些什麼人，莫非是汪洋大盜？」

「這個你且莫管，他們自那條路上山的？」

「那天咱正在下棋台砍柴，突然見到了二三十個持刀仗劍的青年蜂湧上山，聽他們說好像要比什麼劍法，咱忙着砍柴也沒理會他們，後來便自個下山了。」

顧思南忙把他帶至沈鷹及管一見面前，並把剛才的話轉述了一次。

管一見問道：「下棋台在那裏？」

樵夫回身一指。「呶，便是那座山峯了，它是靠於東峯的一個山脈。」

沈鷹也問道：「後來他們去了那裏，你又可曾知道？」

樵夫抓腮道：「他們向西去，好像聽說要去西安。」

「你親眼見他們離開？這跟你上次在山上見着時又相差幾天？」

「三天。咱賣了柴之後，又再上山，剛走了一半，便見他們匆匆下山，咱覺得奇怪，便站在山上的一塊岩石上眺望，見他們向西而去！」

「那你又怎會知道他們是去西安？」

「是前天一個書生告訴咱的。」

顧思南急問道：「他長得怎樣？」

「嗯，一副病容，好像快死了般，穿一套發白的青布長衫……」樵夫想了一下又道：「對啦，他還拿着一根拐杖！」

顧思南回頭道：「那人看來便是盧文章了。」又問道：「那個書生爲何會告訴你這件事？」

「前天咱剛要上山，便見那個書生自山上下來，他說假如有個姓顧的壯士來找他，便叫咱告訴顧壯士說他要去西安找他侄兒！」樵夫問道：「這位公差大哥莫非便是顧壯士？」

顧思南點頭道：「除此之外他還告訴

了你其他什麼？」

樵夫搖搖頭。「他只說他姓盧便走了，咱也是給他弄得一場糊塗。」

此刻羣豪全都圍了上來聽樵夫說話，穆一程接道：「咱快去西安看看，也許那些失踪的人都在西安？」

「且慢，」沈鷹道：「有了個目的地咱便不怕會找不到人，問題是盧文章欲何知道他侄兒是去西安？這問題一定得先弄清楚？」

管一見接口道：「對，咱若不弄個清楚，豈非成了瞎子只能跟在人家背後跟着走？」

穆一程道：「那麼咱是要上玉女峯華山派總壇還是上下棋台？」

易寒光道：「當然先上下棋台啦。」

沈鷹對樵夫道：「請你替咱帶路，小顧，拿一塊銀子賞給他。」

顧思南立即摸了一塊碎銀給樵夫，那樵夫滿懷高興，洒開大步而行，羣豪連忙跟在他背後上山。

管一見傳音道：「老沈，你看這個樵夫，可有嫌疑？」

「等下找個機會試一試他！」

那樵夫對小路瞭如指掌，加上正在盛年，氣力充沛，行動十分利落，也許走慣山路的原因，自山下走上半山，盡管路途非常險峻，仍然健步如飛。

東峯又名朝陽峯及白雲峯，這是因為日從東出，自山頂的老君殿望着日出是一勝景，故名之。又因東峯多雲，故又名白雲峯。下棋台是在朝陽峯東南的一個孤峯，傳說前朝太祖皇帝曾與隱士陳摶老祖在此奕棋，因此故而為名。

下棋台雖然不大，但異常陡直，顧思南抬頭望了一下，心中不禁泛起一個疑問：「盧文章能爬得上去麼？」心念未巳，突聽樵夫道：「咱那天便是在此碰見那些人了。」

沈鷹抬頭一望，只見頭上一片白雲，隨風飄盪，形象變化萬千，峯頂　隱在雲海中。「你又是在何處遇見那個姓盧的書生？」

樵夫應道：「那是在下面，剛才咱忘了告訴你們！」

「老夫上峯頂看看，你帶他們下去那個地方！」沈鷹說罷身子便向上竄了上去，雲飛烟輕功也不遜色，緊跟在他背後。

越往上衝，越覺得氣溫寒凉，不一忽巳穿入雲海，但見四周一片白濛濛，連景物也十分模糊，沈鷹忙喝道：「烟兒小心落脚處。」

雲飛烟應了一聲，不敢再行分神，生怕一個踏空，摔下去非得粉身碎骨不可。

山風漸烈，白雲飄盪，逐漸被風吹去，到得峯頂，視野反而較濟，峯頂平坦彷如一個台子，中間建了一個亭子，幾十人立足於此尚有空間可作比劍。

雲飛烟輕聲道：「叔叔，他們如何會來此比劍？」

「這個叔叔又非神仙，如何能知道，咦，你看這柱子！」沈鷹手指指向小亭的一根柱子道。

「這好像是被刀劍砍過的痕跡。」

「咦，那些什麼年輕人就是不知天高地厚，在這裏比劍，一個不小心摔下去可得粉身碎骨。」

兩人在峯頂仔細瞧了一會　不再發現有什麼蛛絲馬跡，正想下山，略一定神，才發現雲霧早巳盡散，天地一片清朗。

沈鷹極目望去，只見近山青翠，遠山蒼茫，重重叠叠似沒盡境，心胸為之一暢，不由嘆道：「老夫終年營營役役，未曾來此遊玩，實在是絕大的可惜！」

雲飛烟笑道：「如今不是來了麼？」

「可惜不能盡興。」沈鷹道：「烟兒，咱下去吧，免得他們久候。」

俗語云上山容易下山難，兩人下山時更加小心，速度也放慢了，到達下面，只見管一見指着一塊大石道：「老沈你看看這些字。」

沈鷹沿他的手臂望去，只見石上被人刻着幾個字：「侄兒跟徐雲岳等去西安。」下面又寫了盧學文三個字。

沈鷹脫口問道：「徐雲岳是誰？」

百侶大師咳道：「這是敝寺的一個俗家弟子。」

沈鷹心中隱覺有點不對，忙問道：「老管，這盧學文留字有何作用？難道他知道他叔叔一定會來此找他？」

管一見雙目自石上掃過。「但看這些字跡倒不是新近才刻上去的，也許是他胡亂刻的，不過湊巧眞的讓他叔叔看着！」

「他們去西安做什麼？」沈鷹又問了一句。

管一見道：「你且看看後面另一塊也刻有字在上面。」

沈鷹走前幾步，果見另一塊石刻了一行字。「秦陵每年開啓兩次。九月十三日及五月十三日。」

「這是什麼意思？」沈鷹訝然道：「他們難道想去盜陵？」

管一見嘆息道：「看來只有去西安秦陵找尋答案了。」

「不過，咱既然巳來到此，不如折向南行到玉女峯一探游魏山如何？」

「管某正有此意。」

×　×　×

樵夫仍在前頭帶路，日頭却巳逐漸西沉。

天色越來越暗，山上宿鳥啾啾亂叫，暮色蒼茫，西日只餘一抹餘暉，山中日落氣溫驟然下降。

到了「二仙龕」，大地一片黝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夜風在山峯間迴盪，呼呼的聲音頗為懾人心魄。

沈鷹連忙吩咐大家停在附近休息，唯恐遭人夜襲，管一見吩咐手下生了幾堆篝火。羣衆圍在火堆旁取出乾糧進食。山上泉水既多又清澈，倒不乏沒有食水。

管一見更叫端木盛為他煮了一壺茶，他與沈鷹坐在一旁研究那些失踪者去西安秦陵的原因。

夜風吹得山上的松樹簌簌亂響，如波似濤，管一見及沈鷹心潮亦起伏不定。最令他倆感到氣餒的是這件案子至今仍毫沒寸進，不但如此，而且連些綫索也沒有。

西出潼關上華山以及西安秦陵都不是他們查出來的，而是靠一個說書先生提供，這件事使他倆大感臉上無光。

沉默了半晌，管一見喟然道：「老沈，說句洩氣的話，咱們這次好似牛一般任人牽引，這件案子假如能夠水落石出，管某也不好意思向人索求酬金。」



沈鷹目光突然變得無比的深邃。「金錢是小事，假如讓人砸破招牌，咱臉上都不好看。」

管一見也不無感觸地道：「正是，何況武林中各大門派的首腦都在此，事後傳到江湖上去，只怕以後咱們再也沒有生意了。」

兩人又再沉默，一個輕啜香茶，一個吞雲吐霧。時間一點一滴地逝去，夜風越來越烈，羣豪絕大部分都巳入睡，他兩人仍毫無倦意。

篝火逐漸暗淡，皇甫雪躺在一塊大石上仰首望天，初夏的夜空，滿天星星，眉月却頗暗淡，他伸了一下懶腰自石上跳了下來，來到附近拾了幾根枯枝準備添火。

就在此刻，他耳中倏地聽到一陣轟隆隆的聲音，聲音來得極其迅速，彷似萬馬奔騰，他不由一怔。

刹那只聽沈鷹大喝一聲：「小心！有人自山上推石下來。」

皇甫雪立即竄上一塊大石，仰首望去，果見山上大大小小的石塊如雨般瀉下，石塊碰着山岩彈起老高，然後又再向下墜去。

沙石蔽空，大地更加黝暗，羣豪很多都巳醒來，紛紛走避，有幾個走不及的被大石擊中立即發出慘呼聲。

皇甫雪心神略定，一塊大石突然望他頭頂壓下來，他連忙一閃，另一塊較小的石頭又再飛至，他手掌一沉按在那塊石頭上，身子借勢竄飛。

側頭一望，只見兩條青影如飛似射般向山上掠去，這兩人不斷躍跳閃避飛下來的石塊，但速度仍然極快。那不是管一見及沈鷹又是誰？

皇甫雪心頭一動也向上掠去，身邊勁風直吹，兩條灰影在他兩旁掠過，正是百侶及百德大師。

「二仙龕」嘯聲及叫喝聲四起，情況異常混亂，武功較高的都冒死反向山上馳去。

皇甫雪向上馳了小半里，山上的石頭陡地停止下瀉，沈鷹長嘯一聲，去勢更疾，如鷹擊長空，一個起落便是三四丈遠。

山風撲臉，阻止不了羣豪的去勢，上得山頭，火把光下竟不見一個人影，沈鷹喝道：「快搜！」羣豪立即散開，四處搜查，可是空山寂寂，竟不見有個人影。

管一見廢然道：「不用再找了，這些石頭是被人用機關控制的。」他把火把舉高，只見臨崖處的幾棵大樹有九條麻繩及破網迎風飄搖。

沈鷹嘆息道：「這人心思果然十分愼密，把石塊置在網中，然後用麻繩吊起縛在樹幹上，只要燒斷麻繩，網中的石頭便能如雨水般傾瀉下去。」

易寒光亦嘆道：「難得的是這幾棵樹不但樹幹粗壯，而且枝葉茂盛，輕易難以發覺其中之機關。」

郎四及風火輪自前奔了回來報告：「頭兒，前面臨崖的樹全部都被人吊了不少石頭。」

管一見怒極反笑。「哼！好愼密的心思，咱們即使不在這裏休息，也終難逃這一刦。」

沈鷹道：「此地既然不安全，咱還是連夜趕路吧。」

羣豪全部同意，管一見首先飛身下山，他對樵夫道：「你再帶路吧，到了玉女峯咱再給賞錢你。」

樵夫猶疑地道：「但……但現在天還未亮，咱……」

管一見臉色一沉，右手倏地如鬼魅般抓住他的右手，內力隨即吐出，樵夫啊地叫了起來，臉色比紙還白，身子抖個不停：「大……大人，你……」

管一見見他體內毫無反應，這才放下了心，柔聲道：「我怕你體內支持不住助你一臂之力，別再叫。」隨即輸出一股柔和的內力，這一趟跟剛才大不相同，那樵夫十分受用，疲勞全失，精神大振，連忙向管一見拜謝。

走了兩三里路，天色更暗，料是將近黎明。

管一見忽感眼前一股勁風撲臉而來，他心頭一震，立即矮身同時把樵夫推開。

星光下只見一道白光一閃，隨即捲向管一見腰際，管一見猝不及防連忙後退一步。

此刻羣豪中巳有不少武功高强之士看到有人持劍偸襲，那人劍法十分辛辣，一招數變，管一見甫一接戰之下竟然連連後退，穆一程大怒，喝道：「待穆某也來領教一下他的劍法。」

管一見忙道：「不必！」他一肚窩囊氣巳鱉了十多天，此刻若果連對方也收拾不下，這張老臉也不知要擱去何方。

他連退五步之後，經巳站穩脚跟，刹那長劍又直刺而至，管一見五指一揮，一陣錚錚聲响，五指彈在劍脊上，劍光登時一斂，管一見左爪沿劍脊下移向對方握劍的手腕抓去。

那人手腕一沉接着一振，劍尖抖起幾朶碗口般大小的劍花刺向管一見的面門。

管一見頭一側，左手回收護在胸前，右手化爪為掌印向對方胸膛。

不料那人反應之快大出管一見預料，長劍一偏倏地改刺為削，速度也突然加快，猛削管一見腰腹。

管一見不求有功先求無過，回掌彈身躍起，十指如鈎向對方抓去。

那人迴劍一揮，彷似在身前佈下一層嚴密的劍網。管一見只好凌空打了個跟斗避過，雙脚剛沾地，隨即把纏在腰上的金鍊抽了出來。

刹那，突聽羣豪齊聲驚呼：「流星，流星，流星又現了！」

管一見抬頭一瞥，果見一顆流星曳着光橫空飛過，心頭也十分激動，心忖：「此人莫非眞的是流星教的餘孽！否則怎地這麼湊巧？」

心念未巳，只見那人暴喝一聲：「殺！」聲如霹靂，震得羣豪耳鼓嗡嗡作响。

話音剛落，背後突然湧出不少葛衣持劍大漢，向羣豪衝殺過去，羣豪更是仇人見面份外眼明，一聲不吭，抽刀還擊，刹那殺聲及兵器碰撞聲，震盪四野。

管一見金鍊使得如同游龍般靈活，幾番穿破對方的劍網，可是那人也不弱，多次都能化險為夷，看來管一見要想制服對

方絕非三兩百招內能夠辨得到的。

慘叫聲此起彼落，羣豪大多是一派之精英，半柱香後便控制住戰局。

倏地一聲長嘯越空而來，這嘯聲尖而不銳，聲响而實，羣豪一聽便知來者的內力已臻化境，嘯聲越來越近，好似天馬行空般。

嘯聲又倏地停止，一個人喝道：「且停！你們夜闖華山意欲何為？」

彭公志怒道：「華山難道是閣下的私人產業？」

「華山雖不是在下的私人產業，但在下所站之地已是禁地。」

彭公志更怒。「就是禁地咱也要闖一闖！」

那人喋喋一陣大笑。「這位朋友胆氣果然豪壯，不過本座讓你們從容來去，豈尚有臉偷生？」

穆一程道：「在下口氣頗大，但行徑却令人不敢恭維。」

易寒光陰陰地道：「他行徑若光明磊落，那麼天下尚有小人乎？」

潘志海接口道：「別再跟他磨菇，大伙兒一齊衝殺過去為死去的朋友報仇。」

那人冷笑之聲又起。「他們之死是應該的 你們擅闖禁地却是不該。」

羣豪都是大怒，霎時間罵聲四起。

遠處又傳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沈鷹忙道：「强援已至，咱先下手為强。」身子如廝鷹般飛起，烟桿望那人戮去。

那人口氣極大，「米粒之珠也放光芒」長劍一圈，登時把沈鷹的攻勢破了。

沈鷹吃了一驚，料不到對方的劍法如斯精妙，說時遲那時快，小腹突感有道勁風襲到，急驟間連忙側身閃避，同時烟桿再度揮起，這次改以烟鍋敲向對方肩膊。

那人咦了一聲，沉腰卸肩，長劍斜指，黑暗之中竟然仍能認穴，劍尖點向沈鷹肩下的「雲門穴」。

沈鷹冷笑一聲。「這也不算奇絕！」左手抬高，合指一扣一彈，「錚」地一聲把劍彈開，右手烟桿一沉改敲為打！他立心顯露顏色，烟鍋以點穴鐝的招數使出，招招不離對方的大穴。

那人長劍一圈，向沈鷹的烟桿擊去，沈鷹不想變招，冷不防，丹田又感有一股勁風襲到，他大吃一驚，未及多思連忙飛身後退。

脚跟剛站穩，那人的一口長劍又再迫至，他心中十分詫異，猜想不出，為何下腹屢被人暗襲，又不見對方出手，難道流星教的餘孽都有一身匪夷所思的功夫！

心中暗暗警惕，還不敢再冒進，烟桿回收防身，打定先守後攻的主意。

那人却一鼓作氣，連攻三十招，却被沈鷹沉着地接住了。

黑暗中各人但憑聽覺應戰，武功稍低的便屢遭險境了，幸而黎明前的黑暗很快便消失了，天際現出了一絲曙光，塲中的現象也逐漸清晰。

驀地聽見百侶一聲大喝：「諸位施主暫停，且聽貧僧幾句話。」

羣豪把攻勢逐漸放緩，百侶合什問道：「阿彌陀佛，這位莫非便是游施主游掌門！」

他問的正是與沈鷹鬥劍的那人，沈鷹大吃一驚，連忙後退一大步。

那人一捋頷下短鬚，傲然道：「你們既然知道本座之名號，還不跟本座回去領罰！」

百侶嘆息說道：「掌門認不出貧僧來了？」

游魏山定睛一望，驚呼道：「你不是百侶大師麼？」

「正是，咱這次眞的是大水衝倒龍王廟了？」

這幾句話使羣豪大有笑不得之慨，連忙住手圍了上來。沈鷹暗叫一聲難怪！原來游魏山右手使劍，左手却能以指代劍同時使出配合長劍攻勢，故有天地劍之稱。

游魏山目光在塲上一掃，見門下弟子死傷甚衆，臉色不由一變，厲聲問道：「請問大師率衆闖入華山禁地意欲何為？」

「游施主！這只是一場誤會，請聽貧僧……」

游魏山一聲長笑打斷百侶的話，厲聲喝道：「好哇，原來少林仗同八大門派率衆上山，傷我子弟，今日若不給游某一個公道，華山派跟你們絕不肯罷休！」

華山派弟子也是人人憤慨，目中似欲噴出火來。

沈鷹乾咳一聲，道：「游掌門，在下沈鷹……」他見游魏山並沒有理會他，只得再說下去，「嗯，沈某希望掌門能心平氣和聽在下解釋！」

「要游某心平氣和？笑話！」

沈鷹沉聲道：「掌門人聽與不聽，沈某無權干涉，不過這席話沈某總該說個清楚！」

剛才跟管一見廝打的那人，姓霍名作民，是游魏山的師弟，他輕咳一聲，道：「師兄，請聽聽他們怎樣說，咱再跟他們算帳不遲！」

游魏山仍憤憤不平地道：「姓沈的你有話快說！」

沈鷹沉着氣仔細把各派有不少弟子失踪，以及如何找上華山，半路又屢遭人暗算，又如何懷疑華山弟子是流星神教的餘孽，以至生了誤會而打了起來的經過一一說了出來。

這一席話聽得游魏山目瞪口呆，百侶見他仍有不甚相信之色，忙道：「沈施主之話句句屬實，這個貧僧可以担保，在塲的又多是各派之精英，在江湖上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絕不會打誑欺騙掌門！」

霍作民喃喃地道：「剛才霍某聽見各位呼叫流星，還以為你們是流星教的餘孽哩！這倒怪霍某沒有先問清楚便動手。」

羣豪都報以一聲苦笑。

游魏山道：「難道敝派便這樣罷手不成？」

管一見忍不住道：「咱們雖然魯莽沒先派人上門拜山，但其錯也不全在我！」

游魏山冷笑道：「照管大人之說，敝派的弟子都是該死的了！」

「他們該不該死是另外一回事，總之現在都已不能復活，掌門難道要替他們報仇嗎？」

游魏山更怒。「這個當然！」

管一見大聲道：「貴派亦殺了咱的人，難道這些人也都該死？」

「他們擅自闖入禁地是死有餘辜



「華山的禁地是誰封的，是聖上封的否？假如人人跟你們華山一樣，天下尚有皇土乎？」

游魏山一怔，半晌才道：「華山素來不怕官府，管大人不必用王法來壓咱！」

百侶大師見他倆越說越僵，忙道：「兩位施主勿再相爭，死者巳矣，如今不如先讓他們入土為安吧！」

竹劍先生接口道：「請問游掌門貴派是否也有弟子失踪？」

游魏山冷哼一聲。「敝派弟子素來遵守條約，二十年來未遣弟子下山，他們又豈會失踪！」

竹劍先生臉色一變，不過他的涵養頗好，也沒反唇相稽，其他幾派的要人可都心中大不舒服，游魏山那句話無形中把在塲的人都得罪了。

沈鷹忖道：「素聞華山掌門心胸狹窄，傳聞果然沒有失實！」當下道：「這件事的是非且不要再爭論，咱們來此也只是欲問掌門一件事而已，如此掌門既然否認有弟子失踪，那麼咱們也就準備告辭了，異日路過再行上山拜訪！」

百德大師也忙道：「沈施主說得有理，貧僧等告辭了！」

霍作民突然道：「諸位可知秦陵裏有何秘密麼？」

沈鷹心頭一動，忙問道：「正想請問霍大俠！」

「霍某也只是道聽途說知道一點，」霍作民道：「聽說秦陵之內藏有一些與武人有關的東西！」

彭公志脫口問道：「是什麼東西？」

「大概是些練功秘笈以及增加功力的藥物吧！」

沈鷹沉吟了一下，問道：「既然霍大俠聽到這個傳說，為何又不去走一趟？」

霍作民哈哈一笑。「沈大人也相信這個傳說？」

「這些東西可是武林中人個個聽之怦然心動，欲據為己有的東西，即使不大相信也會冒險而去。」沈鷹道：「聽了傳說反而不去的反而較少！」

霍作民嘆息道：「霍某也想去，可是秦陵可有不少座，而且入口隱蔽，要想進去談何容易。」

潘志海道：「咱現在便去吧，假如眞的找到什麼珍貴東西便平分秋色吧！」

易寒光道：「這話有理，況且咱們尚要去找尋那些失踪的弟子，西安這一行是絕不能少的了！」



沈鷹領着雲飛烟施展輕功飛登白雲峯頂上。

穆一程道：「假如是秦陵，座落應該是在咸陽才對，怎會在西安？」

易寒光一怔，隨即道：「管他在什麼地方，咱先到西安，要是找不到，那麼便再去咸陽，反正又離不了多遠。」

游魏山也聽得怦然心動，心想假如傳說屬實，華山沒份豈非要吃虧？當下道：「二弟你跟他們去一趟，剛才誤會的事以後再討論。」隨即又派了幾個心愛的弟子給霍作民。

管一見看得暗暗冷笑，也不說破。

## 流星神教

離了華山，一路都十分平坦，馬行甚速，不一日巳到了西安。

羣豪包下了一間客棧，各派隨即派人出去打探，打探了半天都沒有一絲消息，晚飯時，羣豪都紛紛議論起來，却說不出一個結果來。

問了不少人也都不知道秦陵在何處，這一夜衆人都在失望中回房。

沈鷹把顧思南叫到房中。「頭兒有事要我去辦？」

「咱們這羣人中只有你見過那個盧文章，你明早出去打探一下，嗯，首先調查那些小客棧，以他的財力住的地方絕不會是高尚的客棧！」

「屬下遵命！」

沈鷹忽然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隨即點燃了早烟，「滋巴滋巴」地抽吸起來，他緩緩地噴了一口烟，目光投在横樑上，徐徐地道：「小顧，那個說書先生的話你說

可信麼？」

顧思南一怔，輕聲問道：「頭兒懷疑他什麼？」

「這人的出現以及幾次的行踪都十分湊巧！」沈鷹目光突盛，「咱正在不知如何下手時，剛巧你碰到他，接着又是他把咱引向華山，到了華山又把咱引到這裏來，咱的行動好似一直受他指揮，而這人至今却未再露面，你說奇怪不奇怪。」

顧思南沉思了一下。「假如說他是個心懷叵測的人，則屬下難以入信！」

沈鷹雙目一睜。「因何你會有這種想法！」

「他只是一個說書先生，不會跟八大門派結怨，應該不會有不利咱們的居心，若說他欲把咱一網打盡，但他絕沒疑問是個無拳無勇的人，以這種人難道會有雄霸武林之心？這似乎沒有可能！」

「他沒有武功你能作實？需知武功到了化境，反會反璞歸眞，一般人不易覺察的！」

「屬下自信沒有看錯，而且他身上有病！」

「他患了什麼病？」

「這個屬下倒不知道，但却肯定他五內必然有問題！」

沈鷹又噴了一口烟，這才把烟灰敲掉。「如此老夫便更有摸不着頭腦之感了！」他懊喪地一拳擊在几上，「老夫破案萬千，想不到讓這件案子難倒，假如西安及咸陽找不到什麼綫索回來，又要把人馬拉回鄭州，老夫的臉也不知要擱去那裏！」

顧思南跟他這些年來，從未見過他如此灰心懊喪的，反而安慰他道：「頭兒不要灰心，你不是常常對屬下說越是在僵局中越是要鎮定麼？嗯，還有，堅持到最後一刻，往往會有意外的收獲！」

沈鷹揮揮手。「你先去休息吧，有事明天再說！」

顧思南離開後，他並沒有休息，呆想了一陣，便推開門走到庭院中踱步，直至外面傳來三更的梆子聲，他才回房上床。

管一見的心情跟他也差不多，甚至更壞。

玉兔終於西沉，太陽又再昇起，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連日來的疲勞使羣豪都比平日較遲才醒來，盥洗完畢便紛紛走出大堂準備吃早點。

沈鷹睡了半夜精神並沒有因此較好，却又不得不強打精神出來跟衆人見面。

這家客棧頗大，整座樓宇的建築形式好似一個口字。正面是吃飯的地方，穿過大廳是個頗爲廣闊的庭院，庭院的兩側及後進各有一棟小樓，上下均有不少房間，故此羣豪住得並不擠迫。

潘志海坐在易寒光旁邊，轉頭四望，却不見兩個師侄出來，嘀咕一聲：「哼！這兩個小子睡得比豬還死！易門主你們先用吧，待潘某去叫醒他倆！」

易寒光冷哼一聲。「咱何嘗不是少了三個弟子未來，譚勝，你去叫他們快點，哼！這成何體統！」

他的大弟子譚勝應了一聲連忙奔入內面，不一會兒只見潘志海臉色青白地飛奔回來，口中喊道：「不好啦，流星敎眞的死灰復燃了！」

彭志海叫道：「你嚷些什麼，到底是怎麼回事！」

潘志海喘了一口氣，這才道：「潘某的一個師侄讓人殺了。」

彭公志道：「混帳，你師侄被人殺與流星敎有什麼關係，說得沒頭沒腦的！」

潘志海氣急敗壞，也沒有發怒，只道：「誰說沒關係，人正是被流星敎的人殺死的！」

話音剛落，譚勝也跌跌撞撞地跑了回來。「師父，師父不好啦，三個師弟讓流星敎殺死了。」

易寒光像被人抽了一鞭似的跳了起來，叫道：「快帶爲師去看看！」

沈鷹比他更快，身子立即在椅子上竄起，飛向內進。「他們住在那裏？」

潘志海叫道：「舍師侄住在左首二樓最後的那一個房間！」

沈鷹足尖一點，身子如麻鷹般衝天飛起，凌空一折腰射入二樓走廊上，接着又再掠前，隨即一手把最後那間房門擊開！

房中安了兩張床，床上各躺着一人，一動不動的，沈鷹目光在房中一掃，便竄前幾步，伸手探向一人的鼻端，心頭登時一沉，手掌一落撫向胸膛，肌肉沾手一片冰涼，看來死去已有不短的時間。

背後風聲連閃，潘志海、穆一程等人也跟在他背後而至。

潘志海如同患了口吃症般地道：「神捕，你，你……看看桌子，桌子上有字！」

沈鷹立即回身走向桌前，完整無缺的桌面果然被人以指「寫」了一行字。「速離此地，若再去找尋秦陵，殺無赦，流星神敎。」

沈鷹嘿嘿一陣冷笑，喃喃地道：「好靈通的耳目，竟知道咱們要找尋秦陵！」

潘志海臉色如牆般灰白，顫聲問道：「咱，咱現在怎辦？還去不去……」

穆一程道：「潘大俠要是害怕的話，現在回去還來得及！」

這句話人人均聽得出是穆一程的激將計，但是武林中人偏是最怕這一套。潘志海一拍胸膛道：「笑話，潘某怕……怕什麼？」

「不怕就好！」

沈鷹道：「咱再去青劍門住的那裏看看！」衆人立即出房翻身下樓。

易寒光的三個弟子是住在右首那棟小樓的樓下，這三個人死狀跟潘志海的兩個師侄一模一樣都是讓人點中死穴而亡的。

房內桌上也留有同樣的字，這時刻羣豪心頭均有寒意，只是不敢說出口而已，想當年集中九大門派的精英，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劉星殺死，假如流星敎的餘孽實力不亞于當年，那麼以在座各人的實力，便萬萬不是其對手，況且敵暗我明，流星敎報復的手段必定比前更爲兇辣，更加出人意料。

沈鷹吸了一口氣，讓自己的心情盡量平復，廿多年前那一役，他雖然沒有參與，但事後聽人述及，此刻想來仍使人心頭震盪，難以自禁。

他目光落在桌子上，沉聲道：「這一行留字，跟那一行的字跡不一樣，證明來



者起碼超過兩個人！」

房內房外擠滿了人，却沒有人作聲，只聞粗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

管一見把被子揭開，床上那人直板板地躺着，證明是在睡覺中讓人置于死命。再揭開另一張被，這人死狀有點奇怪，左脚稍微抬高，管一見目光一盛，脫口道：「此人臨死之前似乎有所覺，不過來不及行動便被人點中了死穴！」

沈鷹低頭沉思不語。

最後那人死得十分安詳，他面向裏面側睡。

沈鷹隔了一會才道：「來人身手頗高，潛入房中，床上的人竟沒被驚醒！」

管一見嘆息道：「假如武功不高，也瞞不過咱的耳目！」

沈鷹回頭一望，見羣豪臉上都有驚悸之色，忙道：「咱先出去吃早點，吃完後再研究！」又把聲浪提高：「此地一切不要移動！郎四你找幾個兄弟守在門口！」

到了飯廳，百侶大師問：「阿彌陀佛昨夜是那個施主負責守夜的？」

紫翠雀道：「是敝派及華山派！」

「施主們都沒有聽見異响？」

紫翠雀臉上一紅。「本座的確未曾聽見！」

管一見插口問道：「也沒看見有人出入？」

霍作民嘆息道：「假如讓咱發覺，豈有不示警之理？」

彭公志脫口道：「那麼來人的武功豈非匪夷所思？難道他們是飛鳥？」

此言一出，羣豪臉色又是一變，膽小的人牙齒竟然發出「格格」的碰撞聲。

沈鷹問道：「你們守在那裏？」

「都守在客棧外面的四周。」

「可有人打瞌睡？」

紫翠雀及霍作民的目光望向手下，有幾個把頭低下，另有幾個則大聲應沒有。

霍作民深覺大失臉子，立即板起臉叱道：「誰叫你們睡的！」

百德大師喧了一聲佛號。「霍施主不可深責他們，事實上咱日夜趕路，到了此地精神一鬆，也難怪他們抵受不住！」

霍作民臉色這才稍霽。「對不起，這是霍某管敎不嚴之過！」

易寒光冷笑道：「不知道算不算是誤會！」

霍作民臉色大爲尷尬，紫翠雀忍不住道：「易門主這話是什麼意思？咱們現在正當同舟共濟，門主如此冷諷熱嘲又不知是何意思？」

青虛道長道：「目前最重要的事是盡速訂下應付之策，這首先要各位有同舟共濟之心才能克敵！」

百侶大師道：「道兄說得有理，如今强敵環伺，咱更該同心同德，千萬不可因小失大！」轉頭問道：「不知兩位神捕有何高見？」

管一見道：「管某先問大家一件事，咱是進還是退？」

紫翠雀忙問道：「進又如何，退又如何？」

「進則堅持咱們先前訂下的計劃，窮追到底，退則大家散掉各自回去，另日再重新組織力量跟流星敎一決雌雄！」

彭公志道：「這還用問，當然是有進無退！」

梁雪道：「但憑咱們現時的力量要想摧毀流星敎，似乎尚嫌力量不足，依梁某之見，不如先回去，然後召開武林大會再訂……」

穆一程截口道：「梁長老從何證明咱現時的力量不足以摧毀流星神敎？」

梁雪不禁啞然。潘志海道：「但俗語云小心駛得萬年船，咱們謹愼一點，始終沒害！」

彭公志道：「放屁放屁！你們若是怕的話便，請回去抱小孩！」

潘志海怒道：「潘某敬你年老輩尊，你別倚老賣老出口不遜！」

竹劍先生忙道：「潘大俠之話未嘗無理，不過咱們各在東西，來回費時，待到召開武林大會又要蹉跎時日，而且流星敎有如神龍見頭不見尾，行踪無常，屆時咱又去那裏找尋他們？所以老朽認爲趁對方勢力尚未坐大時先把其剷除方爲上策！」

彭公志擊掌道：「正是正是！在座之人都已是當今武林中之俊彥，咱就不相信憑這些人手敵不過對方！」

百德大師道：「貧僧沒意見！」

彭公志嘿嘿對潘志海笑道：「潘大俠若果想回去，此刻尚來得及，姓彭的絕對不勉强！」

潘志海臉色忽青忽白，十分難看。梁雪見勢色不對便道：「既然大家都認爲有進無退，梁某自然跟隨大家共進退！」

易寒光問道：「潘大俠大概也跟梁長老一般心思吧！」

潘志海把臉別過一旁，澀聲道：「括蒼對武林公義素來不甘後人，潘某豈敢逆衆而行？」瞥了彭公志一眼，目光充滿怨恨之色。

沈鷹道：「既然大家的意見經已一致，咱們便決定先把秦陵之地點找出來！小顧，你去查一查！」一頓又道。「郎四及陶松你倆跟小顧去，行動可要小心，提防流星敎偷襲！」

雲飛烟望了顧思南一眼道：「叔叔，我也去跟他們走一趟吧！」

沈鷹沉吟了一下，道：「你易容上道吧，嗯！帶個人同去，你們跟小顧他們不要走在一起。」

衆人應了一聲，藏好了兵器出門，雲飛烟帶個名叫商衞的手下同去。

彭公志道：「咱可需再派人手出去調查？」

管一見忙道：「不必，人多反而不妙，咱們且在這裏坐一會，順便研究一下防範之策！」

×　×　×

顧思南三人在西安的小客棧中出出入入，都查不到有個姓盧的住客，三人心頭都是一陣失望。

最後來到了一家又破又舊又小的客棧門前，郎四皺眉道：「這地方也能住人的麼？」

顧思南道：「有一絲機會都不能放棄，老陶，你比較仔細，你進去問問他們掌櫃吧！」

陶松彎着腰入門，一入內便聞到一股霉臭之味，他皺一皺眉，向一個正在掃地

的老頭點頭招呼。「請問老丈一聲，貴掌櫃可在裏面否？」

那老頭頭髮斑白，慢慢地直起腰來，雙眼毫無神光地望一望陶松，陶松一顆心登時替他難過起來，生怕他隨時會斷氣倒下。

「小哥，你要住店？」老頭自嘲地笑了幾聲，「咱這店子年輕人怎肯光臨？」

「老丈你便是掌櫃？」

老頭苦笑一下。「這店子小二、掌櫃、廚師、打雜全是老朽夫婦兩人！」

陶松輕咳一聲：「請問老丈一聲，貴店最近可有入住一個頭髮半白的落魄書生嗎？」

老頭目光一盛，忙問：「請問小哥那人貴姓？」

「姓盧。」陶松見他的神色，心中便燃起希望之火。

「這就對啦，不過他已離開了兩天，小哥跟他怎樣稱呼？」老頭疑惑地問。

陶松心念一轉，道：「不瞞老丈，小可是他的侄兒，聽人說他來了西安找小可，所以連忙趕回來找他！」

老頭大喜，扶着陶松的肩膊，道：「小哥來得不巧，他已走了兩天啦！咬，你們年輕人就不知長輩的心情，令叔是抱着病萬里迢迢出關找你……」

陶松忙道：「請問老丈，家叔去了何處老丈可知道？」

「聽他說他要去咸陽。」

「咸陽？」陶松沉吟了一下，「請問老丈，家叔住在這裏有幾天？」

「三天，他日間出去城中四處打聽，晚上則捧着九本書左翻右翻的，老朽問他看什麼書，他說是秦朝一個什麼人寫的筆記，咳，老朽讀書無多也不清楚。」

陶松精神登時一振，又問道：「家叔住在那間房子？小可可否去看看。」

「無妨，待老朽帶路！」

「且慢！」陶松連忙招呼顧思南及郎四入來，「這兩位是小可的朋友，咱們一道出來的！」

老丈對顧思南點點頭便拄着拐杖入內，三人連忙跟在他背後。

裏面霉氣更盛，房間都是用木板間成的，那老丈顫巍巍地抽出一串門匙，接着把門打開。「諸位但管進去看看！」這老頭不知是不是沒有顧客，十分熱情地道：「諸位可要喝杯熱茶？」

顧思南忙道：「不必啦，老丈你且去休息，咱看一下便要離開了。」

老頭奇怪地問道：「這房間有什麼好看？」

「咱看看家叔是否有留下什麼字句綫索，嗯，因為家叔素來有這種習慣。」

老頭這才釋疑離開。顧思南連忙把床上的被褥翻了上來，床板上毫沒異樣，他又在房中每個角落找尋起來。

找了一陣都沒有什麼發現，郎四失望地道：「咱還是回去覆命吧！」

「且慢，咱還有什麼地方未曾搜過的沒有？」

陶松脫口道：「床底下！」隨即彎身下去查看。一忽，叫道：「床板下好像畫了一些什麼……」他一拱腰把那塊床板頂了上來。

顧思南立即將那塊床板反了過來，目光一落果見床板上被人用墨畫了一幅畫。這是一幅山川圖，沒有文字，在圖上有很多標誌符號。有一個特大的三角形符號在一座山上。

郎四脫口道：「這是什麼東西？」

陶松道：「剛才聽見那個老頭說，盧文章晚上都在看一本什麼秦朝的筆記，這幅畫可能便是某個秦陵的地形圖！」

「對，很有可能！」顧思南目光再度落在床板上，看了一會，喃喃地道：「這座山好像是在西安及咸陽之間？」

郎四道：「不管在什麼地方，咱把它臨摹下來吧，將來也好按圖索驥！」

× × ×

回到客棧已是下午，客棧中羣豪的神色都十分難看，看樣子便知可能又發生了什麼事。

沈鷹問道：「查到了沒有？」

顧思南把經過告訴了他，並將那張畫取了出來，沈鷹忙叫管一見過來觀看。

顧思南剛一回頭。雲飛烟跟商衞也進了入來，他對她露出感激的笑容。雲飛烟微笑問道：「查到消息了？」

顧思南點點頭，「頭兒正在研究。」他把聲浪放低，「剛才這裏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哦？」雲飛烟目光一掃望向紫翠雀。「待我去問一問。」她逕自走向紫翠雀面前向她詢問。

紫翠雀恨聲地道：「剛才本座一個弟子被流星敎下毒暗殺了！」

雲飛烟吃了一驚，脫口問道：「如何下毒？」

「他們把毒藥擦在馬桶邊沿上，那種毒藥平時毒性不會發作，但一旦沾及水份，肌肉碰及便立即沁入體內！」

「紫姨的那個弟子可是在解手時中毒的？」

紫翠雀點點頭，她旁邊的幾個女弟子都是滿臉驚恐，流星敎下毒之技果然匪夷所思！

沈鷹突然揚聲問道：「今日是甚麼日子？」

「五月初十。」穆一程答。

「華山那塊石上面寫的日期好像是九月十三日及五月十三日。」

「大人沒有記錯！」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這張地形圖沈某跟管夫人研究之後，發覺該座秦陵可能是在此地及咸陽之間，咱們明早便出發如何？」

管一見接口道：「不過咱得先此聲明一下，這張圖畫極有可能是那個自稱是說書先生盧文章留下來的，而非咱調查出來的……」

彭公志立即截口問道：「這有什麼分別？」

「說不定這裏面是個陷阱，現在正等咱們上鈎，各位可得想清楚，這一去極可能是異常危險的行動，假如發生了意外諸位可別怪管某！」

紫翠雀道：「神捕懷疑那個盧文章是流星敎的人？」

沈鷹道：「事實老夫對他的身份一直都深具疑心，各位試想一下，咱們的一切



行動都是照他的設下的路綫而行，這是極端危險的事，但沈某承認對這件案子至今尚未有其他調查良策，因為事發至今已超過半年，又沒有其他目擊者，所以還是決定冒險去一趟！」

他目光在各人臉上掃過。「此人若非是流星敎的人其身份也是頗值得懷疑，不過其人可能眞的是個無拳無勇的書生……是故沈某就更加揣測不出他若要陷害咱們的目的了！」

彭公志道：「別管他，到了那裏再說，就算是流星敎的餘孽咱也未必怕他。」

這句話說得豪氣干雲，羣豪精神都為之一振。

管一見說道：「既然大家都沒有異議，咱們便決定明天出發，今夜可得小心戒備。」

## 如入地獄

天際剛現出一絲魚肚白，沈鷹及管一見便率衆出發了，他兩人帶頭，押後的是百德百侶兩師兄弟，青虛道長及無音長者居中策應。

管一見及沈鷹的手下騎着駿馬兩旁護衞，不知是否因為羣豪防衞森嚴還是另有其他原因，一路上竟然十分平安。

馬行頗速，五月十二日下午後便到了盧文章在圖畫中標誌的那座山頭。

天氣漸熱，羣豪一路急行之下，都是汗流夾背，沈鷹以手加額向前望去，只見那座山並不高，也不廣。山旁有道河流經過，兩岸及山腳長滿青翠的樹林，風景居然不惡。

管一見道：「老沈，假如咱沒有判斷錯誤的話，應該便是這裏。」

沈鷹頷首，輕聲說道：「咱們一行數十騎，對方不可能沒有發現，還是小心為妙！」揚聲喝道：「小顧，飛烟你兩人先行！」

管一見也忙下令：「雪兒，雷兒，你兩人也帶人協助搜查，先把山腳的樹林查清楚，假如有埋伏或者遇險，立即發嘯通知！」

顧思南、皇甫雪等立即催馬先行，他們一字形散開把一段樹林包圍，然後逐步推進，半晌身影便消失在樹後。

管一見又叫端木盛及穆一程上前接應。半炷香後仍沒發現，管一見把人馬推前接近樹林。

這一段樹林仔細搜查過，沒有任何埋伏，沈鷹及管一見便決定暫且在此歇息，又加派人手到山側及山後搜索。

搜索隊一直到臨黃昏才大功告成，山前山後，山左山右以至山頂都被搜查過，不但沒有什麼發現，連盧文章也不見，羣豪都是心頭嘀咕。

沈鷹沉吟了一下，再叫顧思南帶人策馬到前頭探查，看看附近是否還有其他山坡。

羣豪又把大本營紮在山頂，極目望去，四周河流縱橫，那有其他什麼山坡。

彭公志大聲道：「沈大人，那幅圖指的是否是這一座山？」

沈鷹肯定地道：「假如附近再沒有其他山便絕對沒錯！」他隨即把地形圖攤開，手下立即生了幾堆火照亮。

看了一會，沈鷹喃喃地道：「這些小三角形又表示什麼？」他指一指地圖對管一見道。

管一見看了一會，道：「咱不如依圖找尋一下。」兩人便帶着幾個手下依圖上的標誌而行。

落日餘暉迅速被黑暗代替，大地一片黝黑，羣豪大都倚在樹幹吃乾糧休息。

沈鷹及管一見手持火把而行，走了數十丈，便找到了第一個標誌的地方，那裏有一塊石頭，兩人互視一眼，沈鷹對葛根生道：「把這塊石頭挖開！」

葛根生立即捋起手袖，把石扳開。石一移動，下面竄出幾條小蛇，小蛇見到火光沒命而逃，地上却沒有異樣。

管一見有一個手下手中接過一柄鋼刀，運勁刺下，下面全是泥土。「到別處看看吧！」

一連找了幾處地方都是大石塊，也都看不出什麼蹊蹺，最後的一個標誌是一塊碩大無比的岩石，岩石的四周散佈了不少露出頂端的小岩石，沈鷹道：「會否是在這裏？」

管一見道：「要想把這些岩石挖開，可着實要費不少時日及人力！嗯，今日才是五月十二日，不如明天才說吧！」

「對，沈某也認為華山石上的留字必定另有深意！」沈鷹心念一轉，又道：「老管，依我看那些人大概都已罹難！」

管一見自然知道他指的是何人。「這個自然，否則事隔半年無論如何也該轉回師門了！」

正在談說間，手下奔來報告：「頭兒，顧三哥回來啦！」

「咱去問問他！」沈鷹立即回身走了出去。

顧思南的報告十分簡單：「屬下到附近的農舍查問過，他們都說方圓數十里內再沒有其他山了！」

沈鷹眉頭一皺。「你連日辛苦，去休息一下吧！」抬頭一望夜空月已中天，嘆息道：「咱也吃點東西吧！」

× × ×

五月十三日，天氣晴朗，萬里無雲。

羣豪三人一組，幾乎把山坡的每一寸地方都找遍，仍然找不到那座地下陵墓的入口，折騰了一天，羣豪都有點勞累，加上失望，很多人都不想動了。

沈鷹抬頭一望天色，喃喃地道：「要不要把那些有標誌的山石都挖開？」

管一見喟然道：「如今也只能作最後的嘗試！老沈，這趟咱們眞的敗得奇慘，像猴子般讓人耍來耍去！」

沈鷹苦笑道：「沈某也是滿不是滋味！不過未至最後絕路還得盡一切力量作挽救！」

「問題是這座山根本不知有否陵墓，就算把它掘地三丈也無濟于事！」管一見一側頭，「你看他們都躺在地上，並日連彭公志都不發一言，看來他們對咱都已失去信心，這才是咱最大的失敗！」

沈鷹目光登時暴縮，半晌沉聲道：「咱不要再動用他們，各派自己的手下把那些被盧文章作了標誌的石頭挖開！」

「好吧！」管一見隨即揚聲叫道：「

雪兒，你過來一下！」

皇甫雪聞聲而來。「頭兒有吩咐？」

管一見尚未答話，忽聽顧思南叫道：「頭兒，那個盧文章來了！」

沈鷹和管一見以及羣豪都是精神一振，齊沿着顧思南的手指望過去，果見山坡樹林中轉出一個拄杖而行的書生，靑布長衫洗得發白，頭髮灰白，蹣跚而行，正是顧思南口中所形容的形象。

沈鷹及管一見互視一眼，一齊移步走下去，顧思南連忙在前帶路。沈鷹輕聲對顧思南道：「小顧等下你問問他！」眼看雙方距離經已十分接近，便停住步履。

顧思南向盧文章揮揮手。「先生此刻才到？」

盧文章喘了一口氣，抬頭一望，滿面詫異地問道：「顧壯士你帶了這麼多人來此？」

「咱是依先生留在床板上的畫而尋來的！」顧思南道：「請問先生，那座秦陵眞的是在這座山中？」

「這個區區倒不敢肯定，區區只是從一些野史筆記中找到一些綫索的！」盧文章望一望山上黑壓壓的人羣，輕聲問道：「壯士，這些都是衙門中人？你們來此何事？」

「他們不是衙門中人，不過跟先生倒是一樣，他們都有親人失踪！」

「啊！」盧文章驚呼一聲，「他們到衙門告狀？」

顧思南點點頭。「先生先咱而來，因何至今方至？」

「咳，一則區區身上有病走不快，二則山上石頭留言是五月十三日，也用不着太快而來！」

「咱們已把整座山都找遍，但却沒有什麼發現，先生知道入口處麼？」

盧文章道：「聽說陵墓之內範圍十分寬廣，區區假如把入口處告訴你們，可得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顧思南急問一句。

「替區區找一找看看舍侄是否也在裏面！」

「先生不想進去？」

盧文章苦笑道：「陵墓之內難免有些穢氣，區區這副身體只怕抵受不住。」

「不瞞先生，在下尙有長官在此，這件事在下不敢作主，請先生跟在下去問問他。」顧思南隨即帶他上山，到了沈鷹面前把話說了。

沈鷹不答反問：「你知道陵墓的入口了？」

盧文章道：「書上有記載，凡每年之九月十三日及五月十三日，月色照到某塊石頭上，那塊石頭便是開啓陵墓之鑰。」

「這豈不是太玄？」

「大概是那塊石頭一定要在那兩天月光才能照及！」

「那麼咱又怎知道是那塊石？」管一見插口道：「須知這座山雖不大，但石頭却不少！」

盧文章苦笑道：「這個小民也不知道，只是書上的確有此記載！」

「那些標誌你是憑什麼知道的？」

「也是照書本上的記載列下的！」

「書在何處？」

「小民因恐路上携帶不便，把它寄放在一個農家處。」

沈鷹抬頭一望天色。「現在日頭已將落山，你是否要先在山上勘查一下？」

「小民正有此意。」

「小顧，郎四，你倆陪着他走。」

管一見目送三人離開，才傳音道：「老沈，這人你看如何？」

「身上果然有病，目光渙散，也的確不是身懷絕技之人！」

「管某却認爲他態度頗爲鎭定，平常人見到咱以及這麼多人絕對不會有這個反應！」

沈鷹想了一下，也傳音道：「老夫也有這個感覺，看來此人城府頗爲深沉！咱倒不能不防！」

管一見冷笑一聲：「等下他假如眞的能把陵墓的入口打開，咱無論如何也要把他拉進去，這樣就不怕他有什麼技倆！」

「對！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沈鷹道：「咱先跟靑盧道長等人商量一下吧！」

× × ×

天色已黑，月高樹梢，顧思南及郎四尙未回來。

沈鷹決定親自去找他們，他提一口眞氣，身子自山側急馳而去。

盧文章坐在一塊大岩石前，仔細觀察，顧思南及郎四各持一個火把在他旁邊，這塊大岩石，正是昨夜沈鷹及管一見勘察過的，因爲岩石過大沒有把它掘開。

沈鷹立在岩石上問道：「陵墓入口便在這裏？」

盧文章抬頭道：「小民懷疑是在此處，故此在此守候，不過其他的地方敢煩大人也派人去視察。」

「看出來了沒有？」

「現在月亮還未有照到此處，稍候再說！」微頓又道：「大人先請去休息一下吧！」

「不必。」沈鷹淡淡地道：「郎四你去取些乾糧及食物給他。」

× × ×

月亮逐漸高昇，羣豪也都圍了上來。

夜空萬里無雲，月光皎潔，照得山上石頭銀光閃閃。月光逐漸中移，終於照到岩石，岩石上寬下略窄，上面光亮，背後却十分黑暗。

衆人屏息而觀，心頭都是十分緊張，驀地一絲銀光自岩石頂部的隙縫中瀉下，銀光照在一塊埋在地上的小石塊上，氣氛顯得十分奧妙詭異。

盧文章顫着聲叫道：「就是這塊石頭！」他顫巍巍地站了起來，走向那塊石頭，管一見及沈鷹立即跟在他背後，羣豪也相繼迫前一步。

盧文章蹲在地上，雙手在石頭上來回一陣旋動，地底突傳來一陣輕輕的聲音，接着那塊大岩石應聲移開四尺，露出一個黝暗的洞穴來。

盧文章顫聲叫道：「我終於找到了，我終於把入口打開了……」目光一片欣喜，神情十分激動。

羣豪見到這情況，都是目呆口瞪，驚嘆前人設計之神奇，半晌竟沒有人開口說話。



盧文章大聲叫道：「你們還不進去，月光移開時，這塊岩便又會恢復原狀。」

沈鷹立即發嘯召集在其他地方察看的手下，不一忽他們都聞嘯而至。

管一見回頭道：「咱進去吧，假如有人害怕的話，現在還可以退出！」

羣豪誰肯當衆蒙羞，更兼得聞陵墓之中藏有武林人士夢寐以求的練功秘笈增功藥物，那有人肯離開。

管一見見沒有人有異議便道：「準備火把，現在咱們便進去吧！」

盧文章道：「希望大人替小民留心一下，看看小民之侄兒是否……」

管一見嘿嘿一笑，像麻鷹抓小鷄般，抓着他的衣領率先入去。

沈鷹忙道：「麻煩百侶及百德兩位大師殿後！」也跟在管一見之後進入洞穴。

一入洞，一陣霉氣迎面衝來，幸而並不太難受，羣豪立即閉住呼吸前進，走了十多丈，前頭現了一道石級向下伸展。

管一見忙道：「把火把拿前！」

郎四立即奔前一步，火光下，但見那道石級深幾達兩三層樓，黑黝黝的看不到底，令人胆寒。

盧文章牙齒格格亂响。「大人，小民，小民……」

「別吵！」管一見臉色一沉，「大人都不怕你怕？」

沈鷹接過郎四的火把，大聲道：「老夫先行！」拾級而下，剛下了一半，後面突然傳來一陣隆隆的聲音，沈鷹立即停步，揚聲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甬道內全是「發生了什麼事」的回音，聲音沉悶震人耳鼓。

背後百德大師傳音道：「出口已被封住。」

嗷嗷的回音令羣豪心頭都是一沉，管一見沉聲道：「別慌，既然已入虎穴，少不得也要把它的底細掏出來。」

沈鷹再度起步，那道石級以沒窮沒盡般，走了兩三盞茶才至盡頭，石階盡頭又是一條長長的甬道高丈餘，寬也是丈餘。

沈鷹傳音道：「大家小心！」踏上甬道，這甬道長不及底，不知從何吹來一陣風，令人與起陰森的感覺。

羣豪戰戰兢兢，都把功力運集手臂上而行，有的人已悄悄把武器拿在手上。

甬道的盡頭有道用鐵鑄的拱門，門牌上寫着四個慘綠色的字，「地獄之門」，衆人心頭又是一沉。

沈鷹運勁手臂，單掌附在門上一推，「呀——」鐵門緩緩打開，裏面一片黑暗，空中飛舞着一些慘綠色的磷光，不知從何處吹來一陣陰風把火把吹熄，四周立即陷於一片黝黑之中，綠色更盛，在空中載沉載浮。

沈鷹抛下手中的火把，把旱烟桿抽握手中，舉步入內，羣豪魚貫而入，不久背後又傳來「轟」地一聲巨响，有人驚呼道：「鐵門被人關封了。」

羣豪登時有如入地獄之感，刹那之間氣氛登時凝重起來。

管一見手上一用勁，喝道：「姓盧的，那度門爲何會被關起？」

四周只聞回音，却聽不見盧文章的答話。

沈鷹手掌一探，那些綠光向四下激飛，他沉聲問道：「誰有火摺子帶來？」

話音未落，忽聞一人高聲尖呼，緊接着傳來一聲巨响，四處氣流激動，綠光忽明忽暗，異常恐怖。

羣豪之中不少人驚呼出口，顧思南立即亮起火摺子，火光下，只見一人摔倒地上，正狠狽地掙扎着。

這是一座殿堂式的佈置，裏面排了好幾副棺材，棺木有的早巳腐破，露出猙獰的白骨，那個大漢的衣衫正是被白骨勾住，大概他不小心倚在棺上把棺材碰跌。

顧思南走前把他拉開，目光一瞥見牆上插了幾個燈座，便把其點燃，奇怪，燈座上的油竟還未乾。

六座燈點燃後，大堂登時一亮，管一見目光一落，原來盧文章竟然被嚇昏了過去。

管一見在他人中輕輕一捏，盧文章便悠悠醒來，喃喃道：「此處可是陰間？」

管一見冷笑一聲：「正是，老夫正想問你因何把咱帶來此處？」

「小民可沒勉強大人來此，是大人硬把小民拖進來的！」

沈鷹沉聲喝問：「快說，此地機關是不是你設下的！」

盧文章叫起撞天屈來：「大人寃枉，小民有何財力可以設此機關？大人可仔細看看，這些東西都是前朝之物，要假也假不來！」

管一見厲聲道：「那麼你怎地對這裏的一切如斯熟悉？」

「小民早巳告訴大人，說這些資料都是從書本上得知的！」

「你說老夫會相信麼？」

「大人不信，小民也沒話可說，反正小民肉在刀砧上，大人假如不滿意的話大可隨時處置小民。」

管一見冷哼一聲，把他鬆放。「既然你如此熟悉，此地便由你當响導！」

「區區也不甚清楚……」

話音未落，只聽竹劍先生喝道：「油燈有毒，快將火吹熄。」

刹那之間，四周又陷於黑暗中，羣豪一運眞氣，果然發覺體內有中毒之跡象，連忙盤膝坐下，運功療毒。

半盞茶後，殿堂中突然响起「卜卜」幾聲，接着又傳來一陣「嗤嗤」的聲音。

百侶大師忙道：「施主們小心，有人發射牛毛毒針！」話還未說完，已被一片驚呼聲淹沒。

有人道：「針上有毒，誰人身上帶有解毒藥物？」

「快把火摺子點亮。」

「沈大人，請快帶咱們離開這個鬼地方……」

沈鷹剛運轉兩個周天，沉聲喝道：「大家冷靜一點，小顧，把火摺子點亮。」

顧思南運功正在緊要關頭，來不及應他，夏雷因所站之所離燈座較遠，所吸入的毒氣較輕微也較早醒來，聞聲連忙把火摺子點亮。

火光雖弱，仍能視物，只見地上躺着不少人，呻吟呼叫，大概是中了毒針。

堂中那些棺材的蓋子不知何時被人打開，露出一排黝黑的鐵管，那些淬毒的鋼

針大概是由這些鐵管發射出來的。

夏雷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噤，自其他人身體走過，蹲在那些受傷的人的面前檢視，這些人臉上都泛着一層紫藍之氣，但目光却沒有散渙的跡象，相反射出一股股厲光，夏雷不禁有點奇怪，溫聲問道：「諸位感覺如何？」

一個答他：「體內好像被虫咬般難受，快救救咱們，咱快忍受不住了！」

夏雷心頭沉重，站起身，揚聲問道：「諸位，誰人身上有解毒藥物？」稍頓不見有人回答，又問道：「有誰善於療毒之技？」

話音未落，夏雷忽覺後背一股勁風襲身，他反應迅速，立即竄開，背後傳來一陣暴喝，夏雷回頭一瞥，只見那些中毒的傷者紛紛自地上躍起，向他追來，他這一驚非同小可，雙脚連點，自人叢中起落。

那些人顯然神志已有問題，見人便打，羣豪叱喝不能制止，便一齊出手把其制服。

穆一程道：「這座陵墓不知已受何人控制，看來咱們這趟眞的是凶多吉少了，再下去，那人又不知要施展什麼歹毒之技倆。」

羣豪都有同感，回想一下，燈油中下毒，毒氣隨火揮發，棺木放射迷人心竅的毒針，着着都出人意料，令人不寒而慄。

易寒光道：「此地前沒去路，後退之路又被封閉，咱們怎辦？」

沈鷹沉吟一下，道：「這座陵墓看來佔地頗大，這些棺木看來只是陪葬者或者是死者的親人，主陵必在另一處，咱們既然來此，好歹也要把它探個水落石出，小顧，你檢視一下看有沒有開啓的機關。」

顧思南應了一聲自地上站了起來，夏雷手持火把替他照明，一頓飯功夫，顧思南在牆角找着了一條三寸長的鐵管，鐵管的另一端嵌在牆中，他用刀柄在牆上輕輕敲了一陣，覺得這確是一個開關掣，便道：「頭兒，開關的手掣經已找到，不過這座陵墓的機關設計十分精密，屬下也不敢斷定開動了此掣之後會發生什麼變化！」

「哦？這不是打開通道的手掣？」

「極有可能是，但開啓之後，下一個地方可能會比這更加險惡，所以屬下先得徵求一下諸位的意見。」

易寒光道：「咱們就算不想冒險，難道便在這裏坐以待斃。」

潘志海接道：「可是，說不定出口要九月十三日才能自動開啓，這四個月咱早已餓死啦。」

彭公志也大聲道：「反正要死不如冒險試一試，小顧，你即管開掣吧，反正老夫活了一大把年紀，死了也不寃！」

管一見問道：「諸位計算一下，咱們的食水及乾糧還能維持多少天？」

紫翠雀道：「咱是備了三天的乾糧及食水而來的，在上面已吃了一半，現在最多只能再維持一兩天的用量。」

管一見道：「由現在開始大家都要節省一點，剛才那些中了毒針的各派弟子現今如何？」

穆一程伸手一探，澀聲道：「經已沒了呼吸。」

管一見長長吸了一口氣。「把他們身上的水囊解下來，嗯！大家都沒有意見了吧？」

羣豪鴉雀無聲，沈鷹沉聲下令道：「開掣！」

顧思南運勁手臂，握着鐵管向下壓去，地底立即傳來一陣像遠雷般的吼聲，聲音慢慢增大，四周牆壁也都震動起來，羣豪臉色都是又青又白。

半晌，所站之地又「動」了起來，驚呼聲立即四起，接着整座屋子都似磨輪般旋轉起來，羣豪跌跌撞撞都站不穩脚跟，夏雷讓人一撞，火把摔落地上，熄了。

四周又陷入一片黑暗中，沈鷹忙道：「諸位快坐下來。」

可是屋子越轉越快，羣豪都似已沒了感覺。

## 疑神疑鬼

「屋子」足足轉了半柱香的時間，武功較低的都已呈昏迷狀態了，即使是沈鷹及管一見等人也都有發昏之感，連忙一邊運勁穩住身子一邊準備隨時應變。

「卡」地一聲，屋子倏地停住了，羣豪一個不防，「颼」地一聲跌在一起，驚呼聲四起中，黑暗中突然現出一行磷光閃閃的綠字：「劉星歡迎各位作件！」

潘志海驚呼道：「果然是流星教的餘孽所爲！」

易寒光接口道：「看來那些失踪的弟子也必是被他們擒去的！」

管一見忙道：「快點亮火摺子！」

夏雷自人堆中爬了起來，隨即把火把點亮，其他人也紛紛點起枯枝火把。

火光下各人都可見到這是一座大廳，但裏面空空蕩蕩一無所有。

火光一起，那行磷字却已隱沒。大廳中也有燈座，可是沒人再敢把其點亮。

沈鷹忙道：「快把火把枯枝之火熄去，大家盤膝運功恢復一下體力，同時吃點乾糧，下一步等下再行決定！」

衆人經他提起，猛覺肚子咕咕亂响，估計此刻已是次日上午。火把紛紛熄去，羣豪果然依言盤膝坐下。一時之間大廳之中只聞此起彼落的呼吸聲。

半晌又响起了咀嚼的聲音，此刻羣豪的心中都充滿驚恐，身陷地獄之感更爲强烈。

就在此刻忽聞穆一程大吼一聲，接着一連傳來「拍拍」兩聲，勁風立即瀰佈四周，呼呼之聲不絕於耳。

原來穆一程忽覺有人自背後向他偷襲，幸虧他反應迅速，立即閃開一步，接轉身連發兩掌，同時猛喝一聲，挾勁擊去！

那兩掌觸及一雙手掌，穆一程只覺對方手掌上傳來的內力出乎意料的强勁，令他不禁後退一步，他一退之下，又覺一片勁風臨身，利那之間只得抽劍應戰！

穆一程的一身功夫全在這口長劍上，連刺三劍之後，「噗」地一聲，長劍斬在一團軟物之上，手腕一抖，那團軟物竟隱含反震之力。穆一程又驚又恐，急喝道：「你是誰？」

那人沒答話，穆一程長劍一抖，自側向前刺去，他是黃山派的第二號人物，功功自是非同小可，黑暗之中認物絲毫不差



，這一劍自對方的袖底刺向脅下！

那人一個鐵板橋讓過，手臂暴長，長袖如鐵板般擊向穆一程的面門。

這一招變化詭異，大出穆一程的意料，只好偏身一閃，呼地一聲，長袖挾起的勁風吹得穆一程的鬢髮亂飛。

這幾招說來雖慢，事實快如追風逐電。「咔」、「咔」一連幾個火石的敲打聲响起，火把這時才重新燃亮。

沈鷹目光一落急喝一聲：「住手！」

穆一程及那人同時後退一步，目光一張，驚呼道：「原來是你！」

那人正是崆峒派的無音長老，他是啞吧，但目中露出來的也是一片驚詫之色。

沈鷹乾咳一聲。「兩位怎地會交起手來？」

穆一程冷冷地道：「穆某也不明白，正想請問長老爲何偷襲在下？」

無音長老臉上升起一團怒意，雙手連連比劃，口中哦哦亂叫。羣衆都看不明其手語，崑崙竹劍先生跟他交往較深，沉思了一下，道：「長老說是穆大俠先偷襲他的！可是如此麼？」

無音連連點頭表示不錯。穆一程怒道：「穆某幾時偷襲你？」

無音指一指穆一程的劍，又指指脅下，表示穆一程以劍襲其脅下。

穆一程大怒，喝道：「見鬼！穆某是先發覺有人以掌偷襲背後，故此先用掌把其擊退，最後才抽劍應戰，難道你感覺不出？」

無音長老想了一想，臉上也露出一片詫異之色。

管一見道：「既是一場誤會兩位也無須再爭執！」

無音又打了一輪手勢，表示他沒有偷襲穆一程的動機。穆一程道：「穆某也相信長老不會無緣無故偸襲在下，但剛才那個以掌暗襲在下的又是誰？又是誰以劍偷襲無音長老？」

羣豪不禁哄動起來，潘志海大聲道：「快看看有沒有人偷潛入來！」

一言驚醒夢中人，大廳立即被十多把火把照亮，可是所有在場的人若非自己的同門，也是來此的同伴。

易寒光突然道：「那個說書先生呢？怎麼不見了他！」

管一見移目四望，果然失了盧文章的踪跡。易寒光沉聲道：「此人莫非便是此地的主持人？」

紫翠雀打了個冷噤，寒聲道：「他是流星教的餘孽？」稍頓又自答道：「但他那副弱不禁風的模樣，說什麼也令人難以置信！」

易寒光道：「人不可貌相，這個可難說！」

百侶大師突然喧了一聲佛號。「諸位施主可曾發現一個問題？剛才那些中毒而亡的施主怎地此刻連屍體也不見？」

羣豪都是吃了一驚，後背不期然升起一股寒意。

竹劍先生道：「那個說書先生會否與那些屍體同時失踪？」

顧思南是此中的機關消息大行家，他想了一下，道：「剛才屋子旋轉之時，各位是不是都要運功定住身子才不會被轉力拋飛？」

目光一掃見衆人都怔怔地望着他，續道：「那些屍體仍不可能運功，而說書先生身上沒有武功，他必是在那時刻被『轉飛』。那間屋子裏必定有個出口，那些屍體及說書先生便被『飛』入另一個地方！而屋子在轉動中，却逐漸作了改變及轉動，終於變成現在大家所站之所！」

紫翠雀道：「這樣說來他倒不是流星教的餘孽了？」

「這個在下却不敢妄下評語，咱還得再搜尋到進一步的資料方能判定！」

沈鷹以讚許的目光望了他一眼，道：「小顧，這次還得由你再把過往別處的機關開啓掣找尋出來！」

易寒光道：「爲免再讓人潛入來施襲，火把不可熄去！」其實他不說衆人也都懂得這個道理。

找了頓飯功夫，還找不到開啓的機關，羣豪逐漸不耐，枯枝早已燒盡，只剩幾把火把尙發着餘光，更危險的是羣豪竟覺得呼吸困難了起來。

沈鷹忙道：「此地空氣已漸稀，快把火熄去！」羣豪便把火熄去，只剩夏雷那一把，他跟在顧思南後面，滿頭大汗地四處敲打着。

管一見看看這樣找下去也不知要再花費多少時間，而呼吸已逐漸困難了，忙道：「大家一起找吧！」

「但沒有火怎樣找？」

管一見也不禁猶疑起來，沈鷹忙道：「不用急，再等一下吧！」

顧思南以刀柄四處敲打，都找不到異常的地方，他也是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雲飛烟見狀忙上前助他一臂之力。

羣豪正在不耐間，忽聞紫翠雀及霍作民同時一喝，兩人同時把兵器拔了出來，沈鷹急喝：「兩位快住手！什麼事動刀動劍的？」

紫翠雀說道：「剛才他用劍向本座偷襲！」

「笑話！是你用刀先斬霍某的！」

「兩位不用相爭，大概又是中了流星教之計了！」

正在鬧着，忽又傳來一道尖銳的慘呼聲，一個華山派的弟子口噴鮮血踣了下去。

霍作民紅着臉喝道：「是誰幹的，有種的就站出來跟霍某見個高低！」

大廳中迴盪着他的話，却沒有人作答，霍作民的目光在附近一掃，却沒有發現一個值得懷疑的人！他冷哼了一聲，在周圍激動起來，當他經過一個「孔雀堂」女弟子的面前時，那人突然直挺挺地向他撞去！

霍作民反應極爲迅速，長劍一圈，「噗」地一聲，一劍把其截作兩段，鮮血登時四濺！

紫翠雀柳眉倒豎，叱道：「姓霍的，你這次還有何話好說？」

「這次霍某可是親眼看到貫堂的弟子向霍某襲擊的！」霍作民臉上一紅之後冷冷地道。

紫翠雀霍地再把柳葉刀抽了出來。「本座看見的是你用劍把她殺了！華山派既然無視於本堂，老娘若果不表示一下，豈不要被人認爲是怕了你華山派？」說罷一

個箭步標前，柳葉刀一擺飛快地向一個華山弟子斬去！

那個華山派弟子反應也不慢，長劍倉猝一格，「噹」地一聲，把紫翠雀的右手刀架住，冷不防紫翠雀的左手刀後發先至，「噗」地一聲，一刀把其左手卸下！

那個華山弟子慘呼一聲連滾帶爬避開，紫翠雀殺紅了眼，尖叫一聲：「往那裏跑！」柳葉刀急劈其後背！

霍作民睚眦欲裂，身子竄起凌空用劍把柳葉刀援下。「潑婦你瘋啦！」

紫翠雀臉色鐵青。「老娘叫你嚐嚐潑婦的厲害！」左手刀急截向其下腹！

霍作民也不是省油燈，借着刀劍相觸之力凌空打了跟斗後翻半丈！

紫翠雀像鳥兒般向他飛去，柳葉刀挾着喝聲急斬而去！霍作民長劍適時回身一擋。「潑婦勿迫人太甚！」

「老娘就是要迫你！」刀光更盛，紫翠雀一口氣劈了六六三十六刀，霍作民一一沉着遮擋！

三十六刀一滿，新招未生之間，紫翠雀的氣勢不由稍歇，霍作民大喝一聲：「霍某若不回敬幾招，江湖上的朋友難免會以為咱怕了一個瘋婦！」長劍「颼」地一聲自刀縫中突破，直刺向紫翠雀的胸膛！

紫翠雀性子一發更不可收拾。「呸！虧你華山自稱是名門正派，却趁黑要招呼老娘的一對奶子！」

霍作民又羞又怒，連忙把劍使偏，紫翠雀雙刀連攻帶守又扳回上風。

此刻華山派的弟子及孔雀堂的女弟子也捉對兒厮殺起來。沈鷹忙喝道：「兩位暫停，且聽沈某一言！」

紫翠雀大聲道：「沈大人，什麼話老娘都可以聽你的，這一趟你絕不可插手，否則休怪老娘翻臉不認人！」

管一見也勸道：「堂主何不三思而行，須知此說不定是流星教使的陰謀！」

「放屁！老娘明明看見霍作民動手的！除非他華山派當衆向老娘道歉，否則一切免說！」紫翠雀說着刀法倏地一變，變得輕靈詭異無比，每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絕招出現。

羣豪大都未曾睹過紫翠雀施展武功，對這個女掌門大都抱着輕視之心，不料這一戰却使人對她刮目相看。

霍作民口舌沒她的伶俐，心知多說無益，只冷冷地道：「你不怕華山派，華山派也不會怕你！」他的武功十分穩實，一切實而不華，任憑紫翠雀興風作浪，他只穩坐釣魚台，沉着應戰，武功較高的如無音長老、竹劍先生，以及沈鷹、管一見都看出霍作民在三百招後必定能扳回上風。

羣豪看看不能阻止這兩派的干戈，便又伸手摸向牆壁找尋機關開啓掣。

鄭四邊摸邊移動身子，脚下一緊，幾乎被人絆倒，他低頭一望，原來地上倒臥着一個大漢，他把他反過身來，目光一落不禁驚呼出口：「是林吉！林吉，林吉……頭兒，林……吉死，死了……」他忽然生起一股難以歇止的恐懼，連說話也結結巴巴起來。

林吉是沈鷹的一個手下，他聽了鄭四的話也是吃了一驚，慌忙提了過來，伸手一探，果然已沒有了呼吸，手掌再一落，發覺骨胳十分僵硬，便道：「他是被人點中死穴而亡的！」

「頭兒，咱怎辦？」

沈鷹哼一聲，心頭一動連忙走向那個被霍作民斬殺的女人的伏屍處，他手掌在她左骨胳上摸了一陣，脫口道：「她也是先被人點了穴道的！」

管一見忙也循聲趕來，摸了一下也道：「大概她在黑暗中被人點中了麻穴及啞穴，趁霍作民走過時把她推向他，而讓霍作民殺死了她！」

「好歹毒的狡計！老管，你說這裏眞的有流星教的餘孽麼？」沈鷹壓低聲音問他。

管一見道：「管某深信有人搗鬼！只是不知道這人如何能夠進出自如？」

此刻大廳之中四處都是粗濁沉重的呼吸聲，霍作民及紫翠雀等人更是氣喘如牛，看來大廳中的空氣已即將用盡。

沈鷹擦了一把汗，心頭一動，把聲音壓得更低：「那人就在咱們之中……」

管一見一驚，反問道：「你又如何得知？」

「假如那人是在此刻進出，必定會使空氣略為流通，但咱却沒有這個感覺！」

管一見眉頭一揚，歎聲道：「這倒是一個綫索，管某本就不信流星教尚有什麼餘孽，如今看來可能是咱們之中有人借屍還魂，欲把各大門派一網打盡！」

「那個盧文章呢？」

管一見道：「他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照理應沒這個野心以及魄力，他可能是適逢其會，再多也只不過是個小角色，眞正的敵人就在你我身旁！」

沈鷹喘了一口氣，輕聲道：「如此你我更加要小心，說不定下一步，他要對付的便是你我兩人！」

管一見長長吸了一口氣，苦笑道：「只怕他用不着再對付咱們，咱們都要窒息而死了。」

此時羣豪呼吸更加困難，熱汗長流，胸膛漲得十分難受，霍作民及紫翠雀為了面子仍然苦鬥不休，不過速度經已大慢，而他們的手下早已拋下兵器躺在地上不斷地喘着大氣。

忽聞潘志海喘着氣道：「這裏有……有個鐵……鐵環，不知是……不是開啓的機關……」

顧思南喘着氣奔了過去，沈鷹及管一見也同時掠前，潘志海倚在牆上直喘大氣，「快試試……咱，咱抵受不住啦……」

沈鷹見時機緊迫，不及多思索立即沉身一掠，牆上有塊石頭被人挖開，裏面安了一個鐵環，鐵環有小籃般大小，沈鷹運勁一拉，沒能拉動，他忙道：「老管，快助我一臂之力！」

兩人長長吸了一口氣，四隻手掌同時落在鐵環之上，一齊發力一拉，鐵環仍然分紋不動。

衆人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顧思南忙道：「頭兒你把它轉動一下看看！」

沈鷹及管一見立即同時發力把鐵環一旋！

顧思南忙喝道：「諸位小心！」話音未落，羣豪忽覺脚下一空，身子如鉛塊般向下跌去。



反應快武功高的人還可以運勁吸氣把下降的速度稍為降低，武功稍差的人便直挺挺地跌了下來。

幸而這個深洞並不深，跌倒的還不致傷及性命，只有少數幾個跌斷了腿骨。

羣豪只覺呼吸一暢，便拚命地喘起氣來，良久沈鷹才道：「夏雷，快把火把點燃！」

火把尚未亮起，羣豪心神稍定，忽聞一陣腐臭之味撲鼻而來，剛才在幾乎窒息的情況中轉移在此，呼吸一暢，只覺一切如同花香般令人舒暢，此刻才大感詫異起來。

「咔」、「咔」火石終於打燃了火把，周圍登時一亮，羣豪目光一瞥，都是驚呼出口。

原來此地又是一座空廳，不過牆壁及地板都十分粗糙，像是囚禁犯人之所。但令羣豪吃驚的並不是這些，而是地上躺着的數十具屍體。

這些屍體經已腐爛，看來死去已有一段日子，羣豪聞到腐臭之味正是發自這些屍體。

穆一程第一個自地上竄起，他在屍體叢中走了一匝，又不斷伸脚把那些臉向地上的屍體翻轉過來，不久他指着一具女屍叫道：「這正是舍師姪女之屍！」叫罷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羣豪聽見他這句話都紛紛自地上躍了起來，奔前認屍。不久，各自都找出本門失踪的弟子來，一時又慟又怒又驚又恐。

既怒本門弟子慘遭橫死，又恐自己亦步其後塵，而葬身於此！一時之間竟沒有人發言。

管一見嘆息道：「諸位現在都已找到門下的弟子了吧！管某幸不辱命帶各位來此……」

潘志海大聲道：「神捕現在說這些話也沒用，咱現在都身在險境，也不知能否生離此地，即使想付酬金也……」

沈鷹截口道：「諸位放心，託沈某查案的，沈某都不敢收取酬金，事實上這件案子沈某一直無能為力，能夠來此也是誤打誤撞的！」

管一見嘆息：「管某也有何顏收取各位的酬金？」

徐棋道：「但神捕至此尚未破案！」

管一見一怔。「你要管某繼續調查下去？」

「當然，人雖已找到，但兇手是誰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彭公志插腔道：「難道不是流星教的作為？」

青虛道長道。「現今流星教的主持人是誰可有誰知道？咱們即使不能生離此地也得把他的底細掏出來。」

穆一程道：「穆某也認為應該如此，否則這一趟豈不走得冤枉？神捕，假如咱們能把對方的底細查明，並把其擊殺報了武林公仇，咱們的酬金自然照付！」

易寒光嘆道：「本座也沒意見，問題是咱們假如都葬身於此，又如何付酬勞與神捕？」

管一見哈哈一笑。「假如咱都不能生離此地，管某也無福消受諸位的酬金！」

羣豪心頭又是一沉，感覺中那股腐臭之味又更強烈了，人人臉上都現出沮喪之色，只有百侶及百德兩師兄弟輕聲在為死去的弟子唸經生咒。

沉默了一會，管一見突然發現了一個問題，臉上神采一現，高聲道：「請諸位各自把自己失踪的弟子舁放在牆角！」

潘志海忙問道：「神捕此舉，有何含意？」

管一見輕輕一笑。「各位但照管某之話去做，原因等下再說。」

羣豪此刻都以他倆馬首是瞻，便不吭一聲地把自己門下弟子的屍體拖開放在牆角，不一忽，廳中已空空如也。

沈鷹此刻也猜出管一見的用意，問道：「諸位，你們門下失踪的弟子是否一個不多一個不少？」

羣豪紛紛點頭，彭公志大聲道：「正是如此，你倆葫蘆裏面賣什麼藥，快說來聽聽！」

羣豪都知他是個急性子的人，年紀雖大性子比年青人還急躁，雖在這種環境中仍忍不住莞爾一笑。

管一見輕咳一聲，道：「諸位還記得那個說書先生盧文章的話麼？」

彭公志道：「他說他一個侄兒失踪了嘛！」

「而且他侄兒還跟各位的弟子走在一起。」沈鷹接口道：「但現在各位門下失踪的弟子既然一個不多一個不少地躺在這裏，怎個唯獨不見他侄兒？」

管一見道：「咱雖然未曾見過其侄子，但現今廳中空空如也，證明了一件事，說書先生的話絕不可靠！」

羣豪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穆一程道：「他侄兒並沒有失踪？」

管一見笑道：「他可能根本沒有什麼侄兒，所以如此只是欲騙取咱的信任！」

梁雪說道：「他騙咱來此可有什麼作用？」

紫翠雀不屑地道：「當然是要把咱困死啦！」

「紫堂主跟他有仇？」梁雪冷聲道：「梁某却想不出他一個文弱書生跟咱武林數大門派都有仇恨！」

紫翠雀不禁啞然，沈鷹嘆息道：「這一點沈某也是忖測不出其動機及目的。」

潘志海道：「也許他侄兒並沒有被困在這裏？」

沈鷹望了他一眼，冷冷地道：「潘大俠眞善忘，華山上那塊石頭的留字潘大俠經已忘記了麼？」

潘志海嚅嚅地道：「潘某沒有忘記，盧學文說他跟少林的徐雲岳一同來此！潘某話中之意，乃是說盧學文可能已脫困離開！」

沈鷹冷冷一笑。「他能脫困離開，這證明他們叔侄早就有了引咱們來此的陰謀了！也證明他們叔侄對此陵墓的一切十分熟悉！否則他又如何能脫困？」

管一見接口道：「說不定這裏的機關有的還是他增添及改裝的！否則事隔千年即使保養得如何完善，有些機關也難免會失靈！」

彭公志道：「是極是極！看來一切都是那書生攪的鬼！」

沈鷹道：「沈某本就不信流星教會有

餘孽生存，因此懷疑有人借屍還魂！事實上咱們起先懷疑的流星教所爲，根本是在疑神疑鬼之下產生的！」

管一見嘆息道：「先是林中失火，後來發現天上有顆流星橫空而過，便認定是流星教所爲了！」

羣豪臉上都是一熱，訕訕地說不出話來。

彭公志道：「目前最重要是如何進入陵墓中央把那個盧文章揪出來挫骨揚灰，說這些話老夫聽都聽厭了！」

沈鷹吸了一口氣，道：「這個盧文章你們的確從來未見過？」

羣豪都搖頭，易寒光道：「也許他臉上戴着人皮面具也未定！」

管一見道：「假如有任何喬裝豈能瞞得過管某這雙眼？」

沈鷹突然道：「不好！此地的空氣又將用盡了！分頭快再找尋開啓的機關！」

羣豪都是一驚，速忙奔向牆壁，不料火把經過多次的使用如今都已燒盡，四下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

管一見連忙靠近沈鷹身邊，沉聲道：「諸位小心有人會趁黑偷襲！」

此言一起，羣豪更是胆戰心驚，暗暗提防。一聞脚步聲也會引起一場虛驚，這種疑神疑鬼的情况令到人人自危，生怕附近便隱藏有敵人！

「啪啪」兩聲，又不知那兩個互換了一掌，幸而兩人同時揚聲：「誰？」

「貧道青虛！」

「貧僧百德！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兩個都是出家人，心胸非比尋常，便各自退開。

黑暗中有不少人靜悄悄地倒躺地上，這個情況一直沒人發覺，直至顧思南被人絆倒，雙手下意識一撐，手掌壓及那人，這才有了發覺，起先他們以爲是那些死去多時的人，可是伸掌在鼻端下一嗅却沒有腐臭之味，他身子不禁無風自動起來，同時產生極大的驚嚇。

正想揚聲，忽覺脅下一痛，連忙倒身躺下，同時在地上一滾，大聲叫道：「在下是顧思南！」接着彈身而起，伸手在脅下一摸，一片濕濡；正是掛了彩，他後背冷汗直冒，不由再後退一步。

就在此刻，羣豪忽然大亂起來，聲音此起彼落。

「咱是梁雲！」

「本座是紫翠雀！」

「貧僧是百德！」

「崑崙竹劍在此！」

叫聲中夾雜着慘呼聲，更加令人惶恐分不清敵友。

顧南思一退再退之下，後背忽又觸及一人，他整個人立即彈飛！脚底下一股寒光掠過，他連忙暴喝：「誰人偷襲！」

「老夫管一見！」那個人立即應了一聲。

顧思南認得他的聲音，忙道：「屬下顧思南！」隨即躍下。「我頭兒呢？」

沈鷹連忙循聲奔了過來，「小顧，發生了什麼事？」

顧思南連忙輕聲把剛才的發現告訴了沈鷹，沈鷹心頭激動，大喝一聲，如同响了個霹靂：「住手！通通住手！」

羣豪一震之下果然都停住了手。「諸位小心，咱們之中有對方的奸細！剛才他又下手殺了不少人！」

羣豪又啊地一聲叫了起來，恐懼之情溢于言表。

竹劍先生突然問道：「剛才老朽根本未曾開口，是誰冒崑崙竹劍之名的？」

此言一發，潘志海也道：「潘某也未曾開過。是誰冒潘某之名的？」

羣豪一顆心都怦怦亂跳起來，人人自危下，都把後背貼在牆上避免被人偷襲，一時之間再也沒有人開口，只聞粗濁的呼吸聲又再响起。

顧思南撕下一幅衣袂，把傷口紮住。沈鷹道：「諸位若不再找尋開啓機關的手掣，咱都得束手待斃！」

話音剛落，忽聞「嗤」地長長一聲，牆上突然噴出一股白烟，管一見急道：「快閉住呼吸！」

羣豪立即閉住呼吸盤膝坐下，管一見及沈鷹心中同時泛起一個念頭：「假如咱們之中有盧文章的奸細，那麼他又會用什麼方法避過此刦？」

此念一起又自忖道：「他們口中必定先含有解毒之藥物！」

同時又想道：「但即時有解毒藥物，他也會窒息而死！」心中不禁又再茫然。

胸中的濁氣逐漸上昇，忽聽一陣「軋軋」的機括响動聲，牆壁突然現出了一扇門，門外有道綠幽幽的光綫射了入來，廳中的氣氛變得十分詭異。

沈鷹及管一見的目光同時一掃，心頭同時一動，暗道：「原來是他！」

白烟紛紛自石門散去，接着但見羣豪紛紛自石門奔了出去。

管一見微吸一口氣，覺得無甚異狀，便輕聲道：「老夫現在已經知道那奸細是誰了！」

沈鷹也道：「老夫也知道！」

「你且別說出來，咱們互相把懷疑的那姓氏寫在對方掌心上！」

「甚好！」沈鷹隨即攤開左掌，右手駢指作筆在管一見的掌心迅速地寫了一個字。同時他發覺管一見在其左掌寫的字也與他同爲一個字！

這個字便是潘字！這是因爲他兩人剛才在石門打開綠光投了進來時，瞥及潘志海按動牆上的一條鐵管的！

假如他不是奸細又如何能得知那個機關的所在？何況上次在最後的關頭也是他最先發覺開啓掣的！

沈鷹突然問道：「潘志海身上有否佩劍？」

「好像沒有。」管一見詫異地道：「你問這個作甚？」

「顧思南是被長劍所傷的！」沈鷹疑惑地道：「他的兵器却是風車刀！」

「而且他也不像是個心機深沉，野心極大的人！」

沈鷹茫然地道：「咱出去看看吧！」

回頭一望，只見地上竟然躺下了不少屍體！心頭一震連忙躍出石門。

## 真相大白

出了石門，視綫登時一亮，那些綠光是發自嵌在牆上的數十顆龍眼般大的夜明珠。



這裏顯然便是主殿，當中還停着二副巨大的棺廓，大概死的便是秦朝的某個王公及其夫人。

殿中還陳放着不少高及五六尺的木俑，巨柱雕花，顏色依然頗爲鮮艷，牆壁上畫了不少彩畫，棺材之中放了一張長桌，桌上放着不少古玩銅器，翡翠瑪瑙，珍珠飾物，珠光寶氣，令人目不暇及。

沈鷹目光一掃，只見潘志海盤膝坐在地上運功，他不禁一怔，問道：「潘大俠是否剛才中毒？」

一個華山派的弟子道：「他豈是中毒，他第一個進來，把桌上的三顆增長功力的藥丸吞下肚去，此刻正在運功吸收哩！」語氣中大有羡慕之意。

「你是第二個進來的？」沈鷹問：「那三顆藥丸本放在何處？」

那人指一指長桌，道：「放在桌上的一個錦盒裏！」

沈鷹走前一看，果見一個小錦盒已被人打開，裏面空空如也，旁邊還有一個大錦盒，也是不見有任何東西。他把盒蓋合起，只見盒蓋上寫着「玄功秘笈」四個金字。

沈鷹冷哼一聲，向管一見打了一個眼色，齊向潘志海走去。沈鷹道：「先把其穴道制住如何？否則等下他運功圓滿，功力劇增，咱豈非要大費手脚？」

彭公志問道：「你兩位說些什麼？」

管一見冷冷地道：「潘志海便是盧文章的奸細！」

「什麼？」羣豪都不甚相信。驚呼聲中，潘志海突然自地上竄起，沈鷹及管一見冷不提防，吃了一驚，連忙飛身暴退。

抬眼望去，只見潘志海姿勢十分古怪，竟是盤膝彈了起來，一彈丈半，突然大喝一聲如鉛球般墜下！

「轟」地一聲，身子結結實實地摔在地上，竟然不能移動，身上的衣服突然變紅，原來却是被七孔流下的血染紅了！

管一見看了一眼，驚呼道：「他是中毒而死的！」

沈鷹沉吟一下道：「沈某從未聽說過某一種藥物能夠經千年而不變壞的！敢情他吃下的是盧文章放在此處的毒藥！」

羣豪齊是一驚，穆一程道：「神捕不是說潘志海是盧文章派來潛在咱之中的奸細麼？那麼他又怎會騙他上鈎？」

易寒光接口道：「對，此事神捕恐怕難以自圓其說了！」

管一見冷冷地道：「潘志海只是一條被人利用的狗，利用價值一完，他便該死！省得洩露他的秘密！」

「阿彌陀佛！」百德喧了一聲佛號：「難怪咱們的行動屢次被對方知道偵破，又屢遭襲擊，原來眞的是有了個奸細在裏面。」

梁雪道：「那麼潘志海把自己的師侄也殺死？」

「他加入盧文章的組織可能是瞞着括蒼派而進行的，大概他的行動讓他兩個師侄看出破綻，他只好把他也殺掉了！」

紫翠雀道：「難怪那夜在客棧內咱們沒有發現敵踪了，原來一切都是他攪的鬼，神捕又是如何看出他的身份的！」

沈鷹道：「這件事老夫早就有了疑心，因爲老夫那一批一路平安抵達三門峽，而另一路却屢遭襲擊，所以便暗暗留心那一夥人！」

管一見接口道：「不止如此，當日客棧中咱的湯讓人下了毒，那盤毒湯剛巧是他所坐之席，那一次管某便懷疑問題發生在坐在那一席的人身上，而且樹林中乾粮被人下毒，那一夜也是他當值的，至於他假裝中毒以及首先取出試毒銀汁，都是以退爲進之避嫌法！」

「入了此地他兩次找得機關暗掣，是以沈某斷定他必是知道內情的人，而且死了那麼多人在裏面，必是他暗中下手！」

「還有一個最大的疑點，剛才竹劍先生說他沒有開口，他也連忙否認，可是那中間管某十分注意，根本就沒有人開口自認是潘志海，這是他心虛而犯下的一個此地無銀三百兩的錯誤，他沒有開口，也證明了他那時候正在冒用別人之名而暗施殺手！」

易寒光擊掌道：「兩位眞神人也，分析得頭頭是道如同目擊，果然不愧神捕之稱，本座佩服得五體投地。」

沈鷹及管一見沒有絲毫歡悅之色，他倆都知道最大的敵人尚不知躲在何處，而羣豪之中也尚有奸細，大功尚未造成，豈能放懷？不過他們都沒有把心中的憂慮說了出來，生怕說了之後羣豪在互相猜忌之下，情況會更加混亂。

沈鷹回身走向潘志海，用脚在他身上踩了幾下，他證明了一件事，潘志海身上除了那柄風車刀之外，並沒有其他兵器，證明羣豪之中還有一個使長劍的奸細。

這人會是誰？計算一下，使用長劍的人可不少，且不說那些武功較低的弟子，就有青虛道長，梁雪，穆一程，霍作民，易寒光甚至竹劍先生也有嫌疑。

如今這六個人以誰的嫌疑最大？

彭公志忽又問道：「老鷹，咱現在又如何？」

沈鷹抬頭一望，隨即問道：「剛才是誰把長桌上的那本練功秘笈取走的。」

沒人吭聲，沈鷹冷笑一聲：「那本秘笈既然不在潘志海身上，難道自己飛走了不行！」

易寒光一指一個華山弟子，道：「本座剛才見他伸手入懷，諒必是偷偷把它藏在身上！」

那個華山弟子正是剛才指證潘志海服下三顆增功藥丸的人，此時臉色一變，道：「胡說，我幾時偷了秘笈。」

沈鷹冷冷地道：「你偷不偷老夫絕不動心，因爲藥丸既然是假的，秘笈豈會是眞的，說不定秘笈上還染有毒藥，你把它放在懷中，不怕會讓毒氣攻入心房？」

那人臉色陡地變得青白無比，連忙把秘笈取了出來，道：「這本秘笈可是在下先取得的，各位都是名門正派的首腦，諒必不會搶華山派之物！」

羣豪齊聲冷哼，紫翠雀忍不住道：「那本秘笈是你華山派的？」

霍作民道：「既爲本派先發現自然是本派之物，超兒，你把它揭開看看是否是眞本，待師叔替你掠陣。」說罷拔出長劍

守在他身邊。

沈鷹及管一見互視一眼，目中神采一現，但隨即恢復常態。

那個弟子揭了幾頁，歡聲道：「師叔，這裏面的記載深奧，弟子不甚懂，大概一定是眞本！」

易寒光道：「既然是眞本何不公開出來讓大家開開眼界？」

霍作民道：「可惜閣下不是華山派的人！」

易寒光怒道：「咱又不是要搶你之物，只是想瞧一瞧而已，說句公道話，若非沒有大伙兒同心同德闖關過險，你們華山派又能得到手？」回身問道：「諸位認爲易某之話是否有理？」

羣豪轟聲應是，易寒光道：「如何？霍大俠大概不想犯衆怒吧？」

霍作民厲聲道：「你們想搶？」

「不是，只想借看一下而已！」穆一程也忍不住道。

「眞是笑話，只怕劉備借荊州，一去沒回頭，霍某又非三歲小孩豈會受你們之騙！」

紫翠雀冷冷道：「就算是搶，你難道敵得住在場之人的圍攻？」

「好啊！今日利之當前大家都赤裸裸地把本來的臉目暴露出來了。」

竹劍先生臉上一熱，訕訕地道：「霍大俠，咱借看一下又有何妨？」

易寒光道：「對，對，咱答應不搶你的。」

沈鷹道：「現在最要緊的事還是把盧文章找尋出來，出了此地咱們再商量秘笈的問題如何？」

「不行，」易寒光道：「咱們無論如何也得先看一看！」

百侶大師道：「沈神捕之言有理，咱還是先辦正事吧！」

「這難道不是正事？」易寒光固執地道：「離開了這裏，一切情況都變化了，說不得咱再也尋不着他華山派！咱們豈不是空手入寶山，化了偌大的氣力爲人作先鋒？」

這話又引起羣豪共鳴，霍作民只好道：「超兒，你唸一段給他們聽聽！」

「霍大俠把咱們都當作是無知稚子，假如他故意唸錯，咱又怎能知道！」

「那麼你們意欲何爲？」

「叫他把秘笈高舉起來，咱們離開半丈遠觀，所有人不得走近，請兩位神捕作證！」

沈鷹無可奈何地道：「這倒是個辦法，霍大俠你認爲如何？」

霍作民嘆息道：「在下自然相信兩位，超兒你把秘笈揭開舉起讓他們看看！」

羣豪立即瞪大了眼睛觀看起來，看了三頁，易寒光突然哈哈一笑。「原來是假的！」

「假的？」霍作民吃了一驚，也向前觀看，半晌，青虛道長也道：「易施主說得不錯，這本秘笈果然是假的。雖然文字深奧難明，但紋理不清，諒是贋品。」

羣豪都是一片失望之色，只有易寒光臉有得色。

彭公志道：「好了吧，現在又該請小顧替咱們找尋出口了。」

顧思南道：「小可已找了半天還未找到，請諸位幫幫忙找一下。」

過了柱香時間，只聽那個華山弟子驚呼起來：「師叔，弟子的手臂怎地腫了起來。」

沈鷹忙喝道：「秘笈上有毒粉，料是你剛才沾及的，快把其手臂砍下。」

霍作民長劍一揮，「喀嗤」一聲把他一雙手臂斬下，鮮血迸裂，那個華山弟子慘叫連聲，霍作民連忙點住他的穴道止住了血。

管一見道：「咱們喝點水及吃點乾糧吧！」

墓中沒日月，羣豪都不知晝夜，不過也的確已經十分累了，聞言之後紛紛把乾糧取了出來進食。

吃了一半，地底下突然傳來一陣隆隆的輕微聲響，易寒光臉色一變，附耳伏在地上聽了一會，顫聲叫道：「不好了，機關被人封住了！」

羣豪都把耳朵附在地板上，顧思南道：「這座陵墓的機關全靠山坡下那道河流推動的，因此下面有水聲！咦，下面還有鐵輪轉動的聲音，看來機關還未被封住，咱快設法下去！」

彭公志叫道：「說不定盧文章也在下面！」

衆人立即紛紛用兵器在地上敲打起來，不一忽，易寒光滿頭大汗地道：「在這裏！下面是空的！」

無音長老拉一拉百德大師的衣袖，兩人同時運勁擊下，「噗」一聲過後，便是一陣「嘩啦啦」的青磚破裂聲，那些青磚破碎之後向下跌下去，半晌才聽見回音。

百德大師臉色一變：「這個洞怕有數十丈深！」

顧思南道：「咦，下面有道鐵梯，咱快些下去！」

易寒光立即道：「你們先走吧，易某殿後！」

羣豪立即爭先恐後自鐵梯爬下來，帶頭的是管一見及梁雪，沈鷹走在中間，他走了幾級，心頭一動，伸手握住鐵梯的直管，讓其他人先行，七八十個各派英雄來此，此刻只剩下不到二十個人，沈鷹心頭一陣難過，覺得自己要負上一定的責任！

洞口已沒有人了，奇怪，易寒光還沒有下來，沈鷹忍不住爬回上去，伸頭一望，只見易寒光正自長桌那裏飛奔過來，沈鷹目光一盛，隨即縮下了頭。

×　×　×

管一見離地尚有五丈便飄身飛下，只見一個個巨大的鐵輪，停住不轉，他心頭一沉，知道來遲了一步，不禁站住了脚。

「諸位果然聰明，不過是慢了一步，現在只能陪區區葬身此地了。」

管一見目光一抬，只見鐵輪後轉出一個手持火把的人來，正是那個說書先生盧文章，不禁怒道：「姓盧的，有一點你可能忘記，咱可以先把你殺掉，然後再慢慢找尋出路！」

「區區早不想活了，不是不想活，而是身罹絕症死期便在這幾天，早死幾天又何有妨？」盧文章突然瘋狂地笑了起來，笑聲剛起，便變成一陣長長的咳嗽！

管一見目光像是望着一個死人般，冷



聲說道：「老夫吐一口涎沫也可以把你殺死！」

羣豪也都十分憤怒。

盧文章喘了一口氣，冷冷地道：「有幾點要告訴大家，希望你們靜靜地聽。」

羣豪以爲他要把他的目的說了出來，不料却不是如此。「第一點，這裏的一切機關便憑這些鐵輪控制行動，現在這副鐵輪已成廢物，你們是無論如何不能出去的了！」

紫翠雀截口說道：「咱們不會挖牆出去？」

盧文章又是一陣大笑。「此地是在山腹中，你們要挖多久才能把山腹挖通？你們的乾糧還能支持多少天？」

羣豪的心齊都往下一沉，如陷深淵。

盧文章看了衆人一眼又再乾笑幾聲，然後道：「第二點區區要告訴你們的，區區並不姓盧，而是姓白！」

彭公志怒道：「管你姓白還是姓黑，老夫先把你斃了洩一口氣再說。」

管一見雙臂一張，連忙把他攔住。「你跟咱們有仇？否則在臨死之前何會定下這樣一個毒計？」

「區區正要告訴你們！」盧文章索性盤膝坐在濕濡濡的地上，區區原名白布衣，嘿嘿，你們記起了沒有？」

梁雪道：「無名小子誰人知道？」

盧文章神情突然激動起來：「區區今年幾歲你們知道否？」

穆一程道：「五六十歲了吧！」

盧文章悲聲道：「錯了，區區今年才三十九歲，二十二年前你們尚記得有個姓白的青年上門求你們收留學藝的事麼？」

霍作民倏然驚呼道：「你便是那個青年麼？」

「正是！區區前後求過你們，求你們收區區爲徒！」白布衣聲音變得狠毒無比，「你們如何答覆區區？你們說區區不是學武的材料，不約而同拒絕了！」

百德大師恍然道：「老衲如今想起了，二十二年前的確有個書生打扮的青年跪在敝寺山門前三天三夜，想不到施主便是那人！不過施主身上有暗病，的確不宜學武，敝寺拒絕施主之所求，也確是一片善意！」

白布衣怒道：「你那時便看出區區身上有暗病？」

「不是老衲看出來的，而是家師他看出施主天年不永，所以沒有答應施主之所求。」

「他爲何不明言？」

「家師大概怕施主傷心，所以沒有把眞相告訴施主！」

白布衣把火把插在地上，恨恨地問道：「你們呢？你們爲何也不收區區爲徒？」目光在羣豪臉上掃去。

梁雪道：「敝派收徒自有原則，豈能隨便收納，若然人人如你這樣，敝派豈不是成了接濟大營，除非有金山銀礦，否則豈養得起門下衆多的弟子！」

紫翠雀道：「此言對極，敝派清一色女性，家師更沒有理由收你爲徒！」

「但是當日你竟跑出來恥辱我！」白布衣身子更加激動，「自此之後區區便暗思報仇之計，而絕不去學武功。你們武人都看不起讀書人，區區便偏偏要用讀書人的聰明及知識把你們活活弄死，皇天果然不負有心人，哈哈……」

羣豪不禁毛骨悚然，深覺一個人假如仇恨深時，無論是武人還是文人都同樣可怕，像白布衣這種人甚至比武林高強的仇人更加可怕！

「區區在書本上知道此地有這樣一座陵墓，便千辛萬苦把它尋着，並花了無數心血把入口打開，又改裝了機關，致把身子熬壞，把頭髮熬白，然後設計把你們誘來此地！」

沈鷹沉聲道：「潘志海是如何被你收買的？」

「他上次也跟徐雲岳他們來此地，後來區區便動之以利，叫他再去把你們騙來，事成之後老夫答應送他三顆增功藥，他便相信了。」

「他又不是三歲小孩，他豈會相信你的？」

「他敢不信？區區暗中下了毒藥在他身上，每三個月發作一次，他如敢不照區區命令辦事，區區斷絕了他的解藥，他豈非要白白斷喪一條命？何況尚有增功藥丸之利誘！」

「那你又把他害了？」

「這是他貪心所致，怪不得區區！」白布衣突然瘋狂地笑了起來，「如今大仇得報，區區好不高興，哈哈哈……」

彭公志大怒。「老夫當年早就應該把你殺死。免得留下禍根！」猛地推開管一見竄起幾步，雙掌挾勁望白布衣擊去！

掌勁尚未觸及白布衣的身體，笑聲突然止住，彭公志不由一怔，立即意識到對方已然逝世，伸手一探，果然已沒有呼吸，他恨恨地道：「便宜了他，竟讓他活活笑死！」

羣豪心頭都十分異樣，一時之間，靜得連呼吸聲也幾不可聞。只有淙淙的流水聲。

半晌，沈鷹突然道：「還有一件事未辦妥，咱們之中尚有一個奸細！」

易寒光問道：「是誰？」

「正是你！」

易寒光突然笑起來。「本座本來也十分佩服你的目光及心思的，如今却令易某大爲失望！」

「老夫在懷疑潘志海的同時已懷疑了你，第一，潘志海殺死他的師侄，你也同時把三個弟子殺死……」

「可有根據？」

「你三個弟子之中有一人死狀比較特別，相信各人都還記得，那人一脚微曲，另一脚的脚板伸直，死時肯定是在走動之中，死後才讓人抱放床上，誰能如此殺人而不發出絲毫聲音？」

管一見接口道：「這件事的經過一定是如此，易寒光敲開了他徒弟的門，他徒弟見是師父夜歸，自然沒防，開了門帶他進去，易寒光却在他背後加了一指，他行動迅速，又把其他兩個弟子制于死命，然後把那個開門的弟子抱放床上，最後才留字於桌上，假借流星教之名而行兇！」

易寒光冷哼一聲，問道：「還有第二點否？」

沈鷹道：「除此之後，我也一直沒有

再懷疑你，直至來此之後，咱在上面那個大廳之中發生了紫堂主跟霍大俠的誤會，老夫發現那個女弟子被霍大俠殺死之前已被人制住了穴道，那時候老夫剛巧日光瞥及那方，發現你在那裏附近！」

「笑話，那裏如此黑暗，你站得那麼遠，又如何能見到那人是誰？」

「那是你帽子上那塊玉石在夏雷火把的遠照之下，發出一絲綠光，但那個時候老夫還不敢肯定是你，直至你又用劍刺傷了顧思南，老夫的疑心才更進一步加深，但這也還不能令老夫肯定是你……」

易寒光截口問道：「那又是什麼事令你……」

「你堅持要看那本秘笈的眞僞！」

「笑話，難道只易某一人看？」

「你顯得特別熱心此其一，你第一個看出破綻，顯然你事先已知道該本秘笈說些什麼，而以青虛老道的經驗尚且要慢你一盞茶時間才敢肯定，難道你比青虛道長强？此其二，事後大家都露出失望之色，你反而臉有得色，此其三，你第一個發現通向此機關樞鈕的地方此其四，你最後一個下來，卻去長桌檢視，此其五，這已經足夠了！」

管一見接道：「白布衣的增功藥丸利誘潘志海，必是以秘笈利誘你！」

「本座難道跟潘志海同樣貨色如此容易相信別人的話！」

「其他事你可能很聰明冷靜，但你有頗大的野心，一心想把青劍門擠身入九大門派之中，可惜受武功的局限，因此你只好求之於捷徑了，而且在華山的設伏也必是你的門下所爲，那樵夫也早被你收所買了……」

「厲害厲害，雙鷹神捕之名，果然見面更勝聞名！」易寒光說着倏地抽劍，撑腰，踩前，揮臂！

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幾在同一時間完成，沈鷹目光一落，易寒光的劍已臨身，急切間只得倉惶後退！

他一退，易寒光立進，長劍的攻勢如江河之水般滔滔不絕。

管一見剛要動手，沈鷹喝道：「他是我的！」左手手指如爪如鈎迎向長劍，易寒光冷笑一聲，長劍一沉，往其手腕上絞落！

沈鷹反應比他更快，手指一屈一彈，「錚」地一聲，指把劍彈開，長劍的攻勢不由一緩，這刹那，沈鷹已把插在腰帶上的烟桿抽了出來！

勁風撲臉，長劍又至，沈鷹烟桿一迎，「噹噹噹」連接三劍！

易寒光三劍之後，左腿突然踹起飛踢沈鷹的丹田！

沈鷹冷笑一聲，烟鍋往其膝蓋敲下，易寒光長劍一偏，急削沈鷹的頸際，他想以一條腿換沈鷹一條命。

沈鷹是何許人也，豈容他的如意算盤打响，霍地使了一招鐵板橋，上身向後屈下！

易寒光冷笑一聲，長劍改削爲斬，一拆「力劈華山」向其胸腹疾斬而下！

羣豪見沈鷹勢危，都不由發出一聲驚呼！

猛見沈鷹如泥鰍般靈活，左脚爲軸，撑腰一轉，身子登時打橫，長劍剛在他肩旁斬過！

易寒光未待沈鷹直起身來，左軸猛擊其胸膛，這一掌蓄勢而發，勢如奔雷！

好個沈鷹，脚尖用勁一點，身子硬生生倒飛半丈，堪堪避過那一招。

易寒光是存了破釜沉舟之心，瘋狂般直撲過去，沈鷹雙臂在空中一劃，勢子倏地止住，易寒光的長劍刹那已奔至胸前，可是沈鷹已緩了一口氣，烟桿這時揮起把劍格住，「噹」地一聲之後，兩人各退一步！

一退之後又同時前進，刹那鬥得難分難解。

易寒光鬥志旺盛，一口氣攻了一百招，沈鷹沉着抵擋，一百招之後已摸到了對方劍法的一些變化及劍路。

一百招之後，沈鷹立即反攻，旱烟桿時而小花槍的招數，時而點穴橛又夾雜了短棍的打法，登時把易寒光的氣勢壓了下去！

易寒光心知難以倖免，鼓其餘勇，連劈三劍，同時重施故技左腿飛踢沈鷹丹田，沈鷹稍避其鋒後退三步，易寒光突然回身飛逃。

沈鷹大怒，喝道：「往那裏逃！」身子如箭般射去！

冷不防易寒光回身刺了一劍，「浪子回頭」，劍尖向急速而趕至的沈鷹的面門刺去！

這一劍使得又快又疾，即使是旁觀者也料不到易寒光心機竟然如此深沉，使了這麼的一招！

羣豪連提醒之聲也不及叫喊，只見沈鷹頭微一側，張口一咬，「喀」地一聲咬個正着，同時烟桿飛起，奇準地敲在易寒光的太陽穴上！

「噗」地一聲，易寒光的腦袋登時開花，沈鷹再加上一脚把其飛踢，然後把長劍吐了出來！

管一見笑道：「想不到你竟學了管某這一招咬劍絕技！」

沈鷹苦笑一聲。「現在笑得太早，咱們難道坐以待斃！」

羣豪登時如陷冰窖，手脚全都冰涼，只聞一片嘆息聲。管一見道：「大家坐下來想想看看有什麼辦法！」

地道中一片幽靜，淙淙流水聲擾人心神，沈鷹突然道：「地上爲何這般濕？」

顧思南道：「這本是一條水渠，水流向上衝了入來，撞在洞壁上便會產生動力推動鐵輪！」

管一見道：「但如今水去了那裏？」

「大概有出口，」顧思南精神一振，立即站了起來四處查看，羣豪也紛紛走動起來。

半晌顧思南失望地道：「鐵輪後面有道暗渠，水流到裏面去了，暗渠中的水越來越高，證明暗渠的出口已被封死！」

羣豪的心頭儘是一涼，又紛紛坐在地上，這一趟連沈鷹及管一見都完全失望。

衆人便這樣坐着等死神的召喚，時間一點一滴的流逝，暗渠裏的水終於滿溢了出來，又迅速浸至羣豪的下身，衆人只好站了起來，作最後的等待！

（以下轉入第72頁）



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黃耀基・圖

# 龍虎驚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翟天星與招天至同回龍虎堂，招天至剛跨進自己的居處，即發現自己飼養的灰鷹被人打死，隨後又發現老僕遇害。於是他急去報告義兄易天行。翟天星也跟隨同往。當易天行聞知此事，覺得事有蹺蹊，而翟天星則認爲殺鷹殺人的兇手武功高强，且爲「碎骨捏」的能手，經三人一番研判之後，俱覺寄居龍虎堂的萬戶嘗、郭無雙、郭無單、孔仲劍、苗丹靑等五名武林人均有涉嫌，乃將五人請到，相詢之下，他們都緘口不言昨晚行止，除非翟天星將他們打敗，否則無可奉告，翟天星無奈，便分別與五人過招，結果均敗，只好將昨晚情形說出……

## 一坏黃土下　情仇兩俱往

翟天星道：「那位壽伯又如何？」

招天至道：「他也是我最信任的老僕人！」

翟天星道：「那麼，兩者無端死去，似乎是一種警告，向你挑戰！」

招天至道：「何人會如此？」

翟天星又問道：「招兄，你有沒有仇家？」

招天至道：「我雖是龍虎堂總把之一，但我一向不喜歡炫耀，相信翟兄也明白我爲人！」

翟天星道：「仇恨一事，有時很難分說，也許有些事，你認爲無傷大雅，而他人却認爲是深仇大恨！」

招天全想了一會，才道：「沒有！」

翟天星道：「招兄，你似乎有些隱瞞吧！」

招天全道：「翟兄爲何如此說？」

翟天星道：「我明白你是內向之人，不過，你是有一番心事，但你却極力掩飾，是麼？」

招天全低頭，似乎一切已被翟天星洞悉！

半晌，招天全才道：「你怎知道？」

翟天星道：「笑容可以假裝，但眼神却不可以！」

招天至嘆了口氣道：「翟兄果然是觀人于微，不瞞你說，半生只爲情累！」

翟天星道：「情累？」

招天至道：「翟兄，你早知道，我與顏貞，不，而今應稱易夫人，自小青梅竹馬！唉，往事休提……」

翟天星道：「你義兄橫刀奪愛？」

招天至道：「不，翟兄千萬不要這樣說，義兄救了傅師傅一命，把女兒下嫁，也是順理成章！」

翟天星道：「易天行救了師傅？」

招天全道：「是的，那年師傅突然中風，半身不遂，幸得義兄往扶桑，找到了九尾靈芝！」

翟天星道：「九尾靈芝？」

招天全道：「是的，那九尾靈芝，是

一種罕見的藥材，靈芝已是罕見，而這九尾靈芝更爲獨特，靈芝本是草狀，但這靈芝上，生有另外九隻小靈芝，就像九把松鼠尾巴，因此稱爲九尾靈芝！」

翟天星道：「而你呢？」

招天至歎了口氣道：「爲了師傅，我無怨言！」

翟天星道：「因此，你便暗裏糟塌自己？」

招天至苦笑道：「我努力忘記一切，可是，在清醒的時候，我不能自已！」

翟天星道：「義兄對你如何？」

招天至道：「義兄對我十分好，本來，在他們完婚之後，我本想到江湖流浪，但他仍要我留下，助理龍虎堂的事務！」

翟天星道：「你依言留下！」

招天至道：「是的，龍虎堂是師傅所創之業，而且龍虎堂也是江湖人一個庇護之所！」

翟天星道：「那麼，這十多年來，你一直痛苦生活，照理沒有人想害你！」

招天至道：「沒有，不過，你今日所對那五人，有沒有什麼發現？」

翟天星道：「沒有，他們武功怪異，但全不懂那殺人的碎骨揑！」

招天至道：「那麼，還有什麼人會加害於我？」

翟天星道：「也許，我的推測錯誤，不過，我們仍要看事情的發展！」

說到這裏，兩人已感到十分疲倦，分別休歇。

晚飯之後，翟天星與兩位總把在龍虎堂內閒聊，而那五位留在府中的江湖人，也都加入。

大家說起江湖中事，都紛紛向翟天星問及剛發生不久的夜泣雙刀之事。

正在談到興高采烈之際，一個家人入內道：「秦捕頭來訪！」

話未說完，秦捕頭已站在門外。

易天行笑道：「秦捕頭光臨，有何要事？」

秦捕頭笑道：「我雖是六扇門中人，但也可算是半個江湖人，易總把不以爲嫌吧！」

易天行道：「那裏，那裏，龍虎堂是方便之門！」

秦捕頭坐下，那五人似有不安。

易天行道：「各位，這位捕頭大人，天生俠骨，龍虎堂很多事，他都包涵！」

衆人才勉强展露笑意。

秦捕頭道：「易總把，今早你後院毒蛇逃脫？」

易天行道：「秦捕頭果是耳目靈通！不過，而今所有毒蛇已被打斃，尚有一條，可能已竄了出外！」

秦捕頭又道：「聽說壽伯死了！」

易天行道：「老人歸老了！」

衆人又閒談了一會。

忽地，一個捕快衝門而入，道：「秦爺，發現了採花賊！」

秦捕頭道：「在何處？」

捕快道：「在城中西苑！」

秦捕頭拱手起立道：「各位，公事在身，另日再談，請了！」

易天行道：「這採花賊恁地可惡，倒不如我們也跟去看看！」

秦捕頭道：「假如各位助在下一臂，除此惡賊，也可造福鄉梓！」

衆人並無異議，隨着秦捕頭而出。

爲了掩人耳目，衆人都是銜枚疾走，並沒有騎馬。

半個時辰之後，已來到西苑。

這西苑是城中富戶人家之地，那時已是酉牌時份，附近全無人跡。

一個捕快上前，輕聲道：「秦爺，我們兄弟已把西苑重重包圍！」

秦捕頭道：「爲何不立刻行動？」

捕快道：「我們只見那採花賊閃身一現，立時又失去了踪跡！」

秦捕頭道：「難道你要等他犯事才動手？快搜！」

捕快領命而去。

易天行道：「這一帶戶頭，在下也十分相熟，我們也去問一問！」

翟天星道：「我們也分頭搜索！」

易天行道：「五位，你們跟着我比較好！」

翟天星自與招天至同到南面，而易天行與五人向着其中一間大宅而去。

翟天星與招天至搜了一會，但並無所獲。

一時之間，西苑內大戶，都燈光火着，人聲鼎沸。

翟天星與招天至見並無人踪，便回到剛才聚集之地，只見衆人已到。

忽然，一陣狗吠聲起。

那狗吠聲並不是來自西苑，而是在很遠傳來，正是一犬吠形，衆犬吠聲。

秦捕頭道：「犬聲似乎是由東苑那邊傳來！」

翟天星忽有所悟道：「我們似乎中了那採花賊之計！」

秦捕頭道：「翟大俠何以此說？」

翟天星道：「採花賊豈會讓你知他所踪，他在西苑出現，只是一種欲蓋彌彰之法！快走！」

秦捕頭仍不明白，道：「往那裏？」

翟天星道：「東苑！」

翟天星的估計並沒有錯，可惜來得太遲，一個東苑富戶的閨女已被採花賊蹂躪，而且胸膛中刀，死了不久。

事已至此，秦捕頭便一面在戶中調查，一面派人搜索採花賊行踪。

翟天星與衆人也參加搜索，可是，採花賊早已飽食遠颺，不見踪影。

秦捕頭道：「事已至此，請各位先回，日後再請各位飲一杯！」

衆人見事情如此，便同回龍虎堂。

翟天星問：「這採花賊出現多久？」

易天行道：「已出現了三月有多！」

翟天星道：「每次都殺人？」

招天至道：「這賊子十分狠辣，假若被我發現，定然要把他碎屍萬段！」

易天行歎了口氣，並沒有開言。

招天至道：「夜已深，各位還是先歇息！」

衆人離開了龍虎堂，回到宅內院子。

翟天星也隨着招天至，來到小樓，二人在客廳之內，談了幾句，也各自回房就寢。

翟天星回到客房，剛要脫下長袍，便聽到一陣聲响。



是縱橫跳躍之聲！

翟天聲連忙把袍子披上，穿窗而出，因爲這窗子與招天至的臥房最近。

花窗之內，一個人影正盤室而走，騰挪躍閃，似乎是逃避什麼！

翟天星爲了謹愼計，輕聲喚道：「招兄！」

招天至並沒有回答，身影閃動更爲劇烈，他似乎並不是不想回答，而是無暇回應！

翟天星急忙掀窗。

只見一陣黑氣攻來，並帶有一股惡臭腥羶之氣。

翟天星連忙遞出一掌，勁風過處，已把那黑氣壓下，翟天星趁機竄入了臥房之內。

却見招天至蹲身在地，臉色青白，彎腰喘氣。

翟天星正想說話，那股黑氣又起。

招天至氣咻咻地喘道：「小心！」

翟天星如何不知，隨手在窗前書桌之上，扯下花瓶中的一片觀音竹葉，揚手擲出！

本是一片柔軟的葉子，在翟天星的飛擲，已成了一股剛勁的力量。

那黑氣應聲倒下。

翟天星細看，竟是一條尺來長的黑蛇，蛇身有青綠暗花，頭呈三角，不用訴，這是一條極毒的黑斑蛇！

這黑斑蛇又稱爲「不過三」，意思是訴，人被蛇咬，走不過三步，便會毒發而死！

翟天星進窗之時，猶不知招天至躲避那黑蛇的襲擊，而今一看，一陣寒意便從背後冒起！

觀音竹葉正插在蛇口之中，橫片而入，假若這一手擲葉，準頭稍爲欠佳，翟天星早已中個正着。

招天至緩緩地站了起來，道：「翟兄，承蒙相救！」

翟天星道：「招兄實在太客氣了！這蛇從何而來？」

招天至道：「我剛脫下袍子，坐在床緣，蛇便從被褥之中，一竄而出！」

翟天星道：「這蛇似是今早走失之一吧！」

招天至道：「是的！不知爲什麼會來到我床上！」

翟天星道：「難道你認爲這是偶然的麼？」

招天至道：「翟兄以爲……」

翟天星道：「我的揣測，而今可以證實！」

招天至道：「另一次嚴重的警告？」

翟天星道：「是的！」

招天至低頭苦思，但並沒有結果。

翟天星道：「府中誰人料理這批毒蛇的？」

招天至道：「是承先侄兒！」

翟天星道：「還有沒有其他人？」

招天至搖首道：「沒有——上下人等，沒有人對這些毒蛇感到興趣！」

翟天星道：「那麼——」

招天至道：「翟兄，你千萬別往歪處想，承先侄兒雖然有點任性，但他也不會加害于我！」

翟天星道：「招兄，事情似乎比你想像中更爲嚴重，老實訴，你這位侄兒是個怎樣的人？」

招天至道：「義兄婚後十多年，只得這個兒子，因此，溺愛是少不免的了！」

翟天星道：「到達什麼程度？」

招天至道：「他脾氣暴躁，容易動怒，連他的父親也不忍對他拂逆！」

翟天星道：「日常生活又如何？」

招天至道：「他得到義兄七成功夫，他的祖父也常加指點，武功也是不錯！」

翟天星道：「其他生活小節？」

招天至道：「他常愛好新奇，本來，這批毒蛇，是廣西毒龍君送來的，用來浸酒……」

翟天星道：「這事你今早已訴過！」

招天至道：「不過，承先姪却要養下，我有時也感覺承先姪有點古怪，他說過『邪惡是天下最美之物！』」

「邪惡是天下最美之物？」

招天至道：「也許是少年心性，不知天高地厚的話，翟兄不用介懷！」

翟天星道：「毒蛇由他豢養，那麼，這蛇除了他之外，還會有誰放入你被褥之中！」

招天至道：「也許是意外，我怎麼也不會相信，承先侄會加害于我！」

翟天星見他如此維護姪兒，也不便多訴。

招天至道：「待我叫人——」

翟天星道：「不，千萬不要驚動任何人，一則是爲了你的安全，二則是可以讓我們暗中窺伺！」

招天至拿了一塊布，把蛇檢起，並且抹去地上一些蛇血，笑道：「翟兄，你的飛花擲葉暗器功力，已到達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翟天星道：「那只是僥倖！」

招天至道：「我倒希望學得你這種僥倖！」

翟天星在臥房之內，細心看了一遍。

招天至笑道：「我在龍虎堂內，坐第二把交椅，見盡不少江湖人物，而且，自問一生，無愧于天地，翟兄，你又何必多疑？」

翟天星並沒有什麼搜獲，可是，他不能不相信那種直覺，他不單感到有人要加害這位好友，而且，也感到自己已淌上了一灘渾水！

他當然希望這是一次錯誤的直覺。

招天至見翟天星有點心神不安，便道：「翟兄，本來好友相聚，應該好好暢叙一番，而今，你既是那麼担心，我們便趁此良夜，秉燭夜談，倒也是一番風雅！」

翟天星也不推却，兩人暢談別後，說到江湖風險，也說到自己抱負！帶來一些感歎，一陣唏噓！

直到鷄鳴，兩人索性伏在枱上，沉沉大睡。

×　×　×

人聲從馬廄中傳來，兩人才從夢中驚醒。

招天至揉揉惺忪睡眼，道：「難道又放走了什麼毒物？」

翟天星笑道：「這次輪到你多疑了！我們還是趕去看看，便知究竟！」

兩人循聲到了馬廄，剛到門邊，兩個人影已飛身而出，翟天星與招天至兩人同時接着。

招天至道：「發生了什麼事？」

兩個都是龍虎堂的僕人，臉上青一片紫一片，剛被人毒打一番似的。

其中一個吐了一口血，血中帶有兩顆牙齒，斷斷續續地道：「少爺……」

招天至放下了僕人，道：「承先又發什麼脾氣？」

兩人走進馬廄，只見那位承先少爺，正向另外兩位僕人揮拳，另外兩個已癱瘓在地上。

招天至道：「承先——」

易承先一見招天至，有點愕然，臉上有點驚惶，停下手來，滿臉怒容，突然，一溜烟便往外跑。

招天至追出，可是，易承先已出了院子，招天至嘆了口氣道：「這孩兒！」

回身入馬廄，問僕人道：「你們為什麼又開罪了少爺？易總把已說過！」

一個僕人從地上爬起，道：「少爺的馬，昨日已被毒蛇咬死，今天一大清早，他便要我們找回與那匹死馬一模一樣的馬匹，你叫我們怎能在這時刻找到？」

易天行從外面進來，並且還帶着易承先。

易天行道：「你們這班懶傢伙……」

正要說下去，一眼瞥見了翟天星，便立刻住口，他見到招天至，也有點愕然。

招天至道：「義兄，這……這也難怪他們！」

易天行道：「算了，孩子，我會命令他們，立刻去為你買一匹比上一匹更好的馬！」

易承先滿意地笑了。

一個僕人從外闖進，道：「總把，派帖的大爺，已陸續歸來！」

易天行道：「好極了！承先，關中行伯伯有一匹大宛良駒，我立刻叫他送了給你！」頓了一頓，看着易承先的微笑，又道：「翟兄，天至，我們出外看看！」

招天至道：「義兄，我昨夜未能好好一睡，我想——」

易天行道：「翟兄—倒不如陪天至，這些日子，他顯得有點困頓。不過，你一定要留下來，待下月喝了壽酒之後，才好回去！」

翟天星道：「一定，一定！」

從馬廄回到小樓，翟天星忍不住道：「招兄，請不要怪我多言，承先這孩子是寵壞了！」

招天至道：「這也怪不得義兄，他是龍虎堂的唯一男丁……」

翟天星道：「為了一匹馬，也不用打傷六個僕人，常言道：愛會變成害！」

「愛會變成害？」招天至對這話，似乎略有感觸，雙眉緊鎖，可是，轉瞬之間，他又回復了正常顏色，道：「翟兄，你還是休息一會！」

翟天星道：「外面的人，你不去招呼一下？」

招天至道：「我一向怕這些無謂應酬——」他打了一個呵欠。

翟天星道：「那麼，我們便先休息一下，不過，千萬小心，你有沒有發現易天行父子的臉色？」

招天至道：「什麼臉色？」

翟天星道：「沒有什麼，還是好好休息，看來這次顏老前輩的壽筵，相當熱鬧，你也會有一番辛苦！」

於是，翟天星回到了客房。

翟天星躺在床上，正在朦朧入睡之際，窗外似乎有脚步聲走近。

因為那恐懼的直覺，使翟天星一直都提高警覺。

他微睜雙目，只見窗前站了一人——一個風姿綽約的女人，一身藍緞，挽了一個高髻，雍容華貴。

易夫人？

翟天星那日已見過這位易夫人，可是，他仍裝假寐，躺在床上不動。

易夫人輕咳了一聲，輕聲道：「翟大俠！」

為什麼這位易夫人，竟會在這時來找自己，易夫人雖是武林中人，但在龍虎堂內，高高在上，而且光天化日，難道她不怕惹人閒言？

易夫人見翟天星沒有反應，又道：「翟大俠！」

翟天星無法再睡下去，起來道：「是誰？」

易夫人道：「翟大俠，恕妾身唐突打擾！」

翟天星道：「夫人——」

易夫人道：「翟大俠，本來我不應在此時見你，不過，時機難再，只好——」

翟天星道：「夫人客氣了，請進來一坐！」

易夫人道：「我只有一言，望翟大俠相助！」

翟天星道：「翟某在可能範圍之下，定不負所托！」

易夫人道：「招天至向來沒有什麼朋友，這十年以來，我只見過你是他唯一知己！近年來，他日夕糟塌自己，我只望你能說服他，勸他早離龍虎堂，到外面看看，擴闊胸懷，做一番事業！」

翟天星還以為有什麼重大事務相托，却原來是為了招天至，可是，心中却有點奇怪，招天至在龍虎堂內，雖有點鬱鬱寡歡，但在龍虎堂內，他仍有相當地位。

易夫人道：「事關重大，望翟大俠毋忘！」

翟天星正想追問，易夫人已急步離開了。

事關重大？難道易夫人知道龍虎堂內，將有突變？也許這是她的過慮！可是，她冒險來見自己，似乎又不是過慮！

想到這裏，翟天星有點緊張，可是，回心一想，這可能是自己的過慮！

他倆自小青梅竹馬，難道其中還有一段情在內？也許，易夫人不忍心招天至為了她，而終身不娶！

多情自古空餘恨！此語不虛。

如果是為了這一件小事，易夫人語氣又何必如此鄭重？其實，這番說話，易夫人一定有機會向他直說，為什麼竟要自己代為說項？

翟天星越想越不對勁，他立即起來披衣，倒不如立刻向招天至說明，這比悶在心裏，胡思亂想更好！



出了客房，步過小院，便是招天至的臥房。

翟天星不知道招天至是否睡了，在門檻外輕聲道：「招兄！」

可是，一連喚了兩聲，房內却仍無應聲。

翟天星索性掀簾而入。

臥房之內，睡榻之上，空空如也，被褥也是十分整齊，那裏有招天至的影子！

難道他臨時改變主意，出外廳其義兄招呼那班江湖豪客，可是，龍虎堂却是聲息全無！

他走出大廳，那裏有什麼江湖豪客，連易天行也不見了，他立即向幾個打掃的僕人詢問，俱不得要領。

那種直覺又從翟天星心間冒起。

本來沸沸蕩蕩的龍虎堂，所有人去了那裏？

他正在躊躕之際，突然想起那小小酒舖。

一個落落寡歡的人，最怕是喧鬧的場面，招天至一定會想到喝酒解悶！

是的，那小小酒舖！

翟天星的直覺又一次應驗了！

小小酒舖之內，已傳出了一陣陣的刀劍之聲。

翟天星連忙縱身，已到了酒舖門前。

門是虛掩，刀劍之聲更盛。

翟天星推開小門，只見七個大漢，團團圍着招天至。

招天至一見翟天星，臉露興奮之色，道：「翟兄！」

那七人之中，一個虬髯老者喝道：「翟天星，這是我們與招天至的私人仇怨，請勿插手！」

招天至晃身一閃，愕然道：「私人仇怨，我與各位，有何私人仇怨？」

那虬髯老者不再開言，手持一枝狠牙巨棒，向着招天至，迎面揮來。

翟天星道：「各位，有話好說！」

那七人並沒有答話。

翟天星不知事情底蘊，一時之間，也不插手，而且招天至被七人圍攻，暫時並無落敗跡象。

於是，他待在門前，細看那七人。

那虬髯老者，手中狠牙巨棒，使得虎虎有聲，甚是威猛，招天至長劍揮動，迎着狠牙巨棒，左騰右閃。

翟天星猛然想起，這老者豈不是關外「狠堆篝火」宇文璞？

這人一向在沙漠地帶走動，善使一枝用北海鑌鐵所鑄的狠牙棒，而且懂得馴狠，還會利用野狠向途經沙漠商旅襲擊，這實在是一個奇人！

宇文璞與招天至，正是天南地北，他們之間又豈會有私仇？不過，仇恨生成，有時也很難因地域而有分別。

只見宇文璞橫揮狠牙棒，向着招天至攔腰掃來，招天至劍迎棒勢，柔身一閃。

宇文璞棒勢已老，可是，他竟然能夠在勁盡之前，倏忽變招，而且身體暴長，八種身形配合着八種招式，使招天至本是柔身一退，立時變成二退，三退，甚至八退！

最後，已是退無可退！

眼看狠牙棒正要斜劈而下，招天至的胸膛，便要皮開肉綻！好個招天至臨危不亂，藉着後退之力，踐踏牆脚一個酒埕，反身回劍，便向上竄！

翟天星也禁不住暗暗喝采！

因為招天至已退到石牆，本是避無可避，而他竟然能在狠牙棒下劈一瞬之間，施展出「壁虎游牆」之功！

宇文璞千萬也猜不到招天至會向上而竄，那一劈已盡全力而下，狠牙棒擦過那用廝石堆砌的牆，「琤」的一聲，已閃起了無數火星！

而那被招天至借力的酒埕，也因狠牙棒下捺之勁，無聲自破，酒從埋內激射而起，碰到火星，「蓬」的一聲，便湧起一堆烈火！

招天至在丈來高的牆上，雙腿一蹴，凌空彈出，又躍下堂中！

其餘圍攻的六人，也被這一彈立時退後。

招天至穩身于地上，有點氣咻咻的樣子。

三人却同時又再攻上。

那三人使的都是奇門兵器。

最左一人，使的是一柄金色長弓，這弓弦是與人身齊高，既可作棒用，也可作斬馬長刀！

翟天星認不清這人面目，可是，這一枝弓却使他想起江湖上著名的「獨弦哀弓」的曲和鳴！

當中一人，使的兵刃也是十分奇異，左手是一支鷹爪棒，棒身幼長而柔軟，在棒頭之處，鑲着一具鷹爪，右手却是一枝鶴咀棒，尖喙微勾，火光之下閃閃生輝！

這人正是東海著名劇盜「鷹鶴同驚」敖長空！

站在右邊的一人，兵器更是奇異，兩個銀光耀眼的銀環，環身俱有大小不一的圓孔。只見他飛環而出，銀環在半空嗚嗚作響，向着招天至迎頭罩下！

招天至一招「長虹驚天」，劍花有如暴雪狂湧，迫退了那兩個銀環！

只見那人，雙手一曳，那雙銀環却又向下廻旋！原來這人手中携有極幼的銀綫，可以控制飛出雙環！

這人臉白無鬚，一身銀衣，正是江湖中人稱「銀環九轉」的李璇！

銀環閃開，鷹爪與鶴咀棒從左右抄來，招天至劍花從上挽下，身前彷似掛上一屏光幕，可是，那鷹爪與鶴咀棒却能破幕而進，招天至左右兩臂，十個大穴，已然被雙棒所罩！

招天至劍花驟停，右手劍向外撩，使出一招「冲天占日」，硬按了那枝鷹爪，而左手的鶴咀棒，已然又至，招天至只有硬拚一掌，掌風過處，鶴咀棒略為一斜，便從他左臂虛隙射出！

招天至不禁驚呼：「好險！」

敖長空本以為這一招鶴咀是十拿九穩，而竟被招天至險中躲過，也尖聲道：「招總把坐龍虎堂二把交椅，盛名之下，果無虛士！」

招天至見他開言，道：「我與三位前輩，並無一面之緣，為何竟下殺手！」

「銀環九轉」李璇雙環又出，嗚嗚聲中，也帶來一陣桀笑，道：「你我雖無直接仇恨，奪妻謀產，豈不是天下人都可誅

之！」

這「奪妻謀產」四字，彷似旱天悶雷，直把招天至嚇得呆了！

翟天星在旁，也是驚呆不語！

手持狠牙棒的宇文璞，一聲怒吼：「既是天下人皆可誅之，還不動手？」

招天至突然仰天長嘯：「奪妻謀產，這豈是我招某所爲？」

翟天星忍不住插口道：「翟某不才，願以性命担保！你們也許誤聽人言！」

「狠堆篝火」宇文璞聽到翟天星自認翟某之時，道：「你的確是翟天星？」

翟天星道：「在下正是！招總把在龍虎堂內，一向循規蹈矩，各位前輩……」

宇文璞不待翟天星說完，巳截口道：「江湖上人人都知道翟天星行俠仗義，竟會如此有眼無珠？」

敖長空道：「翟天星，這十多年來，你是否日夕陪伴招天至？」

翟天星道：「不，我們久別重逢！」

曲和鳴也接口道：「既是如此，你憑什麼保證？」

翟天星一時爲之語塞。

李璇笑道：「誤聽人言豈非是你？」

宇文璞上前，揮着狠牙棒，道：「殺此僞君子！」

酒舖之內，還有另外三人，也同時撲上。

首先撲上的是一個瘦長道人，外號「狹邪子」的無爲道人，此人其實並非什麼邪魔外道，不過，他一向獨來獨往，處事古怪，才得此外號。

無爲道人使的是一枝軟杖，這軟杖用大宛良駒的鬃毛所製，杖長四丈八尺，可軟可硬，伸縮自如，揮出之時，有如狂龍出洞，虎虎生威！

軟杖直捲，巳緊緊的纏上招天至劍上，一聲斥喝，招天至手中一震，與此同時，在旁的另一人，一雙鈎鐮刀，便同時遞出。

招天至持劍的手，本還可以與無爲道人的軟杖僵持一陣，但那鈎鐮刀却向着他雙臂鈎來，如果招天至再挺下去，一雙手臂便要被鈎下！

招天至無法，將劍甩手，趁着無爲道人向後拉扯之力順勢一推！

劍如疾矢離弦，反向無爲道人心窩而去，無爲道人只好一抖軟杖，避身而過。

而那鈎鐮刀巳至，刀鋒未至，巳感到一陣刺膚寒氣，招天至再無猶豫，隨着劍勢，向前一撲，在間不容髮之刹那，終於避過了那雙鈎鐮刀！

招天至甩手的劍，走勢極其凌厲，無爲道人知道厲害，巳把軟杖抖開，而劍也射在石牆之上，沒入一大半。

招天至一撲，正向那牆上而去，隨即便把釘在石牆上的劍拔出！

招天至這一手甩劍避鈎，迴身拔劍，俱在電光火石一刻之下完成，身手之佳，衆人都十分佩服！

而今酒舖之內，只有一人未曾出手。

那人見此情形，朗聲笑道：「招總把有如此身手，在江湖闖蕩，開基立業，肯定如拾草芥，你又何必淫人妻子，奪人財產！」

說罷便抖起手中一條翠綠長竹！

在江湖上，使長竹的人並不多，正是廣西毒龍君龍髯揚，此人善使毒蛇，龍虎堂中那一批毒蛇，正是由他送來，想不到他也會來到此地與其他七人合攻招天至！

龍髯揚使的翠綠長竹，並不是一枝眞正竹桿，而是用青銅精鑄，外直中空，桿中可藏毒蛇！

招天至又再一次聽到有人說他淫人妻子，奪人財產，被氣得滿臉通紅，不知如何應付！

招天至本是一個十分英俊的人，雖踏入中年，兩鬢添霜，比年輕之時，更爲雄姿英發！

可是，這一向給人好感的臉孔，巳多添了一層殺氣。

龍髯揚一挑竹桿，道：「看你能否逃過老夫這一關！」長竹揮舞，一時之間，竹影如排山倒海！

招天至與這七人對峙，守多於攻，只怕這是一場誤會，而今幾度受人冤誣，怒也狂起！

一劍遞出，隱隱有風雷之聲。

竹桿是排山倒海之勢，而劍却是破空劈浪！

兩人在轉瞬之間，巳過了五十餘招。

招天至突然猛喝一聲，一招「赤鳳啣花」，接着一招「紅櫻落盡」，巳把龍髯揚迫退兩步！

這兩招正是招天至很久也沒有使出的「赤鍊劍法」！

龍髯揚的長兵器，本來巳佔盡優勢，而今被迫退後，由此可知，赤鍊劍法的威力是如何厲害！

翟天星知道，招天至的赤鍊劍法並不易輕易使出，而今猛然使出，招天至巳有了拚命之心！

龍髯揚心中一凜，突然把竹桿向前一刺，這一刺速度極爲緩慢！

接着，便是「嘶嘶」兩聲，兩條斑斕的小蛇，巳從竹桿盡頭，暴射而出。

不過三！

招天至早巳被這種蛇攻擊過，如何不知這毒蛇厲害，立卽昂身一翻，劍如驚虹驟閃！

其他在場的人，尤未看清楚那暴射而出的是兩條小蛇，而那兩條小蛇巳橫空洒血，斷頭落下！

招天至見這位毒龍君，竟使出這滅絕殺着，狂怒道：「你們七人同上吧！」

翟天星心中一驚！

這七人武功各異，招天至赤鍊劍法雖是十分凌厲，但雙拳難敵四手，何況是十四隻手？

最令翟天星担心的是，招天至似乎巳失去了冷靜，在怒火狂燃之時使出的劍法，定然破綻百出！

這七人却也沒有客氣，一擁而上！

翟天星無法不加以援手！

可是，七人怪異兵器，發出破空之聲，尤其是「銀環九轉」李璇的雙環，嗚嗚之聲不絕於耳！翟天星並無插手的餘地！

兵器與人影晃動，招天至巳陷入一片清濛之中！

翟天星不再猶豫，雙掌送出。

只聽見「嘩喇」一聲，七人巳被掌風分開，左邊屋角，同時被連綿不絕的掌力



震開，一時之間，磚石落下，塵土飛揚！

翟天星巳趁此良機，掠入戰團，身未穩地，天星掌又再驟然而出！

衆人巳知道天星掌厲害，同時散開！

翟天星揚聲問道：「究竟你們是受命何人？」

龍髯揚道：「既然你硬要插手，就讓你們死也瞑目，顏蒼老前輩的手諭……」

招天至愕然道：「是恩師？」

宇文璞笑道：「而今你死無怨言？」

招天至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有點彷彿道：「你再說一遍！」

宇文璞道：「是金笛無聲顏蒼！」

招天至呆了半晌，眼淚竟是奪眶而出！多年以來，恩師有如再生父母，他忍着萬分悲痛，在龍虎堂內鬱鬱而活，爲的也是恩師的情義！

而今下手要殺自己的，竟是恩師！

他不敢相信，但事實的確如此。

翟天星却仍保持相當冷靜，道：「顏老前輩要殺徒兒，又豈會假手於你們？」

龍髯揚道：「你看！」只見他把手中竹桿垂下，從棒末處拉出一張信箋！

招天至一看，便知道那是龍虎堂慣用的信箋。

龍髯揚把信箋一揚，道：「手諭內容你不必深究，你只要看看這筆跡！」

招天至凝神一看，臉上現出無比頹喪的神色！

翟天星知道，這一定是顏蒼的筆跡！未看信箋之前，招天至還有一絲希望，而今，連這一絲的希望，也化爲烏有！

招天至突然仰天長笑，笑聲充滿了震人心弦的悲苦！半晌，笑聲止住，道：「那麼，你們便殺了我吧！」

七人同時把兵刃高擧。

翟天星道：「招兄，你作過淫人妻子，謀奪人產這種可恥之事？」

招天至道：「沒有。」

翟天星道：「有人可作證嗎？」

招天至道：「沒有。」

翟天星道：「你自己呢？」

招天至道：「他們不會相信！」

翟天星斬釘截鐵地道：「我信！」

這兩字好比黑暗之中，一點火星，把招天至頹喪的臉孔照亮起來！

招天至精神立時一振，臉上充滿了感激的神采！

翟天星道：「如果你死在這七人之手，那麼，你的沉冤永不得昭雪！」

招天至道：「水落可以石出！」

翟天星接口道：「尤其是這洪水！」

七人聽了，同時怒吼，因爲翟天星把他們比作洪水中的猛獸！

招天至慨然道：「翟兄，十多年來，我也沒有好好拚過痛快！」

翟天星道：「而今是時候！」

招天至道：「好！」語聲再落，劍如赤鍊遊龍，暴刺而出。

宇文璞的狠牙棒首先揮出，接着是李璇的九轉銀環，然後是龍髯揚的竹桿！

翟天星也不再猶豫，雙掌同時送出，但只使了七成功力，因爲他並不是一個喜歡血腥的人！

而今要爲招天至洗脫沉冤，唯一的步驟便是脫離這七人的圍攻！

這七人却是江湖上著名獨斷獨行的人，武功怪異而且毒辣，又豈會如此容易讓翟天星得遂心意？

「鷹鶴同驚」敖長空的鷹爪與鶴棒也同時攻到，右爪抓向招天至胸膛，左棒點向着翟天星胸前大穴！

招天至橫揮怒劍，把鷹爪擋開！

翟天星左手倏忽起落，硬奪鶴棒！

敖長空右手被招天至劍氣震開，而左手也幾乎被翟天星手影纏着，他只好收棒躍開。

兩個九轉銀環又分別向二人罩下。

那個使鈎鐮的無名人，一直沒有說話，可是，他的鈎鐮刀，却是最爲沉着而剛勁！

衆人圍攻的圈子，越來越窄，酒舖的面積本來不大，因此，只要兩人一着之差，便會遭殺身之禍。

翟天星知道，流血之事，似乎無法避免！而且，這樣瞎纏下去，定也永無脫身之日！

屋外巳無光綫透入，但舖內仍然光猛異常，因爲那堆牆角烈火巳開始蔓延！

翟天星雙袖猛然鼓起，雙掌有如轟雷打出！

那七人知道天星掌厲害，卽紛紛避開，可是，龍髯揚却恃着竹桿之利，仍然狂掃！

敖長空雙環一直在半空盤旋，似乎在窺準機會，一擧而擊！

翟天星見衆人稍退，雙掌突然向半空盤去，掌風到處，竟把那雙環撥動，反向各人面門削去！

李璇心中一凉，想不到手上銀綫，竟然控制不了雙環，反而被翟天星的掌力所控！

七人齊齊昂首斜身。

這是唯一的機會，翟天星一個旋身，七人都似乎同時看到面前有一隻手掌。

轟隆一聲，夾雜着骨骼碎裂的聲音，四人倒地！

這四人是狹邪子無爲道人、銀環九轉李璇、那持鈎鐮刀的無名人、和鷹鶴同驚敖長空！

另外三人，包括狼堆篝火宇文璞，毒龍君龍髯揚與獨弦哀弓曲和鳴，因爲得長兵器之利，仍然屹立！

三人見同伴倒下，並不心怯，反而趁着翟天星未再出掌，同時又再攻上！

翟天星向招天至使了一個眼色，同時躍起，向着酒舖小門撲出，在半空之中，翟天星雙掌並無停下，但他並不是攻擊那三人，而是鼓起雙袖，運了暗勁，把牆邊十個酒埕，搧了下來。

瓦埕着地，立刻破碎，酒如泉湧，把牆角那堆烈火引開，當翟天星與招天至到了小門之際，他們與三人之間，已隔有了一度火牆！

翟天星一向不願多傷人，既然巳把這四人擊傷，何不趁這機會，走出酒舖，往找顏蒼？

招天至也是如此心意。

火勢十分猛烈，一時之間，三人無法追來。

招天至仗劍推門，便要竄出。

可是，竄勢突停，直墮而下。

翟天星回首，他也呆了。

因爲門外站着一人，這人竟是龍虎堂的總把易天行！

招天至失聲道：「義兄！」

易天行冷冷一哼道：「我不是你的義兄！」

招天至登時明白，這圍攻自己的七人，定然是受命於這位義兄！

招天至自言自語地道：「爲什麼？」

易天行道：「你已知自己罪行！」

招天至道：「罪行？義兄，我與你廿載兄弟，你竟然會誣指我淫你妻子，奪你產業？」

易天行道：「事實的確如此，我不忍親手殺你，才會托我這七位朋友？」

招天至道：「兄長襟懷磊落，怎會聽小人之言？」

易天行道：「只因我襟懷磊落，幾乎陷身你這小人毒辣手段之內，幸得恩師提醒？」

招天至道：「因師指證我？」

易天行道：「爲了龍虎堂，爲了他的女兒，他的指證，又豈是小人之言！」

招天至道：「我要見恩師！」

易天行道：「你再沒有機會！」轉首向着翟天星道：「翟兄，這是我龍虎堂之事，也是我兩人之事。」

翟天星道：「易兄，顏老前輩不願見招兄，不過，我仍想見他一面。」

易天行道：「可以，不過，而今不是時候?」

翟天星道：「什麼才是時候?」

易天行道：「當招天至伏屍在我跟前時，你可以抱起他的屍體，向他老人家贖罪！」

翟天星道：「我仍然相信這是一場誤會。」

易天行道：「固執並不可以把事實改變。」說罷，便從腰間抽出了一條閃光帶子。

易天行外號萬戶君侯，平日衣着也是王侯模樣，這條閃光帶子一直纏在他的腰間，想不到竟是他的兵刄！

招天至道：「難道你不肯讓我到恩師跟前對質?」

易天行道：「太遲了。」

招天至昂然道：「大丈夫頂天立地，作事但求無愧于心！」

易天行道：「好一句無愧于心！」手中閃光帶子已是隨聲而出！

招天至橫劍一揮，護着全身，尖聲道：「翟兄，這本是龍虎堂之事，奈何我無辯白之時，招某一生所作之事，自問可以證之舉頭三尺神靈！不過我生平多憾事，只有交了你這位朋友，也可不枉此生！」

翟天星正是進退兩難。

易天行的閃光帶子，有如巨蟒翻身，向着招天至盤身而下，招天至赤鍊劍法，已然使出。

到了這種情況之下，翟天星自己的信心也幾乎動搖，剛才七人圍攻，也可說是他們誤信人言，而今易天行親身來到，似乎再無插手之理。

整件事情來得太過突兀，翟天星總覺得其中定有一些難以解釋的玄虛，可是，剛才一場劇鬥，而今易天行咄咄迫人，並沒有機會讓翟天星冷靜分析。

轉瞬之間，兩人已拚了十餘招。

整間小酒舖，那時已成火海，那未倒的三人，已把四人抬出，並在後面注視着翟天星。

招、易兩人，同時受業於顏蒼，並且同練廿載，對於雙方的招數，都是心裏有數，一時之間，是勢均力敵。

就在這時，一陣馬蹄聲從東面傳來。

由於兩人全神貫注於拚鬥之中，並無察覺。

翟天星向東翹首，那隊人馬已至。

原來是秦捕頭。

秦捕頭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道：「兩位總把雅興——」

招、易兩人，同時躍開。

秦捕頭道：「兩位總把，採花賊又現身了?」

易天行道：「秦爺，我倆有要事，暫時不能助你一臂之力?」

秦捕頭道：「那麼，我們自去。」說罷便示意手下，馳馬向西面而去。

易天行突然把閃光帶子一揚，並不是向招天至攻擊，反而是擋住秦捕頭馬頭。

易天行道：「你向西去?」

秦捕頭勒馬道：「是的，我們發現採花賊進了山墳後那處小丘！」

易天行臉上變色，道：「那小丘上，只有小屋一間！」

秦捕頭道：「是的，小屋之內，住着一個中年寡婦與一個二八年華的姑娘！」

易天行臉色更爲凝重，道：「你們沒有看錯?」

秦捕頭道：「沒有，我的手下，在這三十多個時辰之內，一直監視着那蒙面採花賊！」

易天行道：「我也要去看看！」轉身對招天至叱道：「招天至，你不用妄想逃去。」

招天至道：「我並沒有想過逃去。」

易天行道：「那麼，讓我與秦爺，解決了採花賊之事，再與你決一死戰！」說罷又轉過身來。

火光之下，易天行的臉孔泛着一種異樣的顏色。

易天行向着翟天星背後的宇文璞等人道：「招天至與在下之事，已不用勞煩各位，請先回龍虎堂！」

宇文璞、龍髯揚與曲和鳴領命，抱起地上三位受傷不輕的同件，向着龍虎堂而去。

秦捕頭有點着急地道：「易總把，時間無多。」

易天行望着招天至與翟天星二人，張口欲言，但秦捕頭已策馬而去，而他也把閃光帶子纏腰，轉身跟着。

小酒舖已在烈焰之中，化爲灰燼，而空地之上，這時只留下翟天星與招天至二人。

招天至滿臉狐疑之色，道：「我無法明白。」

翟天星道：「我也是——照常理推測，易天行既然把你當作淫人妻奪人產的仇人，爲什麼他竟然會爲這個採花賊，而撇下了你?」

招天至道：「這縱橫百里之內，是他



勢力範圍之內，我是無法逃出的！」

翟天星道：「可是，採花賊與仇人比較，假若易地而處，你認爲孰重?」

招天至道：「當然是淫妻奪產的仇人囉。」

翟天星道：「那麼，其中一定另有蹊蹺！」

招天至茫然道：「我們怎辦?」

翟天星道：「走。」

蹄聲已遠去，但招天至對附近道路也十分熟識。

轉過山坳，前面是一列墳塚。

墳塚之前，是一列稀疏的白楊樹，樹下縛着十來匹馬，只留下三個捕快看守。

招天至也認識那些捕快，便問：「秦爺與易總把——」

其中一個捕快，指着山墳後的小丘，道：「他們已把那小屋圍着。」

兩人縱身，走過一列墓碑，便看見一個小丘，小丘之上，孤零零的只有一間茅屋。

茅屋並無燈光透出，四周異常黑暗。

翟天星躍上山崗，招天至隨着。

茅屋之前，四個捕快把守着唯一下山小徑，而另外四個捕快，却站在秦捕頭與易天行身後。

秦捕頭朗聲道：「淫賊，你已被重重包圍！」

茅屋之內，仍是闃寂一片。

秦捕頭道：「淫賊——」

話未說完，茅屋門扉突然打開，一聲尖叫之後，接着便是一個黑影從門扉之內飛出。

易天行一個竄身，向着黑影而去。

秦捕頭、招天至與翟天星三人也同時躍上。

易天行已把那黑影接着，衆人細看，他懷中的竟是一個滿臉鮮血的婦人。

那婦人似乎是陷於半昏迷，但當她被易天行抱起之際，已然甦醒，望着易天行，笑道：「相公。」

聲音雖輕，但每一個在場的人，都可以清楚聽到。

易天行道：「娘子?」

這一對一答，令各人都感到萬分的詫異！

秦捕頭畢竟是個老於江湖的人，已明白這婦人定是易天行收藏的另一位妻子。

翟天星當然明白，只有招天至滿臉茫然道：「他們……」事實上，他並不是不明白，而是因爲易天行在龍虎堂內，平日所建立的威信，令他不能接受這事實。

那婦人哀聲道：「你快救救女兒！」

茅屋中的人，竟是易天行的女兒，怪不得他撇下了自己認爲是深仇大恨的人！

秦捕頭道：「屋中人既是總把的女兒，我們立即衝進去，否則——」

兩個捕快已走近來，接過了那又再昏迷的婦人。

翟天星急止住道：「慢着，我們不能硬闖。」

易天行似乎聽不見翟天星的說話，盲目的向着茅屋門扉而去。

翟天星一個閃身，已在他跟前。

易天行發瘋似的，雙掌已印向翟天星胸前。

翟天星接掌昂身，道：「難道你想爲女兒收屍?」

「收屍」兩字，使易天行猛然一驚。

翟天星道：「秦爺，我們四人，分別向茅屋四面而去，但千萬小心?」

易天行向着門扉，秦捕頭轉向屋後，而翟天星與招天至分左右而去，瞬間已把茅屋包圍。

屋內突然傳出一陣尖叫。

四人立時把步伐放緩！

尖叫之後，屋內便傳出一陣男子的笑聲，道：「你們若再走進一步，這女娃子便——」

易天行尖聲道：「孩子！」

屋內又再傳出一陣狂笑。

那聲音好生熟稔！

翟天星心中一凜，可是一時之間，他却無法想到究竟在什麼地方聽過這聲音。

接着，屋內傳來一陣裂帛的聲音。

易天行一聽，已然忘記了一切，一個箭步，便向着門扉衝去。

翟天星離易天行太遠，無法阻止，連忙運勁一蹬，向着一個窗口飛身而入。

當他身還未着地，已聽見一聲慘叫之聲。

雖在黑暗之中，翟天星仍可憑着聲音，撲向那人，那人也是十分機靈，橫手一劍。

翟天星迎着劍風，雙指一夾，已把劍奪在手中。

同時，屋中已然一亮。

原來秦捕頭與招天至亦已入了屋內，秦捕頭手中燃着了一枝火摺。

在微弱的光芒下，易天行已倒在血泊之中。

那男子退到了屋角。

翟天星趨前，那人撲身而起，手中雖然沒有了劍，却多了一柄匕首。

翟天星迎着匕首，施展擒拿手，那人匕首仍未全然施出，已被翟天星奪了，翟天星乘着手奪白刄之際，橫肘向那人胸前撞去。

那人知道自己的武功，與翟天星實在太過懸殊，一個翻身，便想逃走。

翟天星把手中白刄一揚，「奪」的一聲，匕首便插在門板之上，剛巧在那人頭側。

秦捕頭已燃着了屋中油燈。

那採花賊貼着門板，一動也不動。

招天至突然尖叫起來。

翟天星回首，只見招天至滿臉驚疑之色。

招天至語音發抖，道：「你——」

翟天星見他手指指着門板上的採花賊，連忙一看，他也是驚呆了一陣。

那採花賊竟然見他們認識的人！

易承先！

易天行的兒子易承先。

招天至實在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此才發出那一聲尖叫。

秦捕頭也十分詫異道：「易公子，你竟然是採花賊。」

易承先仍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向着衆人怒視。

地上傳來一陣呻吟。

本是仆臥地上的易天行，突然翻過身

來，只見他胸前，一大灘血漬，而且血正在那中劍的地方湧出來。

易天行睜開無神的眼睛，呼道：「可兒！」

易可兒從暗角裏撲前，只見她衣衫不整，髮鬢蓬鬆。滿臉淚痕，向易天行道：「爹！」

易天行見了女兒，精神立時振奮起來，道：「可兒，我對不起你母女倆……」

易可兒道：「爹……」

招天至也走上前來，對易天行道：「義兄，你的胸口——」立時便要出手，止着他胸前流血。

易天行退縮一下，怒目而視道：「我不是你的義兄，也不用你可憐，可兒，你好好照顧你的母親……」

易承先已看見躺在血泊的父親，也上前囁嚅道：「爹，孩兒不知道……」

易天行看着易承先，獰笑道：「承先，你不是我的兒子！」

易承先呆呆的看着父親，而在旁的人聽了這話，一時之間，實在不明白易天行這話，也許他流血太多，而發出這夢囈一般的言語。

招天至道：「義兄，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易天行突然發出了一聲乾笑，道：「招天至，我縱然不能親手把你殺死，但我告訴你一個事實，這事實足以使你生不如死——」

招天至滿臉狐疑，道：「義兄——」

易天行昂起頭來，道：「承先並不應姓易，他應該叫做招承先！」

招天至愕然，全身彷彿被雷擊一樣，顫抖不已。

易天行續道：「這採花賊是你的兒子，你淫我妻子，奪我產業，却得到這樣的報應！」

易天行語調昂揚，並不是夢囈！

翟天星與秦捕頭互相看了一眼，這實在是不能使人相信的事實。

招天至顫抖道：「這話怎說？」

易天行連續發出兩聲乾笑，然後是一陣哈哈，道：「招天至，你記得我與顏貞結婚的第二年，龍虎堂接了那趟鏢，本來，師傅是派你前往的，而你推三搪四，結果，由我一人保鏢北上！」

招天至道：「那時，我精神恍惚！」

易天行道：「精神恍惚？好一個藉口！這趟鏢十分吃重，我離開了龍虎堂九個月，回來的時候，顏貞便臨盤，這豈是我的兒子？」

翟天星開始明白易天行所說的話。

招天至道：「義兄，我招天至怎會在你……」

易天行道：「招天至，你不用假仁假義，如果不是你趁我離家之時，淫我妻子，我豈會做了一個便宜父親？」

招天至怒吼一聲，聲震屋瓦。

易天行續道：「本來，我要立即揭穿這事實，在師傅與顏貞面前，把你殺死，可是，我這樣做，豈非便宜你這雙狗男女……而且，我要找到確實的證據！」

招天至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找到了證據？」

易天行慘然笑道：「當然——我暗中窺伺你多次，雖然，我不能捉姦在床，但我多次見你與顏貞說話，那濃情蜜意的表情，使我心如刀割！」

招天至道：「我與顏貞有情，却並非男女之情！」

易天行道：「你不用辯白，我還有更確鑿的證據——我在你小樓之內，找到一張萬兩銀票！」

招天至道：「那萬兩銀票……」

易天行道：「那當然是顏貞給你的，可是，你仍不心滿意足，死賴在龍虎堂內，只有一個目的——你要把龍虎堂所有產業，盡歸你一人所有！」

招天至聲音嘶啞道：「義兄，我半生受業恩師，我怎能如此忘恩負義？」

易天行道：「你也懂得忘恩負義，當我找到那張萬兩銀票之後，立即便要把你手刃，可是——」他的胸口不斷抽搐，而且不斷嗆咳！

翟天星連忙上前，道：「易兄，還是回去再說！」同時在易天行胸口點了幾下，血立時遏止下來。

易天行噓了一口氣，臉上呈現一片得意之色，道：「可是，我想到了一個使你永不超生之計！」頓了一頓，又道：「我要寵壞這孩子，讓他做出最傷天害理之事，那麼，我的仇恨豈非得雪，而你這畜生，比我所受的痛苦，當在萬倍以上！」

好一個報仇雪恨的毒計！

以劍殺人，只贏得血濺當場，一時之快！

以愛殺人，又可贏得什麼？

茅屋之內，一片沉寂，只有易天行的喘息聲，一下比一下更為沉重，鞭打着每一個人的心。

一陣狂風，從牆隙透入，發出嗚嗚的聲音。

「砰」的一聲，門扉也在風中掩開，門外赫然站着一人，那人一身白衣！

顏貞！

易承先首先發聲：「娘親！」

顏貞並沒有答話，緩步入內，忽而仰天長笑，道：「易天行你好毒的奸計！」

易天行睜開了眼睛，道：「你也來了，也好，讓你知道事情眞相，看你怎能再活下去！」

顏貞忽地止住笑聲，凄然道：「易天行，天網恢恢，眞的疏而不漏！」

易天行滿臉笑意，道：「難得你也明白！」

顏貞道：「惡毒之人，報應自會臨身，可惜，天下事又豈會盡如人意？」

易天行道：「難道我做錯了？」

顏貞道：「豈止是錯了，而且是大錯特錯！」

易天行道：「當我第一步踏入龍虎堂，便是大錯！」

顏貞道：「我與招師兄情同手足，並無……」

易天行怒道：「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要為他辯白？」

顏貞並不理會他的說話，續道：「而易承先確是你的孩兒！」

易天行沒有說話，一臉鄙夷之色。

顏貞道：「那年你北上，我本意隨行，但是，在臨行前幾天，我才發覺有了身



孕！」

易天行聽了這話，突然挺身，又道：「如果這是事實，你怎會不告訴我？」

顏貞道：「我一直想告訴你，可是，你為了籌措北上之事，一直沒有閒暇下來，這事可以問我的乳娘。」

易天行臉上變色，可是，轉瞬之間，臉色又趨回平靜，道：「乳娘之言又豈可信？」

顏貞道：「乳娘之言不可信，但孩子身上的黑疤，又怎能假做！」

易天行道：「孩子身上有黑疤？」

顏貞慘笑道：「孩子出世之後，你一直對我與孩子都異常冷淡，表面上，你對孩子十分寵愛，可是，你一直並沒有關心孩子，如果你仍是不信，你可以立刻揭開孩兒的腹部，看看那黑疤，那龜形的黑疤，是否與你自已腹上的黑疤一模一樣！」

易天行全身發抖道：「承先，你給我看看！」

易承先木然的上前，揭起前襟。

柔弱的燈光下，易承先的腹上，肚臍之下，果然有一隻龜形的黑疤。

易可兒也上前，驚道：「爹爹，我身上也有！」

顏貞慘然笑道：「這位姑娘是你女兒，那麼，腹上的黑疤豈非你易家所有？」

易天行臉色泛青，額角上汗水涔涔而下，但他是一個十分工於心計，而且異常固執的人，顫聲道：「孩子是我的，那麼，那萬兩銀票又如何？」

顏貞道：「你寵壞孩子，讓他為所欲為，結果，他變成了一個採花賊！」

易天行喘氣道：「不要再說下去——我只要知道，那銀票又如何解釋？」

顏貞道：「你的猜測並沒有錯，那銀票的確是我向父親拿來，送給招師兄！」

易天行道：「那麼，你算是三貞九烈的女人？」

想不到，易天行竟是一個這麼冥頑不靈之人。

顏貞道：「我與招師兄是青梅竹馬，這事你早已知道，我下嫁於你，為的只是報救父之恩，招師兄眼看我成了他的嫂子，他的痛心，自然人人可解，我送了萬兩銀票給他，只望他早日離開龍虎堂，自己創業揚名，也可以補我一些良心不安！」

易天行臉色更形蒼白，在掩映的燈光之下，十分詭異，使人毛骨悚然。

顏貞道：「我不怪你在外面生下另一位女兒，可是，這報應實在太大，你一手把親生兒子弄成是個採花淫賊，報應竟會在你的女兒身上。」

易天行聽了，慘白的臉孔突然出現一片通紅，向着易承先道：「孩兒，我實在對不起你！」

易承先抖聲道：「我不知道！」

易天行咳了一下，道：「這一切都是我親手造成的惡果，我死在你的劍下，也無怨言！」

易天行轉首向着易可兒道：「女兒，這是你哥哥，他是無辜的，你怨的只是你這惡毒的父親！」

易天行聲音更形荏弱。

易承先與易可兒同聲哭道：「爹！」

就在這時，一個黑影，撲入屋中，直向着易天行跟前俯下，這人正是易天行的另外一位夫人！

婦人哭着道：「相公，我早已與你說過……」

易天行道：「娘子，只怪我自己生性多疑，為什麼我能在江湖之上，好客為人，而不能在我小小的家庭之內，多半點原宥之心？」說罷雙手自揑喉嚨。

易天行喘氣已停，那婦人突然站了起來，拔出髮髻上的金釵，自刺心房。

易可兒急道：「娘親……」

婦人道：「你父親雖被稱為萬戶君侯，可是，他是個寂寞的人，我豈可讓他在黃泉路上，寂寞而行？」

說罷已倒在易天行懷裏。

顏貞俯身下去，用手把易天行的眼睛闔上。

顏貞道：「可兒，你可隨我回去！」

易承先道：「娘親，孩兒……」

顏貞道：「承先，雖然你爹故意寵你，讓你成為一個不知天高地厚之人，可是，你已成人，這一切的罪行，你自然要承担！」

易承先哭道：「難道娘親要……」

顏貞轉向秦捕頭道：「秦爺，你押下這孩子，假若你念在易總把情面，可替他向衙府大人說項，那麼，他也可在獄中過少幾年！」

秦捕頭無言，押了易承先。

顏貞又向易承先道：「我知你爹故意寵你，但我已多番向你教誨，假若你有命在獄中，好好把我言語思量一番，出獄之後，還可以回到娘親跟前！」

易承先低首不語。

秦捕頭道：「各位，我先回去！」

易承先哭道：「娘親……」

顏貞轉臉，一派凜然大義，使招天至與易天星也是大為感動。

當易承先走出了門口，仍聲聲喚着娘親。

顏貞轉過頭來，淚水已像缺堤而下。

招天至道：「師妹，讓我……」

顏貞道：「不用了，這孩兒任性多年，一定要讓他受到足夠的折磨，才可以成為一個眞正的男兒！」

招天至歉然道：「師妹我累了你！」

顏貞道：「師兄，如果尋根究源，罪魁應該是我，假若我沒有把恩情二字混淆，又怎會弄至如此田地？」

招天至道：「師妹恩怨分明！」

顏貞自言自語地道：「假若我不贈你萬兩銀票，那麼，事情可或會有轉機！」

招天至道：「我沒有離開龍虎堂，也是一大錯誤！我只念師情！」

顏貞又道：「假若……」頓了一頓，續道：「那是太多的假若，天又豈會盡如人意！」

人生恩義，縱橫交錯，誰知恩會變仇，義成反目？

招天至抱起了易天行夫婦屍身。

翟天星感慨道：「招兄，幸好我沒有看錯人，你的確是一個仁義君子！」

招天至苦笑，一生仁義，又是如何，造物弄人，竟是如此！

三人走出了茅屋，但易可兒仍木然不動。

顏貞走了兩步，回過身來，看着易可兒，柔和道：「可兒，難道你不願意跟我回龍虎堂？」

易可兒驚悸道：「眞的？」

顏貞解下身上的風氅，輕輕披在易可兒身上，才緩緩道：「可兒，你是易家骨肉，雖不是我所出，但我仍會把你當作親兒一般！」

那充滿愛意的聲調，使易可兒恢復了信心，「哇」的一聲，撲在顏貞懷中，放聲痛哭。

翟天星與招天至二人，見此俱是十分感動。

顏貞歎道：「孩子無辜，上一代的恩怨，又何必禍延後輩？孩子，別哭……」

她雖勸止易可兒，可是，她自己的淚水已隨語聲淌下。

翟天星暗道：「顏貞處事，恩怨分明，實在是一位女中豪傑！」

招天至也走近兩人身畔，道：「夜寒多露，師妹保重！我們還是回到龍虎堂再說！」

下了山崗，白楊樹下仍繫有幾匹駿馬，一定是秦捕頭所留下。

四人迎着夜風，策馬而奔，東方已開始露出魚肚白色，黑夜已去，龍虎堂已隱約在前。

翟天星突然勒馬，凝神傾聽，半晌道：「易夫人，招兄，龍虎堂內似有刀劍之聲！」

顏貞與招天至也挾馬停下，異口同聲道：「什麼？」

翟天星耳目較二人爲靈，道：「快！」說罷挾馬趨前。

二人跟着，漸漸他們已迫近龍虎堂，果然，叱喝與厮殺之聲，不絕於耳。

龍虎堂銅門緊閉。

翟天星縱身下馬，躍上牆頭。

只見大院之內，八個漢子，正圍着一位老者拚殺。

這老者手揮胡琴，竟是「啞弦响」金聲震！

翟天星道：「易夫人，快去看看你爹爹！」

招天至也躍上牆頭。

翟天星道：「招兄，你先往堂內各處看看，讓我對付這些狂徒！」說罷便飛身而下，躍入園中。

金聲震力拚八人，似乎已是筋疲力盡了。

圍攻金聲震的八人，其中三人，是剛從小酒舖回來的龍髯揚、宇文璞與曲和鳴，另外五人，正是那日在龍虎堂之內，曾與翟天星印證武功的五人！

翟天星喝道：「住手！」

八人突見一人從天而降，已是吃驚，而今被這一喝，耳鳴心悸，連連暴退。

翟天星道：「你們爲何要圍攻金老前輩？」

龍髯揚並不回答翟天星，向其餘七人道：「翟天星既趕回，我們只好拚了！」

七人應聲道：「拚！」

一時之間，只見刀劍狂揮。

翟天星護着仍在喘氣的金聲震，雙掌猝翻，天星掌力度，足足使了七成以上。

一陣狂風，把八人迫退。

翟天星趁這空隙，道：「金老前輩，這八個狂徒，又打些什麼主意？」

金聲震把胡琴揮出，道：「他們竟想散了龍虎堂！」

翟天星怒道：「像這羣忘恩負義之輩，易總把生前把你們當作上賓……」

郭無雙與郭無單已雙雙躍上，使出他們的「四拳八腿」，但翟天星一招「氣沖牛斗」，兩人便應聲一翻，已被震出八丈之外。

金聲震顫聲道：「易天行已死？」

翟天星點頭道：「是的！」聲猶未止，狂草劍孔仲劍兩式撇捺，向翟天星胸前刺來。

翟天星右袖一揮，勁力充盈的大袖，竟像鐵板一般，硬接了這兩式，突然，衣袖一軟，孔仲劍的劍已被衣袖所捲，橫飛而出。

金聲震怒道：「怪不得他們立下此歪心！」

翟天星道：「金老前輩，這八個忘恩負義，趁火打刦之輩，死有餘辜！」

丹青妙手苗丹青與千里追風萬戶嘗見郭無雙與郭無單被震開了八丈，知道就算拚了性命，也無法敵得過翟天星，他們同時使了虛招，回身便走。

金聲震道：「鼠輩竟想逃！」只見他抓着胡琴皮鼓，用勁一揮，那琴柄便飛脫出來！

那琴柄彷彿長了眼睛，迴旋翻飛，先在萬戶嘗背後一抹，力度並沒有削弱，又向苗丹青射去。

苗丹青感到勁風橫來，低頭一閃！

這一低頭，却被那琴柄刺正了太陽穴！「呀」的一聲，便倒在地上！

而今只剩下龍髯揚、宇文璞與曲和鳴了。

翟天星雖是宅心仁厚之人，但平生最恨忘恩負義之輩，手不留情，雙掌翻飛。

三人使的都是長兵器，而且對翟天星早已有了懼意，便狂舞兵器，護着全身！

翟天星踩着天星步，「白雲橫渡」、「浴日滔星」、「生風漾月」三招同時使出。

三人只感勁風撲面，掌影漫天，一時之間，頭昏腦脹，似乎已忘記了一切，狂亂閃晃，可是，天星掌配合了天星步，又有幾人可以接過？

「叭叭叭」三聲，三人已像三堆爛泥，倒在地上。

金聲震道：「翟大俠，易總把……」

翟天星急道：「金老前輩，我們先趕往後院，看看顏老前輩？」

翟天星與金聲震剛到了別宅前面，已見招天至滿臉驚惶趕來。

翟天星道：「招兄——」

招天至顫聲道：「師傅已死！」

金聲震仰天狂叫：「顏兄——」

翟天星道：「是被這班狂徒所害？」

招天至道：「我也不大清楚，師傅是死在床上！」

三人急奔往顏蒼所住小樓。

顏貞跪在顏蒼床前，狂哭不已。

翟天星上前，只見顏蒼臉色黝黑，僵臥在床上，他俯身審視一番，才道：「老前輩是中毒而死！」



床前有一小几，几上還放了一碗藥。

翟天星細看，道：「砒霜！」

顏貞聲嘶道：「有誰會下砒霜？」

翟天星又再翻開顏蒼右眼，道：「顏老前輩中毒已久，並非這碗藥有毒！」

金聲震道：「翟大俠，我…我…不明白你——」

翟天星道：「顏老前輩臥病期間，金老前輩已告訴過在下，是藥王谷的湯續命所醫，這位神醫，斷無下毒之理，那麼，負責執藥的是誰？」

招天至道：「女婿是半子，自然是義兄！」

翟天星道：「易天行果然是深謀遠慮之人。」

招天至道：「難道是義兄所爲？」

翟天星道：「而今易天行已死，我們不能使他招認，不過，以我的揣測，他一直把微量砒霜，下在藥內，這樣，顏老前輩便會不知不覺之間，中毒而死。」

顏貞道：「易天行恨我，爲何又會害我爹爹？」

翟天星歎道：「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其實，易天行早已有奪你家財產的陰謀！」

想不到這位受江湖人敬重的龍虎堂總把，竟是個這麼惡毒的小人！

翟天星安慰了顏貞一番，道：「事已至此，也無從追究，招兄，你好好收拾一切！」

招天至經此巨變，顯得異常沮喪。

翟天星道：「招兄，爲了你的師傅，也爲了你師妹，龍虎堂今後，一切都要看你了。」

× × ×

五日之後，一切喪事已然辦妥，翟天星便向招天至、金聲震告辭。

因爲龍虎堂的喪事，還沒有過頭七，因此，招天至只備素筵，與翟天星話別。

席間，兩人極力挽留翟天星，但翟天星去志已決。

招天至道：「翟兄，在下對你，實在是萬二分佩服，可是，在這巨變之中，我仍不十分明白！」

翟天星道：「這只不過是當局者迷而已！」

招天至道：「首先，殺我僕人與灰鷹，是一個懂得『碎骨揑』的人，究竟是何人？」

翟天星笑道：「易天行！」

招天至道：「義兄如何會『碎骨揑』的？」

翟天星道：「難道你忘記了你師傅曾練『梵音抖』而走火入魔？這天竺武功，是以非人所能之全身勁力，先運于指掌之間——」

招天至恍然道：「易天行也學了一些皮毛！」

翟天星點頭：「幸好他只偸學一些微末，否則他也會走火入魔！」

金聲震道：「想不到顏兄爲練這種異功，而至累己累人，唉！」

翟天星道：「招兄，還有一點，你可否記得？那夜在茅舍之內，易天行自揑嚨喉而死？」

招天至想了一會，才道：「是的，爲什麼我竟然無法想起？」

翟天星道：「我早說過了，當局者迷嘛！」

招天至又問：「翟兄，爲什麼你那麼信任我？」

翟天星道：「人心如面，各有不同，其實，我也有過懷疑你的時候，尤其是易天行在數說你的不是時，不過，我與你分別多時，我也沒有一定信心，相信你沒有被時間而改變！」

招天至道：「爲何你始終沒表示？」

翟天星道：「有兩個原因，其一，我與你相處多天，假若你有何異動，我不會看不出，以我在江湖經驗，心中充滿仇恨的人，無論他如何掩飾，定有破綻！」

招天至對翟天星觀人于微，十分佩服，又道：「然則第二個原因？」

翟天星道：「那更爲明顯——顏老前輩在這年來，已成了一個活死人，他何來會寫手諭？」

招天至這時才記起，在茅屋之前，龍髯揚曾經在竹桿之暗格拿出了一張龍虎堂的信箋！

招天至道：「爲什麼我不會想起？」

翟天星道：「你素來敬重師傅與義兄，所謂關心則亂，這點是人之常情。」

招天至又道：「翟兄，你似乎對易承先早有疑心？」

翟天星道：「是的，父母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不過，易天行對這兒子，實在太爲過份，而且，以龍虎堂的總把，對一個地方上的採花賊，他不應如此關心，那天在東苑，其實是他從中作怪，放走了他！想不到天理循環，他的孩子竟會侵犯自己的女兒，這實在是天譴！」

三人在歎息之中，乾了幾杯。

翟天星道：「招兄你有什麼打算？」

招天至道：「本來，經此一變，我已心灰意冷，不想再主持這龍虎堂，但師妹所遭遇的事，豈非比我更爲重大，創傷豈非比我更重，爲了她，爲了孩子，也爲了日後江湖人有托庇之所……」

翟天星道：「招兄胸襟廣闊，是我輩江湖人之福！對了，孩子如何？」

招天至道：「承先在獄中，已有了懺悔之意，日後要看他造化如何，最值得安慰的是，易可兒對師妹關懷備至，就像她親生女兒！」

翟天星又問道：「龍虎堂有沒有重大損失？」

招天至道：「沒有，假若我們遲回來一步，那幾個江湖敗類，已把龍虎堂翻轉了！」

翟天星道：「明早我要上山拜祭顏老前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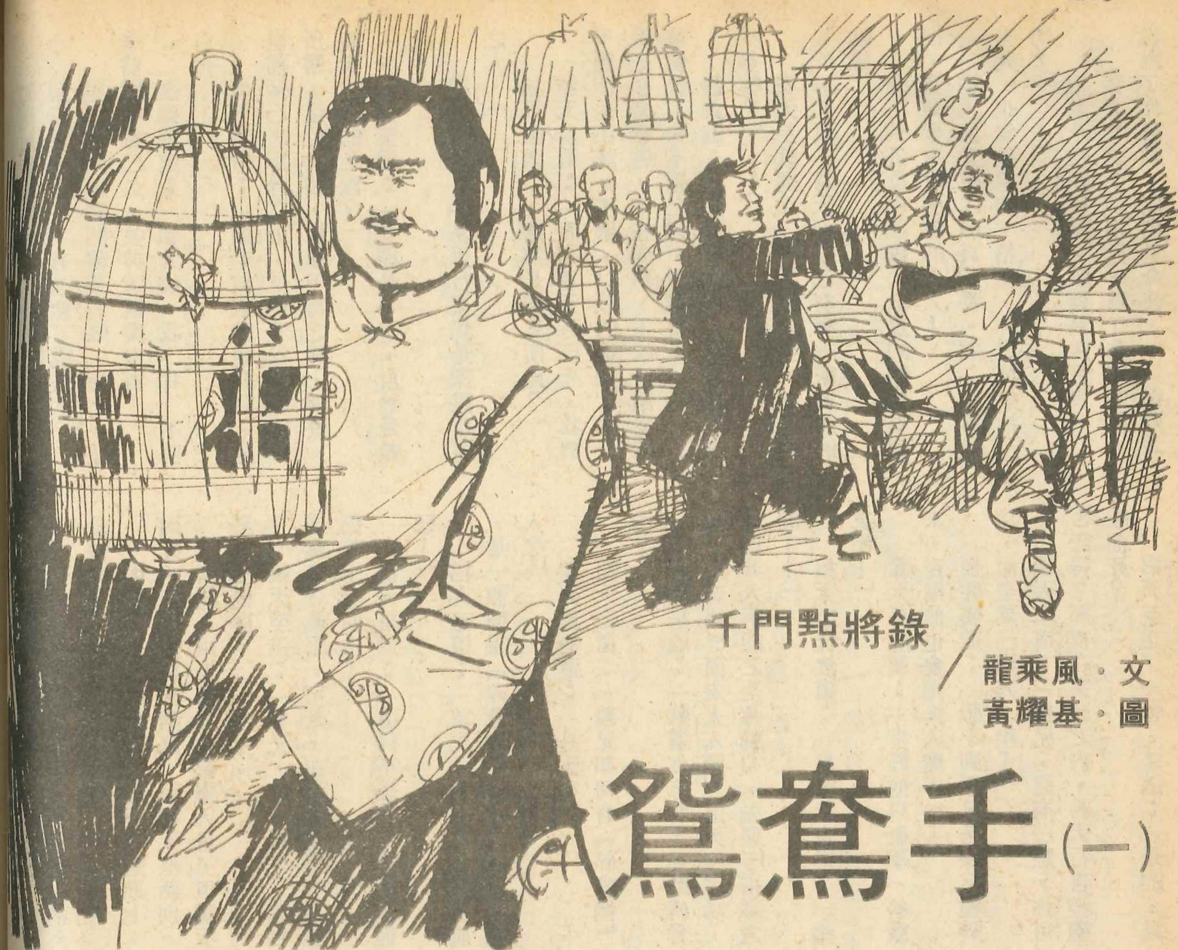
翌日早晨，顏貞攜了易可兒，與招天至、金聲震來到顏蒼的墳前，翟天星看到新立墓碑，心下愴然。

一坏黃土，便埋下幾許江湖武林英雄豪傑！

顏墓側，還有兩個新墳，翟天星細看，却原來是易天行與那婦人新墓。

想不到顏貞竟是那麼通情，讓那婦人與易天行同葬！翟天星望着抽泣的顏貞，心內悠然生了敬佩之情。恩怨情仇，又有幾個人可以參透！

（全文完）



千門點將錄

# 鴛鴦手(一)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 誰識箇中局

### 胆正命平

(一)

十一月二十六日，晨。

廣州九如茶室，鳥聲嘈雜，連人們高談闊論的聲音也壓了下去。

秋意已深，北風越山而來。

這是畫眉鳥「當起」的季節。

× × ×

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唇上留着兩撇八字鬍子的師傅山，幾乎每天都準時七點正踏入九如茶室的大門。

師傅山姓陳，名雅彥，字戰山，是廣東省中山縣人氏，三代單傳，乃是武術世家，鐵指金棍陳天裔的唯一血脈。

在廣州，大多數的人，都稱呼他師傅山而不名。

在荔灣，師傅山設有醫館，但却非武館。

他從不招收門徒，醫館中只有兩個小伙計。

他早婚，現在共有兒孫十二人。兒孫的事，他很少去管。

這個責任，一直都是落在陳夫人的身上。

現在，師傅山已年滿五十，生活過得很優悠寫意。

現在，他每天不可或缺，非幹不可的事共有兩件。

第一：喝茶，龍井茶。

## 不賭是贏錢

第二：伺候籠中之鳥，畫眉鳥。

(二)

畫眉鳥，是一種深獲養鳥人仕鍾愛的鳥類。

我國有一異人，家中養鳥無數，尤以畫眉鳥最多，竟達千隻。

此人生於清末，鬚長及胸，然而身長僅及五尺。

他就是名聞兩廣，人稱「畫眉大師」的孫天堡。

孫天堡曾在黃鶴樓外一堵白牆上，爲畫眉鳥作頌，句中有云——

「夫黃鶯善詠，鸚鵡能言，華衣翠綠，色態繽紛，每聽山邊之百舌，悠然自樂，惟歌者自歌，未有雄風之姿，能堪禦敵；即會挑兵之武將，又無嬌音入耳矣。

「惟畫眉者，兩眉橫似岱，窈窕若佳人，非彩筆之輕描，如金剛之傲立，每見於花叢竹靄之間，千聲喚唱，萬種稀奇，實堪千般偏愛也。

「勸君珍惜畫眉鳥，畫眉鬥法最神奇，擂頭劈頸毛紛落，連環攻殺血流紅，文也是文，武亦是武，允文允武，振翅比天高！」

這是孫天堡生平最得意的傑作。

自從師傅山讀過這首畫眉頌之後，就對飼養畫眉大感興趣。

但在這一方面，他的道行並不高明。

雖然他很開心，也很願意在這門玩意上花錢，但得到的成績，卻不理想。



師傅山養的畫眉，有雌有雄，總共十餘隻。

在他的寓所裏，可以說是畫眉鳥的天下。

畫眉擅唱。

師傅山的畫眉也不例外。

然而，牠們的「功夫」却不行。

每次出戰，師傅山的畫眉，總是給人殺得片甲不留，一敗再敗。

這是很沒面子的事。

不知如何，無論怎樣驍勇善戰的畫眉，只要落在他的手上，縱然初時威武絕倫，可以贏一兩場，但再養下去，就會變得不知所謂；「鬆毛鬆翼」者有之，「大叫寒喉」者有之，單眼、縮脚、甚至「翻裙毛」亦有之，總之，師傅山是雀場上的「大羊牯」。

這種人，在雀場上自然是大受雀友們所歡迎的。

但師傅山對於自己的「劣績」，從不介懷。

他認爲，這是玩耍，勝負根本不足重視。

到九如茶室，已成爲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這一天，也不例外。

他帶着兩隻畫眉，悠然自得地，進入了雀聲喧鬧無比的九如茶室。

(三)

在喧鬧的雀聲中，師傅山忽然聽見一個人放肆地大笑。

「靳老師，這種不倫不類的傢伙，不要也罷。」那是一個眉粗目大，孔武有力的黃衫大漢。

他叫「鋼拳」顧世勇，是個教頭。

他的頭很大，拳頭更大。

據說他曾經赤手空拳，在杭州打死五個手持利斧的盜匪。

經此一役，顧世勇名聲大噪。

在廣東，他很有點名氣。

在九如茶室裏，他的名氣更响亮。

因爲他有一隻「畫眉王」。

常言道，千金易得，一將難求。

戰場上，固然如此，在雀場上，也是一樣。

顧世勇這一隻「畫眉王」之所以能够稱王，絕非偶然。

牠已在九如茶室裏稱雄凡三年之久。直到現在，牠已擊敗過不下三十隻畫眉，而且全部都是「一級猛將」。

但這些「一級猛將」，在畫眉王的面前，就再也「猛」不起來。

顧世勇「手握重兵」，可說是不可一世。

他認爲，除了他自己手上的畫眉王之外，這裏所有的畫眉，都是垃圾。

正因爲有這麼一句說話，所以不少「雀友」，寧冒「奇險」，也要「出兵」，一撼畫眉王。

他們未必在乎金錢上的輸贏，而是務求擊敗畫眉王，好挫一挫顧世勇的氣燄。

但畫眉王不愧是畫眉王。

挑戰者一一敗在牠的爪下，甚至其中有一隻給牠打瞎了眼睛，更有一隻頭破血流，當場慘死。

顧世勇越來越驕狂，但却沒有人能把他的氣燄挫一挫。

× × ×

靳鶴平是一間書塾的老師。

他教書很細心。

他養畫眉也是一樣。

但這兩個月來，他手上的畫眉鳥，已連續三次敗在顧世勇的畫眉王手下。

靳老師涵養極佳。

顧世勇雖然不斷嘲笑他，擺出勝利者的臉孔，但靳老師只是一笑置之，並不計較。

但這一天，顧世勇的說話，却引起了一個人的不滿。

這人是靳老師的隣居磨刀傅六。

傅六自號「胆正命平」，也是九如茶室每天必到的常客。

正當顧世勇不斷嘲笑靳老師，說他養的畫眉全是垃圾的時候，傅六突然忍耐不住，「呸」的一聲：「簡直未見過『大蛇痾尿』！」

顧世勇正在意氣風發，居然有人頂撞自己，不由臉色一變，怒瞪着傅六。

「你說甚麼？」

傅六冷笑：「我已說得很够清楚，除非你是個聾子！」

「你敢罵我是聾子？」顧世勇突然隨手拿起一杯茶，就向傅六的臉上潑去。

傅六一閃，這杯茶却潑在師傅山的黑綢短褂上。

連他鼻樑上的金絲眼鏡，也滿是茶葉渣。

顧世勇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繼續和傅六發生衝突。

傅六是個靠磨刀剪爲生的漢子，但却曾練過武功，而且天生一副牛脾氣，正是「仗義每多屠狗輩」的典型人物。

顧世勇是教頭，雖然未必有財，但最少也很有點勢力，一般人是絕不敢去惹他的。

但傅六却因爲靳老師被嘲諷，看不過眼，居然挺身而出，與號稱「鋼拳」的顧世勇發生衝突。

「磨刀六，你是嫌命長了！」顧世勇滿面殺氣，捲起衣袖，一副稱王稱霸的模樣。

事實上，在九如茶室裏，他的畫眉王够兇，他的人更加厲害。

在九如茶室這種地方，發生打鬥，那是毫不足以爲奇的事。

尤其是顧世勇，更是嗜賭，也嗜鬥。

鬥畫眉，他樂意奉陪。

鬥人嘛，更加不必考慮，只愁少了對手。

——磨刀六，何許人也？竟然在太歲頭上動土。

——這人若不揍之，有何面目見列祖列宗？

× × ×

所以，顧世勇毫不考慮，一定要好好的教訓傅六。

然而，傅六自號「胆正命平」，倒也不是自吹自擂的。

他有一種與生俱來，寧死不屈的拚勁，無論對方是誰，他也敢「拚着一身剮，要把皇帝拉下馬。」

顧世勇不是皇帝，是教頭。

就算這個教頭是吃人妖怪，傅六也會拚了再說。

他實在很够勇氣。

可是，勇氣和武功，却完全是兩碼子事。

傅六不錯有點武功。

但他和顧世勇相比，却是相差得太遠了。

砰！

傅六的左頰上捱了一拳，人如斷綫風箏，向後飄了開去。

他已拿樁不住，眼看就要跌在地上。

但就在這刹那間，一隻穩定的手扶住了他。

傅六回頭一望，目露感激之色。

他看了那人一眼，又咬着牙，要和顧世勇再拚。

顧世勇已撲了過來，粗壯的拳頭直撞傅六胸膛。

## 賭左手右脚

（一）

好快的拳！

好兇猛的拳！

好厲害的「鋼拳」！

傅六直到現在，才知道自己最大的本領，不是打架，而是「磨較剪鏟刀」。

但現在才知道，似乎是太遲了。

顧世勇這一拳，看來最少可以把他的肋骨打斷七八根。

傅六剛才捱了一拳，根本連站也未曾站穩，又怎抵擋得住顧世勇猛烈的攻勢？

他已必敗。

而且肋骨難保。

但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一隻蒼白的手掌突然從他的脇下伸出。

顧世勇的拳已到。

這一拳本該打在傅六的胸膛上，但那隻蒼白的手掌却把這一拳輕輕的接下。

傅六怔住。

顧世勇也怔住。

兩個人的目光都同時盯在這個人的臉上。

刹那間，好像連嘈吵不堪的鳥聲都停下來了。

沒有人發笑。

微笑着的只有一人。

師傅山。

（二）

身形穩如泰山的師傅山，正在微笑着，盯着顧世勇的臉。

顧世勇的拳已收回，目光收縮，就像是一條遇見了老虎的豹子。

「顧師傅，你的拳好厲害，」師傅山淡淡的說。

不錯，顧世勇的拳頭，的確厲害。

他的拳頭，已不知打斷多少人的肋骨，也不知打爆多少人的鼻子。

在廣州，從來沒有人能接得住他的「鋼拳」。

師傅山是第一個。

而且，他只是輕描淡寫，就把這一拳的威力化解於無形。

顧世勇雖然蠻橫，却不是條豬。

他若是條豬，也不可能練成一身可怕的武功。

更尤其是他的「十步連環伏虎拳」，能够練得好的人，都一定不會太笨。

這個不笨的顧師傅，已看出師傅山雖然外表看來弱不禁風，但却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在廣州，知道師傅山有一身武功的人很多。

但却很少人見過他出手。

人們所知道的，就是師傅山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

家學淵源，虎父無犬子，師傅山的武功當然也很不錯。

但這只是「想當然」的事而已。

因爲，師傅山不喜歡動手，也絕少動手。

這一次，已很例外。

但他也不是打架，只是爲傅六接下顧世勇這一拳。

顧世勇很不高興。

他不喜歡別人插手管他的事，更不喜歡別人擋住他的拳頭。

他的目光就像是針。

針鋒已刺着師傅山的臉。

但他的拳頭却垂了下來。

「師傅山，」顧世勇冷冷的笑了笑：「想不到你養畫眉的本領第八流，手底下的功夫却是不弱。」

師傅山漫不經心地笑了笑，說：「這裏是鬥雀的地方，何苦連人也拚了上去，這豈不是桐油埕子裝了醋，連鳥兒看見也覺得好笑？」

此言一出，衆皆哄然大笑。

只有顧世勇不笑。

他現在就像隻吃了火藥的「火底雀」，恨不得衝過去把師傅山撕開一片一片。

但他不笨，的確不笨。

師傅山是鐵指金棍陳天裔的傳人，雖然自己未必比他輸虧，但在未曾探清楚對方虛實之前，他還是不想輕舉妄動。

在廣州，他覺得自己已經是個很有面子的人。

到了他這種地位的人，可以贏一百次，但却絕不能輸一次。

剛才師傅山能從容地接下自己的拳頭，已證明對方絕非泛泛之輩。

所以，雖然他現在已經無名火起三千丈，但他還是忍耐着。

他忽然嘆了口氣。

「你說得對，這裏是鬥雀，而不是鬥人的地方。」

「難得！難得顧師傅明白到這一點，那麼……」

「那麼咱們就鬥雀，」顧世勇嘴角間露出一種奇特的笑意：「你也是個養雀的人，咱們就在這方面比一比高低，免得傷了和氣。」

他前一句「比一比高低」，後一句却是甚麼「免得傷了和氣」，已有人聽得忍不住「咭」一聲笑了出來。

顧世勇猛然側臉，瞪着那人。

那人嚇得立刻縮下了頭，躲在別人的背後。

顧世勇不啻是在向師傅山挑戰，但鬥的不是人，而是畫眉。

這是個難題。

而且對於師傅山來說，更是一件難之



又難，極不公平的事。

誰都知道，師傅山手上並無「良將」，又怎能與顧世勇的畫眉王一較高下？

大家都以爲師傅山一定會拒絕。

但師傅山却說：「你以爲自己的畫眉王，當眞天下無敵？」

顧世勇道：「天下無敵倒不敢當，但在這裏，總算是王者。」

「王者？」師傅山打個哈哈，忽然又臉色一沉：「只怕未必。」

顧世勇冷冷一笑：「那麼咱們就在這裏一決雌雄，不管你用那一隻畫眉上場，我一樣應戰。」

師傅山哈哈一笑。

「我有一隻『善仔』名叫『順德先生』，今年四歲，歌喉不錯，就由牠來對付你的畫眉王，如何？」

「善仔」是指由雛鳥開始，就由人工養大的雀鳥。

畫眉若是「善仔」養大，通常都不擅於打架，比起在深山野嶺，飛走自如的畫眉，的確缺乏了一種兇蠻悍霸的戰鬥力。

「順德先生」是「善仔」。

牠的確是「善解人意」，「和善萬分」的。

這種畫眉，欣賞可以，逗玩也可以，把牠放在籠中，掛在屋簷下，聽牠高歌一番，也是賞心樂事。

但要牠打架，拚命，這是不是神話？

× × ×

每個人都在想：「師傅山瘋了。」

（三）

以「順德先生」去對付畫眉王，那簡直是以卵擊石。

顧世勇當然不懼。

他立刻說：「好，咱們現在就開始一決雌雄。」

師傅山却搖搖頭。

「現在不行。」

「何以不行？」

「『順德先生』昨天洗了澡。」

「昨天洗澡又怎樣？」

「牠有個怪脾氣，就是每逢洗澡之後，三天之內不想打架，」師傅山抽了口紙烟：「三天之後，咱們才在這裏決戰。」

顧世勇冷冷一笑。

「我明白你的意思，現在『順德先生』還沒有用藥催逼火力，當然不敢和我的畫眉王決戰。」

師傅山眨了眨眼睛：「隨便你怎樣說，總之，三天之後，誰不敢赴戰的，就是龜兒子。」

顧世勇冷冷道：「我不怕，無論你用甚麼藥，你的『順德先生』，絕對不是畫眉王的對手。」

師傅山淡淡道：「時間地點巳決定，賭注又如何？」

顧世勇道：「你能賭多少，我就陪你賭多少。」

師傅山悠然道：「我很窮，只能賭左手右脚。」

「甚麼？」顧世勇目光一寒：「你是說賭一隻左手，一隻右脚？」

師傅山道：「另外再加一萬塊。」

顧世勇倏地大笑。

「陳師傅，你以爲『順德先生』可以憑一服藥就爆出奇蹟。」

師傅山道：「戰果如何，現在誰都不必猜估，反正到時自有分曉，你現在該考慮的，是應否接受這種賭注。」

「你好兇。」

「比起顧師傅，恐怕還是差了一大截哩。」

顧世勇一拍胸膛。「好，咱們就賭一賭，看誰的左手右脚會被砍下來。」

師傅山道：「一言爲定，這三天內，你要好好侍候畫眉王，別讓牠飛走了。」

顧世勇冷冷一笑，抽起兩隻鳥籠，大搖大擺的離開了九如茶室。

傅六直到這時候才對師傅山說：「畫眉王自出道以來，從未吃過一次敗仗，以『順德先生』去撼牠，那是必敗無疑的一仗。」

師傅山微微一笑。

「誰說『善仔』不懂打架？」他悠閒地說：「總之，他未必一定贏，我也未必會輸，三天後，大家拭目以待好了。」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看見了一個年青人。

一個生得品貌堂堂，穿着剪裁合度西裝，英挺不凡的年青人。

他似乎在向師傅山微笑。

但師傅山只是盯了他一眼，就漫不經心的離去。

## 平地一聲雷

（一）

師傅山離去後，九如茶室裏，人人都在高談闊論，個個口沫橫飛。

大多數的人，都看好顧世勇。

事實上，畫眉王的表現，一直都是那麼駭人，那麼兇悍。

牠目前仍然是「長勝將軍」，等閑之輩，三招兩式之內，巳要俯首稱臣，荒落而逃。

「順德先生」固非名將，更是「善仔」養大，又如何能敵得住畫眉王的厲害功夫？

所以，人們都說師傅山這一次是燈蛾撲火，自取滅亡。

當然，也有少部份人獨持己見。

「師傅山也是老江湖了，沒有把握，怎會貿貿然賭這種傷殘身體的鉅注。」

於是，「盤口」滿天飛。

大致上來說，當然是畫眉王「高盤」，有人甚至喊出「一成」，賭「順德先生」必敗！

以一博十！

這本是一個極引人的博彩率。

但敢賭「順德先生」獲勝的人，却是很少。

雖然一塊錢就可以贏回十塊，但又有誰敢相信，畫眉王居然會敗在師傅山的「順德先生」手下？

× × ×

絕對看好畫眉王，而且喊出「以十博一」盤口的人，是市北大農場的孫老闆。

孫老闆的農場，養鷄，養鴨，養牛，養豬，養馬，養狗。

但他最有興趣的却是養鳥和養女人。

他在二十歲的時候，已經是個胖子。

現在，他的年紀大了一倍，體重却比

年輕時增加了幾乎兩倍。

他實在很胖。

然而，他喜歡的女人却是屬於「飛燕型」的那一類。

尤其是姚骨香。

姚骨香不算美，但却有一種令男人酥入骨子裏的風韻。

孫老闆喜歡她，喜歡到不得了。

姚骨香當然也喜歡他，尤其是他的財富。

事實上，孫老闆已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錢。

但她並不滿足。

她並不是個容易滿足的女人。

於是，孫老闆終於放棄了她，把她踼出大農場門外。

她發誓，一定要報復。

誰也想不到，今天她居然會在九如茶室裏出現。

「孫老闆，你認爲畫眉王一定可以贏嗎？」

「不錯。」孫老闆的眼睛盯在她的臉上，目光很複雜，看似冰冷無情，又似是內心之中，實在很捨不得讓這個女人離開自己。

姚骨香的目光却很冷。

她的聲音更冷。

「你敢不敢跟我賭？」

「跟妳賭？」

「不錯。」

「賭甚麼？」

「賭你的農場。」姚骨香簡直像個賭徒，一個久歷風塵，見慣大伕大陣的女賭徒。

孫老闆終於笑了。

他的笑聲很奇怪，就像烏鴉。

「妳拿什麼作賭本來賭我的農場？」

「你的農場值多少？」

「嘿嘿！」

「你不敢說？」

「就算它值五十萬塊好了，以一博十，妳有五萬塊賭本嗎？」

「敢跟你賭，當然不會沒有賭本。」

「妳的本領一向不錯，我實在不該看輕了妳，」孫老闆淡淡道：「但我出價以十博一，只是小玩玩的性質，注碼若大了，盤口就得改變改變。」

「你害怕了？」姚骨香冷冷一笑。

「我沒有要妳跟我賭，」孫老闆冷冷道：「只不過嘛，既然妳對我的農場有這麼大的興趣，不給妳一個機會，孫某也有點不好意思。」

「你要怎樣賭法？」

「一博一！」

「五十萬賭你的農場？」姚骨香的眼色變了。

「不錯，這本就是很公平的賭注。」

他要了「高盤」的畫眉王，却只是以平手賭注跟姚骨香對賭。

這怎能算「公平」？

而且，姚骨香也不可能會拿出五十萬塊來賭博。

孫老闆又笑了。

「妳若願意回到我身邊，這一輩子保證不愁衣食。」

他這兩句是風涼話。

人，是他踼出門外的，在這種情況下，她又怎會「回來」？

突聽一人輕咳兩聲，緩緩道：「的確公平，以一博一，誰也沒有吃虧。」

× × ×

每個人都靜下來。

每個人都用一種奇怪的眼光，看着這個人。

（二）

這個語驚四座的人，衣着考究，神采不凡。

他高大、健康、年青、英俊。

他像個紳士，但說話時的神態却像個賭徒。

一個冷靜、沉着的賭徒。

只是，在九如茶室裏的人，都覺得他有點瘋了。

孫老闆當然也看着他。

這人慢慢地向他走了過來。

「在下姓田，田遜。」

「田遜？」

「正是。」

「田兄弟好像不是廣府人氏？」

「在下籍貫寧波，生長於上海。」

孫老闆冷冷一笑：「你好像對這一場賭博很有興趣。」

「凡是賭博，在下都有興趣，」這年青人聳聳肩，微笑着說：「一個月前，我在上海一口氣輸掉了三十萬現金，還有十二幢房子和一家夜總會。」

聽到這裏，孫老闆的眼色終於變了。

因爲他忽然記起了一個人的名字。

「你就是田賭？」

「本來我的確姓田名遜，但現在他們都叫我『阿賭』，『田賭』，他們說我是個無賭不歡的敗家子。」田遜毫不諱言。

「聽說，你賭的很大。」孫老闆的聲音沉下來，他再也不敢小覰對方。

田遜笑了笑：「只要有賭本，當然賭得越大越刺激，好像剛才那位先生，一賭就是左手右脚，的確具有英雄本色。」

「甚麼英雄本色，簡直是瘋子，」孫老闆冷冷一笑。「贏掉別人的手手脚脚，又有甚麼用？總不成把這些醜惡的東西一塊一塊的切割下來，吞進肚子裏。」

田遜淡淡道：「你是個生意人，自然不懂他們江湖人的事。」

孫老闆道：「我只懂得錢，賭錢賭錢，賭的一定是錢，賭手賭脚賭命根子，那是他媽的放屁！」

田遜道：「我不是來向你放屁的。」

孫老闆怔了怔。

「你要怎樣？」

「不是我要怎樣，而是先要看看我的太太想怎樣。」

「你的太太？她在哪裏？」

姚骨香冷冷一笑：「我就是田遜的合法妻子。」

孫老闆呆住。

他看了看姚骨香，又看了看田遜，好像完全不能接受這種事。

「這不是甚麼奇事，」田遜悠然道：「她是個沒有丈夫的女人，而我却是個沒有妻子的男人，咱們在上海相逢，一見如故，情感發展得很快。」

孫老闆咳嗽了一聲：「這的確不是甚



麼値得奇怪的事。」

田遜忽然嘆了口氣。

「以前，有人對我說，倘若娶了一個比自己兇惡的女人爲妻，說不定就會因此而戒掉了賭癮。」

「這是很有可能的事。」

「但我娶的妻子並不兇，她很柔馴，而且賭癮比我還大。」

孫老闆瞪大了眼。

「田兄，你可知道，她現在要賭甚麼嗎？」

「我知道，是一座農場，你的農場，而且價值是五十萬。」

「但最重要的並不是這一點。」

「還有甚麼更重要的事？」

「你該深切一點的去瞭解畫眉鳥。」

「畫眉王是畫眉鳥，順德先生也是隻畫眉鳥，」田遜淡淡道：「牠們都會打架，這已很足够。」

孫老闆道：「畫眉就像是人，有些人孔武有力，天生就是打架的材料。」

「在下明白。」

「畫眉王就是這種材料，但順德先生却只是無名小卒，縱然師傅山用藥催逼，也絕不是畫眉王的敵手。」

田遜眨眨眼睛，緩緩道：「換而言之，還是那句老話，畫眉王是贏定的了。」

孫老闆笑道：「這是誰都無法改變的事。」

田遜微微一笑：「你一直都看好畫眉王，而且信心極大？」

「不錯。」

「但你爲甚麼要把這種事向我說？」

田遜凝視着他，「是不是賭注太大了，縱然有絕大的把握，也不敢冒這個險？」

孫老闆臉上一陣發白。

田遜的說話，就像是柄錐子，而且還不斷地椎着他的腦袋。

孫老闆終於說：「那你一定要跟我賭了？」

姚骨香說：「一定要跟你賭的人不是他，而是我。」

孫老闆吸了口氣：「田太太，妳以爲這一次可以把我的農場贏到手？」

田遜截然道：「這一點，孫老闆不必理會，問題只是在於一點：你敢不敢接受這一個賭法。」

孫老闆道：「五十萬，並不是一個小數目。」

田遜道：「你需要保證？」

孫老闆道：「這個自然，誰能保證這筆賭注不會變成爛帳？」

「我。」茶室裏忽然出現了一個穿着長衫的老年人。

這人的聲音並不响亮。

但他的出現，却使整個茶室的人都爲之一陣哄動。

× × ×

這人的名字，可說是無人不曉，無人不識。

他是個大商家、政治家、黑幫頭子。

「天雷」沈亨。

## 先聲奪人

（一）

沈亨居然來了。

他從十七歲開始，一直到七十歲，都是那麼受人矚目。

他年輕時是秀才，壯年時是一股地方亂軍的首領，老年時更是廣州市第一號大亨。

從來沒有人聽說過，沈亨對雀鳥也有興趣。

他玩刀子。

他玩火槍。

他玩女人、玩命。

但他絕不會玩一籠雀鳥。

九如茶室出現這個人的影子，實在是令人大感詫異。

並不是每個人都認識沈亨。

近年來，沈亨很少公開露面。

但他畢竟是個名人。

就算人們沒有見個他的廬山眞面目，也常會在報章上看見他的照片。

因爲近年來，他還是個很慷慨的慈善家。

但知道沈亨底蘊的人，都知道這個慈善家雖然老了，但拳頭還是很硬，罵人的聲音仍然像是旱天雷。

「天雷」沈亨，這是一個很震撼人心絃的名字！

孫老闆怔住。

他做夢也想不到，這種大人物居然也會來到這種地方，而且好像還是冲着自己而來的。

（二）

沈亨的手上，總是離不開一根枴杖。

但這根拐杖最大的用途，並不是用來幫助他走路。

他走路的速度，比許多年輕後生小子還快。

這根拐杖，也不是用來打架。

以沈亨現在的身份，早已不必勞動到自己親自去對付敵人。

無論他要對付誰，或者是懲罰誰，只要輕輕說一句話，就會有人澈底執行命令，幹得乾淨俐落，不留痕跡。

也許，他這根拐杖，就像是西方人的權杖。

它代表着的，是一種至高無上，操生殺之權的可怕權力。

孫老闆雖然並不是沈亨的手下，但他也同樣懾於沈亨的威勢。

「天雷」並不好惹。

想不到，爲了一場「雀鳥之爭」，居然會連沈亨也驚動出來。

× × ×

沈亨的身後，當然有保鑣。

不是一個、兩個。

而是總共八個。

他們都一律身穿黑衣，腰纏錦帶，脚踏快靴。

這八個人的年紀都在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身材也不相上下。

唯一有別的，就是他們的籍貫，都完全不同。他們分別來自大江南北，甚至有來自東瀛的忍者。

他們都經過極嚴格的訓練，每個人都可以單獨對抗超過十名壯漢。

一看見這種威勢，就算從未見過沈亨，甚至連照片都緣慳一面的人，都不難想像出，這位老人就是「天雷」沈亨。

智慧與武技

# 滑稽之雄——淳于髡

浮萍生

## （一）大鳥的比喻

戰國時齊國的威王，喜歡聽隱語，也喜歡聽淫樂，通夜飲酒，沉溺酒色，不理國事，把一切政事都委託給公卿大臣去辦理，而百官也荒亂異常，諸侯都來侵伐齊國，國勢即將危亡，威王左右的人都不敢勸諫。淳于髡便用隱語去促進威王覺悟，他說：「有一隻很大的鳥，停留在君王的廷上，已經三年了，這隻大鳥連叫一聲也不叫，也不起飛，大王知道這隻鳥爲的什麼？」威王道：「這隻鳥不飛便罷，一旦飛了起來，就要冲上高空，不叫便吧，一旦叫了起來，衆人都要被驚嚇倒的。」於是他召見縣令七十二人，把其中政績優異的一人備加獎勵，把昏亂的一人殺了，然後整頓兵馬出去作戰，諸侯爲之震恐，就把先前侵佔得到的齊國土地，一律奉還，齊王的威力，保持了三十六年，國勢十分强盛。

## （二）猪蹄的比喻

當齊威王八年的時候，一天，楚國派大兵侵入齊境，齊王叫淳于髡到趙國去請救兵，給他帶了一百斤的黃金。四匹馬共拉的車十輛去完成任務。淳于髡仰天哈哈大笑，笑得連帽子上的帶子都斷了。威王道：「先生嫌它太少嗎？」淳于髡道：「臣那裏敢？」威王道：「先生的大笑，難道有甚麼用意嗎？」淳于髡道：「今天臣從東方來，看見有一個人在路旁祈禱田地的豐收，他拿了一隻豬蹄，一壺酒祈禱地說：『祈求神，賜我高狹的田地，得到滿籠的豐收，低下的田地，得到滿車的收穫，願五穀都豐熟，禾實都很豐盛均堆滿我家中。』臣見到他所拿的東西很少，所得到的東西又那麼多，所以笑他啦。」於是威王就增加了黃金一千斤、白璧十雙、四匹馬共拉的車一百輛，淳于髡才辭別威王去到趙國。趙王給他精銳的救兵十萬名，車一千輛，前來搭救齊國。楚人聽到了這個消息，漏夜把軍隊調回。

## （三）酒諫

楚兵退去之後，齊威王非常高興，在後宮備酒席，召淳于髡來賜他喝酒，問道：「先生能喝下多少酒才會醉呢？」淳于髡答道：「臣喝一斗酒也會醉，喝下一石酒也會醉。」威王道：「先生喝下一斗酒便醉了，怎能再喝一石酒呢？可把這道理說給寡人

孫老闆認識沈亨。

他只見過沈亨一面。

那一次，他是專誠去拜會這位老人家的。

老人家在他等待了四個小時之後，才慢條斯理的從被窩裏鑽出來。

他只是對他說了兩句話：「你只是個開農場的人，我不會難爲你。」

說完之後，就是一聲「送客」。

原來孫老闆的伙計，不知如何，居然得罪了沈亨的手下，險些釀出一場大禍。

幸虧孫老闆知機，急急拜會沈亨，才把這場災禍弭解。

想不到，他第二次見沈亨，卻是在九如茶室之內。

（三）

沈亨不喜歡多餘的事，也不喜歡說多餘的說話。

他的說話就像是鋼鐵。

他說一就一，說二就二。

他若說十二點殺某人，那麼某人絕不會在十一點五十九分就死，也絕不會在十二點零一分的時候仍然活在世上。

這並不是「傳說」，也絕不是誇大之辭。

這早已經是有例在先。

面對着沈亨這種鐵一般的人，孫老闆馬上變得像是一塊棉花糖。

沈亨對他說：「我可以保證，只要你贏了，田賭一定可以馬上奉上五十萬，絕不會欠你一塊！」

一諾千金。

× × ×

沈亨的諾言，誰能懷疑？又有誰敢懷疑？

孫老闆當然也不例外。

「火頭」是他燒起的。

「以十博一」的盤口，已改爲「以一博一」了，而且又有沈亨這等人物作爲保證。

孫老闆還能說甚麼？

也許他唯一能說的，就是「我不賭了」這四個字。

然而，這樣的說話，他開不了口。

因爲那是很難下台的。

而且，還有一個「貪」字在作祟。

「畫眉王，牠怎可能會敗在一隻『善仔』的手下？」他已把這件事想得很透徹了。

「好！咱們就一言爲定，我跟田先生賭了！」

沈亨淡漠地一笑。

「很好，我只是作個見證，誰若賴帳，這筆帳就算在我的頭上。」

× × ×

沈亨作見證的賭博，又有誰敢賴帳？

（四）

同日正午。

顧世勇在醫館內發怔，怔了大半天。

「師傅山，你在攪甚麼鬼？悶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田遜，你怎會到了廣州？跟孫老闆賭身家似的，偏幫着那師傅山？」

「沈亨，你是連市長碰見閣下都要哈腰陪笑的大頭子，怎會忽然間跑到九如茶室裏作甚麼見證？」



聽聽嗎？」淳于髡道：「臣蒙大王賜酒，在大王之前喝，那執法的人在旁邊，監察官員在後邊，臣恐懼得伏地俯首而喝，像這樣喝酒，只不過喝下一斗，簡直就醉了。倘如父親有尊貴的賓客，臣捲起衣袖，彎着身子跪在他們的跟前侍酒，有時蒙賜喝剩了的酒滴，舉起酒杯和他們祝福，這樣喝酒，不到幾次，喝不及兩斗，簡直就要醉了。倘如與知己的好朋友，久不見面，忽然相逢，歡天喜地互聚舊事，再談談一些私下的情份，這樣的喝酒，可以喝到五六斗，才會醉的，倘如在那鄉里的盛會，男女混坐在一起，斟酒留連，一面玩着六博（古代的一種遊戲，二人對局），投壺（古代宴客的一種遊戲，賓主依次投矢壺中，負的罰酒），大家紛紛招募伙伴，開始遊戲，可以任意握住婦女們的手，也不受責備，可以飽看他們也不受禁止。前面有婦女耳圈落在地上，後面有她們所遺失的髮簪，臣心中感到輕鬆愉快，這樣的飲酒，可以喝到八斗，即使是醉，也不過是醉了二三分吧了。直到太陽下山，喝酒的人離去了半數，大家把酒杯合攏起來，很貼近地坐着或男或女，雜坐在同一席上，鞋履交相接觸，酒杯菜盆，零亂得可以，堂上的燭光隱滅，主人送客之時卻獨留着臣，把輕羅衣的小襟解開，彷彿可聞見微微的香味，這時候，臣心中的歡樂，達到了極點，竟能喝到一石。所以古語說：『喝酒太過份就會紛亂，快樂到極點就會悲傷，萬事都是如此。』這就是說：凡事不可以太過份，過份的結果，便達衰敗的。」淳于髡用這些話，來隱隱地規諫威王。

威王道：「你說得不錯！」從此之後，他就戒除了通宵達旦的喝酒。

## （四）獻鵠

一天齊王派淳于髡獻鵠給楚王，不料出了國門，途中不愼被飛走了。他只好揑造僞詞，往見楚王道：「齊王遣臣來進獻鵠子，經過一條小溪，那隻鵠跳躍得很厲害，似乎很口渴，臣不忍心她的口乾，便把牠放了出來喝水，不料她卻離開了臣，一飛去就不回來了。臣本想刺腹絞頸而自殺。又恐怕別人會說齊王因爲鳥獸之故，命令臣自殺。想買了一隻和牠相類似的來代替，又恐怕此種行爲無信而欺騙了齊王。想要逃亡外國去，又痛惜齊，楚兩王情感受到影響，所以特地來叩頭承認罪過！」

楚王說：「很好！齊王有了像你這麼的一位信士，眞是難得啦！」因此不但不見怪他，反而重賜以禮物。

（按：這故事本出於史記，而說苑裏也有這一篇，卻說是魏文侯派食客毋擇獻鵠給齊王，故事中的人物雖不相同，而內容卻是一樣。）

★ ★ ★

——五十萬！

——偌大一座農場！

——不是以十博一，而是以一博一！

——田遜居然賭了！

——師傅山也好像吃錯藥似的，一開口就說賭手賭脚！

想到這裏，顧世勇的背脊忽然冒出一股寒意。

那就像是手裏已拿着四條「A」的人，忽然發覺對方擁有的可能是「同花順子一樣」！

畫眉王！

你會敗下來嗎？敗在一隻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手下？

不！

這是絕不可能的！

師傅山一定是瘋了！

田遜、姚骨香也瘋了！

但沈亨呢？

他是條老狐狸，他是一個絕對不喜歡說多餘話，做多餘事的人。

他居然會親自爲田遜作保證人！

這才不簡單！

眞不簡單！

顧世勇忽然後悔了。

他後悔今天在九如茶室裏，闖出了一個大禍！

他對畫眉王的信心，已大大的打了個折扣。

× × ×

畫眉王沒有變。

牠還是那麼威猛，具有王者之風。

牠未逢敵手！

牠未嘗一敗。

牠沒有變。

但牠的主人卻已變了。

顧世勇已沒有絕對的把握，可以在三天之後獲得勝利。

他忽然下了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是投降。

他親自到荔灣，找着了師傅山，把來意說出。

他是不戰自敗。

師傅山臉上木無表情冷冷的看着他。

顧世勇只好耐心地在等待。

誰知道他等到的答覆卻是：「太遲了，因爲連沈亨都已下了賭注，除非畫眉王忽然死掉，否則，誰也無法取銷這一場決戰。」

× × ×

顧世勇呆住。

師傅山的說話，並非恐嚇。

——連沈亨都已下了賭注！

這場賭博，又怎能取銷？

顧世勇的額在冒汗。

他忽然咬了咬牙：「師傅山，你別得意，三天後，你會後悔的！」

說完，他走了。

他的脚步就像是牛一般的沉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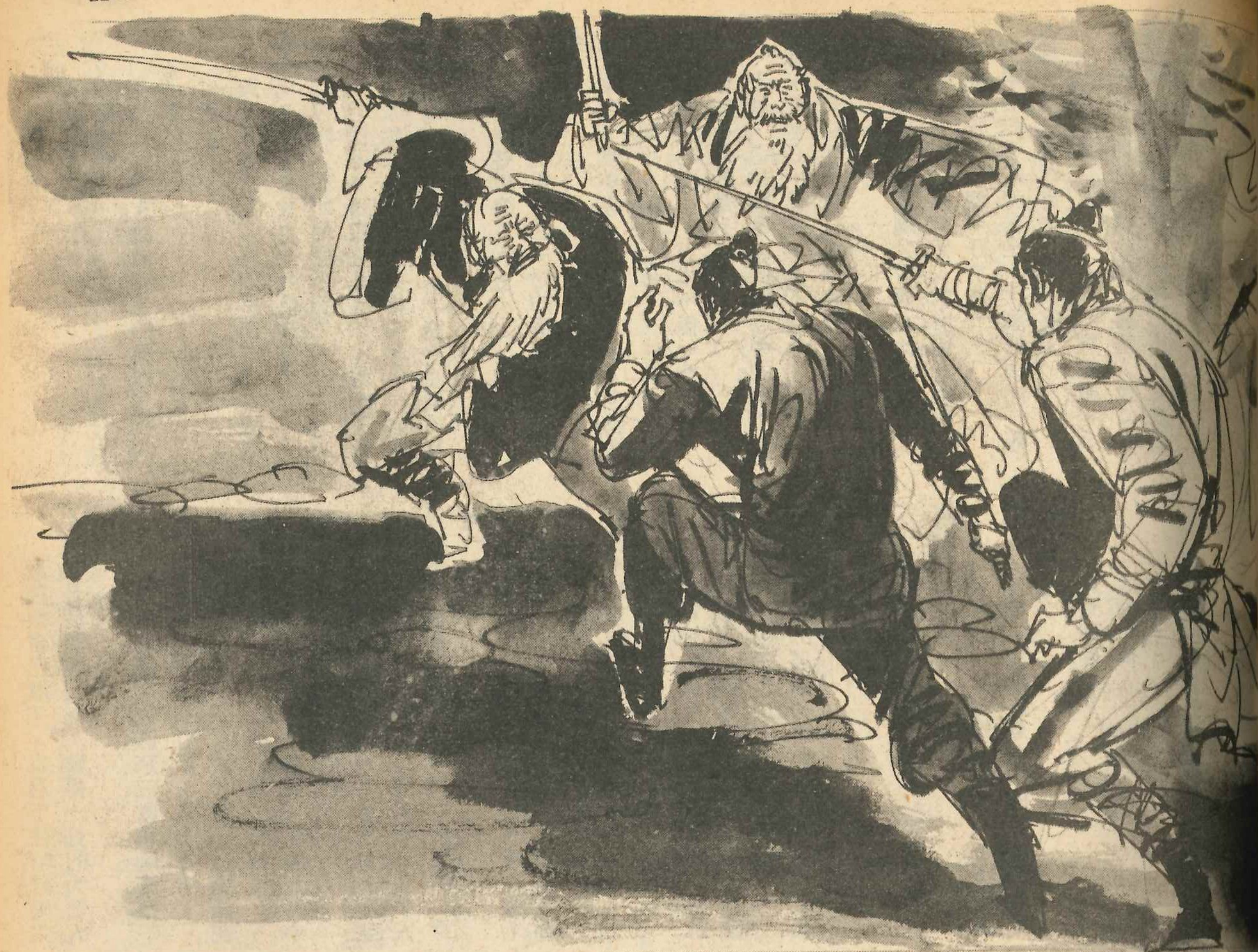
他發誓，這三天之內，一定要寸步不離畫眉王。

師傅山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

直到顧世勇的影子完全消失後，醫館裏出現了一個英俊、高大的年青人。

那是田遜。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 無名鎮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唐漢連日夜出早歸，偵查武統邦的動向。到第三天，他召集羣俠，向大家報告敵情，並將敵我實力作一估計，然後提出作戰計劃，部署停當之後，準備向武統邦據點——無名鎮攻擊，冀圖背城借一，與武統帮決戰，一舉殲滅這股武林蟊賊。這一晚，武統邦的首領武帝，坐鎮在無奇不有樓的青春閣，正與該帮的散騎常侍玄機道人大談風月，討論幾個名女人的姿色，玄機認爲燕京三鳳和風流娘子的韻味均不及鎮上一位普通人家的少婦。且言少婦已浴罷正待侍宴，聽得武帝大樂。另一方面，吳一同在大廟後院加緊戒備……

## 夜襲武統邦　縱火燒大廟

兩儀搜魂手沙高樓正跟一名眇目老人在燈下對奕。

兩人正全神貫注，渾然忘我，自得其樂。

他們跟五絕叟雖然同屬職稱相等的護國公，但資歷和聲望方面，均較五絕叟稍遜一籌，因此他們的煩惱也較五絕叟少得多。

當一場大斷殺展開時，他們的表現，絕不輸於五絕叟。他們也擁有一位護國公應有的權勢和地位。而平時的運籌決策，則一向均歸五絕叟擘劃。

這也正是今夜五絕叟煩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而他們這兩位護國公却能悠然手談的原因。

五絕叟停下脚步望望門外，然後轉頭又望望案頭上的漏斗。

「一品痲黃辦事情，眞是越來越差勁了。」

一品痲黃何許人，自是不問可知。

一品者，官等也！黃是姓氏，「黃」上加「痲」，表「特徵」也！一品殺手中，姓黃的大概不止一個，除了「老黃」「小黃」之外，就只有另行設法找出被稱呼者「與衆不同」的地方了。

這位一品殺手黃痲子既是五絕叟的寵信人物，他應該比別人更清楚這位護國公的脾氣，他爲什麼也跟着一去杳如黃鶴？

噢，別慌，這位一品殺手回來了。

× × ×

黃痲子是個三十歲上下的青年人，臉上雖然稀稀疏疏的有着幾顆大痲點子，但一點也不妨碍他那英氣勃勃的長相。

外面下着毛毛雨，黃痲子走進雲房時，呼吸喘促，渾身濕透。

誰都可以看出他並沒有怠忽職守。

五絕叟看了這種情形，一腔怒火，頓化爲烏有。

他問話的聲音也居然相當親切和悅：

「見到武帝沒有？」

「沒有。」

「白丞相呢？」

「也沒有。」

五絕叟有點不高興了：「那你是幹什麼去的？無奇不有樓成了一座空樓？」

黃痲子搓搓手，苦笑：「卑屬原擬逕入內府，謁見白丞相，但在後院長春閣附近，突遭玄機常侍攔下了。」

「他爲什麼要攔阻你？你沒告訴他是奉了老夫之命，有要事須面稟武帝或白丞相？」

「卑屬當然說了。」

「他怎麼表示？」

「他說武帝因旅途勞頓，已提前安歇，一切大小事務，均留待明天再說。」

「再找白丞相去啊！你不看我們這一切都準備停當了嗎？」

「是呀，可是他說，白丞相的大丹功，今夜正是最吃緊的一刻，不宜打擾。」

五絕叟牙齒咬得格格作响，最後長長嘆了口氣道：「罷了，罷了，跟這種人談雄圖霸業，倒不如摟着女人睡大覺來得舒服，既然他們一個個滿不在乎，我又何必一定要嘔這種閑氣？哼，嘿！」

黃痲子忽然壓低聲音，笑笑道：「吳護老有這種想法，就對了，主上跟白丞相，今晚據說，據說，據說……」

五絕叟不覺一楞。

「據說什麼？」

黃痲子又將嗓門降低了一個音階。

「我是出來時，聽二品蔡偷偷告訴我的，今晚白丞相根本就不是在練什麼大丹功。」

「哦？」

「今晚他是輪宿四姨太花夫人處。」

「哦？」

「白丞相的這位四姨太，諒吳護老也早有所耳聞，這位花夫人是空不得的，就算是天塌了下來，她也不會讓白丞相荒了這一卯，同時白丞相也沒有這個胆量。」

「主上呢？」

「情形差不多。」

「什麼差不多？」

黃痲子以指頭指指背後的大廟對面。

大廟對面，是一壺香。

但五絕叟顯然並未能一下領悟出黃痲子這個手勢的意義。

「主上去了一壺香？」

黃痲子搖頭。

五絕叟皺眉。

「否則——」

「是一壺香有人去了無奇不有樓。」

「刁四？」

「刁四的另一半！」

「刁四娘子？」

黃麻子點頭，微笑。

五絕叟懂了。

「又是那個玄機老雜毛的傑作？」

「是的。」

「可惡！」

黃麻子笑道：「他如果在這一方面毫無表現，又怎會被主上封為常侍？」

「刁四方面如何擺平的？」

「老法子，刁四失踪了。」黃麻子微笑：「那女人也一樣。從現在起，一壺香茶樓易主，無名鎮上的人，將再也看不到這對夫婦了。」

五絕叟蹙額陷入沉思。

他並不是為刁四夫婦的遭遇而感到難過。

像這一類事情，他看得太多，也做過不少，一個小人物的生命，在他們這些武統邦大員的心目中，根本不值一文錢。

他如今想的是另一件事。

不錯，這位護國公此刻心中的確不是滋味，但他心中難受，決不是為了別人。

他是為了他自己感到難受。

× × ×

當他們幾位護國公帶領大批殺手和工人來到無名鎮的第二天，就有兩名親信殺手向他報告了一個「好消息」。

兩名殺手的報告是：大廟對面，一壺茶樓，有位姿色出衆的老板娘！

他們描述這女人，不僅年輕標緻，身段兒美好，而且口齒伶俐，善解人意；無論從那一個角度欣賞，都找不出一絲絲瑕疵！

最後他自己看了，也忍不住暗暗喝采：果然是個艷光四射，難得一見的大美人兒！

只可惜他從來被燕京三鳳和風流娘子分了心神，未能當機立斷，馬上下手。

他當時的想法是：慌什麼？只要能在無名鎮定居下來，以後的日子長得很。

憑他在武統邦中的權勢，區區一個小騷娘們，還愁她逃出了他的手掌心？

他沒有想到，武統邦上自武帝，下至一名七品殺手，在這一方面來說，幾乎人人都是不肯放過任何「戰鬥」機會的「悍將」。

而那位他一向瞧不順眼的玄機老雜毛，更是「色中老祖宗」！如今，老雜毛搶先一步，竟將這婆娘作邀功橋樑，獻給了武帝！想想怎不叫人痛心追悔？

要早知如此，這種手段他要不出？

這下可好，燕京三鳳落花飄零，風流娘子沒了影子，就連最後一個滿以為萬無一失的刁四娘子也成了別人的禁臠。

唉！他的運氣，怎會一下子背到這種程度？

× × ×

黃麻子眼光靈活，他似已瞧透了這位護國公的心意。

「護老。」他低低地道：「今夜橫豎辦不了正事，我看還是由卑屬陪您出去走走吧！」

「走到那裏去？」

「去看一個人。」

「看誰？」

黃麻子的聲音低得像蚊子叫：「去看看後巷胡大娘的女兒。」

× × ×

五絕叟聽說過胡大娘這個女人，也知道這女人幹的什麼營生。

但不曉得胡大娘居然還有一個能叫殺手們中意的女兒。

無論怎麼說，他畢竟是位護國公。

就像他們的主子一樣，只要不讓外人知道，什麼下流下作事，他都可以想幹不誤，但在公衆面前，面子大體還是要顧顧的。

連「百花院」和「美人窩」那種處所他都不願輕易涉足，自然更不會無緣無故的跑到胡大娘那種下等妓院中去。

所以，黃麻子這個突如其來的建議，使他覺得非常意外。

「小妞兒多大年紀？」

「雙十左右。」

「還沒嫁人？」

「是的，一朵清水蓮！」

「長得怎麼樣？」

「卑屬無法形容。」

「為什麼？」

「等護老親自看到了，自然明白。」

「以前為何未經聽人提起？」

「胡大娘看管得嚴。」

「很少拋頭露面？」

「是的。」

五絕叟顯得有點猶豫。

他不是害怕。

他只是有點担心，一個黃花大閨女，一定不解風情，如果模樣長得又不怎麼樣，到時候很可能會叫人倒胃掃興。

「想想主上和白丞相他們吧！」黃麻子又低低進言：「他們都懂得享樂第一，您老職掌兵符，勞苦功高，又何必如此刻薄自己？他們放開正事不辦，只顧摟着女人快活，您老難道就不能找個活鮮活跳的大妞兒滋補滋補？」

活鮮活跳的大妞兒！

好個會說話的黃麻子，真虧他能找到這種富挑逗性而又傳神的形容詞！

五絕叟眼光矇矓，臉皮子發燒，終於點了點頭道：「好，我們出去走走。」

× × ×

黃麻子沒有說謊，胡大娘的確有個活鮮活跳的大妞兒。

他也許只掩瞞了一件事。

那便是這妞兒的容貌。

妞兒的小名就叫「甜妞」。但是，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上去，都無法叫人從這妞兒身上「嗅」到一絲「甜」味！

這位「甜妞」的長相，果然「無法形容」。

胡大娘本人腰如水桶，臉似南瓜，長相非常適合她所從事的行業，是無名鎮上「噸位」和「潑辣」，都排得上榜首的女人。

而他這位千金，不僅盡得真傳，而且都過之而無不及！

他們是從窗縫中望進去的。

房中母女倆正在吃宵點。

五絕叟起初以為黃麻子帶錯了房間。

他後退一步，傳音道：「小黃，不是這一間，你找錯地方了。」

沒想到黃麻子竟然嘻笑着回答道：「



沒有找錯地方，卑屬說的，就是房間裏那個食量如牛的肥妞兒。」

五絕叟差點沒有氣昏過去。

「你這臭麻子——」

他想罵的話，突然沒有了下文，一雙眼珠子，卻突然膨脹了四五倍。

黃麻子已忽然變成了唐漢。

× × ×

五絕叟又驚又怒，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隔了好半晌，他才定下心神，迸出一句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

「一品麻黃已遭了你小子的毒手？」

唐漢微微一笑。「你問錯問題了，護國公。你應該問：你小子冒充一品麻黃，為什麼能冒充得如此維妙維肖？」

五絕叟居然像隻九宮馬似的，依言重複道：「你小子冒充一品麻黃，為什麼能冒充得如此維妙維肖？」

唐漢笑道：「關於這一點，我在上個月出售給無奇不有樓的武功師承秘密中，已作了詳盡的交代：我火種子藝出棋痴黑白老人門下，拿手的絕話兒，就是輕功、暗器、易容！」

他又笑了一下，補充道：「我當時也許忘了加個註脚：易容術雖是一門大學問，但各式臉譜中，也有難易之別。」

「如像大麻臉，就很容易冒充？」

「是的。」

「為什麼？」

「因為麻臉的表徵惹眼，它極易分散對方的注意力，而常忽略了這張麻臉上的其他部位。」

「模仿一個人說話的聲音和腔調，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你在這方面下過苦功？」

「有時也是臨時抱佛脚。」

「像今晚？」

「是的。」唐漢微笑：「這正是我今夜不惜花費時間，將事情的每一個細節，都盤問得清清楚楚的另一原因。」

「你要模仿他的口音？」

「還有他說話時的神氣。」

五絕叟停頓了一下，忽然道：「老夫能不能再問你小子最後一個問題？」

唐漢笑道：「本小子如今這樣站着不動，便是為了等着回答你的問題！」

五絕叟道：「今夜你憑高明的喬裝，輕易瞞過老夫，從大廟一路到這裏，半途上你有的是機會，為什麼你小子始終不肯下手？」

唐漢笑笑道：「說出來只怕會傷感情呢。」

五絕叟哼了一聲道：「只傷感情總比送命強得多！」

唐漢緩緩含笑道：「本小子不肯立即下手，是因為今天武統邦中，除了武帝之外，尊駕乃第一號掌權人物；換句話說，也就是今夜武統邦中，壞事幹得最多的罪魁禍首！」

五絕叟臉色發綠。

但沒發作。

因為他要聽的不是這些，他等着要知道「原因」。

唐漢含笑從容接下去：「所以我雖然想取你這條老狗命，卻不願你這老賊死得太舒服，必須在你死前先窩囊你一番，也好讓那些被武統邦害死的冤魂，在九泉之下能吐一口氣！」

五絕叟大吼一聲，叱道：「你這個小王八蛋——」

他招式尚未使出，唐漢已飄然上前，一掌印上他的胸膛！

五絕叟這個綽號得來並不容易。

過去這二三十年，經歷大小數百戰，幾乎從來沒有人能在這位五絕叟手底下接滿三招。

這是這位大魔頭一向目空四海的原因，武帝之所以委以重任，拜為首席護國公，無疑也是看中了這一點。

而今，這一切則無疑都已成為歷史。

如今這位護國公身軀應掌飛起，像是一隻斷綫紙鳶。

說得更確切一點，應該說像個貼爐燒餅。

叭！人撞牆壁，停了片刻，才又慢慢的滑了下來。

如果換了普通人，早就變為一團肉醬了。而這位護國公，不僅沒有變成一團肉醬，人滑落地上，居然還沒有斷氣。

他氣若游絲似的道：「這……這……這是什麼武功？」

「大天心無相玄功。」

「好，好！」五絕叟連說了兩個好字，才緩緩閉上眼皮。

他絕氣後的神態很平靜。不管他生前策劃了多少罪行，畢竟不失梟雄本色。

他沒有乞憐，也沒有埋怨。

他也不是死於暗算。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吃敗仗，也是最後一次。

他是死於技不如人。

他死得口服心服。

× × ×

「娘，您聽，外邊嘰嘰呱呱，砰砰蓬蓬的，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還不是那些想叫姑娘又沒銀子的酒鬼！」

「出去瞧瞧怎麼樣？」

「少給自己找麻煩。」

「女兒不怕，那些酒鬼有時候也蠻有意思的。」

「死丫頭！妳什麼時候才不說這些傻話？」

「女兒早就說過，要帮娘賺銀子，只要每天讓女兒多吃幾塊肉，娘就是不肯。其實，像鳳珠她們，一個個皮包骨，誰比得上女兒……」

唐漢本來還想搜搜五絕老魔的屍體，看能否找到一些秘密文件，聽到這話，只好提前逃之夭夭。

× × ×

兩儀搜魂手沙高樓跟眇目老人的一局棋終於下完。

直到兩人收拾棋子時，才發覺屋裏少了一個人。

沙高樓問：「剛才進來的是一品麻黃？他把同老兒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眇目老人搖搖頭：「沒有留意。」

沙高樓道：「會不會被主人給召去了無奇不有樓？」

眇目老人道：「管它的！我看咱們還是找人弄點酒菜來，一邊下棋，一邊吃喝，索與樂個通宵……」

沙高樓點頭道：「這也是個辦法。」

他正擬扭頭呼叫房外的守備殺手，眇目老人神色一動，忽然道：「樓老，你聽聽，這是什麼聲音？」

沙高樓豎起耳朵。

他聽到了。

那是一陣茲茲撲撲，像是蒙在被窩裏放爆竹的聲音。

沙高樓雙眉微蹙，尚未及有所表示，眇目老人突然霍地推椅跳了起來。

這位只剩下一隻左眼的護國公，不僅聽覺過人，嗅覺亦極敏銳。

他突然跳起來，是因爲他聞到了一種不尋常的氣味。

烟火味！

緊接着，叱喝咒罵之聲，如潮湧起，兩位護國公即使不出雲房，也知道外面出了什麼事。

有人縱火燒廟！

× × ×

夜色冥茫。

細雨未停。

但在大廟這一角，熊熊烈火却將昏沉的夜空冲破了一個大缺口。

火頭是從前殿蔓延過來的。

但是，很明顯的，後院兩廂雲房上，似巳早被散置了易燃之物，火舌一伸過來，便是啪的一聲，陡然旺升。

天空中雖仍飄着絲絲細雨，但毫無滅火作用。

從不斷增強的火勢看來，綿綿雨絲，覺好像都成了綿綿油絲，反更助長了這場大火的威力。

火勢尚未波及的短牆上，這時站滿了兵刃出鞘的各級殺手。

火光映射之下，每一張面孔都是紅通通的，咬牙切齒，滿佈殺氣。

每個人都在一邊粗聲咒罵，一邊四下張望搜索，恨不得立即找出那名縱火者碎屍萬段，以洩心頭之忿！

衆殺手中，雜着一名黑袍老人和一名紅袍老人。這兩個老傢伙，正是昔日的雙龍堡主，今天武統邦的左右大將軍：刺龍獨孤威，火龍獨孤烈！

火龍獨孤烈，是目前江湖上坐第一把交椅的火器高手；但如今他也像別人一樣，站在那裏只有乾瞪眼的份兒。

他是個施放火器的高手，但對於滅火之道，則跟常人無別，八字沒有一撇！

衆人正鼓噪間，兩儀搜魂手和眇目老人也跟着上了另一邊的短牆。

兩儀搜魂手身形一定，立取揮臂厲聲道：「別儘呆在這裏窮嚷嚷，搜！」

數十名殺手聽到了這位護國公的命令，立即如飛蝗移陣般，於一片希沙聲中，向廟外四下散了開去。

就在衆殺手奮勇爭先，人影錯綜起落之際，被人忽略的牆內一角，突然冒起一條身形，如怒矢般疾撲短牆頭上的刺龍獨孤威！

刺龍獨孤威身軀紋風不動，嘿嘿一笑道：「你他媽的找死！」

衣袖一拂，三支毒鋼梭，迎着來人，電射而出！

那冷襲的漢子不及閃避，毒梭穿腹貫胸，連哼也沒哼一下，便告身形一歪，叭達一聲摔落下來！

緊接着，第二條身形飛起。

獨孤威依樣畫葫蘆。

偷襲者重蹈覆轍！

眇目老人忽然大叫道：「左將軍住手，休中賊人奸計。你打落下去的，全是本邦被點了穴道的殺手！」

這位護國公語音未竟，第三條身形又告原地飛出！

刺龍獨孤威凝眸締視之下，不禁雙頰發熱，深感慚愧不巳。

× × ×

如今這名飛身向他撲來的勁裝漢子，雖然急切間面貌無法辨認，但從來人一身特殊的衣着上，則不難一眼便可認出，來者正是該邦的一名三品殺手！

如果再進一步細察這名殺手僵直的身形姿式，就算是外行人，也該看得出來，這名殺手顯巳失去自主能力。

他並不是自己「縱身掠出」，而是被人「抛投」出來的！

而在這以前，他以獨門毒器連殺兩名自家人，居然都未能瞧出破綻，結果反叫一位獨眼護國公指出他的錯誤，試問這叫他這位左將軍怎不感到汗顏！

這位左將軍受警示在先，復經自己驗證無訛，自然不會再上這種大洋當。

可是，他又錯了。

× × ×

他不想上當，其實正是大上其當！

這位左將軍這一次不僅沒有發出毒器的念頭，甚至蓄勢以待，打算等這名殺手近身之後，施以援手，助其安全下落。

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名神情呆滯，如同殭屍般的殺手，於臨近短牆的那一瞬間突然眉展睛轉，臉現殺機，雙掌齊出！

那是一股無法形容的强勁內力。

刺龍獨孤威因事出倉卒，應變無方，胸口一窒，如中巨杵，張口一哼，噴血如泉，一條龐大的身軀同時應掌倒飛出去！

火龍獨孤烈待欲搶救，巳告不及。

他由來人那石破天驚的一掌，頓然警覺，脫口大呼道：「啊，飛天豹子！」

× × ×

火龍獨孤烈沒有猜錯。一舉擊殺刺龍獨孤威的人，正是飛天豹子歐陽俊！

今夜的突擊行動，是唐漢哀兵計劃的一部份。

到目前爲止，他自己表現得很好，飛天豹子配合得也不差。

尤其難得的是，這位飛天豹子一改往日那種火暴脾氣，完全按照唐漢的叮囑，不貪功，不燥進，預期目的既達，立即以上乘輕功，颺然遠離火場。

火龍獨孤烈手足情深，自然不甘就此罷休。

沒料到，這位火龍剛剛提氣拔起身形，他立足處的牆脚根下，突然有人嘻嘻一笑道：「今夜是你們雙龍的好日子，那裏跑？」

咻！一道銀光，由下而上，筆直冲天冒起。



火龍獨孤烈如四九大寒之殿，光屁股跌在一根冰錐子上，一股涼氣由穀門直透胸膈！

然後，很快的，這股涼氣就變成灼燙的火柱子。

火龍獨孤烈一聲哀嚎，砉然摔落，滿地翻滾。

他好像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位大將軍。

× × ×

多事公子高凌峯是個有名的機伶鬼，他比飛天豹子更滑溜。談到開溜的本領，他至少要比飛天豹子高强一百倍！

等兩儀搜魂手沙高樓，及眇目老人這兩位護國公聞聲追趕過來，這邊巳回復平靜。

兩位左右大將軍，也完全安靜下來。

他們巳不再是兩條張牙舞爪的「龍」，而像是兩條被大象不小心踩了一脚的爛「長虫」！

× × ×

一場無名火，使無名鎭上一座有名的大廟變成了一堆瓦礫。

鎭上的人都說這是天意。

因爲如果菩薩有靈，將絕不會選擇這種廟宇爲歇足之處；它製造的罪惡太多太多了，只有燒了乾淨。

黎明時分。

兩儀搜魂手沙高樓清點人數，才發覺除了左右大將軍之外，還少了九名三品以上的殺手。

這些殺手人屍兩不見，都不知到那裏去了？

至於橫躺在胡大娘院子裏的五絕叟，那是天亮之後，因胡家母女一陣尖叫才發現的。

這一發現雖使兩儀搜魂手大感震驚和意外，但也使這位護國公暗暗心喜。

死人有時也不完全是壞事情。

五絕叟之死，對這位兩儀搜魂手來說，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武統邦的護國公共有五位，一直都由「五絕叟」吳一同和「無情漢」石心寒兩人分掌大權，如今這一對「南北雙怪」都翹了辮子，底下就算他這位兩儀搜魂手資格最老了。

今後的武統邦，除了武帝，還有誰敢騎在他的頭上？

× × ×

大廟燒光了，無名鎭上的人並不如何關心。

大家關心的，是突然停業的一壺香。

說得更露骨一點，那位刁四娘子突然失踪不見，才是大家無法不想，無法不談的一件大事情！

那位刁四娘子那裏去了？

× × ×

刁四娘子尚未起床。

武帝也是一樣。

沒人知道這一對男女昨夜是怎麼渡過的。

已經日上三竿了，兩人仍然緊緊摟成一團，睡得香甜如死。

這顯然是由於兩人昨夜睡得太遲，也太疲倦的緣故。

武帝起不了床，並不稀奇。

因爲刁四娘子本來就是個會使男人容易感到疲倦的女人。

但是，但這女人自己也睡得如此昏沉看來，她昨夜似乎並沒有佔到多少上風。

一般說來，在某些事情上面，除非女人故意「示弱」，男人實在很難「稱雄」。

不過，話又說回來，「很難」並不等於「完全辦不到」。碰上稀有的例子，也照樣會出現那種使女人容易感到疲倦的男人。

武帝正好就是這種男人！

所以他們都很累。

× × ×

直到目前爲止，武帝並不知道無名鎭上昨夜發生的事情。

這是白丞相作的決定。

當大廟方面起火不久，無奇不有樓這邊便給驚動了。

當時的白夫人，正處於「半昏迷」狀態。

她當然很不願意在這種「關鍵時刻」讓她的男人「抽身」一走了之。

但是，她總算還知道一點利害關係。

她清楚她男人在武統邦中的地位。

有些事情，固然是「刀擱在頸子上、也無法停止」。

但也有些事情，却是「縱然親娘老子拉住你的一雙手、也不得不走」！

她知道武帝巳到了無奇不有樓，若是出了差錯，沒人担當得起。

所以，她只好「加勁」又繼續「纏」了一會兒，便讓她的男人走了。

白丞相匆匆整衣出房，第一道命令就是不許任何人驚動武帝！

然後，他下令全樓各處加强戒備，保持冷靜。

同時，他決定：大廟那邊無論發生了什麼事，絕不派人支援！

大廟方面擁有三位護國公，一位金星特使，兩位大將軍，及殺手數十人，是他認爲不必支援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也讀過兵法。

他知道火種子唐漢這小子鬼名堂太多，什麼「聲東擊西」、「調虎離山」之計，這小子一定比別人清楚，也一定比別人更懂得如何運用！

如果他白天燈以武統邦左丞相的身份，居然着了這小子的道兒，一旦傳揚出去，豈不成爲千古笑柄？

× × ×

大廟方面的殘餘人馬，終於在巳牌時分，全部撤來無奇不有樓。

晌午時分，武帝升帳。

由兩儀搜魂手詳細稟報這次損兵折將的經過。

他沒提無奇不有樓這邊按兵不動，應負大部份的責任。而只說五絕叟離開大廟時，未作任何交代，以致大家在靜候進一步的指示，疏於防範之際，爲敵人蹈隙所乘。

武帝靜靜聽完，他的總評是：「吳一同無故擅離職守，枉負孤家重托，死有餘辜！」

如果五絕叟泉下有知，他聽了武帝這幾句話，不知有何感想？

（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秦紅·文　黃耀基·圖

# 武林一條街

## （第二部）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及人善堂」裏，水蜜桃和凌波仙子正忙着下廚，因為今日是凌波仙子女兒滿月，她們正要慶祝一番，忽聞門外小孩的歡呼聲，原來金糊塗和林歌由南荒無恙歸來，還帶來幾車財寶，衆人驚喜萬分，金糊塗更是高興地跑到房中看女兒，誰知小女兒不見了，與此同時也發現林歌的小兒子林斌也不見了，衆人急得分頭尋找，遍尋不獲……一個夜行人送來一束字柬，柬上寫明，要林歌等人把三車財寶完全送到黃河北渡口去，兩個小兒女才會交還給他們，否則將二小孩處死。林歌等人無選擇的餘地，只得準備交出財物。

### 日夜苦追踪　竟然得個空

巳牌時分。

林歌、金糊塗、朱五絕各駕一輛馬車駛出了「及人善堂」；水蜜桃和凌波仙子自然隨車上路，各與丈夫坐在車座上。

由「及人善堂」去黃河北渡口，約有三十幾里路程，故絕對可在今夜趕到北渡口，因此他們不疾不徐的開車前進……一路無事。

這天深夜，三輛馬車終於抵達黃河北渡口。

這個北渡口，地當開封的東北方，是一處小小的碼頭，白天只有一條渡船載送人客往來於黃河兩岸，天黑便不再開船，因此入夜之後，碼頭上就沒有人了。

三輛馬車在碼頭上停下時，果然看見河邊停泊着一艘快船，船上懸着三盞氣死風燈！

林歌跳下馬車，走上伸向河上的一條踏板，對着那船上大聲道：「船上的朋友，我們已將三車財物送到了！」

快船上立時出現一人，他是個模樣普普通通的船家，只見他將快船撐近踏板，才說道：「請將東西搬上船便是。」

林歌心中甚是惱怒，道：「還要我們替你們搬上船麼？」

那船家道：「是呀！我和我女人如何搬得了那麼多的東西？那位爺說過的，他要你們五人一起動手——對了，你們中哪位是林歌呀？」

聽口氣，他只是個普通船家，非是勒索者一帮之人。

林歌道：「我便是林歌。」

那船家道：「哪位是金糊塗？」

金糊塗冷冷道：「我是！」

那船家轉望朱五絕道：「那麼，你這位便是朱……朱……」

朱五絕道：「朱五絕！」

那船家道：「對了。還有兩個婦人，一個叫甚麼水蜜桃的，是哪一位呀？」

水蜜桃道：「我就是水蜜桃。」

那船家轉對凌波仙子問道：「那麼，妳就是凌波仙子了？」



凌波仙子點點頭。

那船家笑道：「你們別見怪，那位爺說過的，他要小的仔細的問一問，說要是少來一個，就不接受貨物——好啦！現在你們可以把東西搬上來了！」

林歌、金糊塗、朱五絕心中顯然不痛快，到了這時，也只好一切屈服，當下便將車中的財物一箱一箱的搬出，再一箱一箱的抬上船。

那船家一指水蜜桃和凌波仙子道：「妳們兩位女士也別閒着，那位爺也要妳們搬哩！」

凌波仙子問道：「船家，你說的那位爺，他是不是南仙？」

那船家搖頭道：「對不住，那位爺交代過，教小的不要回答你們任何問題。」

凌波仙子道：「他給你多少船資？」

那船家笑着道：「很多，一百兩銀子咧！」

凌波仙子道：「我給你兩百兩，只要你告訴我他是誰——好麼？」

那船家又搖頭道：「不要！不要！那位爺說了，他說要是小的亂講話，他便要來個手起刀落——哎呀我的媽！小的可還要養家活口哩！」

凌波仙子道：「你悄悄告訴我，那位爺不會知道的。」

那船家向四下望望，仍然搖頭道：「不成！不成！他說……他說……噯！妳不要多說了，快動手搬呀！」

於是，凌波仙子和水蜜桃也加入搬箱上船，她們都有能力一人抬一箱，但這時她們却兩人抬一箱，那船家認為她們婦女力氣小，也就不疑有他……

三輛馬車共有二十七箱財物，箱箱都是金銀珠寶和各種稀世珍品；林歌三人遠從大理的「武林一條街」搜括得來，原只道「及人善堂」從此可擺脫拮据的困境了，却不料結果竟是白忙一場，他們心中的氣憤自是不想可知了。

但為了救孩子，他們只有忍氣吞聲，沒有別的辦法……

不久，二十七箱財寶全都上船了，林、金、朱和凌波仙子倒不怎樣，水蜜桃却累得嬌喘吁吁，香汗淋漓，倒像昔日的一身武功早已荒廢了似的。

那船家取出五盞氣死風燈，一一點上火，交給他們每人一盞。

林歌訝然道：「這是幹甚麼？」

那船家道：「這是那位爺吩咐的，他要你們五人提着燈站在岸上，每人距離十步遠，等月亮到了頭頂上才可回去。」

林歌道：「這又是甚麼意思？」

那船家道：「那位爺說，這樣你們才不會跟踪這條船。」

林歌道：「船家，你有沒有子女？」

那船家一怔道：「有呀！我有三男三女，最大的十八歲，最小的才九歲。」

林歌道：「要是你的子女被歹徒刦去，你急也不急？」

船家詫異道：「你這話甚麼意思？」

林歌道：「我們兩個小孩落入他們手中，他們要我們將這二十七箱東西交給他們才肯放孩子，現在我把東西送來了，但他們肯不肯放孩子却還是未知之數。」

那船家吃驚道：「原來是這樣啊。」

林歌道：「你老兄也有子女，當知為人父母的心情，要是你願意告訴我們他是誰，我們會一輩子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那船家為難的嘆道：「嗯……這個……這個……」

那個一直不說話的船家老婆忽然開口道：「我們也不知道那位爺是誰，他僱用我們的船，給我們的銀子。我們可不想惹事！」

她說到這裏，轉對丈夫說道：「當家的，咱們的孩子也不能不顧慮，你快開船吧！」

那船家便向林歌五人拱手道：「對不住，你們請下船，小的要開船啦！」

林歌五人雖然不完全相信他們是受僱的普通船家，但小孩尚在歹徒手裏，現在自無採取行動之理，當下只好默然下船。

那船家立刻將船撐開，同時大聲道：「記住！那位爺要你們五人提燈站在岸上，彼此相距十步，到了半夜才可回去。」

說話間，船已撐到河心，順流而下，轉眼間便消失在黑茫茫的河上了！

金糊塗看看提在手上的氣死風燈，道：「咱們要不要聽從他的話？」

林歌道：「自然要聽從。」

於是，五人一字排開，彼此相距十步，提着氣死風燈站在岸上。

勒索者如此命令，可謂精明已極，因為這樣一來，林歌五人便無法追踪那條快船，一旦他們有「不軌」行為，勒索者便可從燈光的移動或熄滅看出來。

朱五絕罵道：「他們婊子養的，咱們簡直被他玩於股掌之上，這口怨氣非報不可！」

林歌和金糊塗當然也感萬分屈辱，他們兩人是當今武林頂尖兒的人物，憑着他們手中的三尺青鋒，可將武林攪個天翻地覆，而如今却像孫子般的受人擺佈，其心情之苦澀，自是不難想像。

但是為了救孩子，他們不在乎這種屈辱，他們唯一担憂的是：對方得了財物之後，說不定還不肯釋放孩子，說不定還會有其他的要求。

如果對方再提出其他的索求，他們也一樣束手無策，因此他們唯有在心中默祈勒索者只是個普通的匪徒，而不要是「武林一條街」的人……

五人就這樣提燈呆立岸邊，一直到月到中天，才扔掉手上的氣死風燈，駕着三輛馬車趕回「及人善堂」而來。

路上，林歌才對坐在自己身邊的水蜜桃道：「張嫂，今夜把妳累壞了，眞是抱歉。」

水蜜桃吐出異樣的聲音道：「不要緊，這是做好事嘛！」

原來，這個水蜜桃不是眞正的水蜜桃，這個假的「水蜜桃」是林歌從「及人善堂」所僱用的一個奶媽喬裝而成的。

眞正的水蜜桃，早在他們開車抵達北渡口之前，就已先悄悄抵達北渡口的下游了！

×　　×　　×

天亮不久，他們回到「及人善堂」，一看衆孤兒無事，他們才放心了大半，可是勒索者並未送來兩小孩的消息，昨夜來人「投遞」字柬所說：「……之後即回及

人善堂，便知你子及金糊塗之女的所在地」之語，竟非眞言！

起初，他們還抱着希望在等待着，然而望眼欲穿的等待到這天中午，勒索者依然沒有送來消息，凌波仙子又不禁哭了起來。

金糊塗也很傷心，他今年三十老幾才生了個女兒，可是這個女兒見都還沒見過一眼就丟了，叫他怎不傷心欲絕？

他每逢喜怒哀樂都要喝酒，此時心情悲傷難當，自然也要喝酒，便從厨房裏捧出一罎酒，一大碗一大碗的灌下去，喝得兩眼迷糊滿面發紅的時候，忽然縱聲高歌起來：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明明暗暗，惟時何爲？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　…………

瘋瘋顚顚的高歌一陣之後，接着便拔劍狂舞，就像個瘋子一般！

林歌和朱五絕知他在發洩胸中的苦悶，故也不理他，到了這天黃昏時分，眼看夜色將臨，不但勒索者沒有消息來，連水蜜桃也杳如黃鶴。這時候林歌眞個憂急如焚，不停的在院子裏踱步嘆氣；朱五絕知他心中的憂急更甚於金糊塗，便拿話安慰他道：「林歌，我看這件事八成是『武林一條街長』幹的，他索去三車財物之後，之所以不肯立刻放回那兩個小孩，其目的必然還對咱們有所索求，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自無殺害那兩個小孩的道理。」

林歌嘆道：「他對咱們還有甚麼索求呢？」

朱五絕道：「別忘了咱們在大理武林一條街時，曾經簽下賣身契，金糊塗是第二號『店小二』，你是第三號『店小二』，我是第四號『店小二』。」

林歌道：「你是說他還要咱們受他差遣？」

朱五絕點頭道：「是的，他既然要在中原開張，自然需要人手。」

林歌道：「他應該明白咱們不會就範的。」

朱五絕道：「你的兒子和金糊塗的女兒在他手中，等於脖子在他的刀下，能不服從麼？」

語聲微頓，又道：「如果我猜的沒錯，那麼那兩個小孩暫時沒有性命危險。」

林歌長嘆一聲道：「早知如此，那天在地瓶谷中時，拚了命也應該將他殺了才是！」

朱五絕道：「現在後悔無益，反正水蜜桃已追踪上那艘快船，如果她能找到對方的立足地點，事情就好辦了。」

林歌道：「我敎她只要跟踪到對方落脚之處即可，不要輕擧妄動，可是她已去了一天一夜，只怕……」

朱五絕道：「不，也許南仙在中原所開設的『武林一條街』距離甚遠，說不定有好幾天路程，因此她才無法趕回來。」

林歌道：「我也曾想到這一點，因此囑她必要時捎信回來報告行踪。」

朱五絕道：「她若找人捎信回來，也不可能今天就——」

一語未畢，忽聽大門外有人高聲道：「請問，林歌大俠在家麼？」

朱五絕大喜道：「來了！來了！消息來了！」

四人一齊衝了出去。

林歌急急打開大門，一看之下，頓時呆住。

原來，大門外站於兩個人，一個是丐帮帮主「千手將軍」！而另一個赫然竟是地瓶谷主南仙——也即是精神分裂爲一男一女、白天是南仙，而夜裏是梅花仙子（武林街長）的南仙！

這兩個人的突然出現，都大大的出乎林歌四人的意料之外。

千手將軍是林歌、金糊塗、朱五絕的舊識，數年前林歌三人在對付天下第一殺手宋七刀時，曾與這位丐帮帮主有過小小的衝突，那一次的衝突千手將軍雖屬不得已，林歌已不大瞧得起他，心中早就把這個人忘了，料不到他今天突然到訪，而且還帶來了武林街長！

再看那武林街長南仙，林歌三人心中更是驚駭萬分；他們原懷疑勒索者必爲武林街長，但此刻出現在他們眼前的南仙的模樣，却使他們的懷疑爲之動搖了。

因爲，南仙蓬髮垢臉，兩眼無神，身上的衣服又破又髒，幾與瘋人無異，迥非當日的一派儒雅風姿的地瓶谷主可比！

林、金、朱三人因此目瞪口呆，愕然說不出話來。

丐帮帮主千手將軍表情尷尬的笑笑道：「林大俠，你不記得老叫化了麼？」

林歌這才回過神來，點點頭答道：「怎麼記不得呢！當年鐵籠子裏的六日之災，如今想來還歷歷在目——沈帮主近來可好？」

千手將軍聽了更是不好意思，說道：「敢情林大俠還在記恨，當年的那一件事，老叫化爲了解救敝帮兄弟之危，事非得已……」

林歌哈哈笑道：「沈帮主誤會了，當年在下巳說過不記這個仇！」

千手將軍笑道：「就因林大俠有過此言，所以老叫化今日才敢造訪。」

林、金、朱三人最大的「興趣」還是站在他身後的「武林街長」！金糊塗忍不住立刻問道：「南谷主，你把我女兒和林歌的兒子怎麼樣了？」

南仙彷彿沒聽見，神情痴痴呆呆的！

千手將軍訝然道：「原來……原來你們認識這個瘋子，怪不得他口中一再叫你們三人的姓名！」

林歌雖是滿腹疑惑，仍未忘了禮貌，當即請他們入內，在客廳上落坐；而南仙仍是痴痴呆呆，直到千手將軍按他坐下，他才坐下來。

林歌立刻發問道：「沈帮主認識這位地瓶谷主麼？」

千手將軍搖頭道：「不認識，老叫化昨天在開封府遇上此人，見他擧止異常，口中不斷的叫着你們三位的姓名，老叫化覺得奇怪，便上前問他是否要見你們三位，他則答非所問，滿口胡言亂語，老叫化心想他既然叫得出你們三位的姓名，想必



與你們三位有不平凡是關係，因此便將他帶來與你們三位相見。」

金糊塗急着想了解情況，當即走到南仙跟前大聲道：「南仙，你認得我麼？」

南仙呆呆望他片刻，忽然指着他的鼻子嘻嘻笑道：「你是林歌！你是林歌！」

金糊塗皺眉道：「我不是林歌，我是金糊塗！」

南仙拍着膝蓋唱歌道：「間關車之舝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敎，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越唱越有勁，好像完全陶醉在自己的歌聲中！

朱五絕愕然道：「這傢伙唱的甚麼歌呀？我怎的一句都聽不懂？」

金糊塗道：「這是詩經中的一首歌，大意是新郎歌頌新娘，說新娘如何之好，他們的生活如何過得美滿——他媽的！這人想他的梅花仙子想瘋了！」

林歌也上前問道：「南谷主，你的愛妾梅花仙子在中原開設了一座『武林一條街』，你知不知道那『武林一條街』在何處？」

這一問，可謂十分高明，因爲梅花仙子實際上早已死了，南仙由於思念亡妾太甚，精神因而分裂爲二，白天是他自己，夜裏便變成了梅花仙子，現在林歌這樣問他，等於對上了他的胃口。

果然，南仙一聽「梅花仙子」四個字，頓時眼睛一亮，擺頭左右張望道：「梅花仙子！梅花仙子！妳在何處？」

一眼瞥見站在廳上的凌波仙子，登時大喜道：「哈，妳在這裏啊！」

起身便要向凌波仙子撲去。

林歌一指點出，正中其軟麻穴，南仙站起的身子便又坐下，大叫大嚷道：「若梅！若梅！妳原來在此啊！妳想得我好苦啊！」

金糊塗嘆道：「這人當眞瘋了。」

千手將軍道：「三位，這人究竟是誰？他與你們三位究竟有何關係？」

林歌說道：「提起此事，說來話可長了。」

當下，從眉月刀神賈彎刀在南荒的「奇遇」開始說起，將「武林一條街」的情形，一五一十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然後，便說到自己三人前日從大理回到及人善堂，發現兩個孩子失踪以及被勒索等情，最後說道：「我們原認爲是這南仙追踪前來刦去我們的孩子，但看這人目前這瘋瘋癲癲的情形，勒索者分明不是他，倒敎我們墜入五里霧中了！」

千手將軍聽得驚奇不已，問道：「你說這人夜裏會變成他的亡妾梅花仙子？」

林歌道：「不錯。」

千手將軍嘖嘖稱奇道：「這眞是千古奇事，那麼他現在發瘋了，夜裏是否仍會變成梅花仙子呢？」

林歌道：「這就不知道了。」

朱五絕道：「他會不會再變成梅花仙子，今夜便可分曉。」

金糊塗嘆道：「我看他既已發瘋，夜裏自無再變爲梅花仙子之理……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的孩子是落入開設在中原的『武林一條街』之手，那麼目前主持『武林一條街』之人必非此人了！」

朱五絕道：「不是他，那就一定是霍一龍和霍二龍了。」

林歌沉吟道：「霍一龍和霍二龍原是此人的部屬，他們是奉此人之命前來中原開設『武林一條街』的，是故此人應知『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

金糊塗色喜道：「不錯，咱們先囚禁他一夜，要是他夜裏仍會變爲梅花仙子，那麼明天咱們便把他放了，然後暗中跟踪尾隨，說不定就可找出『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

朱五絕點頭道：「對！對！對！就這麼辦！」

他心中高興，便轉對千手將軍笑道：「沈帮主，感謝你將此人帶來，這對我們搶救孩子可能有很大的帮助呢！」

千手將軍笑道：「朱大俠不用客氣，那年老叫化受制於宋七刀，不得巳將林大俠關了六天，此事老叫化一直耿耿在懷，如若此人對解救二小孩有帮助，也等於老叫化給林大俠一個小小的補償，就不必提甚麼感謝的話了。」

語聲一頓，表情轉爲嚴肅道：「剛才聽林大俠提起『武林一條街』之事，若然中原武林也出現了這麼一個組織，中原武林只怕要遭殃了。敝帮忝爲武林一脈，老叫化既知此事，自然不能漠然無視，要是有我老叫化效勞之處，願盡棉薄。」

林歌道：「好，貴帮弟子遍佈天下，若得貴帮相助，那眞是太好了。」

千手將軍道：「目前最重要的是探出『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老叫化立刻傳令敝帮各地弟子全力搜索如何？」

林歌欣喜道：「在下正是此意。」

千手將軍起身道：「那麼，老叫化這便告辭，但得消息，立刻來告。」

林、金、朱三人也不挽留，一起送他出了及人善堂，再拜而別。

三人回到廳上，只見南仙正對着凌波仙子流淚哭道：「若梅，妳爲何不理我？妳知道麼？這些日子來我找得妳好苦……」

凌波仙子居然對他嫣然一笑道：「你也太痴了，咱們不過幾天沒見面罷了。」

南仙道：「妳過來，讓我抱抱妳！」

凌波仙子笑道：「別急，我要問你幾句話，你可要據實告訴我才行。」

南仙連連點頭道：「當然！當然！」

林、金、朱三人知凌波仙子在「將錯就錯」，冒充梅花仙子與他交談，這很可能引誘他說出許多秘密來，當下三人一旁靜立，不加干擾。

凌波仙子道：「你是來找我的麼？」

南仙道：「是啊！是啊！」

凌波仙子道：「你知不知道我爲你在中原開設了一座『武林一條街』？」

南仙點頭道：「知道！知道！」

凌波仙子道：「那麼，你知不知道那『武林一條街』在何處？」

南仙搖頭道：「不知道。」

凌波仙子道：「我明明告訴過你了，怎說不知道呢？」

南仙又搖頭道：「不知道。」

凌波仙子道：「你見過霍一龍和霍二龍沒有？」

南仙點頭道：「見過！見過！」

凌波仙子道：「他們現在何處？」

南仙回答道：「在……在……在那裏嘛！」

凌波仙子道：「哪裏？」

南仙道：「那裏嘛！」

凌波仙子道：「甚麼地方？」

南仙神情茫然道：「我……我不知道！我……我畫給妳看好麼？」

凌波仙子只道他要畫出「武林一條街」的地圖，便示意林歌去取紙筆，林歌找來紙筆放在廳桌上，卻覺有些不妥，道：

「這要解開他的穴道才行啊。」

「解開吧！」

林歌只得拍開了他的穴道，爲他推拿一番，然後道：「好了，你把『武林一條街』的地圖畫出來吧！」

南仙起身走近桌前，提筆便畫，那知畫的卻不是地圖，而是人！

他先畫了個面向左邊的佝僂人形，再畫一個面向右邊的佝僂人形，兩個人形背部連在一起，好像一個「北」字。

林、金、朱三人爲之愕然。

凌波仙子也詫異問道：「這兩個人是誰？」

南仙好像完成了一幅得意的傑作，歪頭嘻嘻而笑，自我欣賞了一番，又提筆在左上方寫下「天下第一怪人」六個龍飛鳳舞的字。

凌波仙子又問道：「這兩人是誰？霍一龍和霍二龍麼？」

南仙笑道：「是啊！是啊！」

凌波仙子道：「我要知道他們在何處，你快告訴我吧！」

南仙茫然道：「我……不知道啊！」

凌波仙子顰眉道：「我問你：你從大理來到中原，可曾見過他們兩人？」

南仙道：「沒有啊！」

凌波仙子嘆了口氣，轉對林、金、朱三人說道：「看情形，這人和霍一龍兄弟失去聯絡了。」

南仙突然掌出如電，一把抓住凌波仙子，道：「若梅，妳跟我回去！」

金糊塗大吃一驚，立刻一掌拍了過去，喝道：「放手！」

這一掌拍向南仙的背心，但南仙的背部好像長了眼睛，頭也不回，左袖往後一揮，便聞「拍！」的一聲，長袖捲中金糊塗的掌心，竟將金糊塗震得「登登登」倒退了三步！

朱五絕一見金糊塗受挫，連忙斜刺裏一拳擊出，攻擊他的腰部。

「砰！」的一响，拳頭是結結實實打中他的腰部，那知卻好像打在一團軟泥上，非但毫不着力，反於次瞬間產生一股強勁的反彈，也將朱五絕震退兩步！

「好厲害！」

朱五絕大叫一聲，緊接着一記掃堂腿掃向他下盤，南仙卻於此時拉着凌波仙子向外縱出，哈哈大笑道：「若梅，咱們回家去也！」

林歌和金糊塗緊追而去，兩人正要拔劍攔截，忽聽凌波仙子叫道：「南仙，你把我抓痛了！」

南仙道：「哦，抓痛了麼？」說着，連忙鬆手放開。

凌波仙子雙足微頓，縱開數丈。

南仙一呆，道：「若梅，妳不跟我回去？」

凌波仙子啐他一口道：「你瞎了眼！誰是你的若梅，我是金劍葫蘆客的妻子——凌波仙子！」

南仙大怒道：「若梅！妳變心了？」

凌波仙子罵道：「你是瘋子！」

南仙怒不可遏，狂吼一聲，身形如電欺上，右臂暴探，五指如爪，倏然抓向她的肩井穴。

凌波仙子輕功身法極之高明，嬌軀如風往右一掠，避開他的襲擊，同時駢伸二指疾點他的華蓋穴。

南仙哈哈大笑道：「若梅，妳要考驗我的功夫麼？」

話聲中，身形猛轉，豎掌迎着她的二指拍去，隨手帶出的勁風凌厲異常！

金糊塗大驚道：「小心！」

凌波仙子身懷絕學，那會輕易被他打中，只見她上身一仰，飛脚踢出，取其心窩。

南仙喝道：「來得好！」

手掌一翻，猛切而下！

凌波仙子身法忽變，本是踢出的右脚，忽然一曲而回，以膝蓋迎撞向南仙的切掌——

「砰！」的一聲，南仙掌力被引開，登時往旁顛出一步，而凌波仙子好像也受不了他強勁的掌力，身子就地打了兩轉。

金糊塗怕愛妻有失，立即揮劍攻上，劍尖閃動間，一連刺出三劍，劍劍刺向南仙的要害！

南仙臨危不亂，雖然脚步尚未站穩，卻仍能應付攻擊，但見他雙袖連續揮拂，拍拍拍三聲脆响，竟然毫不偏差的將金糊塗的三劍拍開。

凌波仙子又叫道：「南仙，我是若梅呀！」

南仙一怔而住，道：「妳是若梅？」

凌波仙子乘着他發怔之際，駢指點上他的分水穴，一點便中！

南仙大叫一聲，仰身栽倒，登時昏厥過去。

一場激戰，至此結束！

×　×　×

天剛破曉。

一艘快船靠上黃河北岸的一處廢棄的碼頭上，黑暗中跳出幾個黑衣大漢，他們將一面預先準備好的踏板搭上快船，隨即魚貫上船，將船上的二十七箱財寶搬下船，放在岸上。

來回六七趟，已將二十七箱財寶盡數搬下，接着收回踏板，快船撐離碼頭，繼續順流而下……

岸上，出現了四輛馬車！

那幾個黑衣大漢迅速將二十七個箱子抬上四輛馬車的車廂中，跟着跳上車，疾駛而去。

所行路綫，均是荒無人烟的野地。

天亮時，馬車駛經長垣，轉向西行，一路快速而馳……

這四輛馬車所接運的二十七個箱子，當然是從「及人善堂」勒索得來的東西，



他們現在所行的路綫，使得在後面暗中尾隨的水蜜桃至感費解！

因爲，二十七個箱子在黃河南岸的北渡口上船，順流而下，然後在破曉時分靠上黃河北岸，搬上現在這四輛馬車，在荒無人烟的野地上轉了一大圈，却又轉向西行；西行便是溯江而上，如果他們的目的地是在西方上游，則昨天夜裏二十七箱東西上船之時，只要横過黃河便可，爲何要先順流而下然後再溯江而上呢？

水蜜桃當然猜想到這可能是對方爲了逃避被跟踪的一種措施，但她總覺對方如此煞費苦心的措施必另有用意，只是想不明白他們「用意」之所在而已。

不過，她心中還是感到得意的，因爲直到現在爲止，她的跟踪尾隨顯然未爲對方發覺，這幾乎可說已保證可踩探到對方的窩，有希望救回兩個小孩和奪回二十七箱財寶了。

她現在是易釵而弁，扮成一個落魄書生的模樣，遠遠的跟踪着前面的四輛馬車，行動非常小心謹愼，因爲她知道這一次的跟踪絕不能出一點差錯，萬一出了差錯，那麼唯一救回兒子的機會就要喪失了！

因此，她不敢跟得太近，而在相隔半里遠的後面遙遙跟隨，她現在只抱着跟踪到對方的窩爲止，只要知道對方的窩在那裏，她便要返回「及人善堂」，讓林歌、金糊塗和朱五絕去進行救小孩的工作……

但見前面四輛馬車駛經長垣之後，便開上官道，一路西行。

中午，抵達封邱縣城，沒有停留，繼續西行，怪的是車行甚慢，好像他們並不急着趕路似的……

過了封邱後，眼前又是荒蕪的地帶，此處因常鬧水災，故無人居住，也沒有一塊耕地，一眼望去都是野草遍地的沙渚！

將近黃昏時，四輛馬車忽然在沙渚上停了下來。

水蜜桃便隱伏在草叢中，靜觀其變。

過了個把時辰，眼看天已漸黑，而四輛馬車却無再開動之意，而且各車點上燈火，似有在沙渚上過夜的跡象。

水蜜桃見他們點上燈火，不禁微微一笑，暗忖道：「他們必是打算在此過夜，這樣看來，此處距離他們的窩必然尚遠；只是他們既然要在此過夜，竟敢點上燈火，難道不怕被人因怪異而趨前探視麼？」

不過，她覺得這對自己的跟踪尾隨極爲有利，因爲對方點上燈火，他們的一舉一動便都在自己的監視之下，不慮被他們甩掉。唯一使她覺得不便的是：她身上未帶乾糧，從昨夜到現在，她都沒有機會買食物充饑，如今又要在沙渚上挨夜，實是一樁苦事，但爲了救那兩個小孩，她只好强打精神了！

她蹲伏在草叢中，遙遙監視着，看着燈光在風中搖晃，看着他們在各車間走動。後來，夜深了，那些黑衣大漢似已上車歇息，再沒看見他們走動的身影；她仍不放鬆監視，視綫總不離開馬車一下。

這是漫長的一夜，對她水蜜桃來說，尤其漫長得有度夜如年之感。

終於，漫長的一夜過去了，東方已露出曙光，而停在前面沙渚上的四輛馬車仍無動身之意，懸在車上的燈火也未熄滅，那些黑衣大漢也一個未下車，似乎尚在酣睡之中。

水蜜桃感到奇怪和不安起來，暗罵道：「這些混帳東西到底在攪甚麼鬼呀？」

不久，天已大亮，四輛馬車的燈還是亮着，也仍不見一個人下車來。

水蜜桃耐心等待着，又靜候了一段時間，看看朝陽已升上老高，日光已普照大地，而那四輛馬車依然沒有一點動靜，這時她知道不對勁了，於是起身走過去，爲了掩飾自己的身份，她還一邊走過去一邊故作窮酸狀的哦吟：「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

將近馬車之際，她發出一聲重濁咳嗽道：「咦，四輛馬車何以停在此處呀？」

可是，四車仍無動靜！

她走上其中一輛馬車，伸手一撩後面的篷布，視綫投入車廂中，竟見車中沒有一人，只有堆在車上的六七個箱子仍在。

再看第二輛車，也是有箱子沒有人！

再去看第三輛馬車，情況相同！

最後去看第四輛馬車，也是一樣！

這一下，她發呆了！

二十七個箱子都在，但人跑到哪裏去了呢？甚麼原因使他們棄下大批財寶不要，而乘着黑夜跑了？

水蜜桃越想越覺事有蹊蹺，於是拖下一個箱子打開來看，這一看之下，她又呆了！原來，箱內空空，已無一件財物！

她心弦一震，當下便將所有的箱子全打開察看，發現箱內均是空的，這才恍然大悟，頓足道：「上當了，上當了！」

——未完——

## 陵墓驚魂

·本文承自第39頁·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道：「咱不如仍由鐵梯爬上去吧，這樣起碼還能多爭取一點時間……」

沈鷹突道：「且慢，小顧，這裏沒有出口，但必有入口是不是？否則水怎會漲得這麼快，咱豈非可以自出口潛泅出去，上面必是河流……」

羣豪聽了，轟聲叫好。

顧思南道：「但是，這樣困難很大，因爲河流在上面，而水是由上往下衝，水的壓力奇大，想從那裏潛泳上去成功希望頗微！」

「不怕！」管一見大聲叫道：「咱待這裏的水裝滿了之後，水位慢慢上升，直至上面的河流不能再流下來，壓力便減輕了，咱便可以出困了！」

顧思南想了一下，道：「這倒是可行之道，先派人把上面那個洞口塞住，水一漲滿咱便出去！」

羣豪聽了心頭大喜，自忖都有一身功夫，要閉氣半柱香的時間，根本不成問題，於是個個却滿懷信心地，便沿鐵梯爬了上去……

×　×　×

第一個露出河面的是水性最佳的雲飛烟，接着便是葛根生，沈鷹以及管一見等人！沈鷹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抬頭一望，外間剛好天明，旭日正自東方升起，大地一片光輝！

（全文完）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 神劍山莊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秀暗中跟踪黃金夫人，追到神劍東莊的遺址，只見黃金夫人在頹垣斷壁中的一座假山前停下，擊掌發出暗號，即有兩名漢子從山洞中鑽出，招呼她進去。李秀這才知道神劍東莊乃複式建築，地上建築物雖燒爲平地，但仍有地下一層。黃金夫人於是進入時詢知白銀夫人巳回來，且在回天漁隱公孫敬那兒。原來白銀夫人現正站在潭畔，公孫敬對着她，爲她刻像。這時，突然有一隻飛鳥在潭上掠空飛過，白銀夫人倏地伸手虛空一抓，彈指將鳥兒置死，拋入潭中，公孫敬立刻停手，責怪她殘忍，白銀夫人正想發作，黃金夫人巳從林中掠到……

## 脫胎換骨

**（第十八章：由黃鷹執筆）**

黃金夫人身形輕捷，飛鳥般落在白銀夫人旁邊的另一塊巨石上。

白銀夫人沒有探手抓去，也沒有屈指彈出，只是噓了一口氣，道：「我們在等你。」

黃金夫人尚未回話，老人巳抬起頭來，望着黃金夫人，道：「你再不現身，我這條老命只怕保不住了。」

陽光下，他的一雙眼睛竟然是乳白色，就像是籠上了一層烟霧，迷離而妖異。

白銀夫人卻問：「他的話，你會不會再相信。」

黃金夫人搖頭。「我只知道你就是殺盡天下的人，也不會殺他。」

白銀夫人冷笑道：「今天他若是不給我們一個滿意解釋，我看非獨我要立即殺他，你也會搶着動手。」

黃金夫人道：「其實我也很想知道他是否真的醫道通神，能補天地造化，起死回生。」

老人歎了一口氣。「兩位，難道你們沒有聽過能醫不自醫？」

「不要廢話了。」白銀夫人冷冷地喝問：「公孫敬，你老實告訴我們，一旦藥力消失，我們是否也會變成這兩個那樣子？」

她手指着浮在水面上那兩個女人。

老人竟然就是昔日江湖上的名俠名醫「回天漁隱」公孫敬。

他歎着氣回答：「有一點不同，你們比她們要年輕得多，怎也不會變得這樣難看。」

白銀夫人厲聲道：「也是說還是難看。」

公孫敬笑笑。「也是老話，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白銀夫人語聲更峻厲：「之前你怎樣說，你……」

公孫敬截道：「我答應設法替你們將青春保持，長春不老，兩位的容貌不是到現在也仍然並無改變。」

白銀夫人一頓足：「可是我們仍然會變得像這兩個一樣。」

公孫敬道：「這兩位所以變成這樣，是因爲她們的機能巳經完全斷絕，藥力當然同時終止，自然便打回原形。」

「那些藥……」

「有足夠的存貨，兩位只要按時服食，容貌絕不會出現這種變化的。」公孫敬又笑笑，那種笑容竟令人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白銀夫人看在眼內，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黃金夫人即時一聲徵喟：「我們還以爲那些藥物能夠令我們的容貌永遠保存至死不變。」

白銀夫人接道：「你不是也這樣說的。」

公孫敬搖頭。「我希望兩位不要忘記，我只是一個人，不是一個神。」

白銀夫人黃金夫人相顧一眼，沒有作聲，公孫敬笑笑接道：「再說，一個人死了，容貌變成怎樣子又有何要緊。」

黃金夫人一聲歎息，仰首向天。「不錯，人都死了，還管得那許多。」

公孫敬接道：「這個潭的水天下無雙，珍貴無比，若是不能用，兩位需要的藥物便煉不成的了。」

話口未完，白銀夫人身形巳掠出，一把將鳥屍從水裏抓起擲飛，接一把將一具屍體從潭邊抓起來，往潭邊掠去。

黃金夫人亦同時掠出，掠起了另一具屍體，抓上了潭邊。

公孫敬目光一轉，道：「兩位，不送——」接又垂下頭，繼續彫鑿那石像。

黃金夫人白銀夫人在哼聲中，雙雙抓着屍體，往來路掠回，轉眼不知所踪。

公孫敬繼續工作，槌鑿相擊，「叮叮」之聲不絕。

好一會，他才停下手，忽然道：「小娃兒，你呆在樹上幹什麼？」

語聲甫落，李秀便從潭邊的一株高樹上掠下，不偏不倚，落在方才黃金夫人立足的那塊巨石上。

公孫敬抬起頭來，眼神出奇的慈祥，看着李秀道：「這個潭有如明鏡，你應該知道，我看這個明潭與抬首上望並無分別。」

李秀道：「現在知道了。」語聲異常之鎮定，接問：「老前輩就是『回天漁隱』？」





公孫敬笑道：「魚竿我也早就丟了，還做什麼漁隱，至於回天也是騙人的。」

李秀方要說什麼，公孫敬巳問：「你是追踪她們到這這兒來？」

「正是。」李秀沒有否認。

「神劍山莊的傳人果然胆識非常。」

李秀一驚，脫口道：「老前輩……」

「只看你凌空掠下的身法我便知道了。」公孫敬接問：「李慕雲是你的什麼人？」

「是先父。」

「你就是李秀？」公孫敬有些詫異。「這麼高大了？」一頓又歎道：「日子怎樣過的？」接拿鑿子苦惱的往頭上搔了幾下。

白髮開處，赫然出現了九個佛印，李秀看在眼內，奇怪道：「老前輩什麼時候皈依佛門的？」

公孫敬皺眉。「十三，十四，很多年前的事了。」隨歎道：「那又有什麼用？塵緣未斷，慾念未息，敲經念佛也是枉然。」

李秀奇怪的望着公孫敬，又歎了一口氣，公孫敬忽然問：「你知道什麼是佛？」

「不知道。」

「我最初也不知道。」公孫敬沉吟着道：「後來問寺裏的大法師，你知道他怎樣答？」

李秀又是一聲「不知道。」

「枯木裏龍吟——」

李秀搖頭，公孫敬接道：「我說不懂，你知道大法師又怎樣說話？」

「晚輩洗耳恭聽。」

「髑髏裏眼睛。」

李秀苦笑，公孫敬又道：「我閉門靜思了三日三夜，才明白那是大死一番，大生一場的意思，可是我連死都捨不得，又怎能再生？」

李秀試探問道：「老前輩到底放不下什麼呢？」

「女人！」公孫敬的回答坦率得令李秀吃驚。「我喜歡了兩個女人，坐立的時候想着她們，睡覺的時候想着她們，就是念經的時候也想着她們，若是她們還沒有嫁人，說不定我會把她們搶回家，但她們非獨巳嫁人，還是我的兩個好朋友的妻子。」

李秀怔怔的望着公孫敬，拿鑿子往頭上亂搔了幾下，公孫敬才接下去。「朋友妻，不可欺，我也不是那種禽獸不如的畜牲。」倏的問李秀：「只是想想她們美麗的容貌也不算得是怎樣的一種罪過，是不是？」

李秀道：「應該不是，正如某人寫了一首好詩，你歡喜到不得了，一天到晚總是掛在唇邊，不見得就是罪過。」

「我也是這樣。」公孫敬放下手中鎚鑿，捧起那個石像。「我最多也是將他們美麗的容貌留下來。」

李秀目光一落。「白銀夫人？」

「還有黃金夫人。」公孫敬笑了。「來，我們到那邊看看。」一下子跳起身子，與奮的往那邊一步一跳地奔去。

李秀看着公孫敬的舉止，與其說是像一個小孩子，毋寧說是像一個瘋子，白痴。

× × ×

陽光下，那些石像的輪廓份外鮮明，李秀多看那些黃金夫人的石像幾眼，心頭突然感到說不出的難受，黃金夫人的相貌與他的母親完全一樣。

公孫敬指指點點，道：「她們的一喜一怒，一嗔一笑，都是如此的迷人，我都將之一一用石頭彫刻下來，也只有用這種方式才能夠將他們美麗的容貌保存至永遠。」

李秀道：「石塊也有破損崩缺的時候。」

「我是看不到那麼遠的了。」公孫敬一聳肩說。「我最多只能夠再活十來二十年，這些

石像應該能夠保存到我死前的一刻，至於我死掉之後會變成怎樣，我一概不知，也不能在乎，你說是不是？」

李秀只是問：「那些活的黃金夫人白銀夫人也是老前輩造出來？」

「當然了，除了我老人家，誰還有這個本領？」

「是易容？」李秀忍不住追問。

公孫敬反問：「你也懂什麼叫做易容？」

「正要請教老前輩。」

「戴假髮，黏假鬚，換上不同的衣服，這是一般的所謂易容，那其實應該叫做變裝術，也是易容術中最低下的一種，利用藥物往臉上堆砌，比較高一點，可是在我的眼中看來，還是小孩子玩意，也假得要命。說到將人的面皮剝下來，非獨殘忍，而且變來變去，也是只得一個。」

「老前輩怎能夠將那麼多人變成一模一樣的一個人？」李秀追問下去。

公孫敬又反問：「你知道人何以相貌各異？」不等李秀回答，他已經接下去。「那其實是由於骨肉的不同，只要將一個人的骨肉依照模子削薄或加厚至完全一樣，便不難弄出相同的一個人來，那當然能夠找到骨肉結構本來就差不多的人便會簡單得多，否則既要剖肉，又要削骨，非獨麻煩，而且很容易出錯兒。」

「那當然很痛苦。」

公孫敬大搖其頭。「藥物中最少有二百一十種有麻醉作用，而其中十二種可以令一個人完全失去感覺，注入雙腳，便將他的雙腳斬下來，他也仍然能夠行走而不感覺痛苦，可是這種藥物不能夠用得太多，否則那個人就會變成白痴，你知道甚麼是白痴？」

李秀點頭，打了一個寒噤，却仍問道：「那面貌總有不同之處。」

「眉毛可以拔去，任長任短，隨意改變形狀，眼皮的厚薄單雙，鼻樑的高矮，要改成一樣更就簡單。」

李秀不能不同意，那比起削骨割肉，實在簡單得多，苦笑着問道：「老前輩就是如此這般，造出一個個一模一樣的黃金夫人，白銀夫人？」

公孫敬眉飛色舞，道：「除了眼神，她們的確已差不多完全一樣了。」

「眼神？」李秀心頭一動。

公孫敬點頭。「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本領將她們的眼睛改變成一樣，也不敢嘗試，我——恐怕一個弄得不好，她們會變成瞎子。」

李秀道：「老前輩似乎就只是造出一個個相同的黃金夫人，白銀夫人。」

「我只是對這兩個人有印象。」公孫敬接道：「他也只是要我造這兩個人。」

「他是誰？」

公孫敬一怔。「看來你知道的並不多。」

李秀道：「晚輩正要弄清楚。」

公孫敬歎息。「有些事，還是不要清楚的好。」

李秀急道：「晚輩——」

公孫敬截道：「以你目前的身手，也仍然不足以應付這件事。」

李秀道：「晚輩盡了力，若不能夠……」

公孫敬又截問道：「神劍九大式你練得怎樣了？」

「已練成八式。」

「『雷動九天』你也練成了？」公孫敬有些意外。「以你這個年紀，竟然已經有這種成就，實在難得。」一頓再問：「九轉神功又如何？」

「也已練成了。」

「好——」公孫敬連連點了點頭：「好得很。」

李秀道：「還請老前輩指點一條明路。」

公孫敬仰天長歎。「我一生對不起的只有兩個人，一個就是你爹爹李慕雲，你能夠找來這裏，相信也就是天意，要我補償這罪孽。」霍地突然回過頭，手指一個黃金夫人的石像。「你應該知道，這個女人，就是你的母親柳青青！」

李秀心頭怦然震動，也就在這刹那，公孫敬突然出手，連封了李秀胸前七處穴道，李秀冷不提防，要閃避已經來不及，一個身子立時麻木。

公孫敬暗襲得手，搖頭。「年輕人到底經驗不足，害人之心雖然不可有，防人之心却也不能無。」

李秀仍能夠說話：「老前輩此舉，目的何在？」

公孫敬探懷取出一個玉盒子打開，那之內放的是一顆鴿蛋大小，其紅如火的藥丸，笑接道：「我不是說過，有十二種藥物服多了會變成白痴？」

李秀心頭一驚，公孫敬接道：「這就是其中的一種！」左手突然一探，捏開李秀的咀巴，將那顆藥丸硬塞了進去，接一壓，李秀不由自主將那顆藥丸嚥了下去。

那刹那他心中的悲痛實在難以言喻，父仇未報，而且還要變成一個白痴，有如行屍走肉，焉能不悲不痛？

公孫敬却笑起來。「傻孩子，我若是要害你還要這麼麻煩？」

李秀聽說又呆住，公孫敬接道：「這是我以百八種名貴藥物，取其精華，煉成的回天丸，一顆足抵你二十年功力，你還不運氣行功，助藥物發揮效用？」

李秀由驚而喜，忙自運氣，眞氣果然運行，一股至陽至剛的力道同時隨眞氣運行，迅速滙合一起。

公孫敬同時取出另一個玉盒子，這個玉盒子載的却是一百另八枝金針，他手拈一枝，一聲：「天突——」插進李秀天突穴。

李秀眞氣同時穿過天突穴。

「天宮、玉璇、華蓋、水溝、灌風、元關、璇璣、正堂、中庭、巨闕……」公孫敬呼喝不絕，其餘一百另七枝金針應聲插遍李秀身上其餘一百另七處穴道。

針長三寸，入穴七分，陽光下，李秀混身閃起了點點金芒，他體內在眞氣運行一遍之後，却有如置身洪爐之中，肌膚與之同時通紅，汗珠紛落。

公孫敬接一聲長嘯，猛抓起李秀擲進潭裏。「噗通」一聲，李秀直沉至潭底，隨即冲天火炮也似冒起來。

潭水奇寒徹骨，李秀的眞氣那刹那猛可收縮成一股，直衝任督二脈，生死玄關。

「嘩啦」一股水柱被李秀曳着直衝三丈，轟地爆開，散落下來，周圍十丈就像突然洒下了一場暴雨。

百另八枝金針同時從李秀穴道脫出，四方八面迸射，射在石上的，竟然沒入盈寸。

李秀人在半空，不由發出一聲長嘯，這一聲直冲雲霄，直震得周圍樹葉紛落。

他身形凌空盤膝落下，雙掌合處，迎着他雙掌的一株碗口粗的樹幹齊中裂開，如遭斧劈。公孫敬大笑着從石像中滾出來，連聲大呼。「好極了，好極了——」

他一身衣衫汗水濕透，面色慘白如紙，掙扎着才爬起來又跌倒在地上，李秀一眼瞥見，忙上前扶住。「老前輩，你怎了？」

公孫敬喘息着道：「我不能太用氣力，否則就會百穴收縮，痛得要命。」



一面說他混身的肌肉不住抽搐，面上同時露出了苦痛的表情來。

李秀驚訝道：「怎會這樣的？」

公孫敬勉强笑道：「你拉下我身披的袈裟不就清楚了？」

李秀不由得將袈裟拉下，只見公孫敬身上的穴道都被一條條瑩晶光亮的絲綫穿連着，那些絲綫竟然全部穿進肌膚內。

公孫敬接道：「你看到了，我身上穴道都被冰蠶絲縫起來，用力一牽動，五臟肺腑，無處不痛，你說要命不要命？」

李秀當眞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忍不住追問：「這到底怎麼回事？」

公孫敬道：「這是天下第一酷刑，也是天下第一毒鎖，誰給這樣鎖縛起來，便只有乖乖的聽候差遣，唯命是從，希望將功贖罪，得以解脫。」

李秀道：「我替老前輩將之削斷。」便要拔劍。

公孫敬慌忙道：「削不得，這些冰蠶絲一條緊扣一條，不得其法，强行將之削斷，其餘的必定會同時收縮，五臟盡碎，我便是眞的有回天本領，也難免當場命喪。」

李秀道：「難道一些辦法也沒有？」

「只有一個。」

「老前輩儘管吩咐，晚輩一定會盡力而為的。」

公孫敬笑着問：「心病你知道要用什麼藥才能夠醫理？」

「心藥。」李秀脫口道：「解鈴還須繫鈴人。」

「到底是聰明的孩子。」公孫敬將袈裟拉上，躺下來，繼續喘氣。

李秀忙又問：「那個人……」

公孫敬截道：「你總會遇上他的，憑你現在的武功，已足以跟他一較高低。」

李秀再問：「他到底是……」

公孫敬笑道：「該知道的時候，你總會知道的。」

李秀還要問什麼，公孫敬話已接上，歎息道：「方才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

「晚輩洗耳恭聽。」

「就是你千萬不要大叫，因為以你目前內力的充沛，一叫之下，聲傳十里，劍脊谷的人聽到了，不趕來一看究竟才奇怪。」公孫敬搖頭。「不過讓他們來好了，正好借他們一試你神劍第九式，『不殺之殺』的威力。」

「這一式境界最高，威力最大，晚輩到現在還未練成……」

公孫敬大笑。「你現在生死玄關已通，眞氣內力循環不息，還有什麼招式用不來？」

李秀似信還疑，仍然道：「多謝老前輩成全。」

公孫敬彷彿看到他心裏，道：「一會你會相信我說的都是事實。」

李秀臉一紅，方要道歉，公孫敬已道：「看，他們來了。」

李秀亦已發覺。

目光及處，只見數十個玄衣漢子從西面急急奔來。

公孫敬一骨碌坐起半身，道：「小娃子，有多少本領，盡管施展出來，好讓我老人家開開眼界，吐吐鬱氣。」

李秀點頭，轉身，拔劍。

公孫敬目光落在李秀背上，面色突然一變，非獨看不到絲毫慈祥之色，而且變得狡黠而惡毒。

狐狸般的狡黠，豺狼般的惡毒。

李秀若看見這目光，一定會懷疑這個看來慈祥的老人不惜為他打通生死玄關，其實是另有目的。

可惜他的後腦並沒有長着眼睛，看不見。

只是他也應該想得到，一個人暗戀朋友之妻子，而且還是兩個朋友的妻子，竟到如此瘋狂地步。

怎會是俠義中人。怎會是正人君子？

一個如此狡猾惡毒的人，竟然被人鎖制在這裏，制他的那個人亦可見厲害。

到底是什麼人？

× × ×

青鋒三尺陽光下有如一泓秋水，李秀劍脊壓在眉心上，左手拇食中三指一捏劍訣，往護手一壓，已經是神劍九式第九式的起式。

沒有風。

他的衣衫突然無風自動，「獵」地飛舞起來。

人未動，劍只是起式，人劍已呼之欲出。

二十來個青衣漢子已到了潭對面，看見李秀，齊喝一聲，揮動兵器，衝殺過來。

李秀人劍亦在喝聲中射出，長嘯一聲，人劍合一，合成一道耀目的光芒。他閃電般凌空飛越潭面，射向衝殺前來的青衣漢子。

這一劍之凌厲，根本就不是任何言語能夠形容。

李秀那一聲長嘯，亦有如青天陡裂，疾走雷霆。

劍光過處，十八個青衣漢子凌空飛起，眉心鮮血激濺，竟滙成一股，飛射出三丈之外。

其餘那些青衣漢子，幾曾見過這般凌厲的劍法，亦皆怔住，突然發出一聲驚呼，四散開去。

黃金夫人、白銀夫人亦怔住，她們也就立在三丈之外，鮮血從她們身旁不到一尺射過。

她們雖然都戴着面具，看不到面上的表情變化，眼睛顯然都暴縮，露出了驚懼之色。

李秀身形凌空落下，劍訣一領一壓一推，劍尖指向白銀夫人、黃金夫人。

白銀夫人立即揮手，「噗噗噗」三下異響，一蓬烟霧在身前冒起，湧向李秀。

李秀劍一振，一股劍氣湧出，烟霧被擊回，刹那四散，黃金、白銀二夫人却已經不知所踪。要追，李秀一定追得到，可是他沒有追，那刹那他的心情很複雜。

眼前的黃金夫人可能與他是母子至親，白銀夫人亦可能是青青的母親，這「不殺之殺」的必殺一劍，如何殺得下去？

還有那位公孫老人的安全，他也得兼顧，他當然也想不到公孫敬這時候正在以一種更狡猾更惡毒的目光遙望向他這邊。

比狐狸更狡猾，比豺狼更惡毒。

天下最狡猾最惡毒的只有一種動物。

——人！

人為萬物之靈，一個狡猾惡毒的人，又豈是無知的狐狸豺狼能夠望其項背。

（下期由司馬翎執筆）

定閱本刊
請電——
H四六四六四六
與本社營業部洽商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溫涼玉・文
黃耀基・圖

# 大俠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中叔崩及「五方太歲」等六人，被九臉龍王於舉手投足間一一將之殺死，剩下瘋玩老人及海難遞兩個人，九臉龍王吩咐走鬼婆婆去收拾。之後，九臉龍王正要將唐方帶走，豈料就在這時，一聲輕叱傳來，兩道急風，襲到九臉龍王背後，及至他發覺時，劍尖巳貼近他的長袍。同時，一隻大籮筐已向他迎頭罩下。偸襲九臉龍王的這兩個人，用劍的是秦歌衫，而用籮筐作武器的則是公子襄門人之一的哥舒曉天。這兩人是爲救唐方而來的，雖合兩人之力合擊九臉龍王，但終被九臉龍王破筐而出，與走鬼婆婆聯手攻擊秦歌衫，哥舒曉天，對方正在相持中……

## 正邪拉鋸戰　雙方苦纏鬥

### 驚心

九臉龍王眯着小眼笑道：「唐姑娘，這次妳跟我去，可毋庸置疑了罷？」唐方作聲不得，自是無法應對，穴道被封，周身動彈不得，血脈同時受到封鎖，全身痳痹，有如萬蛇噬心，極爲痛苦，唐方咬緊牙關忍受，心中暗怒：這是尋找蕭秋水過程萬苦千辛之歷練，祈望皇天不負苦心人，有日給她找到。

秦歌衫見狀叱道：「休得對方姊無禮！」又掠了過來，九臉龍王大袖一拂，冷哼道：「螢虫之芒，也來爭光！」他這一拂之力，已比適才加重一倍有餘，有意要取秦歌衫的性命。

這下極强的風勁捲出，秦歌衫幾乎閉過氣去，但她的身體却沒有被捲飛，霎間到了九臉龍王身前，九臉龍王一楞，秦歌衫也是一呆，

這電光火石之間，秦歌衫雙指，已向九臉龍王如豬一般的小眼睛直戳了過去！

九臉龍王沒料到這一拂居然逐不去秦歌衫，反而大意之下閃躲不及秦歌衫這一式「二龍搶珠」。

這刹那間，九臉龍王只來得及將雙眼一閉。

秦歌衫武功雖遠不如九臉龍王，但她本身的武功，絕非常人可比，慕容不是就此慢得一慢、怔得一怔，秦歌衫出手如電，已戮中他的雙目。

九臉龍王這時已闔起了眼，秦歌衫雙指，就戮在他眼皮上，只覺指尖所觸，如兩道深谷，直凹了進去，兩團東西在裏面滾動，竟無處着力。

就在這時，九臉龍王雙掌已然拍出。

這雙掌是九臉龍王情急之際打出的，可謂開碑裂石，排山倒海，如擊個正中，秦歌衫必肌裂骨折，慘死無疑。這瞬息間，有人叫了一聲：「救歌衫——」秦歌衫的身子，突然向後飛起。

九臉龍王雙掌雖然擊了一個空，但迫退秦歌衫，雙眼亦受傷不輕，可是此際他已感覺到一個可怕的足可與自己匹敵的一流高手到了，當下喝道：「公子襄！」

× × ×

秦歌衫本來心中也大感納悶，以自己的功力，又怎能在九臉龍王掌力籠罩下欺近得去？這斷斷無可能之事，居然給她辦到了，還戮中九臉龍王的眼睛，這是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在九臉龍王一股巨力當頭拂照之際，她只覺背心也似被衣袂拂中似的，一股勁力潛起體力，引出反彈，才能被九臉龍王送出的勁氣而入，順利戮中慕容不是。而今聽九臉龍王一呼嚷，她便在半空側首過去，只見拎住自己後領飄起的人，却不是公子襄是誰？

她也不禁失聲呼道：「公子——」這半聲呼喚，雖然低微，九臉龍王已肯定來人便是南面稱王的青年高手：公子襄，當下發出一聲冷笑，內心却大急，希望眼睛趕快復原視物。

來者確是公子襄。

他一路上，赴四川蜀中，特別留意唐方行踪，但沿途俱無所獲，頗感失望。行驛中不禁反覆地想：「往唐門」三字，究竟是甚麼意思？究竟是唐方自己要去唐門，還是別人要脅她去唐門？如果別人威脅唐方赴蜀，唐方又從何得知？若果是唐方自己願意赴川，那又爲何不先等自己一道兒去？……莫非是唐方中了流言之毒，眞的誤會自己無誠意找蕭大俠？……想到這裏，他幾乎要跳起來，可是回心一想，斷無可能，唐方分明是受人挾制而去……一念及此，又担心了起來。

就在這思潮萬端起伏之際，忽見百里樹林與明掃華二人氣喘咻咻的趕了過來，公子襄知百里樹林平日氣定神閒，遇事沉着，變謀有方，冷靜篤愼之人，而今如此倉惶，定必有事，何況還有明掃華也跟了來，當下詳問情形，才知道秦歌衫一組，已發現唐方行踪，似受西方霸主挾持，在蜀道「垣口」遇敵，當下要百里樹林主持大局，不理一切，飛竄趕去。

這提氣急奔之下，公子襄可謂渾身解數，全已用盡，只恨不得自己多生對翅膀，好早一些趕救唐方。明掃華外號「報曉將軍」，除了事事曉外，一雙腿走得比野馬還快。公子襄倒搶奔前頭，明掃華落後到連影子不見了。

公子襄奔近「垣口」隘谷「琴心客棧」之時，唐方已受九臉龍王之制，公子襄是何等人物？一看之下，知道斷不可硬奪，免受威脅，所以藉九臉龍王得意忘形之際，將勁力傳到秦歌衫身上，破慕容不是勁風而入，他在這迅似稍縱即逝的光景，已到了唐方身邊，他認穴何其精確，立刻看出唐方被制之穴，一刹那間，已換了三種手法，解了唐方之次穴！

九臉龍王點唐方的穴道所用手法十分詭奇，但公子襄在第四次解穴時，已開解九臉龍王在唐方身上所封之穴，但抱殘所點之穴，公子襄却毫無辦法。

這時天色已亮，唐方已能發聲，見秦歌衫遇險，不禁驚呼出聲，公子襄飛身出手，往秦歌衫衣衽背上一拎飛退，這才及時從九臉龍王雙掌下救回秦歌衫一條命。

九臉龍王雙目一時不能視物，但他聽覺，却十分清楚，而且臨危不亂，他知道來的是公子襄，又知道公子襄先到唐方處再救走秦歌衫，以爲唐方穴道已解，他現刻身陷公子襄、唐方、秦歌衫等包圍之下，雙目又難以視物，尤其唐方暗器更爲難防，心中暗自驚懼，外面却鎭定如常，道：「想不到啊想不到。」

公子襄恨他對唐方無禮，不去睬他，秦歌衫死裏逃生，自己冒死救唐方，唐方自然深知，公子襄也目睹，滿心歡喜，便問：「甚麼想到不想到的？你沒想到本姑娘我也打得着你這頭肥龍吧？」

九臉龍王不去理她，逕自道：「沒想到仁義取名聲的長江公子襄，是背裏偸襲的小人。」

公子襄迅疾掠回唐方身邊，在短短的替唐方解穴的時間內，已經從抗力中摸清了抱殘對唐方所封的穴道，是以極怪異的手法將手厥陽心全經九大要穴，跟手少陽三焦經的三處大穴，即臂前處之「臑會」，耳後「翳風」，以及肘上之「清冷淵」連在一起，使經絡的循行輸送改道，而致氣血失去周流不息之効，這是一種極奇特異的封穴手法。公子襄知道，讓假以時間，憑自己眞純內力緩緩輸送，可望經絡輸送能重回原位。但在九臉龍王的虎視眈眈下，幾乎絕不可能。

——如果要救唐方，免不了要與九臉龍王一決生死。他開始運勁使秦歌衫破九臉龍王掌力而入，不過是希望秦歌衫的攻擊使九臉龍王阻得一阻，以俾他解唐方之穴，但事與願違，九臉龍王一時大意，居然爲秦歌衫所傷，只是公子襄確也無意對慕容不是施暗襲。

九臉龍王如此罵他，公子襄便說：「是，我不該如此，我便待你可以視物再動手好了。」

九臉龍王沒想到公子襄如此坦然承認，倒是呆了一呆，公子襄道：「你也是武林中成名人物，唐姑娘等無戰力之際，你此時威脅於人，就有失宗師身份了。」

九臉龍王緊閉雙目，冷哼一聲，並不答話。

公子襄道：「其實我們也不是非交手不可的……只要龍王轉身就走，不對唐姑娘無禮，在下足感盛意，永誌不忘。」這時忽聽唐方悶哼一聲。公子襄轉過頭去，只見唐方臉色蒼白，原來她穴道剛解，另外抱殘所封的穴道將解未解，一時只覺血脈不暢，好像呑了塊木炭又置身於冰窖之間，時凍時熱，無法控制，很是辛苦。

公子襄見唐方如此，心中大是焦急，想即刻替她推宮過脈，解除抱殘獨特的禁制穴道手法，抱殘點穴勁道甚怪，他初以爲很快就放唐方，不料唐方被人刦走，穴道遲遲未解，反累唐方苦痛。

公子襄想爲唐方解穴，唐方知此時非同小可，怎可爲自己分心，便道：「公子……大敵當前，不要理我。」公子襄道：「不費事的。」返首向九臉龍王道：「你搶你的天書神令，我不管你，這裏沒你的事，請自便罷！」公子襄此說，已是極爲忍讓，按理說「忘情天書」、「天下英雄令」是武林人士人欲得而甘心之至寶，公子襄若袖手不理，除非是黃河歐陽獨親至，否則以九臉龍王的聲勢武功，又有誰堪與比擬？

九臉龍王悶哼一聲，並不答話。公子襄向唐方低聲道：「唐姑娘，我先替妳解穴再說。」將手厥陽心包經大穴與手少陽三焦經三道要穴黏合拴結衝破，必須要雙方配合才能達至，何況公子襄未得唐方同意之前，那怎敢碰觸唐方身子？

唐方知九臉龍王是大患，大患不除，是萬萬不能疏忽的，便道：「這時候解不得……」話未說完，手厥陽心包經的「中冲」一穴，手少陽三焦經的「三陽絡」、「絲竹空」二血又是一痲，只覺齲齒略有些鹹鹹，有血溢出，但是所封的三大要穴中之「臑會」穴却爲之一鬆，不解自開，心中正是納悶。公子襄見唐方臉色又是一變，以爲她經脈不暢，頗感痛苦，頓時比他自己身受還難過十倍百倍，便蹲下來道：「什麼解不得？解了再說……」

唐方心中感動，便沒有要他住手，公子襄決定先解她「翳風」穴之苦，轉撥開唐方垂下的髮絲，忽然見到唐方的耳朵，白得好像一朵黑夜裏的花，柔順勻美，公子襄此情此境一看之下，那撥髮絲的手，直絲有一種掀開自己心愛新娘子鳳冠流蘇的激動，連手也不禁微顫起來，一顆心也碰通碰通跳個不停，彷彿那是一件奇珍玉器，容不得凡夫俗子的手去觸摸一般。

那「翳風」穴正在耳後，下頜角與乳突之間凹陷處，是爲手足少陽經交會處，是人體大穴之一，公子襄左手輕將唐方白玉似的柔耳身垂接近頰車，另一手本拿捏在耳本後鷄足青絡脈之下一折處，運功氣衝而入破閉拴的，但那隻手，竟一直按不下去。

唐方頗覺奇怪，轉首一望，只見公子襄平時瀟洒斯文，而今却愕在那兒，這雙眼一接之下，唐方馬上覺察出公子襄滿目情意。這情意之深之濃，唐方見之，也爲之心折。彷彿龍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紅，一切都自蘊深情。唐方跟公子襄那末久，對公子襄，焉會不知，只不過公子襄從未像今天那樣貼近，那樣表達。當下心頭，好像紡車亂了軋一般絲絮亂織，亂成一團，不知因「翳風穴」未解之故還是別的原因，耳朵嗡然一片，只有公子襄的鼻息呵來，又癢又舒服。

就在這時候，秦歌衫忽然「哎呀」一聲。

待公子襄醒覺時，只見旭日忽滅，人稍一側首，「砰」地一掌，已擊在背上。公子襄幌了一幌，咯了一口血，但在此際，他並沒有想到要還手。他一生盼望能接近唐方，明知唐方心中只有蕭秋水，他也不死心，只求「梁王府」中能住着唐方，便是莫大的快樂。而今他覺得唐方看他一眼中，居然也無責怪之意，而他指尖所觸，是唐方柔和的肌膚，他雖非無行浪子，且對唐方敬若天神，只是到了此情此境，覺得唐方那一眼中也有許多說不出道不盡的意思，直教他願以一死博取。

所以他心裏只有喜歡，問道：「唐方……我……」他猶大夢未醒，唐方却已醒了，粉臉登時羞紅，將頭一偏，叫道：「小心！」公子襄也醒了過來，知道九臉龍王暗算了自己一掌，便急道：「我先替妳解穴！」

唐方這時已完全清醒，一顆心忐忑跳着，既怨責自己對不起蕭秋水，又恨自己致使公子襄受傷，心知此時若不令公子襄奮起抗敵，恐怕自己等人會就毀在九臉龍王手中了，便急道：「別管我，快去！」

公子襄只望能救得唐方，固執不肯：「不能不管。」他平時機警聰明，而今是非輕重急緩，却全分不出來，唐方氣得粉臉煞白：「我是蕭秋水的人，你也別碰我！」這幾句話猶如晴天霹靂，一下子，公子襄小心如同被戰馬踐過，戰車輾過，碎成片片，陷于泥淖，一直沉了下去，沉到了不見底的所在。

九臉龍王其實眼睛早已恢復視力，只是在運氣調息，圖施暗襲。他飛撲過去，打了公子襄一掌，幸好秦歌衫叫破在先，公子襄內力已到了運轉自如階段，總算先護住心脈，硬受了九臉龍王一掌。

九臉龍一擊輕易得手，連他自己也沒想到有這般容易，以爲對方有詐，忙一個翻身躍開自保，但覺對方體內一股大力湧來，反震得自己手掌隱隱疼痛，却仍沒有什麼厲害殺着。九臉龍王一看情形，明白了七八分，另一方面暗自慶幸，憑公子襄內力反震，使自己手臂酸痲，若單打獨鬥，放手一搏，自己倒也眞未必是公子襄之敵。如今一來，大敵重創，勝券在握，九臉龍王開心起來，哈哈一笑。

走鬼婆婆道：「龍王，從今以後，這長江公子的名字，該換成『長江龍王』了。」九臉龍王笑了一下，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起來，這一次笑，才是開懷大笑，沒有抑制：「『長江龍王，黃河歐陽』。」

他喃喃地重覆了一遍，心中得意至極，可謂無法形容。

唐方這時見公子襄的身子，如他適才按在自己耳垂的手指一般，狂熱地顫抖了起來，嘴角溢出來的血，越來越多，不禁悚然道：「你受傷了。」

公子襄點點頭，又搖搖頭。唐方知道此時非同小可，便溫聲道：「你先殺了慕容不是，我再跟你說，剛才我說的太重，公子不要擱在心裏。」

就在這時，只聞一聲慘吼。

公子襄轉過頭去，只見哥舒曉天「百會穴」着了一戟，登時慘死，這時明掃華已飛馳而至，一見此情，立與二人聯手，苦鬥纏戰九臉龍王。

眼見門人之死！公子襄這下可全醒了，雖然內心悽苦，但先逐九臉龍王，是當前的生死門。

公子襄倏地站起，忽覺天旋地轉，空中宛似有數十隻蚊蠅在點着燭火交戰一般，一時只覺五臟六腑，皆離了位，他一個蹌踉，唐方連忙扶住，他一手按在唐方秀肩上，只一碰觸，立時醒覺，急劇收回，這下倒使他反而站住了腳步。

唐方「哎」了一聲：「你受傷很重……」公子襄說：「不碍事的……」但自知背腰腹部，皆被大力震傷，幸而內力護體，未致摧折，但作戰能力，餘不及半，面對九臉龍王這等高手，自是一件苦事。

這時又一聲狂嚎，明掃華飛跌出去。

公子襄長吸一口氣，半空截住，雙手一兜，接下明掃華，只見懷裏的「報曉將軍」，脅下着了一戟，傷口掀處隱見血肉模糊，傷得顯然不輕，公子襄氣極，只因



自己一時不能自制，使得兩名門生，一死一傷，心中大是歉疚。

這剎那間，唐方突然呼道：「快救歌衫！」

公子襄半空抱住明掃華，腳下可全不停頓，已到了九臉龍王頭頂，這時秦歌衫已迭遇險招，危殆已極！

九臉龍王猛覺白影一閃，他曾暗算過公子襄，最怕同樣遭遇在自己身上，雙掌立時冲天而起！

公子襄到了九臉龍王頭頂，他手裏還抱着人，雙足已踩了下去，正好腳板對着九臉龍王手心！碰在一起，公子襄雙足運力，自不及雙手靈便，不敢與九臉龍王碰實，藉勢一沉，如白鳥一般冲天而起。

公子襄一起，九臉龍王也起，公子襄翩若飛鴻，九臉龍王却疾如彈丸，別看他痴肥臃腫，身法之快，煞是可觀，已追上了手抱一人的公子襄，半空又拍出兩掌！

公子襄雙足連環飛踢，踢向九臉龍王左手腕「濕溜穴」，右手腕「偏歷穴」。九臉龍王陡然變招，十指如戟，直叉公子襄左腿「三陽交穴」，右腿「商丘穴」。

公子襄倏然收腿，縮膝齊腹，驟然半空撐出，直冲九臉龍王胸膛。

九臉龍王尖喝一聲，手腕一翻，遽然而上，扣向公子襄足踝，這下暗藏無數厲害殺着，如公子襄仍直撐過來，必能先扣住公子襄後踭五大要穴「太經」，「大鍾」，「水泉」，「照海」，「然谷」，如公子襄縮退，這兩下反扣變着極厲害的攻殺，要將公子襄重創當堂。

公子襄不閃不避，却一曲身，將足縮入腹部，雙膝一齊，向九臉龍王面門頂撞過來。

雙膝之力，遠比足巨，這一下幾乎是公子襄挾他本身與懷中之人明掃華半空飛撞之力，九臉龍王變招無及，雙肘一縮，猝然推出，「砰砰」掌膝一撞，兩人俱向後跌去！

九臉龍王痴肥臃腫，但靈若狸貓，人向後翻，就將及地，突以一指之力，往地上一頂，藉這一指卸力翻了個身，雙足飄然跪地。

而公子襄那邊，向後暴跌，却將明掃華輕巧置於地上，他自己雙足一前一後，拉成一字，腹部着地，雙足貼地而下，卸去大部份勁道，而明掃華也絲毫無損。

這一剎那間，兩大高手在空中已交手數招，一用雙手，一以雙足，懷中還抱了個重創的人，看得秦歌衫、走鬼婆婆心搖神馳，敬羨不已，唐方也禁不住叫了聲：「好！」

## 龍王的雨傘

九臉龍王心中暗驚，沒想到自己空着一雙手，居然還對身負重傷懷中抱人的公子襄取之不下，他人一站起，又哈哈一笑，如果他身裁若不是那末肥胖，這下翻身動作，倒是可以說得着瀟洒大方，從容俐落。

隨着他哈哈一笑，手心一掣，已多了柄銀光熠熠的短戟，公子襄道：「這是我第三次會你的……戟。」此語一出，兩人臉色皆變色。

九臉龍王臉上閃過一絲狂喜，他原本心中驚懼，公子襄吃了他重手一擊，居然若無其事，而今聽他出聲，知其中氣短弱，內腑焦竭，故此那一句話到了末字，居然不能一氣呵成說下去，有了中斷，傷勢顯然極其沉重，公子襄臉色也是一變，因知自己傷勢發作，眞氣不暢，以致說話尾聲不繼，讓九臉龍王看了出來，可是大大不妙。

九臉龍王一旦把握到機會，那會放過，笑道：「是呀，恐怕不會有第四次了罷……」公子襄情知此戰非同小可，暗目凝神，運氣調息，不去理他。九臉龍王哈哈笑道：「長江公子、九臉龍王這一戰是遲早的事，今兒就要在這裏了結。」

唐方道：「慕容不是，你趁機偷襲，不嫌卑鄙無恥麼？」九臉龍王冷笑道：「卑鄙無恥？是他先和那妞兒兩個打我一個，就不卑鄙無恥？」唐方罵道：「你強詞奪理。笑脫別人大牙。」

九臉龍王也有些生氣，冷笑道：「笑不笑脫別人大牙，是別人的事！今箇兒誰是贏家，說的話便是對的。」唐方也冷笑：「隻手遮天的事，古來成功有幾人？」

九臉龍王道：「自然多如過江之鯽，凡作這種事而不爲人所知，旁邊無人又怎知道那些享有名聲的英雄豪傑莫不是如此？」唐方哼了一聲，說：「那是你的說法。」

九臉龍王道：「何止說法，而且是我一貫作法。」

秦歌衫初不明唐方何以要說這些，但見唐方一雙眼睛，不似平日如此清明寧定，心中忽憬然而悟，接道：「你這種做法，除非殺盡天下的人，否則休想遮天瞞日。」九臉龍王怒道：「妳是什麼東西，也來插嘴！」

唐方道：「她不是東西，她是人。」九臉龍王冷笑道：「一個不知好歹的黃毛丫頭，」秦歌衫回罵道：「總比一隻不要臉的肥豬好！」

九臉龍王怒極而笑，道：「我不上妳們的當，故意逗着我說話，讓妳們家公子爺調息養傷……」他機警過人，見唐方、秦歌衫紛紛逗引自己說話，大起疑竇，立刻醒覺過來，唐方本來就是想儘量拖延時間，讓公子襄以內力壓抑傷勢惡化，秦歌衫、明掃華同一樣護主心意，先後領悟，故意激怒九臉龍王，只求將他注意力轉移，不惜出言相激，其實兩人手裏冷汗直冒，萬一九臉龍王反臉出手，自己可絕不是他對手。

九臉龍王一旦洞透三人意圖，笑道：「你們三人，自要爲所說的話，付出代價，一會兒你們知道我九臉龍王的手段……」話題一轉，「不過，無論你們怎麼說，公子襄都是死定了。」話一說完，和身撲起，銀戟直刺公子襄！

秦歌衫、明掃華見主人危急，也飛身而起，想要救援，但白衣一閃，公子襄雙目陡睜，神光暴長，半空飄起，已截住九臉龍王！

這一下兩人再次半空中交手，九臉龍王銀戟如點點寒星，又似靈蛇吐信，欲吞欲吐，公子襄在半空騰挪閃移，一對手掌，戟刺到那裏，他就往那裏劈去，兩人交手十數招，一齊落到了地上。

兩人一落下地，只見公子襄洗得發白

的長衫，宛似洒了百點梅花，衣帛撕裂，但都沒有見血，原來，每一次都刺破他衣衫，但未及肉，也是凶險已極！

兩人一落地面，轟隆一聲，跟着「鉢」地一聲悶响，震了一震，秦歌衫、明掃華、唐方看得入神，都唬了大一跳。

這一聲大响，是九臉龍王發出的，他身形極重，急着求勝，全力施爲，便不顧在輕功上花氣力，所以從重處落地時，轟然大响，地上給他踩了一個大洞。

公子襄却如一張落葉，飄然落地。

這時公子襄一及地，九臉龍王身重已失行脚踏實地，銀戟如水銀洒地，無孔不入地攻了過去。

公子襄如風浪中的小舟，左騰右挪，儘管迭遇奇險，都是有驚無險。

這一輪急攻過去，公子襄身上衣衫，又多了十數處破口，唐方練過暗器，眼比誰都快，不禁低呼一聲，原來公子襄這次衣衫破口處，已隱有鮮血滲出，鮮血點點，如朶朶紅梅，點綴在月白色長袍飄飛中，公子襄微白的臉色，深邃的眼神和緊抿的唇，更令人感到他一種落實的悽酸。

公子襄心中却是傷多於肉體上的痛。唐方的話，一直縈迴在他耳邊。九臉龍王心中更驚：這第二輪急攻，他雖佔了上風，但也全力施爲，他第一回合中以雙掌力攻公子襄雙腿不下，還可以說是自己失於輕敵，而今空中再交手二次，已知公子襄體力恢復得出奇的快，如果此際殺不了他，恐怕一待他復原，自己恐非其敵，當下將心一橫，盡力搶攻撲打公子襄。

此際兩人交手，迅若驚鴻，公子襄由和轉劣，迭遇險招，就在此際，他的雙袖，忽然被一種無形的勁風捲了起來，變得像兩張刀一般，一刀又一刀向九臉龍王劈了過去，刀時橫斬、直劈、斜削、抹切、反割、正斫，變化萬端，儼如兩面大刀操在刀法名家手上一樣。凌厲的刀風，使得在外的旁觀者都看得透不過氣來。

九臉龍王擋了幾刀，已顯得手忙脚亂了。

秦歌衫等正要臉露喜色，驀然之間，九臉龍王手上又多了一支短戟。

九臉龍王兩支短戟在手，寒芒大增，十招一過，「滋」地一聲，公子襄左手袖袍，已被劃破，又「嗤」地一聲，右手袖袍，也被戮了一個洞。

這一來，公子襄雙袖俱裂，以袖爲刀的絕招再也無法施用，情勢即刻大變，公子襄又居於下風。

九臉龍王雙戟如一頭蒼龍的兩點寒目，遨遊於天，時東時西，忽點忽刺，打到後來，他身子越輕，本來他每一步踏出，地上均被踩了一個窟窿，可是到了後來，脚印愈淺，最後連脚印都沒有了，他的身子，也輕如一張紙。紙的面積雖大，但依然輕若鴻毛，飄然任意。他積聚的功力達到了完美的狀況。

公子襄這邊，却頗有捉襟見肘，下步越來越重，每一步都使脚陷入泥中，好不容易才能舉足而出。

這在與一流高手如九臉龍王對敵之際，可謂十分凶險的。

唐方一見此情形，心中也焦急到了極點。

只是局面突然變了。

× × ×

公子襄手上多了一張刀。一把淡青色的刀——短刀。

這只是一把小小的刀，但這把刀一握在手中，局勢立即有了起死回生的轉變。

九臉龍王雙戟的寒芒，即時黯淡了下去。完全暗淡了下去，就似一頭怒龍老了，連眼睛的鋭芒也沉昏了下來。

九臉龍王如果眞的有九張臉，那末現在他一定九張臉色都極爲難看的。他一直以爲他先下重手傷了公子襄，滿可穩操勝券，沒想到公子襄的刀法如此無瑕可襲，又讓人無法可禦，他只有將心一橫，忽然收起了戟，摘下了一直綁在他背後的傘。

九臉龍王背後一直繫着一把傘。唐甜等「剛極柔至盟」的人，在鬧市中見着他對付衞悲回時，也是無注意到他背後有這樣一把毫不起眼但令人好奇的傘。有人叫這把傘爲「龍王傘」，但「龍王傘」是什麼？沒有人知道。

九臉龍王一張開雨傘，一股陰寒之氣，砭人肌膚，本來公子襄的刀芒大熾，九臉龍王的寒芒大歛，現下九臉龍王一張開雨傘，只見他傘尖突出一柄黑黝黝的尖物，傘沿旋轉時隱隱有刀刄破空之聲，這都不足爲奇，可怕的是一種陰寒之意，籠罩全場，連站得遠些的瘋玩老人，也禁不住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

公子襄刀勢頓弱：但他東一刀、西一刀、中一刀、左一刀、右一刀、一共五刀，再左一刀、右一刀、中一刀、東一刀、西一刀，用來用去，還是那五刀，在九臉龍王寒傘之急攻狠打之下仍然強峙不敗。

這實在是因爲柳五劍這一套刀法，委實太過奇妙，他以過人的才氣，加上武藝的造詣，和智慧上的苦心造詣，這五下刀法，可以說是吸收了各家刀法的精萃，而又自創一路，攻守皆宜，當年柳五以一把短刀，奪去南少林掌門人和尚大師之命，這路刀法，豈是輕易可破得？公子襄天性聰穎，而又無柳五之狠毒，所以刀法也自具新格，由這五刀演變出來的「正字五劍」，更是氣勢恢宏，格局端然，仲孫湫亦單憑這五招劍法，飲譽武林，連「十大霸主」，也難以接下他一劍半劍，這五招變化之奇，取法之嚴，技法之精，也可想而知了。

九臉龍王的「龍王傘」，雖確有烏雲掩日之邪力，但公子襄之刀，凝聚一代才人的精血，如此使來，雖佔劣勢，却不致落敗。

如果公子襄不受傷在先，內息均匀，而功力旺盛的話，局勢當然就不同了。

九臉龍王久取不下，他驟然離開戰團，撲向唐方。

這下急遽直下，他傘尖的利刄，自是可將唐方刺殺，但公子襄若趁此向他背後追襲，只怕他也難以自保。

只是他決定使出這下破釜沉舟之策時，早已計算好公子襄的爲人。

果然公子襄臉色大變，他數遇凶險，都沒有動容，這下可驚呼出聲，情急中搶身在前，傘尖已然刺到，公子襄「釘」地一刀，架住傘尖。九臉龍王冷笑一聲，一掌向唐方拍去，這下掌意條忽，公子襄無



把握以空手接下，萬一接不着實，唐方可必重創傷在這一掌之下，當下矮身一伏，擋在唐方身上，「拍」地一聲，硬受了一掌。

九臉龍王這一掌看來打得甚輕，其實是聚集了平生大力，旨不在傷人，而是直將公子襄震了出去，這下重擊，公子襄本已有傷在身，再受這一震，脚未沾地，又連吐了兩口血，咕咚一聲，跌了下去，但他心切唐方安危，才一仆跌下去，立即彈起。

九臉龍王何等快疾，一掌將公子襄震跌出去，另一手持雨傘，一陣急旋，所發出一股狂飈似的大力，將秦歌衫、明掃華二人捲跌了出去。

公子襄正要撲出，九臉龍王大喝：「站住！」公子襄知九臉龍王已貼近唐方，如果他眞的下手，自己要救，已經來不及了。心中一陣激動，血氣翻騰，又欲吐血。他這時正在海難遞身邊，海難遞低聲喝道：「公子襄，你不要妄動，小心害了唐姑娘。」

公子襄長嘆一聲，可謂萬念俱灰，忽拍了一下海難遞的肩膊，海難遞的臉上，昇起了一種很奇怪的表情來，說不出是什麼。

公子襄徐徐站直，他那一件洗得月白色長袍，沾着點點血花，煞是怵目。「慕容不是，有什麼事，你找我便是，放了唐姑娘。」

九臉龍王此時穩操勝券，尖聲笑道：「公子襄，今箇兒我找的本不是你，是唐方，誰教你送上門來着？」

公子襄道：「要殺要剮，隨你的便，放了唐姑娘，我梁王府的人今後絕不與你爲敵。」

九臉龍王哈哈笑道：「聽來雖好，但我不放唐方。」他笑笑又道：「除非……」

公子襄問：「除非怎樣？」

九臉龍王道：「除非你先死了。」

公子襄道：「好！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九臉龍王倒是一愕，「你眞的死？」

公子襄昂然道：「只要你放了唐姑娘，我立即死在你面前，只望你重江湖義氣，大丈夫一諾千金，不得反悔。」

這幾句話說得堅決無比，九臉龍王聽了躊躇半晌，秦歌衫急叫道：「公子，不可……」接下去的話，也不知怎麼說是好。唐方大聲道：「公子，你捨身救我，我很是感激，但慕容不是只是挾持我到唐家堡，諒他也不敢殺我，你爲我如此犧牲，太過不值，實無須如此。」這幾句話說的絲絲入扣，合情合理，但九臉龍王聽得心中大怒，暗忖：好哇，妳這女娃子，以爲我不敢殺妳？心中一狠，已有分數，忽然將傘尖一點，架在唐方背後「玉枕穴」上，冷冷地道：「別以爲我不敢殺妳。」

公子襄上前一步，急道：「你不可言而無信！」

九臉龍王反問：「我幾曾答應過你什麼？」

公子襄一張臉突然脹得通紅，咬牙切齒地道：「你若敢傷害唐姑娘，我教你碎屍萬段。」

九臉龍王見一向文質彬彬的公子襄眼神竟如此猝厲狠毒，心中不禁微懼，雖明知公子襄此際已非自己敵手，但要跟他三次交手，心有餘悸。他本來知道若殺唐方，難免會招惹部份武林人士與自己爲敵，自己雖藝高胆大，畢竟衆怒難犯，但他又決意要挾唐方到唐家堡爲自己覓寶，一旦能將天書、神令奪到手來，那時武功蓋世，還會怕得誰來？所以他將心一橫，要把在場的人殺箇清光，在未得寶物前，來箇殺人滅口，免除後患。

現下他聽公子襄如此說，更加要除此大敵，九臉龍王雖然無恥，但江湖上講究言而有信，已諾必然，就算是慕容不是，也不致「無信」，事關「無義」雖令人齒冷，「無信」則連名都出不成了。

九臉龍王心下計議已定，便說：「我什麼也不答應你。」

公子襄見唐方危在旦夕，情懷激盪，道：「你要怎樣？」聲音已呈嘶啞，那好聽的鼻音也不復聞了。

九臉龍王冷陰陰地道：「我要殺了唐方。」

公子襄上前一步，喝道：「你敢？」

九臉龍王怪笑道：「我有什麼不敢……」作勢要將傘尖一送，公子襄睚眦欲裂：「你……」

九臉龍王陰惻惻笑道：「也好，你傷自己三次，我便不殺唐方。」

公子襄大聲道：「好！」

九臉龍王道：「那你先用刀在自己臉上剁十刀八刀再說罷。」這句話他是隨想隨說，故意刁難公子襄的，要知道公子襄領袖南面武林，定必重視自己容貌，如此剁上十刀八刀，那裏還出來見得了人？九臉龍王見公子襄生得那麼俊秀的一張臉，便有意說些話兒來爲難他，諒他也狠不下心對自己容顏如此毀損。

豈料他的話方才出口，公子襄猛反掣刀，已在臉上反斫了九下，刀刀着肉，入口三分，鮮血飛濺，淌淌而下，九臉龍王沒想到公子襄會爲唐方一至於斯，不禁呆住了，秦歌衫尖叫：「不可——！」唐方呼喊：「停手——！他不殺我，也不放我，沒有用的——」當她喊完這幾句話時，公子襄臉上已多了幾道縱橫的刀痕，掀翻了肌肉外露，只聽聽他忍痛道：「慕容不是，你說過的，不殺唐方。」

九臉龍王喃喃地道：「是，我說過的……」他沒想到公子襄眞的爲了唐方，狠心對自己下這樣的毒手。他知道公子襄被他迫成如此，恨毒已深，自是非誅不可，便道：「我不殺唐方，但我也沒說放。」

公子襄顫聲道：「那……那你……那你要我怎樣……才放唐姑娘……？」這時他已血流披臉，血水傷痕使得他一張臉甚爲可怖，又搖搖欲墮，秦歌衫、明掃華上前扶住，都掉頭不忍看。

唐方怔怔地望着，淚水自眼裏不住流下，怒聲道：「公子……你不該如此，你不該如此……」九臉龍王道：「你自斷一臂，我便立刻放她！」

唐方恐怕公子襄會眞的做，尖聲道：「公子……你聽住！我穴道被封，他放了我，我也逃不開去……你若自斷一臂，我們又怎能倖免於難……你萬萬不可如此傻……」唐方知公子襄是個深情的人，若勸

他不要做，他反而義無反顧，故即時曉之以理，來阻止他。

公子襄果然呆住，這時臉傷、內傷痛極，全身微顫了起來。九臉龍王一笑道：「唐方，我說過不殺妳，我可沒說過，我的手下也不殺妳。」說罷，回首向走鬼婆婆望去，瞇着眼睛道：「你知道怎樣做的了？」

走鬼婆婆當然知道，她這時正要在九臉龍王面前好好表現；於是她走向唐方。

## 神州後裔

秦歌衫、明掃華二人何等機敏，知道九臉龍王想假借走鬼婆婆來殺唐方以威脅衆人，便立刻躍出，攔住走鬼婆婆，叱道：「妳要過去，沒那末容易。」

本以走鬼婆婆的武功，在九臉龍王座下坐第一把交椅，武功自不可謂不高，若要相較，勉強可說僅在公子襄麾中仲孫湫之下而已，但她雙手被衞悲回所廢，一身功力，七八俱在雙手，所以跟秦歌衫交手起來，只有招架份兒，加上個明掃華從旁掠陣，無論她是怎樣想在主人面前立功，都沒有辦法突圍而出，反而左絀右支，應付得相當勉强。

打得一回，九臉龍王又將傘尖往唐方後心一點，沉聲喝道：「妳們再不停手，我就——」

公子襄聞言，打從齒縫裏喝出來的聲音道：「慕容不是，你想食言，貽笑天下麼——！」

九臉龍王頓得一頓道：「你們再不停手，我就割下唐方一條臂膀！」他只說不殺唐方，並沒有說不傷唐方，此語一出，秦歌衫、明掃華那敢動手？走鬼婆婆冷哼一聲，趾高氣揚，走到九臉龍王那兒去。

瘋玩老人眼見唐方是必死無疑，便顫聲道：「唐姑娘……妳可憐可憐我……把解藥配方告訴我，免得我跟妳……」

唐方雖明知九臉龍王爲奪寶藏，不致當即殺她，但少不免利用她作餌，儘情傷害公子襄等，而公子襄等又對自己情切，說什麼也不聽自己相勸，便萌自小之志，心中暗忖：大哥，只怕今生，我們沒緣份相見了……聽瘋玩老人如此問，知他怕死，也不想多造殺孽，便說：「那針無毒。我唐方的暗器，是從不淬毒的。」瘋玩老人聽了，又喜又氣，登時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

唐方此刻心中已萌死志，只覺平生惟一遺憾，就是沒跟蕭秋水死在一起。

公子襄這時說：「你別叫人傷害唐姑娘，我自斷一臂就是。」說着舉刀便砍，唐方叫：「慢着。」

公子襄刀停半空，黯然道：「姑娘不必相勸……」唐方嘆道：「公子這般做，又何補於事呢？」公子襄慘笑道：「縱無補於事，也不能眼見旁人傷害姑娘。」唐方道：「公子。」却沒說下去。

公子襄只覺得唐方欲言又止，定然有話要說，便問：「姑娘，妳有話儘管吩咐。」唐方一笑，道：「公子，你的情意，我來生再償還了。」

唐方說完這句話，便待嚼舌自盡，倏然之間，忽然一物，「呼」地一聲揚了開來，身子忽給人推了一下，往公子襄那兒跌去。

這下出人意表，公子襄搶身摟住唐方，不讓她跌倒，走鬼婆婆却一足踹來，直踢公子襄後脊「志室穴」！

公子襄一接住唐方，背後已吃了一脚，但他右脚，也自後撐出，「砰」地踢在走鬼婆婆「輒筋穴」上，他雖身負重傷，但身手依然快妙無倫，後發先至，走鬼婆婆才剛踢中了他，他也立即踢中了走鬼婆婆，他「志室穴」一窒，迅即運氣衝破無礙，走鬼婆婆這才倒飛「砰」地摔在地上，半晌爬不起來。

九臉龍王這邊，他原本正防着頭號敵人公子襄，事實上以慕容不是的武功，現場中除公子襄外，可以說了無所忌，所以對其他的人根本不加注意。

驀然眼前一黑，一物迎頭罩下，九臉龍王反應雖快，仍被罩了個正中，海難遞左拳右掌，「砰砰」二聲，隔着披風，一搥在他臉上，一捶在他胸膛！

這兩下打得奇重無比，乃盡海難遞全身之力而為！

九臉龍王連中二擊，覺得氣悶難當，海難遞立覺披風下的物體猶如河鰻，滑手難克，擊下去的力氣，不知消去了那裏，也爲之一窒，運力再擊。

這刹那間，便聞披風裏「嘶——」地一聲！

海難遞反應奇快，不及思想，倒後飛退！

他退得快，但對方的傘尖，裂帛而出，「嗖」地一聲，傘尖利刄離傘而飛射，「噗」地打入他小腹裏去！

海難遞狂嚎一聲，退勢加劇，這時公子襄奮力一攔，又把他攔住，只見他小腹中了利刄，血流不止，海難遞捂傷强忍痛苦，冷汗已滲得臉頸俱是。

九臉龍王雙手一張，「呼」地披風飛上了半天，只見他臉部鼻孔，滲出了一些血絲，嘴唇邊也有一點血跡，使得他本來已經夠扁了的鼻子，更扁得像乾柿子一般，看來他雖傷了海難遞，但自身所受的傷也頗不輕。

九臉龍王本來精明機警，怎會輕易受人暗算？主要皆因他從未想過，海難遞的穴道解了，而且他心目中的「十方霸主」，除田堂堪可慮外，餘不足論，沒想到海難遞會在這時候對他痛下殺手的。

九臉龍王怒叱道：「你……」憑九臉龍王名聲，足可與「十方霸主」十人對抗，而今竟傷在「西方霸主」一人手上，氣得他一時說不出話來。

× × ×

海難遞却是公子襄替他解穴的。當公子襄被九臉龍王擊飛時，落在海難遞身邊，公子襄眼見這次難有活命之機，無謂叫人陪死，便順手在一拍海難遞肩膊之時，解了他被封的穴道。

公子襄出手替海難遞解穴，本着一番好意，至於故意不讓九臉龍王知悉，也是免了使慕容不是預早醒覺，多殺一人；但公子襄的行為在海難遞心裏，却激起萬丈波潮，直如萬壑拍岸。

九臉龍王恨得牙嘶嘶地道：「海難遞，我從一數到十，十下之內，你不命喪當堂，我就不姓慕容。除非……」



海難遞早有一死報唐方之心，截道：「你不必除非了！」

九臉龍王笑容一斂：「你不怕死？」這四個字，以內功逼出，尖銳如刀削在磨上，刺耳難聽之極，海難遞臉色一變道：「怕！」

九臉龍王哈哈大笑道：「怕死的滾開去！」

海難遞冷笑道：「滾你媽的蛋！」

九臉龍王沒想到海難遞敢用這種話來辱罵他，便問：「什麼？」

海難遞說：「我怕死，却不怕你！」

九臉龍王怒得全身肥肉都抖動了起來，叱道：「你不怕我宰了你！」

海難遞道：「你多行不義，枉自為武林宗師，這等以怨報德，惡毒小人，却也要人怕？哈哈！」這幾句話，說得正義凜然，說完之後，再也不去理他，轉身問公子襄道：「我有沒有資格跟你一起死？」

公子襄只覺得一股熱血上衝，大聲道：「可以，咱們是兄弟，兄弟本就應該同生共死。」

海難遞眼睛發亮，小腹淌着血，也大聲道：「我比你長，你叫我哥哥。」

公子襄眼睛也熾烈地燒着光采，嘴角溢着血：「哥哥！」兩人擊掌為號，跪地禮成。唐方瞧得熱血沸騰，回想昔日强渡烏江風和日麗神州結義的一幕，竟忍不住也要加入一份：「我和蕭大哥，也加入一份。」

公子襄、海難遞兩人俱是一愣，但見唐方溫婉悽楚，令人心痛無限，如此一個女子，縱敎自己等兩個傷心人無緣份，但有福份結為兄妹，也算是幾生修來？

公子襄有些遲疑，當下道：「姑娘不嫌棄，當然是求之不得，但是……」海難遞見他訥訥，便接下去道：「蕭大俠不在，好像不怎麼好……」

唐方抿嘴一笑道：「蕭大哥的為人，我自是清楚得緊，他若在此地，定不饒那條肥豬，也定必與你們相交刎頸……他雖不在，我在這裏，也是在了。」

海難遞聽得一腔熱血，大聲道：「好呀！」

公子襄道：「蕭大哥是大哥，今後我們幾人，都是一家人了！」

三人相視而笑。其時唐方因穴道始終閉塞，時體內血氣衝擊甚烈，難以站立，故公子襄以左臂環肩扶持。海難遞小腹重創，血流不止，也無法站穩，公子襄以右臂攙持。三人中公子襄傷得最重，臉肉模糊，血流披臉，但三人裏也以他武功為最高，故支撐得住。

公子襄漫聲朗吟：「我們今後也是『神州結義』的一份子了！」

海難遞大聲笑道：「沒想到我做了半生霸主，也有這樣一天，做個當年只在傳言中聽說過『神州結義』的漢子！」

唐方也激動地道：「雖不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她這幾句話，說得堅決無比，海難遞和公子襄反而一時笑不出了。

公子襄和海難遞本就有「同生共死」之意，但一直不敢說出來，因為兩人心裏都覺得，自己身死，也無可足惜，但唐方卻萬萬不能死，而今唐方這麼一說，海難遞和公子襄都情懷激動，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唐方笑說：「怎麼？不是嗎？」

海難遞道：「這可作不得準。」公子襄道：「是呀。」唐方心裏也知兩人是為她好。

秦歌衫這時叫道：「姑娘。」

唐方回眸應道：「嗯？」此刻她心裏頗爲安詳平靜，既找不到蕭秋水，本就欲一死以報，只是欠人之情，而今跟公子襄、海難遞成了義結兄妹，倒是一了百了。

秦歌衫囁嚅道：「歌衫兒見姑娘與公子等結義，心中好生羡慕……」

唐方素不講究主婢之分，笑道：「歌衫兒，也想結義麼……」目光投注向公子襄，遂微笑不語，因他畢竟是客，公子襄是主，她雖不注重名份尊卑，却不知公子襄感覺如何，既不想代決，更不能僭越，公子襄正想說話，九臉龍王已然忍耐不住，咆哮起來：「你們死到臨頭，還在這兒結什麼霧水兄弟？海難遞……你數一至十聲吧！」他初時給三人豪氣所感，頓覺自己闖蕩江湖一世，却半個兄弟知交也無，心中不禁一陣傷感起來。他却不知身邊有個追隨了他十幾年，忠心耿耿的老婦人，正在他身邊，而他却連想都沒有想起來。

一直到秦歌衫參入話題，九臉龍王方才如夢初覺，心中奇怒，決意先殺海難遞示威。

海難遞「刷」地一聲，將尖刃拔出，血流如注，但昂然道：「來吧，肥豬，姓海的等着你！」

公子襄道：「還有梁襄。」

唐方勉力站穩，道：「蜀中唐方。」

秦歌衫、明掃華也站了過去。九臉龍王倍感孤寂，怒不可遏，陰森森地道：「好，那我就五人一起殺了。」心中却在盤算着，若是五人聯手，那倒是不易打發掉。走鬼婆婆上前一步向秦歌衫戟指罵道：「憑妳這丫頭，也配和我家龍王交手？」

明掃華站出一步戟指回她：「憑妳這老不死，也配跟秦姑娘說話？」

走鬼婆婆在武林中也算是前輩之尊，幾時被一小子如此一輪臭罵，當時火起，雙足並踢明掃華，明掃華身法靈動，與她交起手來，兩人儘出的是狠辣招數。

這時忽聽一陣喧嘩，公子襄臉露喜色，原來百里樹林見公子襄匆匆而去，生怕公子襄孤身一人，只有明掃華隨行，未免過於凶險，便遣了四名門生，緊躡而去。因四人跟公子襄輕功相差太遠，故至此方至。

這四人趕至，正是聲勢大增，加上公子襄、海難遞和秦歌衫聯手，以及唐方用暗器從旁側擊，雖難以贏得過九臉龍王，但至少也可與他拚個兩敗俱傷！

只惜天不從人願，斜裏又掠出幾條人影，夾着幾聲斷喝，原來有二名「龍王廟」的高手，和另外兩個「黑殺」殺手，以及那曾冒充「姐姐」、「弟弟」的好手趕到，他們同樣因見走鬼婆婆傳訊，九臉龍王也匆匆趕到，安排人手接應龍王。

當下四名「梁王府」門人，跟六名「黑殺」、「龍王廟」與九臉龍王麾下貼身高手，在這古蜀道中「垣口」上厮門起來，一時難解難分。

九臉龍王生恐夜長夢多，冷笑道：「該我們了。」公子襄這四人中，武功上惟自己尚可與九臉龍王一搏，於是強挺身子，短刀遙指慕容不是，凝神注視，宛若入定。九臉龍王身子離他刀鋒至少有二丈之遙，也覺一股寒氣入侵，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

這下劍拔弩張，一觸即發之際，公子襄，唐方忽覺背後一陣急風襲來，他倆全神貫注于九臉龍王，不料背後有人施暗算，已不及斜掠招架，就在這剎那之間，「砰砰」兩聲，接着下來是兩人骨折之聲，和一聲慘呼。

只見海難遞悶哼一聲，臉色慘白，搖搖欲墮，公子襄急忙扶住。他雙手齊折，自是疼痛難當。

原來瘋玩老人得知自身並無中毒，老羞成怒，不單絲毫不感激，反而欲殺唐方而甘心，他趁四人全神貫注對付九臉龍王，他趁機過去向公子襄、唐方背門各打一掌，這一擊若然得手，他瘋玩老人可是大大有名，連公子襄、唐方都死于他雙掌之下，又可得九臉龍王寵信，這瘋玩老人這番重入江湖，本就想大圖享受一番，只是他遠道而來，北方高手輩出，令他待不下去，此番來到中原，必須投奔有力靠山才行，看來九臉龍王之實力遠在「剛極柔至盟」之上，不趁此領功加入，尚待何時？

瘋玩老人心中如意算盤既定，便立刻付諸於行動，雙掌聚集「童子功」之力，劈向公子襄和唐方，海難遞可一直注意着瘋玩老人一舉一動，眼見他出手偷襲，便左拳右掌，硬接瘋玩老人的來襲！

瘋玩老人「童子功」純陽之力，渾厚無比，但海難遞的左拳右掌，借力打力，正是「童子功」的尅星。

只惜海難遞受傷在先，加上小腹為九臉龍王刺傷，兩股力量一對，海難遞的圓形綿力與方型剛勁未及周換，雙手腕骨在「童子功」純陽之力一震之下折臼，只是海難遞在擊出掌拳之後，已悄悄一腳踢出那枝射傷他的尖刃！

瘋玩老人暗算唐方、公子襄，滿以為可以得手，卻不料雙掌被硬生生拒住，見是海難遞，正可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正想趁他受傷之餘將他震死，但削折他雙腕，心中大喜之際，那尖刃「嗖」地射入他左腰裏去！

瘋玩老人吃痛，狂嚎一聲，這次再也不是唐方「千毒百絕、斷腸腐肌、醉生夢死、化成膿水」針，而是給五寸利刃，射入一半，其痛可知，其傷不輕！（未完）

湖海恩仇錄

# 鬼眼彪

嚴霜・文

峨嵋山是古代高僧與武林高手密跡之地，由於山高石險，在危岩峭壁築室而居，外人不易攀登，高僧修道，武林高手苦練絕招，多數想前往峨嵋山養靜，另有一種人，背上放置黃包袱，表示尋師訪友，與世無爭，千里而來，故意在峨嵋山特別險峻之處攀登，希望碰着功夫高強的隱士，學習武藝。這幾種人的行踪比較古怪，有許多奇聞異事發生在他們的身上。有一晚，背附黃包袱的一個英俊青年，在山腳追逐一頭野鹿，無意中走上高崖，那一頭鹿被他追到懸崖的石台之上，下臨深淵，他知道跳下去必死，突然轉身低頭向他俯衝過來，鹿角相當硬，分裂成樹枝之形，如果這個英俊青年給牠在身上撞擊，必受重傷，他雖然背上有弓箭，腰間有劍，無奈搏鬥的經驗太淺，一時無法拔劍拉弓，眼見他就快給野鹿撞死，殊不料極度危急當中，有一枝袖箭向野鹿的頭上射去，那一頭野鹿剛剛狂奔到那個青年身邊，便即倒地哀鳴。

就在這時，有一個黑衣人從樹林旁邊走出，看了他一眼，走近野鹿，拔出袖箭來，那種豪氣令人折服，青年跪地說：「今日幸蒙長輩相救，否則，晚輩一定死於野鹿的角下，晚輩雖然武功不精，烹製野鹿卻另有一手，可否由我煮鹿飲酒，談論英雄人物呢？」

他的意思等於煮酒論英雄，黑衣人欣然點頭說：「那就請你駕臨寒舍一敍。」

聽了此言，英俊青年喜出望外，趕快抓起野鹿，拔腳就走。

轉過兩個山坳，遙見一間木屋，並無人聲，黑衣客說：「前面就是蝸廬，請即留步，讓我開門迎客。」

說完他走快幾步，飛身上屋，從屋頂的透光小洞入內，拔出門閂，然後開門迎客。

英俊青年走近，抱拳為禮，說：「晚輩姓向，小名叫做白雲，一直都係喜歡練武，此行並非打獵而來，而係想尋師訪友，看來你的功夫一定勝過許多英雄豪傑，確係晚輩想找的師傅，請受弟子一拜。」

說完他就跪下來，怎料黑衣人一手擋住，叫他免跪，很鄭重的說：「我並非你的師傅，將來有緣再見，今晚吃鹿飲酒，不必談及武藝。」

向白雲說：「師傅可否把姓名外號賜告呢？」

黑衣人冷然說：「一年四季我只穿黑衣，姓名早已忘記，根本我就沒有外號，你想稱呼我，就叫我做黑衣人好了。」

此人甚為怪誕，有時十分爽快，有時卻是出語太硬，看來不近人情，似乎是久居山林的影响，向白雲尊重他的意見，就此把他稱做黑衣人，只係暫作長輩看待，不再稱做師傅。

照他的想法，黑衣人隱居荒山，必有道理，倘非畏懼仇人，就是担心官府追捕，換言之，此人可能是江湖大盜，不過，黑衣人射出袖箭救了他，即使係江湖大盜，也不要緊，不必談及往事，只係吃鹿對飲，度過一晚再算。

此念一起，向白雲就覺得心平氣和，沒有甚麼胡思亂想，索性集中精神把梅花鹿泡製，除了烹製鹿肉之外，還把鹿的骨



頭保湯，他說得對，確係做過廚師不同凡响，雖然黑衣人的木屋裏面僅有胡椒粉和鹽，另有一瓶生油，他仍可以將鹿肉泡製得非常精美，分別有炒鹿絲以及炆鹿肉鹿肝等小菜，鹿湯還有濃厚的骨頭滋味，黑衣人吃得很開心，不過，多次提醒向白雲切勿談及武功，他究竟係武功深厚，不願別人看出來呢？抑或另有隱衷呢？向白雲無法猜測得到，只好擺在心上，希望他喝到半醉然後慢慢的查問。

想是那麼想，黑衣人的酒量比他更好，向白雲自己喝醉了，黑衣人仍未醉，故此他們兩人飽餐一頓，沒有談及彼此的往事，也沒有談及武功，只係喝醉了倒地便睡？睡前黑衣人親手關門。

那一頭野鹿重五十斤過外，兩人連吃兩天，不必外出，整日只係吃吃喝喝，醉了便睡，倒也快活，不過，黑衣人來歷不明，向白雲想學習武藝，亦無機緣，不免悶悶於心。

第三天，黑衣人下逐客令說：「向公子，你並非荒林野草的人，就此拜別，這間屋是我的，我不想留你作客了，從甚麼地方來，就向甚麼地方走，記得這一點，任何野獸被人追到無路可逃，必然反咬，你的武功尚嫩，切勿這樣做，免得自尋死路。」

向白雲無可奈何，只好拱手為禮，說：「黑衣人，山水有相逢，救命之恩我是不會忘記的，有機會一定圖報。」

他文皺皺的說了幾句話，黑衣人就揮手示意，他只好告別。

向白雲雖然不是峨嵋山的居民，亦非和尚，但因他到處走動，在山上山下碰着不少人談及黑衣人所用的袖箭愈講愈興奮，聽了這些話的人也替他高興，他反反覆覆的說，不過三幾天，消息就散播到峨嵋山下，玉屏鄉裏面，他也不以為意。

有一天，鄉長鄭恩忽然召見他，說：「此地全是姓鄭的人居住，其中有些人跟黑衣人有特殊交情，想看看他，請老哥帶路，辦得到嗎？」

聽了這句話，向白雲猛吃一驚，心知肚明，黑衣人隱居荒山，與世無爭，有人想見他，顯然係仇人，故此沉吟了一會，然後說：「我對峨嵋山的路途並不熟識，那天只係追逐一頭野鹿，誤闖絕地，峨嵋山有三百多里，怎能逐一搜索呢？」

鄉長鄭恩勃然大怒，說：「你不必推三推四，我們係黑衣人的朋友，絕非仇人，如果你不肯去，別怪我們辣手相加。」

講完這番話，鄭恩怒目而視，看來他沒法推辭，只好沉着氣說：「既然你們渴望我來引路，我只好勉强幹一次，不過，能否找到黑衣人呢？那是毫無把握的，我只能說自己盡力而為，萬一尋找多日，杳然無踪，請勿見怪。」

鄭恩聽了這番話，然後笑逐顏開，說：「你年少英俊，記憶力必然很强，決不會空走一趟，今晚留在村裏作客，做我們的嘉賓，找到黑衣人另有賞賜。」

就是這樣，向白雲被迫留在鄭家村內，一宿無話，翌日上午向白雲迫於做响導，把鄭家村裏面功夫最好的幾個人帶到高崖，從明月谷轉入清風林，再入萬叢嶺，經過許多險要地方，他故意走另外一個方向，盡量避免舊日去過的一條路，因此之故，始終無法再晤黑衣人。

鄭雄係鄭村裏面武藝最高强的一個，秉且以前做過捕快，對於別人的行藏舉止，總是略知一二，鑑貌辨色，認為向白雲敷衍塞責，趁着向白雲不防備，突然把他掹緊，叫村中的弟兄用蔴繩綁住，從石台頂上向下邊吊落去，離開石台一丈過外，下面就是萬丈深淵，他然後站在石台之上，說：「向白雲，你雖然不是黑衣人的仇人，亦非他的朋友，為他而死，太不值得，坦白說，如果你不肯引路，我就把你吊在這裏，看你有沒有本領捱餓捱得十天八天。」

向白雲知道鄭家村的人心狠手辣，不敢抗命，只好在繩子吊着的地方高聲呼叫，先行懇求他們把他放下來，然後喘息着說：「好的，我立刻引路，這次眞的引路了，不過你們幾個倘若死在黑衣人的手上，做鬼也不要怨我！」

鄭雄聽了大喜，說：「那就勞煩向白雲兄，請引路吧！」

向白雲這回把心一橫，索性眞的引路，把他們帶到以前追逐野鹿給黑衣人相救的地方，隱約辨悉林中小徑，沿着高崖旁邊走，終於在斜陽半落的時候，抵達山中的小谷，遙見三株古松，下面有一間木屋，非常古拙，他伸手指了指，說：「這是黑衣人迫我替他烹製鹿肉飲酒的地方，怎樣找他呢？我實在不懂得，有胆的就自己去！」

鄭雄聽了，說：「我們是黑衣人的朋友，為甚麼沒有胆去呢？你也是他的朋友，應該作伴。」

說完他就迫向白雲同行，向白雲無可奈何，只得照做，殊不料他們七個人快要走近木屋，屋內已經有一聲叫喊飛出來：「在外邊走動的人，是否有人叫做向白雲呢？」

向白雲沒法抵賴，說：「我就是向白雲！」

那個聲响再飛出來，說：「請向白雲走前幾步，讓我看清楚他是否眞係我的朋友向白雲。」

聽了此言，向白雲比較放心，向其餘各人打個招呼，隨即向前走開，大約是走了十多步，忽然聽到木屋之內哈哈大笑，跟着聽到一陣細碎的微响，好似有人受傷倒地，轉身看時，鄭家村的六條大漢已經倒在地上。

就在這時木門忽然打開，黑衣人飄然而出，說：「向白雲，並非你的錯，只是他們太過不自量，我這一手袖箭，天下無敵，他們早就知道，迫你引路，等於送死，閒話休提，你快些回到鄭家村向鄉長報告，叫他派人收屍，言盡於此了，如果你賴着不走，或者走開沒有向村長舉報，我就要你的命！」

向白雲無可奈何，只好依照吩咐去做，不過，他走進村內，看見村長鄭恩，先行叩頭哭訴，然後說出黑衣人的兇相，又說黑衣人迫他告知村長派人前往收屍。

鄭恩聽了暴跳如雷，揮拳向空中亂打，說：「向白雲，你跟此事無關暫時退下，我當然派人收屍，不過你必須同行。」

向白雲當晚留在鄭家村內，三番四覆

想逃走，自問武功太差，無法突圍而出，兼且村內外俱有守衛，料想難以逃生，只好沉着氣等待時機成熟然後想辦法逃走。

一宿無話，翌日天色剛剛發亮，村長就叫二十四名大漢帶備刀槍，押着向白雲浩浩蕩蕩的殺奔黑衣人藏身之處。

他們抵達荒谷，未見屍首，已經看見木屋，那些人迫向白雲走前幾步，他們則在後面用弓箭監視，叫向白雲設法把黑衣人引出來。

向白雲無法可想，迫於走前幾十步，大聲叫喚，突然看見那間屋的木門自動打開，但却沒有人走出，他想轉身，已經聽見弓箭嗖嗖之聲，不敢抗命，只好硬着頭皮再向前走，一邊走一邊叫喚，快要走到木屋的門口，他靈機一觸，索性飛奔入屋，弓箭手向他放箭，已經慢了一步，六七支箭插在木門上面，他已走了進去。

屋裏非常陰暗，但仍在牆角看到一個影子似的人物，盤膝打坐，向白雲跪着說：「恩公，我係向白雲，你看見的，他們用箭射我，你也看見，要走就快些走，遲了恐怕無法再走！」

黑衣人笑了笑，說：「我不明你的意思，你可否解釋幾句呢?」

向白雲只好把晚上偷聽得來的消息告訴他，說：「我偷聽到他們的談話，知道村長此行係押我抵達此地，準備跟你同歸於盡的，他們就快把火箭放射，屋後就是懸崖，前面有二十四人一起放箭，屋後就是懸崖，前面有二十四人一起放箭，木屋給火焚着，你跟我都沒法逃出。」

黑衣人吃吃大笑，說：「你看看我手裏握的是甚麼?」

向白雲走近一看，說：「你握着幾根繩子，有甚麼用呢?」

黑衣人說：「那些繩子繞過木屋，抵達六七丈的高崖，牽動繩子，承住大石的細石，一經拔出，那些石頭就向下滾動，別說二十多人逃不脫，即使一百人也無法逃生，如果他們用火箭射來，一定要他們喪命。」

只是說到這裏，已經聽到颼颼的弓箭聲，跟着火光四起，黑衣人咬牙切齒的說：「他們自尋死路，怪不得我。」

黑衣人果然使勁拉動六根繩子，跟着聽到一陣天崩地裂之聲，定眼看時，木屋頂上也有一陣風沙飛過，另外有些碎石打着木屋四方八面的板牆，向白雲語聲沙啞說：「恩公，他們恐怕眞的沒法逃生。」

黑衣人說：「我們快些到外邊救火吧，別看他們了。」

果然不出所料，二十多人全部喪命在大石之下，連同上次死的六個彪形大漢，鄭家村一共死了三十人，初時向白雲以爲鄭家村的人瞪眉突眼，心狠手辣，料不到黑衣人幹得更兇，簡直是趕盡殺絕，照這樣看黑衣人，跟鄭恩鄭雄一族人必有深仇大恨，到了那時，他無法不查問究竟，跪着向黑衣人說：「恩公，你一定要把這一段仇恨的前因後果說出來，否則，我死不瞑目。」

黑衣人說：「你這傻瓜眞是書生本色！此事與你無關，誰也不會殺你，至於我跟鄭恩鄭雄一家人的血海深仇，不妨告訴你。十五年前，我係橫行華北幾省的江湖大盜，不消說，鄭族的人就是押送鏢銀的鏢頭和鏢師了，我多次刦鏢之後，他們非常憤怒，知道鬥不過我，夜間潛入我居住的地方，十多人放火放箭，湊巧那晚我不在家裏，一家五口，除了母親和妻子，另有三個子女，全部燒成黑炭，你說這一段仇恨是否應該報復吧?我嫌自己單人匹馬，武功仍非登峯造極，故此投靠天山祖母學習內外十三派的硬功輕功，兼且不分晝夜苦練袖箭，晚上能夠像貓似的看物辨聲，江湖上稱我做鬼眼彪，至於我以前的姓氏係姓謝，單名亦係一個彪字。」

向白雲說：「你殺了鄭家村那麼多的人，乃係報仇雪恨，以前鄭家村結集一批硬漢夜攻你的寓所，究竟又有甚麼深仇大恨呢?」

黑衣人嘆息一聲，說：「大概他們有些父兄給我殺掉，亦未可料，如果單是鏢銀被刦，決不會幹得那麼辣手，事情發展到這裏，已經非人力所能挽回，不是他們鄭家村全部喪命，就是我死在他們的手上，你係局外人，切勿插手。」

向白雲說：「我雖是局外人，現時已經捲入漩渦，前無去路，照我看，我們二人還是快些離開險地吧，鄭家村起碼有百多人，死了三十還有八九十，我們兩人未必是他們的敵手。」

鬼眼彪說：「我千辛萬苦佈局想把鄭家村的人趕盡殺絕，怎會中途罷手呢?坦白說，那天我故意亮了一手，將你從野鹿的鹿角之下救回，還跟你結交，就是想你無意中在峨嵋山到處走動，談及此事，令到鄭家村的人知道我隱居於此，千方百計尋仇，既然我早就有了殺機，當然不會罷手，甚至不會輕易把你放走，現在我想拜託你做一件事情，輕而易舉，相信你不會拒絕的，你辦妥此事，我答應那時如果我還是活着，一定跟你離開險地，然後把上乘武功以及在江湖稱霸的袖箭教給你。」

向白雲萬里遙遙的走向峨嵋山，就是想尋師習武，碰着這個機會，怎會錯過呢?故此他立刻跪地拜師。

這回黑衣人沒有拒絕，讓他三跪九叩，伸手扶起，說：「賢徒，你必須聽從師傅的吩咐，不必理會亂石壓着的人了，立刻走回玉屛鄉的鄭家村，向村長鄭恩訴苦，自稱走到谷口，就給大石壓扁，只有你一個逃生，他一定對你發生懷疑，你乘機告訴他黑衣人已經露臉，殺了那麼多的人，只是放你一個，做活口回報村長，請村長一個人到木屋裏面決鬥，照我看，鄭恩必然到來，那時你就在戶外傾聽打鬥之聲，料想他無法避得過我的袖箭。」

向白雲說：「師傅，並非小徒太過多事，根本上他們早就知道你的袖箭厲害，如果鄭恩肯單獨走來，一定有把握取勝，再者，你的大石凌空而下，壓死那麼多的人，就算他們事前茫然不知，到了谷口，一定看見，再到木屋外邊包圍，你沒法再把大石從頭上壓下來，因爲那個地方已經離開兩邊懸崖，別忘記，他們一定帶着火箭!」

黑衣人鬼眼彪勃然大怒，說：「我當然是經過一番焦慮，然後決定這樣幹的，你想得到的事情，難道我反而沒有想到?不要多阻，趕快上路！」



他揮了揮手，向白雲沉着氣點頭答應，立即轉身走出。

果然不出所料，向白雲回到峨嵋山脚玉屛鄉，叩見村長鄭恩，報告此事，鄭恩雙手齊出，抓着胸前的衫領，把他整個扯起來，厲聲說：「他們是否死光?」

向白雲顫聲說：「不敢欺騙村長，只有我一個逃生，因爲黑衣人執意要我傳達口訊，還說村長如果係一條好漢，便會答應到鬼眼谷決鬥。」

鄭恩鬆了鬆手，讓他雙脚落地，然後說：「好，向白雲，你立刻引路!」

經過一番奔波，向白雲走動兩次，到達鄭家村，又要立刻趕路，實在太過勞苦，再者，時近傍晚，再走一次，勢必入黑，那時更加兇險。

他想了想，便向村長鄭恩說明此種局勢，鄭恩怒沖沖的說：「我正是要入黑跟他決鬥!」

既然鄭恩說得如此鄭重，好像很有把握取勝，向白雲無法可想，只好遵命。

鄭恩吩咐村裏各人吃了個飽，喝點酒，然後帶備弓箭刀槍，另加浸油的火把，傾全力向鬼眼彪挑戰，整條村的人全部出戰，婦女都沉着臉孔，一言不發，就像送喪一模一樣，向白雲看了覺得心寒，知道危機四伏，一方面替師傅鬼眼彪担心，另一方面也替鄭家村的人担心，却又無法使戰火自動熄滅，故此吃也吃不落，反而酒却喝多了些，因而再度引路往鬼眼谷的時候脚步浮浮，多次給鄭恩高聲斥喝，還打了幾個耳光。

由於村內各人喝過一些酒，走得慢些，抵達鬼眼谷，比原來的時間慢了一點，未到谷口已經天黑，進入鬼眼谷時，黑到伸手不見五指，星月無光，村長鄭恩傳命將火把燃燒起來，靠火光引路，果然到達亂石壓屍的地方，有人啼啼哭哭，村長鄭恩說：「別再哭了，如果咱們無法把鬼眼彪殺掉，替死去了的兄長報仇，一定死在他的手上，別說三幾十人，就算千軍萬馬，也會給他的詭計殺光。」

局勢越來越險，向白雲聽了，不覺倒抽一口氣。

在火光照映之下，向白雲不但看到三株古松遮蔽的木屋，還看見木門打開，但却沒有人。

鄭恩對向白雲說：「你姑且走前幾步，大聲呼叫，先問清楚他是否仍在屋內，如果有人應聲，立刻走進去。」

向白雲照做，出乎意外，黑衣人居然在屋裏飛出一個聲響來，說：「知道了，向白雲，多謝你的栽培!」

他這一聲非常响亮，天色深沉，較遠的地方也聽得到，故此，向白雲回到村長鄭恩那邊已經看見鄭恩全副武裝，擺出決戰的模樣，定眼看時，只見鄭恩穿了漁翁釣魚的簑衣，恍然大悟，原來村長担心對方袖箭，戴了闊邊帽，還要垂下木粒製成的面網，又有硬領，最後穿上簑衣，腰間掛劍，另有一壺弓箭，手裏還握着一柄大關刀，只是這種打扮已經使人驚異，那時向白雲忽又有另一種感覺，認爲黑衣人必然死於村長的刀下。

村長揮手揚聲，說：「我跟向白雲一齊走入木屋之內，半個時辰，如果我還沒有走出來，便即把火把投向木屋，全部引弓放箭，見人就射!」

說完，他就拉長了臉孔，殺氣騰騰，大踏步的向木屋走，並且要向白雲先走一步。

如此局勢，又到向白雲替自己担心了，不過，他逐漸磨練得胆壯了些，索性挺起胸膛做人，走近木屋時，大聲說：「鬼眼彪，村長給我帶來了，你們兩人如何決鬥，不關我的事。」

說完，他先走進去，村長在後相隨，怎料進入木屋，杳然無人，他猛吃一驚，不斷的退縮，一直縮到牆邊，然後說：「村長，不關我的事，你是看得見的，屋頂有一個小洞，乃係天窗，鬼眼彪連叫幾聲就從這個天窗逃出，他已不在屋裏，我們遲早喪命。」

只係說到這裏，已經聽到拍的一聲，木門自動關閉，兩人變成了囚犯。

向白雲顫聲說：「村長，你說過的，半個時辰之內，如果沒有人逃出，鄭村的英雄好漢就用火把抛向木屋，跟着放箭，見人就射，我們怎能逃出呢?」

鄭恩知道中計，却又無法解圍，他也十分焦急，只好用大關刀向木門那邊劈去，連劈多次，然後把木門劈開，那扇門剛剛給他劈爛，他走出來，就有一團黑影從屋頂飄然而下，跟着看見村長鄭恩倒下來，又再聽到鬼眼彪哈哈大笑地說：「向白雲，快些從屋頂的小洞逃出，我在屋背等候你。」

那時天色深沉，較遠的地方雖然有火光，看得並非十分清楚，向白雲既然看不到黑衣人如何擊敗村長，甚至看不見黑衣人本身，只好照做。

他從屋頂小洞逃出之後，跟黑衣人在屋背會合，才知道黑衣人早有準備，早就在屋背的懸崖頂上垂下兩條長繩，繩子到了手，向白雲臉露微笑，說：「師傅，你眞的足智多謀，未到半個時辰，他們不會放箭，也不會放火焚燒，等到火光四起，我們已經離開險地，你的大仇已報!別忘記你是我的師傅!」

鬼眼彪哈哈大笑，說：「我們快些扳登懸崖吧，世事難料，也許我會跟鄭恩同歸於盡，因爲我們都是殺機太重。」

兩人分別抓着繩子扳登，鬼眼彪說得對，世事眞的難以逆料，他們只是扳登到一半，鄭村的人已經把木屋燃燒，火光四起，在火光中亂箭飛來，黑衣人的一雙手抓着繩子，根本無法抵擋，箭如飛蝗，有七八支箭插在背上，嚇呆了向白雲，幸而他們只是把箭鏃集中射在黑衣人的身上，故此向白雲能夠單獨逃生。

他扳登懸崖，立刻拔脚飛奔，在夜色中不知道奔走了多少路，將近天亮，然後發覺前面一間破廟，氣喘如牛，勉强走到廟前拍門，懇求寺僧收容。

他沒有向寺僧提及半句關於鬼眼彪跟鄭家村一族人決鬥的事，只是把這種慘況藏在腦海中，留給日後許多晚失眠之夜回憶。

向白雲就是這樣子離開峨嵋山的，以後他不敢再去尋師訪友學習武藝，安安穩穩的讀書，只是希望平平穩穩的渡過這一生。

——完——

武俠長篇故事

#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先天無極門」新任掌門人應之元，有一天，他路經黃山，由於他一向嚮往黃山鍾靈毓秀，爲名山之一，於是他趁這個機會循道登山遊覽，一路觀賞巒光山色，樂而忘返。當他登上山麓時，已是日落時分，這時暮靄四合，晚霞與濃霧齊飛，漫天瀰空，茫茫一片，伸手不見五指，令人不辨平坦與坎坷，不知途徑之所向。應之元摸索行進中，一個不小心，竟失足墜崖，一直往下跌，他自念必死，豈料刹那之間，他跌落一張藤網中，被黃山異叟葉彤及其女徒向枝梅所救，師徒兩人把應之元帶回居處。燈光下，向枝梅艷光照人，應之元竟爲她的秀色所迷，一見鍾情，自忖已年過三十，尙未成家，但雖有好逑之心，無奈難於啓齒，只得悵然告別，由於對向枝梅傾慕難忘，終於去而復返，鼓起勇氣，當面向葉彤提出與向枝梅婚事，葉彤以應之元心懷坦率，聞言大笑，似乎有所決定……

## 無計補情天　儂亦常記恨

應之元不由默默的祈禱着，他注意着黃山異叟的臉部表情，想先尋出一個答案，可是葉彤仍是那副不喜不怒的樣兒，他們上了年紀的人，總愛在心窩裏，決定一件事情的。

良久，葉彤笑了一笑，他倏的站起了身子，道：「好！老弟！我佩服你的坦率直爽，我也就不再和你拐彎抹角了！」

他正色的道：「在兩年以前，我曾對小徒說過，有一天一個人要想娶妳，他必須是一個武功精湛，正直的青年，我別的沒有要求，只有一件……」

應之元張大了眼睛，黃山異叟看了他一眼道：「……那人必須要勝過你！」

應之元心中，這才算一塊石頭落下來了，他內心暗暗想道：「看她那嬌滴滴的樣子，怎會是我的敵手，我何不放大方一些！」

想着點了點頭，黃山異叟見他首肯，不由呵呵大笑了兩聲，朗聲道：「這話雖說了兩年了，可是至今並沒有改變，老弟，你肯一試麼？」

應之元作了一個誠懇的態度道：「前輩既有此言，弟子願斗胆一試，多請姑娘掌下留情！」

葉彤又笑了笑道：「這個情是不能留的，應老弟！你我年歲雖差着一大截，可是全係武林中人，武林中人最常用，千金一諾，你如勝過小徒……」

他笑了笑，從容接道：「乾脆，多一天我也不留你們，馬上你就帶她走，從此她也就是你應家的媳婦兒！」

應之元聽到此，不禁有些心花怒放的味兒，他的臉覺得很熱，那是興奮的關係，黃山異叟依然笑容滿面的接下去道：「可是，萬一你要是不幸敗在我那徒兒的手下……」

應之元霍然作色道：「弟子知趣，撥頭就走。」

葉彤用手拍了一下桌子道：「好！一句話！」

二人對視一笑，這個默契也就這麼決定了，話題也由之轉開，黃山異叟手捋長鬚道：「當今武林，老一輩的，退隱的退隱，物化的物化，剩下少數浪跡風塵，也多無什麼作爲，如今天下也就是看你的這一代了！」

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似乎有些傷感，又似憧憬着昔日那些叱咤風雲的英雄事蹟！

應之元微笑道：「老前輩春秋雖高，但卻寶刀未老，以弟子看來，只是在爲與不爲之間，發此感嘆，卻未盡然呢！」

黃山異叟呵呵笑了幾聲，對於應之元的這種恭維，卻覺得並不十分過之，因爲至今，他並未曾服過老，只是在下一代面前，不得不如說而已，他頓了頓道：「話雖如此，可是當今天下，確也有幾個年輕人，令人可畏！」

應之元不由心中一動，問道：「老前輩指的是……」

黃山異叟莞爾一笑道：「仙俠嶺的那



位雁先生，淮上三友，以及冼又寒、藍江夫婦，這些人雖均屬中年人物，可是以老夫私下觀之，他們沒有一個是好惹的！」

應之元面上不禁有些訕訕，所幸葉彤又接下了一句又道：「當然老弟也是其中之一！」

應之元這才心中釋然，他眉頭微皺道：「要說仙俠嶺的雁九先生，此人倒是一個奇才，可稱之爲當代之傑，只是老前輩莫非不知，他已封劍深山多年了麼！」

黃山異叟怔了一下道：「啊！有這種事，他年紀並不大啊！」

生死掌應之元慨然點了點頭道：「這位仁兄，卻眞正是一條漢子，他之如此，全係與淮上三友（那時稱謂，後稱淮上三子）一句戲言，不想三友以此要挾迫令他退出武林，至今十年來，已不見這位奇人蹤影了！」

葉彤感慨道：「武林中人最重仗義，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

應之元怒形於面道：「老前輩你是有所不知，這完全是三友的圈套啊！哼！有一天，我要把這隱秘向武林中宣佈，叫大家都知道一下，叫大家都知道淮上三友是卑鄙的，他們不過是沽名釣譽之輩，僅有虛名而已。」

黃山異叟白眉皺了皺，遂笑了笑道：「淮上三友爲人我並不深知，只是和他們倒有一面之識，要說起他哥三個人的武功來，雖然是不夠的深湛，可是也並非易與之輩，老弟，你怎麼說他們是僅有虛名的呢？」

應之元臉色一紅道：「老前輩所說極是，只是弟子因替那雁九抱不平，故出此言，他三人功力，弟子也曾見過，亦不過和弟子在伯仲之間！」

黃山異叟葉彤點了點頭道：「我幾乎忘了，在幾年前，老弟你似乎還曾廣撒了一次俠義帖子，所約俱是年輕一輩的少年英豪，老夫還一直遺恨未能參與，廣會高人呢？」

提起了那次盛會，應之元臉上溢出了興奮的微笑，他方想細敘一下當年的盛會，卻聞得身後向枝梅的聲音，笑道：「師父吃飯了，菜可要涼了！」

二人一起轉過身來，卻見冷魂兒向枝梅，正婀娜的走過來，那雙平窄的弓鞋，踩踏着地上的枯葉，發出喳！喳！之聲。

她並不知道二人對她作的決定，倒是應之元乍一見她，反倒有些面紅耳赤了。

黃山異叟呵呵笑道：「梅兒，妳這裏來！」

向枝梅眨着眸子笑道：「什麼事？」

葉彤等她走近，輕輕的拉住她一隻手，含笑道：「妳的功夫練得怎麼了？」

向枝梅揚了一下秀眉道：「幹嘛，這這當着人攷我呀？」

葉彤嘻嘻一笑道：「不是攷，是妳應大哥不服氣妳，說等會要給妳比武呢！」

向枝梅聞言不禁笑了，她瞟了應之元一眼，應之元有些緊張的吃吃道：「不是……是這樣……」

向枝梅却抿嘴一笑道：「我早知道你不服氣我，因爲我打了你兩棍子，可是我也不是有意的。」

應之元急得搖手道：「姑娘不可誤會，愚兄豈敢，唉！」

他急得頭上直冒汗，臉也紅了，向枝梅格格笑道：「我是隨口說的，你不要見怪，你要和我比武，我決定奉陪就是，不過要請你手下留情。」

應之元尷尬地道：「愚兄並無實學，姑娘妳才要手下留情呢！」

向枝梅向着師父笑了一笑，因爲她覺得這一位應大哥的話有一點顛三倒四，既如此示謙虛，又何故要約我比武呢！

她咬着下唇，轉着眼珠，把那隻平窄的足尖翹了翹，微微笑道：「我們是怎麼個比法呢？」

生死掌應之元抱拳道：「愚兄願聽姑娘指示……」

向枝梅看了她師父一眼，臉色微紅道：「現在就比麼？」

應之元連連搖頭道：「不是，不是！不是！」

他一面說着，心中暗恨黃山異叟這條辦法眞缺德，既於比武，少不得彼此拳腳相加，要是我傷了她，於心何忍？再說女孩子都好勝，眞要贏了她，恐怕就必惱上了我，可是這種比武，可不比平常，這是只許勝不許敗的玩意兒，我要是手下留情，婚事却又成泡影，這可眞是一件討厭的事！

想着不由緊緊的皺着兩彎眉毛，臉上黃一陣白一陣，黃山異叟這時含笑道：「現在自然不能比，霧太大，一不小心翻落山澗，你們誰也別想活命，只有等明天早上霧散了再說。」

冷魂兒向枝梅，隨師父苦練了多年武藝，却是從沒有與人動過手，素日只是同師父打着玩玩，雖然屢蒙師父誇讚爲難得的奇才，總是似信又疑，難得今日上門的這位應先生，居然想和自己比武，她不禁又驚又喜，滿心想拿他試試身手如何？

再者應之元儀表不凡，人品不惡，雖然對他還說不上什麼深厚印象，可是決無惡感，能和此人動手過招，也是自己樂意的事。

她含羞脈脈的看着應之元道：「應兄之見如何？」

這一句「應兄」，聽得之元心中一喜，他不由暗怔道：「啊，改了稱呼了。」

當時幾乎有點忘形，不禁連連點頭道：「只要姑娘認爲好，愚兄是沒有意見的，老前輩說得極是，此刻霧是太大了。」

黃山異叟吸着手中的旱烟，看看這雙小兒女說笑形態，他心中不由笑道：「這二人如果眞能結成美眷，倒是很相配，雖然應之元大了一點，可是一個男孩子大一點也無所謂，只是不知他武功如何？是否能配得上我這徒弟，明晨我倒是好好考察他一下……可不能委屈了梅兒！」

想着含笑道：「比武是明天早晨的事，吃飯是現在的事，還是吃飯要緊，我們先去吃飯吧！」

應之元不由微微一笑道：「弟子打擾了！」

葉彤揮手一笑道：「談不到，老弟你請。」

應之元也知道這種武林奇人，最忌諱的就是世俗客套，當時一抱拳，遂率先而行。

黃山異叟隨後而行，不想才一舉步，却爲向枝梅把他袖子拉住了，他怔了一下，却見徒兒微紅着小臉，哆着小嘴小聲笑道：「師父，他幹嘛要給我比武呀？」

葉彤微微一笑道：「明天妳就知道，還是先不告訴妳！」

枝梅喜上眉梢的道：「你老明天看吧，我必定給他幾手狠的，看看他還敢小瞧我不？」

黃山異叟的心中一動，正想要出言，可是又轉念一想，却又把到了口的話給頓住了，他只是含着笑的點了點頭道：「好吧，這是妳的事，我不管。」

枝梅那裏想到師父這句話含有深意，當時便叉着腰笑道：「我要拿他試試我新學的這套蝴蝶散手，看看是不是如你老人家所說的這麼有威力。」

黃山異叟身子本已轉回，聞言不由怔了一下，他回頭微微皺了一下眉道：「這是一套很厲害的功夫，妳……」

枝梅翻了一下眼珠子道：「你老人家放心，我和他又沒寃沒仇，幹嘛要傷他，只是叫他嚐嚐味道就是了。」

說着笑了笑轉身而去，黃山異叟看着她背影，不由長嘆了一聲，暗忖道：「應之元，你雖是一時英豪，只怕你那三陰絕手掌火候不够，難以在我這蝴蝶散手下討得好去！這也怪不得我，實在是你命該如此……」

想着嘆了一聲，慢慢走向家門，却見枝梅正指着漫天大霧，在與應之元談話，樣子很是親熱，葉彤不由又是怔了一下，心想她以前並不是如此的啊！怎會對這陌生的應之元變了呢？

他想把實話先透露給枝梅知道，可是轉念一想，一來她一個姑娘家，怕羞了她，再者她如知道是爲此比武，或許不比了，或是存心讓了他。

當然，黃山異叟是決不希望她會存心讓他，因爲他認爲，一個作丈夫的，是應該比妻子强些，這是一種不成論的定論。

雖然在他下意識的感覺裏，又想應之元能勝過他徒弟，可是再一想到，向枝梅的所學，也就代表自己的一切，自己苦心造就出來的徒弟，一開頭就輸在人家手上，那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

他內心爲着這件事很懊惱，這是一種患得患失的心理作祟着他。

他輕輕由二人身旁走過，進到房內，室中已點着三枝松油火把，火光把室內的霧氣蒸發了，顯得很光亮，桌子上擺着豐盛的菜餚，那是徒兒爲着這位新來的客人所作的，葉彤微微一笑，自己坐上了位子，瞇着一雙小眼，看着仍在侃侃而談的一雙青年，不知如何，他心中有一些說不出的酸酸地感覺。

他忽然認爲平日親親密密的徒弟，今天似乎已經不再是屬於自己的了。

他又想到了年紀，才感覺到自己的確是老了，一個可憐的老人！

一個老年人是不能沒有依靠的，在枝梅天眞的笑聲裏，自己打發了無數春秋，也從來未曾想到過老字，倒是今天枝梅只對別人稍作親近，却令他突然意會到一個數年來未曾想到，而確是現實的問題。

這位一世的奇人，武林怪老，這一刻竟有些傷感了，有一種自私的意念，作祟着他，令他突然想到，自己是需要這個徒弟侍奉身側的，萬一要是失去了她，那麼今後的歲月，將是不堪設想的，冷嘆、孤單、徬徨，正如流浪在街頭的異鄉老人是一樣的！

想到這裏，他不由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恐慌，人幾乎坐不住了，他迅速的用竹筷敲着碗，發出叮叮之聲，一面笑道：「吃飯了，吃飯了。」

二人才驚覺，一齊轉過了身子，相繼走入，枝梅臉色微紅的笑道：「師父眞壞，進來也不叫我們一聲。」

這「我們」兩個字，聽在二人的耳中，各有不同的反應，正是一喜一愁，可是在外表，誰也看不出來，應之元連聲讚嘆枝梅的手藝高明，樂得枝梅眉開眼笑，一筷子一筷子菜往他碗裏挾。

這席飯在夜色蒼茫之中結束了，飯後枝梅把杯盤撤下，黃山異叟葉彤談笑道：「寒舍的地方太小，老弟今夜只好在這裏委屈一夜了，」

應之元長一禮揖道：「弟子實在打擾了。」

於是，他就在這房子裏留了下來，枝梅爲他用木板臨時搭了一張牀，道了晚安之後，遂回到她自己的房子中去了。

她是住在應之元側對面的一間小房間裏，除了一扇門以外，還有一層厚厚的簾子。

夜深，由那房子，傳出輕微的歌聲，雖是山歌小調，可是聽在應之元的耳中，不啻是仙女之歌，他輾轉榻上，心中想着明天的事情，憂一陣，喜一陣，不知不覺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尚有些昏黑，三人都已起來了！

應之元洗漱完畢，見向枝梅早已打扮好了。

她身上穿着一套緊身的紫綢子衣袴，用青絹緊緊的紮着雲髮，顯得更是俊秀，亭亭玉立。

黃山異叟葉彤，穿着一身黃葛布的肥大衣衫，手中拿着他那支從不離手的旱烟袋，對着應之元點頭道：「早啊！」

應之元忙躬身爲禮，他顯得有些緊張，目光不時瞟向枝梅，向枝梅這時姍姍的走過來含笑道：「你不是要給我比武麼？我們現在走吧！」

應之元點了點頭，臉色微窘道：「我們怎麼比法呢？」

枝梅笑着拉着葉彤的袖子道：「你老人家給我做一個公證人如何？」

黃山異叟點頭笑道：「使得，只是你們要如何個比法呢？」

枝梅目光向之元一轉，笑道：「還是應兄你說吧，是你約我的嘛！」

應之元想了想，點頭道：「以愚兄之見，既爲比武，總要在內外輕各種功夫上印證一下，方可窺得武功全貌，不知老前輩及姑娘以爲如何？」

向枝梅不由笑道：「這樣最好，就請應兄你畫下道兒來吧？」

黃山異叟不由眉頭皺了皺，但他仍然含笑的點了點頭道：「老弟！你要如何個比法呢？」



應之元這時微微一笑，他就說道：「想同姑娘比一陣掌功，比一陣兵刃，另外再比一陣輕功，姑娘可有異議麼？」

向枝梅暗想這三種功夫，自己都很自負，今天倒眞要給他一個好看的了。

想着笑着睨了師父一眼，遂看着應之元點頭道：「好！就是比這三種，你等着，我還得去拿寶劍來呢！」

說着轉身進房而去，應之元這時却對葉彤微微一笑道：「老前輩以爲如何？」

葉彤噴了一口烟，含笑道：「難得你想得如此週到，這倒是怪熱鬧的事呢，只是……」

他笑着伸出了一隻巴掌，點着頭道：「一切都照昨夜所說，我們擊掌爲誓。」

應之元毫不考慮的在他掌上拍了一下，却不知他這一掌方自擊出，但覺得一股極大的潛力，自黃山異叟掌中傳出，頓時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戰，之元不由大吃一驚，可是再一看對方，仍然是臉上含笑，像無事一般。

他怔了一下，並覺出沒什麼不適的感覺，只以爲是自己神情緊張的緣故，當時並未怎麼放在心上，遂也就置之一笑。

這時向枝梅已自房內興匆匆的走了出來，她手中拿着一把劍，笑咪咪的向之元道：「你的兵刃呢？」

應之元方要開口，黃山異叟已呵呵大笑道：「人家是用的軟兵刃，大概是籐蛇鎗吧！」

應之元不由心中一驚，暗想這葉彤好厲害的眼力，我藏在衣內的東西，他居然都能看得出來。

當時不覺怔了一下，遂點頭笑道：「老前輩好厲害的目光，只是在弟子衣中之物，你老人家何以得知呢？」

葉彤哈哈一笑，遂伸出手中烟袋，往應之元腰上點了二下，發出錚錚之聲，他就笑道：「籐蛇鎗和鍊子鎗不同，纏在身上是很扎眼的，在你彎腰拱背之時，我早已看出來了，哈！」

應之元不由微紅着臉帶愧道：「老前輩高見！」

枝梅却揚着眉毛尖笑道：「哦！籐蛇鎗！那玩藝兒可厲害得很呢！」

說話之時，睜着圓圓的一雙大眼睛，應之元不由也被逗笑了。

三個人走出了草舍，只見當空的濃霧，皆已消失了，代之的是青濛濛的天，小鳥兒在樹枝椏上面啁啾的，蟋蟀鬧耳的叫着，那一些樹葉上面，滾出如同珍珠一般的露水，圓圓的，亮亮的，十分可愛，這景色令人有些雨後之春的感覺。

生死掌應之元來時大霧，並不知道這一帶情形，此刻才發現，原來這附近景緻竟是如此的美，這所茅舍佔地約有十丈方圓，正是一座小峯的頂頭，環繞在房舍四週，有些空地，都生着極多野生的花卉，在這新秋的日子裏，並沒有凋零，粉紅黛綠，十分可人。

茅屋之前，有一道羊腸小道，曲曲折折，伸展出去甚遠，兩旁是高有一人的花草，看來就像一條蜿蜒的巨蟒，黃山異叟用手指了一下對面道：「對面有一塊草坪，倒是一個很好動手的地方，我們到那地方去如何？」

二人都點了點頭，葉彤把那枝旱烟桿子，往背後一插，身形向下一矮，對着應之元裂咀一笑道：「來吧！老弟，先試試腿。」

他說着猛然向上一伸二臂，身形向下一落，足尖已點在一棵樹梢之尖。

偌大的身子，落在那僅有小指粗細的樹梢上，只不過輕輕顫抖了一下，却如同釘在樹尖之上一樣，動也不動一下，只這一手輕功提縱功夫，已把生死掌應之元驚出了一身冷汗！黃山異叟葉彤這種騰身勢子，初初看來，並不十分驚人，可是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下，只要看他那一雙芒鞋，踏在樹梢尖上，就像足黏在上面一樣，一任那樹梢爲風吹得左右搖動着，他身形依然還是原來式子，不偏不倚，紋絲不動。

在應之元的眼中看來，除開輕功不談，只這種穩固的下盤功夫，已達到了內功中極難練的「黏」字一訣，這種身手，如非有數十年輕功造詣，何克臻此？

所以他心中暗暗吃驚，遂見樹尖上的葉彤朗聲大笑了一聲道：「老弟，你也上來，上面涼快得很！」

應之元不由暗忖道：「莫非他是想考我的輕功麼！這也不難！」

當時不由回身向向枝梅一抱拳道：「姑娘請先行！」

枝梅笑道：「還是應兄先請！」

應之元樂得在她面前表演一下身手，當時微微一笑道：「姑娘不要見笑，愚兄獻醜了。」

他說着話，一提丹田之氣，雙掌往下一按，已施出了「一鶴沖天」的功夫，拔起有五丈左右，在空中看準了落足之處，身子向下一垂，已筆直的落在葉彤身邊三尺以外的另一棵樹上，誰知道足尖方一着樹，方覺得兩腿大筋之上，猛然一陣奇酸，身子竟是提站不住，這一驚不由嚇出了一身冷汗。

驚慌之間，一翻右手，用「老猿墜枝」的輕功絕技，攀住了一節樹枝，整個身子忽悠悠盪在當空，看來眞是驚險到了極點，可是却也美觀到了極點。

這剎那，黃山異叟口中也叫了聲不好，身形一旋撲到了近前，他一隻足點在了枝上，彎身笑道：「怎麼？沒有事吧？」

應之元驚魂甫定，又驚又愧，當時反身騰起，落向一邊，他臉都青了，自己驚疑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怎會傷了筋呢？」想着試着又顚了幾顚，並沒有異樣感覺，心中不由愈發不解，暗忖道：「好險！這要是掉下去了，那還有命在？」

想着正自驚心，却聽到身邊嬌笑道：「應兄好高明的一手老猿墜枝，小妹眞是自愧不如！」

應之元回身一望，不知何時，這位姑娘，竟已站在自己身邊，頸後的杏黃綢穗子，被風吹得嗖嗖飄着，看來眞是英姿颯爽，嬌態可人。

應之元心中又是一驚，因爲人家什麼時候上來，自己却不知道，雖然自己心有別念，但由此可見，這姑娘的身手也是不凡了，決非如自己所想的那麼差勁。

想到此，他不由怔了一下，臉色不由紅了一紅，當時尷尬的笑道：「愚兄適才突覺不適，差一點跌落深谷，死無葬身之

地，豈敢以此炫耀？姑娘眞是見笑了！」

向枝梅怔道：「怎麼會呢？」

應之元搖了搖頭苦笑道：「現在總算好了，我們走吧！只等和姑娘比過三陣，如不幸落敗，愚兄撥頭就走，決不……」

說到此，忽然想到此中本末，對方尚未知情，怎可事先透露？不由又把話忍住了，只用眼尖去看一邊的黃山異叟，葉彤這時也是深深的皺着兩彎白眉，顯然的，他在受着內心的譴責。

因爲，只有他最清楚應之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輕輕嘆息了一聲，向枝梅不由驚愕道：「應兄！你要是不舒服，我們改天再比如何？這也不是什麼要緊事，非比不可。」

應之元暗怪自己說錯了話，所幸枝梅並沒聽出來，當時微微笑道：「得識姑娘三生有幸，愚兄因事，至遲明日就須告辭，也許……」

說着不由臉色一紅，葉彤却在旁邊笑道：「你們倒是還比不比呢？我這旁觀的人，可是等急了！」

之元不由笑道：「老前輩休急，現在就請老前輩作證，從這裏到那草坪爲限，我就和姑娘先比這一陣輕功！」

黃山異叟點頭微笑道：「好的很！」

他說着用手向前一指道：「老弟！你看那邊有一棵大黃菓樹，你們就以那裏爲終點，現在就開始吧！」

向枝梅眨着眼睛，興奮的笑道：「這麼遠呀！好吧！」

她偏過臉對應之元道：「應兄以爲如何？」

應之元點了點頭，二人各自一抱拳，倏地同時騰起了身子，一路倏起倏落快如電閃星掣，直向對面那棵大樹飛馳而去！

之元這一展開身形，才發覺到兩處足筋，每於提氣猛縱之時，就隱隱作酸，無形中似已較平日慢了許多了，心中不由的憂急十分，自己把心一狠，一任脚筋的作痛，也不去管它，同時更把不常施展的「雲中捕影」輕功絕技，施展出來，一連五六個起縱，如同流星趕月也似，直向那大樹撲去！

他這裏方自的慶幸的佔了先着，看看那一棵大樹已經在眼前了，不想就在刹時之間，却聞得當空一聲的嬌笑聲道：「應兄承讓了！」

應之元驚心之下，不由身形少定，也就在同時之間，只覺頭上冷風疾掃而過，再看向枝梅已含笑站在自己眼前，二人雖不差先後抵達終點，可是向枝梅却快了一步，她微笑道：「這一陣我贏了吧？承讓！承讓！」

她明明知道對方爲自己聲東擊西之法分了心，才得僥倖佔先一步，可有女孩子家，總愛爭個面子，當時大聲招呼葉彤道：「師父快看，我快了一步！」

黃山異叟這時自後趕上，呵呵笑道：「傻孩子！人家是讓妳呢！」

應之元這時面色如土，如同一座泥塑的佛像也似的站在樹前，他只覺全身發涼，那滿腔的熱望，幾乎全都冰消瓦解了！

當時苦笑了一下，對着葉彤一抱拳道：「這頭一陣，弟子輸了，弟子已盡全力，並未稍存相讓之心。」

說着他懊喪的看着枝栂，頻頻苦笑不已，向枝梅見他如此重視輸贏，心中微覺奇怪，暗想道：「比着玩玩，竟值得如此麼？」

想着正想自己認輸，却見他又含笑道：「三陣姑娘已勝其一，我們再來比這下一陣，早早作個結束也好！」

向枝梅這才又回笑道：「第二陣比什麼呢？」

葉彤這時却點頭笑道：「第二陣比掌法吧，老夫有一個小小建議，不知你二人同意否？」

應之元立卽抱拳道：「老前輩但請吩咐！」

葉彤含笑指着眼前這塊平茸的草地道：「掌功一道，妙在黏貼進退，如此大地方，太易閃躲了，老夫以爲不妨就地畫一方圓丈五的範圍，你二人只許在界限之內動手，誰要是出了範圍，就算誰輸了。」

向枝梅聽得眉開眼笑，她差一點高興得要叫出來了，因爲這是她素日常常隨師父練的功夫，自信很有把握，所以聽得心花怒放，當時目光瞟着之元，似等她的答覆，應之元低頭想了想，才肯定的點了點頭道：「好吧！」

黃山異叟微微一笑道：「如此待老夫爲你們畫一個界限。」

他說着身兒已快如飛隼的竄了出去，伸出一足，在草坪上飛快的轉了一圈，之元見他足尖圈處，很快的把地面翻了一道深溝，正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圓圈，跟着他身子一騰，又已到了二人身前。

應之元心中暗暗忖道：「這一陣，我是無論如何也要勝她，要是再輸了，一切可都完了！」

想着一面含笑道：「姑娘請！」

一面把長衫下擺迅速的撈起，掖緊腰上，跟着身形一轉，輕飄飄地已落身在圈子以內，身方站定，向枝梅也已笑嘻嘻的擰腰縱起，輕如一片枯葉也似的落在圈內，二人成了對面之勢。

應之元冷眼只看她縱身的勢子，已知道今日勝負，正不知鹿死誰手，想不到自己身爲一派掌門人，來到黃山，竟敗在一個未出名的女孩子手上，傳揚江湖，豈不令人引爲笑談？

再者眼看到手的嬌妻美眷也將成爲泡影了，這一切全在這一陣輸贏之上決定。

想到此，他心中顯然有些緊張，向枝梅見他目注自己，似乎深思模樣，不由玉面一紅，笑嗔道：「喂！你倒是……」

應之元這才驚覺，不由後退了一步，臉紅道：「姑娘請！」

枝梅向前一邁腿，一雙玉掌，用「金剪手」交叉着，猛然向前遞去，應之元不由大吃了一驚，心想她倒是眞不客氣，當時用「閃手」向外倏地一撥手腕子，身形隨卽一矮，以觀變動。

可是他却忽視了，向枝梅此刻所施展的這套「蝴蝶散手」，正是黃山異叟葉彤，在黃山深居多年，日夕與山林野鳥爲伍，細觀蜂蝶各種姿態，演變創就的，一套極爲別緻厲害的功夫。

這套功夫共分三十三招，每招却又分爲不同的三式，所以算起來一共是九十九式，姿態之怪，運用之奇，却可說是近年



武林中僅見的功夫，厲害之極！

應之元要是能潛下心來，小心應付，雖說是不能取勝，也不至於就此落敗，因爲他拿手的「羅漢七式」却也是極爲厲害的功夫。

所謂「羅漢七式」，是取七種不同的手法，用七種不同的步法，夾雜着輪流循環的施展，看來無奇，可是由於步法不同，招式也顯得迥異不類，極易給人錯誤的感覺。

應之元所以施出這羅漢七式的原因，是因自一開始，就不敢對她輕視的緣故，可是沒想到，對方身法竟是如此迥異。

向枝梅把遞出的雙腕，向回倏地一收，已如穿花蝴蝶也似的飄出了丈許以外，她身形落處也正是這圈子邊沿地方，應之元心中一喜，暗忖：「這一次我看妳怎麼躲法？」

想着輕叱了一聲道：「勝負未分，姑娘可不能逃呢！」

他的口中這麼的說着，身形已用「騰霄鶴」的式子，霍地的拔空而起，在空中上雙掌倏地分開，一提丹田內力，用「活佛嘯天」的招式，把內力自掌心之中猛然的迫出來了，發出「哧！哧！」兩聲疾嘯，直向向枝梅全身擊去。

隨着這巨大掌力，他身子也如同是一隻大鳥也似的，倏地往向枝梅身上撲去，在他以爲，向枝梅是萬萬不能招架這麼猛烈的勢子的。

可是事情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這裏掌力方自發出，倏地見向枝梅嬌軀向下一弓，却如同一枝勁弩也似的倏地射起，

應之元暗道聲：「不好！」

當時一咬牙，把擊出的雙掌猛然向後一收，一個雲裏翻身，身子由於用力過猛，雖是收住了去勢，竟自滴溜溜打了一個疾轉，足尖着地時，僅僅離着畫出的圓圈不及一尺。

他這裏驚魂未定，突然腦後一絲冷風襲到，應之元向前一倒身，突地把身子轉過，足下緊貼着地面，用「佛陀掃雪」的疾勢，右腿上挾着一股勁風，直向身後的向枝梅下盤掃去。

要說起來，他這一招施得不能不說是厲害了，可是他這一腿方掃出，只見向枝梅兩腕一分，竟于萬分危極之下，伸出兩雙纖纖玉指，雙向應之元兩處「肩井穴」上戳來，勢子更是較他的尤猛。

動手過招，可是眨眼之間的事情，二人這一出手，就都知道，如不撤回來，兩方可都討不了好去，尤其二人在比試證印功力，却也犯不着爲此傷人。

各人心意相同，招式方一用上，不約而同，倏地又同時撤回，應之元足下用「跪樁」的步法，一連點出三個步眼。

他身子尚未站定，向枝梅再次如影附形的接近，這一次却是雙掌突用出「小天星」掌力，上下打出，可是她掌力並不實打，掌勢方一遞出，身軀倏地一塌，却以「翻掌托天」的式子，一正一反，直向應之元前心小腹兩處要害上逼來。

應之元心中吃了一驚，暗道：「好厲害的姑娘，我算是看走了眼了。」

想到此，已把求勝之心完全去了一個乾淨，雙掌一企，單足勾起，用「童子拜觀音」的式子，向外一抖，倏地向兩下裏一錯。

這一招在「羅漢七式」中叫「燕雙飛」，直向向枝梅遞出的手腕反崩了出去。

二人在場子內對上了手，刹那之間，但見掌風呼呼，人影飄飄的，莫說二人的心內緊張無以復加，就是那場外的黃山異叟葉彤，也看得頻頻的動心，白眉連聳。

他心中暗暗驚異，因爲他自信這套蝴蝶散手，絕非能容應之元連過一半，定必就會落敗下陣，却想不到，他竟能一連破了十數招，尤其驚異的是，方才自己暗以所煉「有相神功」，於和他擊掌一刹那之際，透入他體內，已傷了他神經中樞，雖只是輕輕一震，可是自信他在三天之內，也難以施展充沛內力，却想不到他仍有如此神威，如此看來，此子內力功夫，也實非泛泛之流。

不言黃山異叟在一邊感慨不已，只這一會工夫，場內已現出勝負之分。

應之元竟會露出敗象，尤其令之元驚怕的是對方這一套功夫，他不要說是見，竟是連聽說也沒有聽說過，只見輕飄飄閃蕩滿空的人影，極難測出虛實，有時候招式封去，對方却無故撤招，等到你認爲她是虛式時，却往往又是實招，眞把這位少壯的先天無極派掌門人，弄了個頭昏眼花，氣吁喘喘。

到了這個時候，他才是眞把這一位姑娘服氣到家了，那先前的娶妻想法，早已化爲烏有了，心中一涼，又何來鬥志？

應之元此刻灰心失望之際，只想早早抽身爲妙，否則難保，可就要出醜了。

想到此，向枝梅正以「輪翅舞秋風」的招式，左腕呈弧形，向外一展，五指齊拼着，如同一把利刃也似的，直向應之元前胸畫去。

應之元身形向後一坐，雙掌用「摩雲手」向前的交叉着一分，就勢的騰起了，住下一落，方苦笑道：「姑娘掌法實在高明！」

才說到此，向枝梅却如同電光石火也似的湊到近前，她嬌笑道：「勝負未分，應兄又想如何！看掌！」

只見她嬌軀向下一彎，玉臂一沉，用「海底撈針」直向之元小腹猛貫了去！

應之元不由面色一沉，心說：「好姑娘，妳也太以欺人了，莫非非要我出醜不可麼？」

轉念之間，向枝梅掌勢如梭而至，應之元鼻中哼了一聲，突地探出三指，以拿穴手中之「拿蛇頭」招式，直向向枝梅右手「分水穴」上拿去。

向枝梅不由也吃了一驚，女孩子家性嬌，又因她在師父面前誇過大話，誰知和人家動起手來，非但未能取勝，幾次還差一點敗在人家掌下，不由動了幾分嬌性，安心要把對方敗于掌下才肯甘心。

這時見應之元拿穴手來得疾快，小心眼內已有主張，看他掌到，仍是裝着毫不知情，待應之元指尖幾乎已經挨到了她的脈門之上的刹那，她竟然把指尖向上一挑，突現掌心，用足內力，霍地向外一登。

這種突然現掌的打法，名叫「巧打如意樁」，簡直是令人沒有防避的餘地，可謂之厲害之極，向枝梅掌力一現，應之元

不由長嘆了一聲。

當然這時候，是不容許他有嘆息的餘地的，於百分危急之下，他倏地向後一個倒竄「金鯉倒穿波」，身形反穿而出。

等到往下一落，他的臉色一陣鐵青，全身元氣竟簌簌一陣急抖，這時向枝梅早巳含笑縱身而出。她口中笑嘻嘻的道：「應兄又承讓了。」

一旁的黃山異叟也呵呵笑道：「老弟！你下手太忠厚了……」

應之元此時一陣心寒，從頭到脚只覺得一陣冰冷，他低頭看了看，自己落脚處，竟是遠超出所劃的圈子以外，想到了自己半生英名，竟會輸在一個小姑娘手中，這個臉可往什麼地方放？再說還有什麼臉去向人家求婚？這一刹那，他所感覺到的眞是羞，忿，氣，怒，失望……差一點淌下淚來！

雖然他自信自己兵刃上的功夫，定可爲自己找回臉面，可是三陣比武，自己巳輸其二，還有什麼臉面再與人家比兵刃！

想到此，勉强忍着內心的傷痛，對一旁的向枝梅，抱拳正色道：「愚兄不知自量，尙乞姑娘不要見笑……」

他頓了一下，臉色更是一片灰白，遂又道：「姑娘可肯把方才賜教的那套掌法的名子，告訴愚兄麼？」

白枝梅臉色微紅道：「小妹一時逞能，應兄千萬不可介意……實在說，你的功夫比我純多了！」

應之元苦笑了笑道：「姑娘再如此說，愚兄眞無地自容了，愚兄實在是羞慚無地，只求姑娘把方才那套掌法賜告，愚兄當永記心肺，只祈他日再會姑娘時，能雪今日之恥！」

他緊緊咬了一下牙又道：「當然……我是沒有什麼別的意思的……」

向枝梅見他如此，心中益發難過，眼圈一紅，差一點要哭了，她顫抖的道：「你這又是何苦……？是你自己要和我比着玩的呀！」

應之元看了一旁的葉彤一眼，訕訕道：「姑娘不知我內心深意，等一會可問令師，便知愚兄比武……只是，現在什麼也不必要談了，我眞是在痴想。」

說着冷冷一笑，向枝梅此刻眞似身墮五里霧中，她挪近身子怔怔的看着黃山異叟，這老頭子只是微微的笑着，他點了點頭道：「妳不要急，等一會再告訴妳！」

說着他自己又轉向一旁木立的應之元，點了一點頭便道：「老弟台，你不要灰心，武功一道，是永遠沒有止境的，你能記住今日之恥，日後才有驚人的造就，老夫師徒一年內，尙不至離開黃山，即使遠離，日後在江湖上總不能沒有見面之日，老弟……」

他說着不由嘻嘻笑了幾聲，又接道：「小徒所施展的那套功夫，正是老夫半生精心獨創的一種掌功，名喚『蝴蝶散手』，當今武林，尙無人知，老弟，你是第一個知道的人。」

他說着又微微一笑，隨手抽了一口烟，露出一副趾高氣揚的得意神態！

應之元想不到葉彤，竟會對自己說出這種話來，當時只得長眉一挑，正想反唇相譏，可是轉念一想，自己連人家徒弟都打不過，還有什麼臉再與他鬥口？想到此，不由長嘆了一聲道：「既如此，弟子告辭了！」

他目光不自然的又向一邊秀眉微顰的向枝梅看了一眼，後者那婀娜的嬌軀，多情的目光，令他益發感傷不已，只是這個地方，他再也不能停留了。

他對着黃山異叟深深一拜，又朝着向枝梅拜了一下說道：「愚兄走了，姑娘救命之恩，愚兄永世不忘！」

他說着身形顯然搖搖欲倒，顯得不勝傷心，向枝梅朝他吶吶的道：「你！這就要走了麼？」

應之元點了點頭，他眼睛幾乎不能再多看這姑娘一眼，因爲她太美了，太能誘惑自己了。

想到此，應之元把心一狠，倏地騰身而起，在這黎明的早晨，他就像一隻怪鳥也似，倏起倏落，直向山崗之下翻去。

孤峯上的師徒二人，目送着這失意的青年走遠了，他二人表情不同。

黃山異叟是拈着長鬚微笑着，而冷魂兒向枝梅，却是微微的低着頭，她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這陌生青年人的離去，彷彿帶走了她一樣極爲心愛的東西似的，她說不出爲什麼這麼難過，只覺有一種莫名的惆悵失意籠罩着她，令她想哭。

自從隨師在黃山學藝以來，這漫長的七年，她一直是一隻活潑天眞的小鳥。

她從來不曾與任何陌生人接觸過，在她純潔的心靈裏，並不曾知道人生會有一個「情」字，這一個字的意思，就是要把一個男人和另外一個女人拉到一塊去的。

她只是天天過小鳥也似的生活，黎明看日出，傍晚看日落，刮風，下雨，下雪，打雷……這些天籟，這些自然的交響樂，曾伴着她過了一段極長久的少年時光，在她的腦子裏，除了這個「師父」之外，她不曾認識另外一個異性人，什麼是愛，什麼是兒女之情，在他來說，還是分不清的。

今天，這個並不算太年輕的青年，來到黃山，他闖進了她一直封鎖着的心畦裏，起初那像是很微妙地，因爲她並不能深切的瞭解，瞭解到這是爲什麼？

可是當離開了這個青年之後，她才感到內心有了波動，可憐的孩子，她在無知無覺之間巳落入到了感情的陷阱裏面了。

也許生死掌應之元並不是個所謂的「美男子」，可是在向枝梅接觸的範圍之內，他的確算得上是一個英俊忠實的青年。

今天這個英俊忠實的青年走了——在她看來，那是因爲她的關係才走的，這在她來說，又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

因爲當她目送着他背影完全消失之後，她的心酸了，她眞不明白？試想：突然而來，突然而去，他那親熱加上冷漠的舉止，這又是爲什麼呢？

想着她翻了一下那雙美麗的大眸子，看着一邊的黃山異叟，她不解地問道：「師父，那是爲了什麼呢？」

黃山異叟葉彤，長嘆了一聲，也許他認爲，現在巳失去了再隱瞞她的必要了。

他微微笑道：「孩子，妳知道，這姓應的好好的又爲什麼要和妳比武呢？」

向枝梅茫然的搖了搖頭，葉彤苦笑了



笑道：「老實對妳說，那是來向妳求婚的啊！」

冷魂兒向枝梅不由臉色一紅，她嘴唇微微顫抖的，羞澀的道：「求……求婚！怎麼會呢？」

黃山異叟葉彤哈哈大笑道：「怎麼會？好糊塗的孩子……」他閃爍着那雙光亮的眸子，恨聲道：「孩子，我不是早就對妳說過麼？江湖上像他這種人多得很，他們看見漂亮的妞兒，就想追，就想弄到手，嘿嘿！這應之元就是這種人。」

向枝梅不由羞得低下了頭，雖然她以爲應之元並不是這種人，可是師父這麼說，她却不便置詞，她內心這一刹那，可又有另一種微妙之感了。

她羞，她喜，她失望，她……總之，那是一種極爲複雜的感情因素。

一個女孩子聽到這種話是很羞的，人家以爲她美，以爲她漂亮，這不是很值得可喜的麼？可是他到底走了，又爲什麼不失望呢？

葉彤冷笑了一聲道：「他居然胆敢在老夫面前，直接向妳求婚。」

向枝梅不由猛然抬頭，向他看了一眼，她嘴唇動了動，可是並沒有說什麼，她於是又低下頭，葉彤頓了一下，却又接道：「我因爲見他居然有此胆量，所以才給他一個難題。」

他揚了一下那兩彎秃眉，帶出一些笑容，顯然他對於自己的處置，認爲很滿意的，可是向枝梅却顯得不安極了，她忍不住小聲問道：「師父怎……怎麼說呢？」

葉彤哈哈大笑了兩聲道：「妳還不明白麼？是我的意思，去叫你們二人比武的啊！」

向枝梅呆了一呆，現在她一切都明白了，她看着師父，臉上强作笑容道：「師父爲什麼不早告訴我呢？」

葉彤哈哈笑道：「我要是早一點告訴了妳，一來是怕羞了妳，再者……」

說着他笑了笑，並沒有把話接下去，向枝梅不由又紅了臉，她內心這一瞬間，眞是有說不出的感覺，眞想哭，可是師父在面前，她的淚是掉不下來的，她茫然的用手掠了一下散在面頰的頭髮，欲笑又愁的看了師父一眼道：「這人眞是何苦？」

葉彤笑了笑道：「妳這丫頭應該慶幸，我還有一件事瞞着妳呢！」

枝梅翻了一下眼睛，遲遲的道：「還有什麼事？」

黃山異叟微微一笑道：「妳以爲這位應之元的功夫眞不如妳麼？」

向枝梅怔了一下道：「方才不是巳經比過了麼？」

葉彤笑着搖了搖頭道：「那妳可完全是錯了，實在的告訴妳吧，孩子……」

他微微把身子彎在枝梅身前，聲音放得低了一些，雖然四週並沒有任何人，可是他仍是顯得有些虛心的道：「事情是這樣子的，今晨我在和他擊掌盟誓時，暗中以『有相神功』把他的陰脈傷了，是以功力才會減了三成，否則，孩子，那一陣的輕功妳能勝得了麼？雖然掌功上妳仍可以勝他，可是兵刃之上，以我看來妳還是稍差一籌。」

黃山異叟詭笑的點了點頭，向枝梅不由全身一涼，她忽然覺得師父太卑鄙了，太下流了！

這種感覺還是她從師以來，第一次對師父有的感覺，她氣得身子有點發抖，那表面矜持的一點笑容，也隨之消失了，她往前走了兩步，輕輕嘆了一聲道：「回去吧。」

黃山異叟愛徒心切，可說是無微不至，却不知道，這無意之間的一句話，却失去了這個徒弟，失去了這徒弟原有的感情，雖然他破壞了應之元的幸福和希望，原來是想建立起更穩固的師徒之情，可是他怎知，從這一天開始，他竟是失去了這份原有的感情。

在枝梅的印象裏，這個一向爲她尊敬愛戴的老人，在她心中的偶像地位，完全崩潰了！

她在回家的路上走着，緊緊地低着頭，想起來，她眞想哭。她想：「師父這麼作又是何苦？他爲什麼要反對人家愛我呢？這是爲什麼？」

她脚下加快了步子，自己很快的往家裏走着，葉彤不由眉毛皺了皺，他心中想：「奇怪，看樣子這小妞兒，似乎挺不對勁似的，她爲什麼呢？」

就在他師徒二人腦中都存着一個「爲什麼？」的時候，那位先天無極派掌門人應之元，却正飛也似的往山下疾馳着。

他滿胸腔積着失望，羞恥與忿怒，這些因素，在前一日上山來時，是絲毫沒有的，他是輕輕的來，却是重重的回去。

一個江湖中人，是很愛惜自己的名譽的，更何況是個巳成名的人物，雖然他敗在向枝梅手中，除了黃山異叟一人以外，幾乎沒有任何人知道，可是這到底總是一項羞恥。而且這種羞恥，令他永世難忘，與日俱增。

也就在那個時候，這位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失踪了。

他躲到一個無人的深山裏，日夕苦練着功夫，他腦中天天回憶着那天與向枝梅比武時的情景，尤其是對於向枝梅用來致勝他的那一套「蝴蝶散手」，他下定了決心，務要自己首創一套功夫，這套功夫要用以對付向枝梅的蝴蝶散手，而且要取勝它。

他的苦心終於實現了，可是那却在五年之後。

這套新創的功夫，也就是五十年之後傳授丁裳的這套「追星拿月手」。也就是在他潛閉關創功的時候，江湖之中出現了一個嶄亮亮飄忽忽的女俠客。

各位不難想到，這位女俠客，正是冷瑰兒向枝梅，提起她來，也會叫人鼻子酸酸地，爲什麼呢？原來她自應之元走後，勉强又在黃山住了一年多，這一年多的時間，對於她來說，那眞好像是監牢生活一樣，因爲她巳失去了對葉彤的愛戴和信仰了。

同時她內心偷偷的戀着一個人的影子，那人只是和她一日之交，可是却佔了她的一生。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葉彤遠行關外，囑她看守門戶，可是她違背了這個教養半生的師父，她竟偷偷留下了一封信自己溜走了。 （未完）

武器科技

# 導彈預警和超視距雷達

刀戈

當我見到了「千里眼」這三個字時，很自然的就會想起了雷達。雷達之所以能夠探測到千里以外的目標，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因素就是因爲它有一副敏銳的天綫。即使是性能最好的雷達，如果沒有天綫，這就像一個十八般武藝件件俱能的人一樣，沒有了眼睛和耳朵，那麼他有天大本領，也沒法施展出來。

雷達天綫的形式，眞是五花八門，但是，如果從電磁波的發展方式來講，那麼反射器式的天綫，在林林總總的雷達天綫中，是佔盡優勢的。

什麼是反射器天綫呢？它有什麼特點呢？

現在，我們就從手電筒的反光碗談起吧。夜晚，當你亮起手電筒時，一束亮光立刻就會從手電筒裏直射出來，使數米之內的東西，清晰可見，但是，你可曾想過，一只小小的電池所發出的散射光，是很微弱的，不會照明得多遠，然而，爲什麼把它裝入手電筒裏面之後，它却能够放射出一束明亮的光柱呢？同時，照射距離也成倍的增加了？要解釋這個問題，相信唸完了小學的小孩子，他也會告訴你，這全憑手電筒裏面的反光碗，它將散射光加以集中，並定向的反射，從而增加了光的亮度和照射距離。於是，人們便根據這個原理，製成了反射器式的雷達天綫。

電達發射的電磁波，和光波相比，只不過是波長有點差別而已，光既然能够聚集起來變成束，增加照射距離，那麼，電磁波能量，同樣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如果雷達天綫給人隨便地做成一個形狀，用於發射電磁波，那就只能像小小電珠沒加上反光鏡一樣，沒有多大的功率，以及實用價值。人們爲了提高雷達的探測距離，從而使它具有很强的方向性，根據電磁波的傳播特性，製成了另一種天綫，那麼，這一種天綫（或叫鏡面天綫），就是目下雷達天綫中，應用範圍最廣，數量最多的一種形式了。

這種天綫由兩部份組成：即電磁波輻射器（相當於手電筒的電珠）和反射器（相當於手電筒的反光碗）。雷達發射機產生的高頻率電流轉換成電磁波後，經波導管送到輻射器，再由輻射器「投」向反射器，當電磁波碰到反射器後，由於反射器「凹」面的聚光作用，便會將電磁能量「集中」起來，並向同一方向進行輻射。因此，大大提高了天綫的方向性和雷達的探測距離。

反射器的形狀和結構形式，因雷達的用途不同而各異。這是因爲不同用途的雷達，對電磁波在空間的分佈有不同的要求，也就是說，不同用途的雷達，需要不同形狀的波束。而各種不同形狀的波束，却是靠着各式各樣的反射器來產生的。比方，有些反射器，可以形成垂直於水平面的扇形波束，有些反射器，則可以形成和水平面平行的扇形波束，更有一些反射器，則形成軸對稱的「鉛筆形」波束。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雷達已成爲現代戰爭中極其重要的裝備。爲了有效地應用電磁波能量，將能量輻射到所需要的區域中了，因此，根據雷達用途的不同，研製了各式各樣的天綫，爲求得到不同形狀的波束。

警戒雷達主要是提供目標的方位和距離。要求波束在仰角方向上很寬——三十度至三十五度。這樣，天綫在旋轉時，波束能同時掃過三十度至三十五度的仰面範圍，而在方位角方向上，爲了準確地測量目標的方法，便只好要求波束越窄越好。根據這個要求，警戒雷達天綫，多造成扇形。波束的水平掃瞄，靠天綫的三百六十度旋轉來實現，而波束的俯仰，則靠改變輻射器和反射器的相對位置來完成。

測高雷達主要是測目標的高度，所需波束的形狀，正好和警戒雷達相反，波束的水平方向上角度要大，而在垂直方向上則角度要小。波束的上下掃瞄，靠俯仰擺動反射體來實現。對於不同方位上的目標，便要靠旋轉整個天綫去對準目標。

目標跟踪雷達主要是對目標實施跟踪，因此，這就要波束在水平，垂直方向上的角度都要極小，並要以波束軸爲中心對稱地分佈。整個天綫在同一時間內，既能三百六十度水平旋轉，又要能做一定的俯仰動作，所以這種雷達的天綫的反射器，多做成拋物面狀。

以上介紹的幾種典型的反射器雷達天綫，都是就它的用途而言的。由於雷達天綫都是暴露在外面的，所以，從天綫便知道那裏有沒有雷達，而由天綫的外形，更可以察知那副雷達的用途。因此，觀察天綫外貌，是進行雷達偵察的一種重要的手段。

我國古代長城上，每隔十里有一座烽火台。一旦這些烽火台一個傳一個的燃起烟火，鎮守邊關的將士便知道敵人來犯，這是古代的一種預警方式，但是，隨着人類的進步，科技的突飛猛進，這種預警方式自然要受到淘汰了。

飛機的出現和由於軍事目的之後，隨即便出現了空中的預警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雷達的問世，把上述的問題算是解決了，但是，敵我之間的對抗中，任何一方都希望取得更有利的條件，於是，爲了對付雷達的警戒，飛機便提高速度這方向發展，目前，飛機的速度已經是音速的兩三倍了，高度也在向「超高空」「超低空」兩個極端發展，而現在的導彈的速度，甚至高達音速的二十倍。在這種情況下，普通雷達已不能勝任預警工作。必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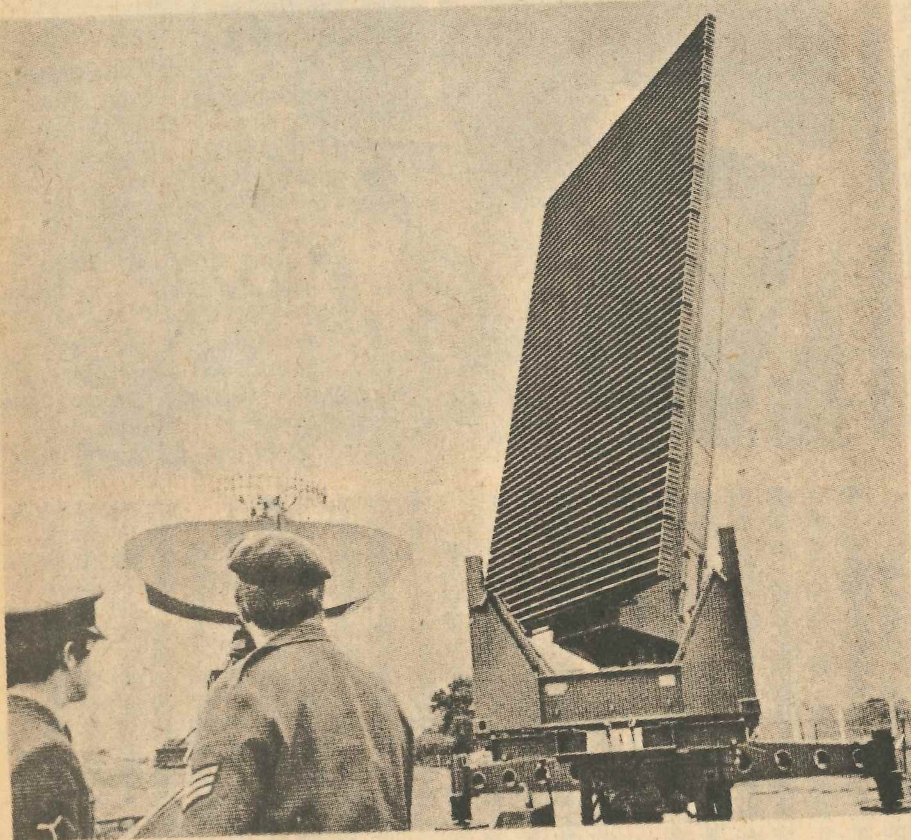
採用新的方法，或研製新的雷達，來解決對導彈的預警問題了。

目前，洲際導彈的射程，一般都在八千至萬二公里之間，導彈從發射到命中目標，最多只需三十多分鐘的時間。在這麼短促的時間裏面，能不能儘早發現來襲的導彈，快而準地進行攔截，對防禦一方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撇開別的不談，現代化防空系統中的預警系統就是來襲導彈難闖的第一關。它們之間競爭最劇烈的是時間的爭奪。進攻一方盡量想推遲導彈被發現的時間，甚至要求做到「一經發現，已在目前」的優勢，而防禦一方恰好相反，恨不得「導彈一出，已在眼底」的成功。事實上，導彈被發現的「遲」與「早」，決不是一廂情願的事。因爲預警時間長短，與警戒雷達，導彈之間存在一定的關係。

預警時間，即雷達發現來襲導彈至導彈命中目標這一段時間，很明顯，預警時間的長短，一方面取決於雷達的探測距離，另一方面和導彈的飛行速度，高度也有直接關係，而警戒雷達探測距離的遠近，除決定於本身的性能外，還取決於來襲導彈的高度。導彈飛得越高，警戒雷達發現距離便越遠，所提供的預警時間便越長。

洲際彈道導彈的飛行高度一般在一千至千三公里之間，這就決定了超遠程警戒雷達的最大發現距離約爲五千公里，而所提供的預警時間爲十五分鐘左右。十五分鐘對攻擊一方來說，認爲導彈發現的時間是太長了，這是很容易遭到攔截的。防禦一方則會感覺到預警時間太短，不易攔截，於是，進攻一方爲了降低對方雷達的效能，進一步推遲導彈被發現時間，在降低導彈的高度上便煞費苦心了。但是，對洲際彈道式導彈來說，簡單地降低高度是不行的，因爲這種導彈的「高」和「遠」，是相輔相成的，換句話說，要飛得遠，便要飛得高，降低飛行高度，必然導致射程的縮短，**爲了解決這一矛盾，六十年代末期**，出現了「部份軌道式」的轟炸武器。它的發射和命中目標的過程，便和人造地球衛星極其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它環繞地球半個圈，到達目標空域時，便脫離衛星軌道，重返大氣層襲擊目標。它的飛行高度在一百五十至二百公里，所提供的預告時間祇有兩分鐘左右，要進行攔截，談何容易？**因此，這對防禦一方，又提出了**新的挑戰。那麼防禦一方怎樣來應戰呢？人們曾經使用過同步預警衛星來監視導彈的發射，但這同樣有一個很大的弱點，那就是，衛星一旦進入軌道，它的各種參數便不能再更改，原因是這可能會給對方掌握了規律，無法避開監視。



美國最新配備無射角位 移線性早期警戒雷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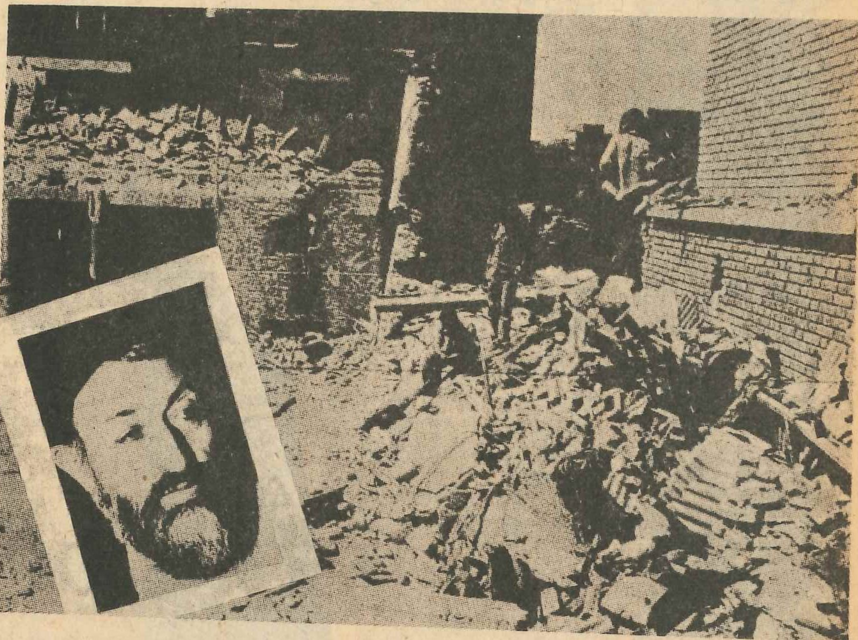
爲了對付部份軌道式導彈，於是人們便研製上了「超視距」雷達，超視距雷達有什麼特別的性能呢？這種雷達的「視綫」可以轉彎，這是其他雷達所望塵莫及的，原來普通警戒雷達都工作於超短離波段，所發射的無綫電波都能穿過電波層，跟着消逝於茫茫宇宙中，只有碰到目標時才有一部份電波反射回來。但超視距雷達所使用的無綫電波，頻率較低，一般在二至六十兆赫之間，這種頻率的無綫電波碰到電離層時，立刻被反射回地面，這一次反射就能使超視距雷達的探測距離不受地球曲率限制，達五千公里左右，如經電離層兩次反射，即可探測到八千公里處的目標，這麼一來，只要導彈點火發動，離開發射台，防禦一方自動化防空指揮系統的空情顯示屏上，便可以得到這枚導彈的發射方位，距離等粗略數據。由於超視距的雷達的特殊「視力」提供了導彈從發射到命中目標的全部時間，因而便於組織攔截。

超視距雷達雖然有它的獨到之處，但也有它的弱點，它無法驗測洲際彈道導彈在電離層上邊的中段彈道情況，同時本身探測精度也不太高，因此，它必須和其他預警手段相配合，才能够組成完整的預警系統。（取材自ORDNANCE KNOWLEDGE。）

# 伊朗共和黨總部大爆炸

釀成六十九名政要喪生，現場夷爲平地，拯救人質，疲於奔命。

·瓊珠·



枱上的電話鈴鈴作响，我望望手上的錶，時間是半夜三時多，報館裏的人已經走得一乾二淨，我若不是要趕份稿明天交貨，早已回家蒙頭大睡。我心想可能是打錯，但依舊拿起來聽聽。

「喂！誰啊！」對方沒有聲音，「喂，喂。」我開始有些不耐煩了，正想放下聽筒時，對方開腔了。

「明天會有一場很精彩的戲上演，演員是那班國會議員。」對方的聲綫有些嘶啞，我甚至分不清是男還是女，我急忙問下去：「什麼戲啊，怎樣精彩啊！」

「明天你便知道。」對方說完便立刻掛斷了電話，我還想爭取最後的幾秒，「你是誰啊！喂，喂！」電話只傳來一陣胡胡聲，我無奈放下了電話，開始利用我的推想力來尋找答案。

我是本地新聞版的記者，對本地政客的一切活動當然是瞭如指掌，我查看紀錄發覺明天是有一個重要的會議，消息來源是非常可靠的，明天將會有一班共和黨領袖在總部開會，除了這段資料是有關外，其餘沒有什麼特別會議或聚會的消息了。

我心想會不會來電就是指這次會議呢？難道那人知道明日會議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捉到了班尼沙？站在記者的立場，我猜想那人不會是隨便打電話來搗蛋的，說不定明天有一大新聞，我決定明天晨早就去看看情況，於是便將稿子寫完，便回家休息了。

我晨早就駕車來到伊斯蘭共和黨總部的門前附近，看看有什麼動靜。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共和黨多名的領袖先後進入了總部，這班人平時是難得一見，我想我的猜測不會錯了，不久，甚至著名的第二號頭子比希殊提也坐車子來到總部，除了高美尼外，他的權力是最大的了。我一直停車在遠處觀看，這樣的場合暫時是不宜露面的，待他們開完會後，或許有些收獲，於是我一直在三四幢樓的距離處守候着。

大概等了半個小時，我有點倦意，心想他們不會這麼快開會的於是我便打盹起來。

「砵！砵！」幾陣震耳欲聾的巨响，令我整個人驚醒起來，睡眼惺忪地四處張望發生了什麼事，恍然發覺前面那幢共和黨總部已不在眼前，雖未完全夷成平地，但已經碎瓦遍地，我大叫地來：「天啊，爲什麼會這樣的？」

我立刻衝出車外，跑前看過究竟，這時正是一片混亂，救命聲，尖叫聲，呻吟聲混成一片，我什麼也不管，提起相機就拍攝珍貴鏡頭，看情形，死難人數着實不少，我趁機會打電話回報館，通知他們加派人手來採訪，只希望能比其他報館先報導。不多久，救護人員和搶救部隊來到，希望能搶救那些壓在瓦礫下的人。

正在一片忙碌之際，我見到一個熟識的共和黨總部職員，於是立刻走上前去，將他拉到一角，便追問他：「剛才是不是正在開高峯會議，共有多少人啊！」

「老友，我不知啊！」

「帮帮忙啊，我不會將你的名登出來的，是不是老二也在場啊！」

他望望我，見我這樣問他，便猜想到我可能已知一二了，於是便答道：「應該是的，不知他有沒有危險呢？」

我再追問下去：「那麼一共有多少人開會？」

他沉重地回答說：「大約有九十多人啊！」

我驚叫起來：「什麼，九十人，天啊，那就死得人多了。」

「你知不知道是開什麼會啊？是不是捉到班尼沙啊！」

「誰告訴你的了，只不過是很普通的會，是討論通貨膨脹吧了！」

「是不是有人放炸彈啊！有人打電話威脅你們嗎？」

「我也不知道，聽到幾聲巨响，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你爲什麼會沒有事的？」我奇怪地問。

「我剛從外面公幹回來，幸好遲了一步。」



我差點忘記了問：「高美尼在裏面開會嗎？」

「我不知啊，不過我出來時，剛遇見比希殊提。」

看情形這個極重一時的最高法院院長性命難保了。

我一班同事這時趕到了，我採訪得的初步資料也足够頭條號外的了，於是我先趕回報館寫稿，而我的同事則留在現場，看看死傷的結果如何！

我回到報館，將大概情形報導過後，便立刻執筆，當我正考慮好不好將收到電話的事公佈出來，猶豫不決時，枱上電話响起來，我想一定是在現場的同事有新的消息了，趕忙接聽。

「我們是『國民平等黨』，今天伊斯蘭總部的炸彈是我們做的。」說完電話便掛斷了，我拿着電話筒，眞後悔爲什麼自己反應那麼慢，應該拖延他一些時候，起碼問問他炸彈究竟是放在那裏。

不過這電話帮助了我作出決定，既然有秘密團體肯認賬，事情就好辦了，我正想動筆時，我的同事的電話終於到了。

「大概死了六十八人，個個都是執政黨的要人，我讀讀幾個給你聽，我親眼看到他們的屍體。」我同事興奮地說，但卻給我截斷了。

「高美尼在不在那裏？比希殊提有沒有死掉啊？」我心急地問道。

「老大沒有來，而老二的屍體掘了出來……」

「喂，你的稿弄好了沒有，快啊，快啊！」我聽不見同事說些什麼，只聽到老編催稿，於是我一手握着電話筒，一手下筆如飛地趕稿。

當日稍後時份，國務部宣佈召開記者招待會，我當然是座上客了。

國務部長兼政府發言人那巴維出席主持這個記者招待會了，他說了許多無關痛癢的哀慟說話，有些記者聽得不耐煩，便一矢中的地發問。

「請問到目前死傷人數有多少？」

「共有六十九名獻身於革命的人喪失了生命！」

「請問是爲什麼會發生爆炸的，捉到任何疑犯嗎？」我不甘後人地搶着發問。

「據初步調查所得，是有人將一枚重三十公斤（六十六磅）的炸彈放在隔隣的建築物，那炸彈炸毀了伊斯蘭共和黨總部。我們沒有捉到疑犯。」

「會不會是班尼沙所主使的？」

「可能有人會事前通知班尼沙，但相信他沒有勢力做這種事。」那巴維肯定地說。

「我們收到一個稱爲國民平等黨的組織來電，說是他們幹的，你知道他們是什麼組織嗎？」有一個同行大聲地問道，似乎在示意他們有最新的資料，但其實有許多間報館和通訊社都收到同樣的電話。

那巴維冷冷地說：「我們沒有收到這樣的消息，也不知道這組織的成員是些什麼人。」那同行得到這樣冷冰的反應，頓覺沒趣坐下了。

那巴維似乎急於結束記者招待會。「到目前爲止，我們只有這些資料，有更進一步的消息才告訴大家吧！」

我們一班同行老友散會後便約定晚上見面，談談這次的大爆炸，現在大家都要趕回報館寫稿呢！我在途中收到通知，一大羣人在德黑蘭市中心示威，於是我又要立刻趕同現場。只是那裏有數以千計的人羣，原來都是擁教士派的，他們抗議炸彈事件，那班示威者高舉比希殊提的肖像，高喊：「高美尼，我們等你下命令啊！」革命衞隊乘車在示威羣中穿插企圖維持秩序。那羣示威者分作若干批，每批四千至五千人，男人領先，婦女殿後。兩旁還有數以萬計的伊朗人冷眼旁觀地在看示威。

高美尼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於是倖免於難，當日下午他對全國發表演說：「此次爆炸是革命的反對派幹的，他們直接攻擊革命的最忠誠僕人。」

他又說：「革命反對派企圖把比希殊提形容爲獨裁者和暴君。」高美尼稱讚比希殊提說：「他所獻出的不只是烈士精神，稱他爲烈士還感遠遠不足呢！」

這位八十一歲的高齡的領袖激動地說下去：「誰是那些藏匿起來的人？他們是人還是不敢露面的畜牲，他們派遣其他人的兒女從事破壞。」

他繼續說：「數名親愛的人壯烈犧牲不能迫使國家後退，軍民將更團結，國家的呼聲將加强。」

高美尼的一番演說使街頭示威者的情緒更激動，甚至有極端的份子穿上黑色恤衫和揮動着比希殊提的畫像，乘坐電單車疾駛經過大街，整個市中心的羣情洶湧，而我們這班記者就眞是疲於奔命，好不容易，將稿弄好了，便去與老友聚聚，發發牢騷。

我們一羣記者在酒吧裏，坐在一角便肆無忌憚地大談政局，你一言我一語，好熱鬧。

有人說：「左派份子今次遭殃了，一句『反革命份子』就槍斃幾個，好戲還在後頭哩！」

「這個月來已經處決了五十多人了，教士派剷除異己簡直是殘暴。」

「以殺戮法官聞名的比希殊提，都總算是殺得人多，今次輪到自己了。」

「總理拉扎今次眞够運，早走兩分鐘就逃出生天了！」

「卡曼尼教長上星期又是行好運啊，稿炸彈放在錄音機內是够聰明的了，可惜功虧一簣，他只受重傷，死不掉！」

「看情形，遲早會大開殺戒，看那一派奪得勢力了。」

「你們猜班尼沙有沒有份策劃呢？」

「你不如猜猜班尼沙現在究竟藏在那裏還好哪，猜中了包你升職！」

「你不如大字標題說這件爆炸案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和以色列組織策劃，由伊朗人下手還够刺激哪！」

「其實現在天天都有大新聞，已經做到筋疲力盡，還攪這樣的新聞，就算中央情報局不派人暗殺你，拉扎看得起你，給你做新聞官，都恐怕沒有多久便丢官，連命也不保啊！」

「現在風頭火勢那麼猛，還是安份守己地報導新聞好了，爆內幕還是避避爲佳，我們死了沒有人會舉着肖像進行示威的啊！」

（完）

內幕揭秘

# 蘇聯間諜網之來龍去脈

## 人數超過七十萬 開支五十億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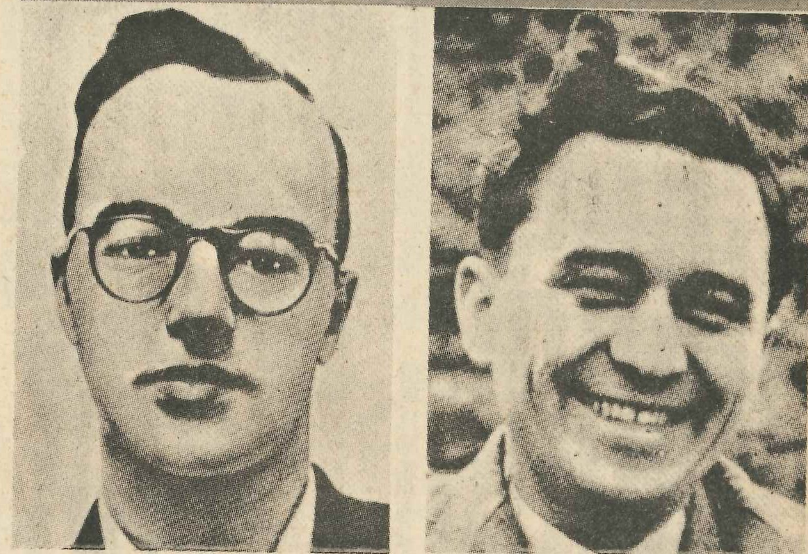
·張翼·

間諜組織是每個國家最重要，又最神秘的機構，我們看那些間諜影片、小說時，都覺得那些間諜是才智超人，組織又是無孔不入的。事實上究竟是否這樣呢？

間諜組織完善莫過於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蘇聯的秘密警察（KGB）及英國的M—五。當然，其他國家亦有本身的間諜組織，但他們多是名不經傳。

全球各國間諜組織以蘇聯KGB規模最大。他們除負責內部保安外，亦負責蘇聯在外國的間諜活動，其權力之大及資源之豐富，實非任何其他組織能與它相比。

至於KGB究竟擁有多少人員，至今仍然是個謎。但據一位變節的KGB特務透露，單是顛覆部門就有二萬五千多人員，總人數可能達七十萬人。



由蘇聯KGB訓練的名間諜郎賽德（右）及符兹博士（左）

KGB相信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人，祇要加以完善的訓練，都可以成爲一個一流的間諜。而事實上他們在挑選和訓練間諜時眞是落足功夫的。當KGB挑選了適當人選並計劃將來派他往那個國家工作後，他們便嚴格地訓練他學習有關該國的語言及習俗，而受訓的期間往往長達十年。

KGB的訓練學校遍佈蘇聯境內，而其中最著名的是位於裏海以北的一個城鎮。該訓練學校主要是訓練派往英語國家工作的間諜。學校分爲多個不同的部份，每個部份就是代表其中一個英語國家。

學員在學校裏的日常生活，衣着、語言等全都是模仿那個國家的情況，當他們日後被派往該國工作時，一舉一動都已成習慣，便絕不會在小節上露出馬脚。

在這間訓練學校出身的著名間諜有哥頓．郎賽德。他被派往西歐，以英國商人的身份出現，他的身份直至一九六一年因砵蘭間諜網事件而被揭穿。後來他被英國政府用作交換一名在西伯利亞勞改營的英國商人。一九七〇年他死於心臟病，但他生前在西方的活動仍然是個謎。另一個在這間訓練學校出身的著名間諜是雅栢上校。他在西方國家從事間諜活動達三十年之久，結果他的眞正身份無意中被人發覺，結果亦被用作交換間諜。但他返回莫斯科後，立即出任KGB英美組的負責人。

除了間諜活動外，KGB尚有一個反宣傳組織，專門對付西方的傳播界，破壞他們的可信度。近年來，KGB亦插手於西方國家的壓力團體，例如反核子武器的組織及人權組織等，利用這團體來向西方國家和親西方的國家施加壓力。

據可靠情報指出KGB的組織大致可分爲三大部份，即行動，專業和支援。

行動部門包括有內部反間諜，外國情報，武裝部隊反間諜，邊境部隊，政治部，經濟部，運輸，監察，通訊，特別調查，克里姆林宮警衞及原子能部門。

專業部門包括有行動檔案及資料室，技術室，證件僞造室，電訊室，電話偸聽室，報刋管制室，行政及供應室，人事室，訓練室，政府通訊室及克里姆林宮通訊室等。

支援部門包括有財政科，養老金科，衣物及物品供應科，武器及裝備科，醫療科，交通科，宿舍分配科，營造科及農業科等。

一般人都以爲所有的蘇聯間諜活動都是由KGB統籌的。但事實却並非如此，蘇聯尚有另一個間諜組織稱爲GRU，直譯爲紅軍情報部，是由軍方主理。

GRU是世界上規模僅次於KGB的情報組織，它在蘇聯境外的情報活動並不失色於KGB，而且是獨立的。所有GRU的成員均來自紅軍軍官學校。

GRU是隸屬紅軍參謀總部，蘇聯人民對這個間諜組織所知並不多，很多莫斯科的居民看到一些小汽車掛着一個喬治亞的車牌，在號碼後有GRU三個字母而感到大惑不解。GRU所從事的間諜活動中，有不少卓越的成績，其中佼佼者包括有偸取得原子彈的秘密，和準確地預知納粹德國發動對蘇聯戰爭的日子。

最近一些變節蘇聯間諜指出，GRU從事國外間諜活動的經費比KGB還要多出數倍。這令西方情報機構難以入信的。



GRU能取得幾乎毫無限制的經費主要原因是——所有與國防有關的西方科技的情報全由GRU包辦，它爲蘇聯的國防工業引進西方的科技。

每一年，蘇聯的軍事工業委員會向GRU發出一本厚達五百頁的「需求書」。該委員會包括有十五名政府部長及參謀長和軍事情報局局長。「需求書」內詳列着蘇聯急需的西方科技和國防設備。

「需求書」內所需的科技及國防設備有一半是電子和太空科技。

「需求書」又列出授權GRU非法採購每項物品或藍圖的費用。今年授權GRU可用一百五十萬鎊（約合一千五百萬港元）收購有關英國百夫長坦克車的資料。



蘇聯審訊美U2機師鮑華

但「需求書」內亦列明有些械材是不惜任何代價，其中包括有美國太空穿梭機的一些組合機件。

GRU與KGB雖同是蘇聯的間諜組織，爲同一個國家政府效勞，但兩者間的競爭却很大。每日早上六時，兩個組織都要向蘇共中央委員會的行政部呈交一份情報大綱，而行政部就兩者的報告作出衡量，以決定兩者中誰做得較好。

這兩個間諜組織在海外活動時，均以當地的蘇聯大使館爲大本營，但GRU和KGB的間諜却不會交換情報，他們把自己所搜集得的珍貴情報單單據爲己用。

但最諷刺的是——GRU的主管通常竟是KGB的前任副主管。

早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列寧便下令成立一個統籌軍事情報的機構，當時該機構是隸屬於秘密警察頭子布芝寧之下的。

自此後軍事情報機構便一直由秘密警察主管，祇是在一九五〇年代，史太林剛去世不久，GRU曾一度由史坦恩哥將軍主管，當時的參謀總部希望能藉此重振軍隊在克里姆林宮的影響力。

以往西方的觀察家認爲GRU由KGB前任人員主管的原因是，國家安全委員會要控制GRU。但根據最近的變節間諜指出，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

蘇聯的領導階層的體系是分工但不合作，挑選一個局外人來管理GRU主要作用是防止野心勃勃的軍方將領爲了增加自己的權勢而犧牲了黨的領導人。

同時KGB的前任人員負責管理GRU時少不免會遇到兩個組織傾軋的情況。而在此情況下，GRU主管通常會念舊情，不多不少賣點賬給KGB。

GRU總部職員人數已達五千人，他們全是專家。他們的工作不單包括控制在國外工作的間諜及非法的通訊網，同時亦管理東歐國家的軍事情報單位。除了總部的職員外，GRU尚有十萬名其他僱員，分別派駐在每一個軍區及四個海上艦隊。

GRU總部下有廿四個分部。每個分部相等於一個GRU的小型總部，負責招募及控制外駐的間諜。很多GRU的間諜是派駐在蘇聯隣近的國家。

每一個分部有一個第三科。該科擁有一支經過嚴格訓練的精良部隊。這支部隊的任務是在莫斯科批准後，進行暗殺西方政治及軍事領袖人物。

這隊暗殺隊的官式稱號爲「參事連」，他們與其他正規部隊隔離。在蘇聯境內，他們平日所穿的是傘兵制服或便裝，沒有特別的識別特徵。

當他們隨軍派駐波蘭、東德、匈牙利及捷克時，他們往往以蘇軍的體育好手姿態出現，裝成是拳手，摔角手或射擊員。

蘇聯的軍事計劃，破壞是最主要的工作，GRU和這隊暗殺隊的工作便是在發動正式的軍事行動前，先進行破壞。

在局勢平靜時，GRU另一項主要任務是大規模招募來自西方國家及第三世界的恐怖份子，GRU在這方面比KGB來得更落力。GRU不單訓練外國恐怖份子，並在克里米亞設有軍事學院，又在奧德薩設有高級步兵訓練學校。所有受招募的恐怖份子完全由這兩個學校訓練出來的。

此外，GRU又致力於控制國外的恐怖份子，使恐怖份子受蘇聯的擺佈，替莫斯科進行所選定的恐怖活動目標。GRU中最秘密的部門是第二科，其工作主要是恐怖活動。西方的情報組織指出，蘇聯在攬延意大利、西德及北愛爾蘭恐怖份子時，不會以蘇聯人身份出現，他們喬稱是當地的革命組織，藉以向恐怖份子招手。

GRU在近兩年來，傾全力與土耳其的極端份子攪好關係。至少有五個GRU的分部（包括基輔軍區分部、奧德薩軍區，高加索軍區及黑海艦隊）積極地招募土耳其恐怖份子。

若蘇聯當局決定干預波蘭，最初的軍事行動會由GRU的暗殺隊担任，他們可能穿上波蘭軍服，甚至民裝，佔據機場及幹掉反抗的領袖然後等侍蘇聯援軍趕到。

一九六八年蘇軍入侵布拉格的手法亦如此，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亦採用同樣的手法。由於蘇聯的民航公司能用民航機載運軍人，這令GRU的活動能力大大地提高。西方情報機構認爲蘇聯民航公司是GRU的附屬組織之一。以民航公司作幌子，可以將大型西方禁止出口的貨物運到蘇聯。最近美國便因一架蘇聯民航機載運有禁止出口貨品而不准該機起飛。

此外，民航公司更可參加貿易展覽，藉此與西方商人打交道，套取科技情報。事實上，蘇聯民航公司在莫斯科總辦事處的一位負責人便是GRU的一位將軍了。蘇聯情報機構的滲透和顛覆活動，眞可說是防不勝防的！（完）



# 國際間諜大綁票揭秘
# 第二夫人

金剛·文
丁岡·圖

## 蘇俄間諜　籌設騙局

「第一夫人」鎮靜地坐在沙發上，等待着一場嚴酷的考驗。

她正坐在記者接待室內的一張條紋沙發上，面對着一羣白宮記者，而她的宣傳秘書兼朋友——朱蘿娜，以及約會秘書艾瑙悅分坐在她左右，雖然如此，她心中仍感到有壓力存在，因爲自成爲第一夫人以來，至今只舉行過四次記者會。記者會進行一小時左右，雖然中間不曾休息，但好在提出的問題大都是簡單而膚淺的。

現在一位操着德州口音的肥胖女記者，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

「浦夫人，根據白宮的宣佈，妳在本週陪同總統參加倫敦的高層會議前將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一項國際婦女會議嗎？」

「是的！」

「妳是否會變更原先對人權平等修正法案及墮胎的觀點，並且準備在該會議上談論這些問題。」

她雖然感覺到坐在一旁的宣傳秘書，因爲這個尖銳的問題而不安的蠕動着，但她仍從容地應對：「是的，我打算在出席這項會議的時候，討論這個問題；至於我的看法，從不曾改變過，我依然認爲：美國女權的平等已被延誤了很久，我們應採取更積極的態度。關於墮胎，已有許多贊成或反對的說法。無論如何，我認爲不應該有反對墮胎的禁令，那是純屬個人意志與抉擇的問題，旁人不應干涉。」

「妳會在莫斯科提到這些嗎？」

「一定的，爲了支持我的論點，我也會運用目前美國婦女對這項問題所採立場的統計數字。」

另一個高瘦的女記者站了起來，以一口變調的波士頓腔問道：「浦安雷夫人，是否可以告訴我們，妳在這項國際婦女會議上還打算談論些甚麼？」

「我想會談談婦女在美國勞工界及軍方單位等話題，從莫斯科回來後，我會準備好一份相關的完整資料發佈的。」

接着，一位紐約時報的女編輯站了起來說：「我知道妳將在莫斯科停留三天，是否可以告訴我們除了開會，妳還打算從事一些甚麼活動？」

「唔！由於這是我第一次訪問蘇俄，希望能挪出時間觀光一番，我想蘿娜比我更清楚我的行程！」她看看蘿娜，這位宣傳秘書立刻會意地接下話題。

總算鬆了口氣，蒲藍莉第一次讓自己靠着椅背舒適地坐着。這一天，尤其是從中午到現在，一直在忙碌、焦慮之中，以致於直到此刻，才知道自己有多累。

蘿娜在繼續報告有關第一夫人在莫斯科的行程。對此浦藍莉相當感激，她一方面僞裝傾聽，一方面將思緒回溯到這難熬的一天。

在中午以前，她已處理好所有私人的回信，特別是給她在馬里布的父親和妹妹凱蒂的信。她告訴他們，從莫斯科回來到倫敦開會以前，會到洛杉磯去探望他們。

此後，她便像進入壓力鍋一樣，一直在煎熬着；首先在家庭晚餐室內有一個長時間的午宴。是專爲參議院內多數黨及少數黨領袖、夫人們及白宮助理所設；同時出席的還有幾個重要會議首腦人物的太太們。

午宴完畢她曾接見了傷殘繪畫比賽的優勝者，這個活動是由一個國際組織所贊助的，接着是設計師賴百瑞剛由倫敦來，帶着她準備到莫斯科及倫敦穿的新衣服來給她試穿。然後，她又在貼身女僕吉莎協助下，專心找尋一本大學時期的舊剪貼簿。準備給柏文詩替她寫傳記作爲參考。緊接着，她匆匆下樓趕到玫瑰園去，她接見了女童軍代表及其領隊，並頒獎給那些對社區服務有傑出表現的人士。對這次活動，她倒頗感愉快。

不過，五分鐘之後，她又隨着蘿娜，上樓到記者接待室去，新聞記者已在屋內等着她了。

進行了一個小時的記者招待會，現在已近尾聲了，蘿娜及艾瑙悅分別從她的兩側站起來，她遲疑了一下從沙發上起身，對記者們輕輕地說着感謝與道別的話。



她把儀容整理了一下，獨自離開房間，然後乘電梯下樓，幾分鐘後，進入西廂，朝會議室走去，這時，她忽然感到莫名的緊張與憂慮。

× × ×

會議室裏瀰漫着皮革與雪茄的味道，她所要會面的五個人全在屋裏，所有的視綫都集中在兩副監視器的螢幕上，螢幕上出現正是她剛剛主持的記者招待會情景。

這五人當中的頭兒，是看來矮胖而笨拙的伊洛夫將軍，他也是蘇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首腦，看見她進來立即站了起來，寬闊的史拉夫臉上露出了笑容。

「啊！費薇娜，」他迎向前去，並吻着她的面頰，「親愛的，妳眞行，這是一次毫無瑕疵的演出，恭喜你！」

在他後面的其他四個人，祖柯上校和她心愛的辛雅禮，另外兩個人她不認識，都站起來向她道賀。

她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不再担心恐懼並連聲說道：「謝謝，非常謝謝你們！」

伊洛夫又說：「現在，最後一次的預演也結束了。」他端詳着她：「妳覺得自己完全準備好了嗎？」

她說：「是的！」

「很好！」他拿起帽子，「我們現在要去克里姆林宮向總理報告！」

她尾隨他們五人離開會議室，目送他們坐進大型轎車，離開這座「僞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警衛替他們打開高牆的大門，讓他們通過。

她站在那兒，遙望着那扇開啓的門，遠處金黃色的太陽及克里姆林宮的尖塔，爲莫斯科天空勾畫出美麗的輪廓。

還有三天，她想着，三天後這將近三年的艱苦日子就結束了。想着，費薇娜又自顧自地笑了起來，這次可是發自內心，眞的笑了。因爲，她已經準備好去面對未來的一切了。

× × ×

步出喬治鎮大廈的一刹那，柏文詩就知道今天將是很難過的一天，華府悶熱而又潮濕的天氣，總是令他感到窒息。

他剛由門口轉近小巷，走到車庫時已渾身是汗，襯衣活像塊膠布緊貼着上身，難過極了。他趕緊打開那部嶄新的福特車門，一面脫下印度麻布外套一面鬆開領帶，彎腰進入車內，把外套疊放在旁邊座位上，順手將小型卡式錄音機拋在外套上。

車子駛出了小巷，他逐漸加速朝麥迪遜飯店飛馳而去，準備赴一點半的午餐約會，由於他的客人是個大忙人，而且正在帮他的一個大忙，因此他不願遲到。

柏文詩爲總統夫人寫自傳，將可以從出版商處得到五十萬美元訂金的消息，幾乎傳遍了整個喬治鎮。

柏文詩抵達飯店門口時，距約會時間還有四分鐘，他抓起錄音機和外套，將車交給門僮。走進裝飾精緻的大廳，撲面而來的冷氣使他頓覺舒爽，精神也爲之一振，他快步走向咖啡廳。

文詩跟齊喬治並不熟，這兩年來，成爲總統演講辭撰稿人之一，雖曾與齊喬治見過幾次面，但也僅是點頭之交而已。若非前一陣聽藍莉親口提起，他還不曉得齊喬治和總統夫人之間有甚麼關係。

原來浦藍莉剛從學校畢業出來，想在洛杉磯時報當記者。總編輯派她去採訪一個重要人物——沙克博士，小兒痲痺疫苗的發明者。可是她寫的那篇稿子，既肉麻又賣弄，且抓不住重點，齊喬治當時是位編輯，爲了免她炒魷魚，就偷偷地帮她重寫一篇。結果，藍莉便正式被錄用了。浦藍莉却一直不知內情，齊喬治怕她覺得欠他一份人情，他願永遠保密。

「奇特的傢伙！」柏文詩想着，喝下最後一口咖啡，現在的社會裏像他這種不願居功的人實在不多。

「謝謝！」文詩繼續說：「在沙克的報導後，她成了正式記者，並連續寫了三年的名人專訪。」

「對的！最後一次是訪問加州名叫浦安雷的參議員，這就是她成爲浦安雷夫人的開始。」

「是的，我還想聽聽她在碰到浦安雷之前，曾訪問過些什麼名人？」

「沒問題，只要你想聽。」齊喬治說道。

這時，咖啡廳的出納走到他們桌前問道：「抱歉！請問那位是柏文詩先生？」

文詩抬頭驚訝的答道：「我就是。」

「白宮有電話來，請你到櫃台旁去接聽。」

放下餐巾，文詩疑惑的走到電話機旁，拿起聽筒，對方傳來朱蘿娜的聲音——

「找你找得好苦。」她說：「後來才想到你到麥廸遜飯店午餐。」

「我正和齊喬治用餐。」

「可不可以提前結束？浦藍莉要馬上見你。」

「我不是跟她約好了在一小時後才見面談話。」

「對！但由於行程排得太緊，她明天下午就要飛往莫斯科。已經沒有時間談自傳的事了，她另外有話要對你說，務必請你在十五分鐘內趕到。」

「好吧！我試試看，不過我可是不容易才與齊喬治接上頭的。」

「下次再找機會吧！請你快些，免得每件事都湊在一塊了。」

說完她就掛掉電話。文詩想着應該如何對齊喬治解釋，但事實上是什麼也用不着說。因爲等他回到座位旁，齊喬治已站了起來在收拾他的香烟、火柴和鑰匙環。

「我知道！」他故作不快的說：「白宮裏有重要事情發生，一向如此。」

「眞抱歉！」文詩說着看了一眼帳單，放下幾張鈔票。「很高興你能諒解，你實在帮了我很大的忙。我們能否下次再約談。」

「只要有空，打個電話隨時都行。」

他們一塊兒走出飯店，站在大門口，街道活像個烤爐。這兒距白宮不遠，爲了讓頭腦休息一會兒，他決定走路到白宮，便將車擱在飯店停車場中，他相信十五分鐘內能趕到。當齊喬治叫好車，文詩再次謝了他，開始朝白宮走去。

有時他也訝異自己何以會成爲一個作家，其實，在他的家族裏從未出過一名作家，他父親是威斯康辛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母親是位心理學家，文詩進入西北大學後，曾致力於美國歷史的研究，立志將來

有一天能教授這方面的課程。他一直廣泛的閱讀奇幻懸疑小說，這使他越嚮往一種較活潑刺激的生活。

在越戰時期，有人答應他，只要他去登記，就能將他弄進陸軍情報處；雖然他認爲美國在越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道德的；但爲了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幻想，便去登記，進入軍官訓練學校畢業後，在五角大厦担任內勤的情報工作。後來他又感到枯燥乏味，於是帶着些微的存欵，他去了歐洲。

這是他第一次出國，在倫敦、巴黎、羅馬那些有名的城市與迷人的風光裏，却使他益發感到不安和愚蠢，他以爲還是回國去過熟悉的生活較好。但回到美國時，越戰情勢更糟，國內反戰氣氛達到頂點。在他體內潛伏已久的活動意識逐漸復甦，很自然的他去了舊金山，參加一個和平運動組織；正好這個組織需要一個撰稿人，文詩加入後開始爲他們寫東西，內容不外是對美國政府大事抨擊。

等到越戰結束，待在芝加哥的柏文詩也就失業了。正好當時有一家大規模的偵探社，在洛杉磯一家報紙上刊登廣告，徵求年輕偵探，文詩寄了人事資料去應徵。由於他曾在陸軍情報處工作過，順利的得到了這個差事。起初他還蠻喜歡這份工作，幻想自己有一天成爲名偵探；爲了使這份工作更具趣味性，他偶爾也試着把某些較突出的案例寫出來，完成了三篇眞實的偵探故事，結果都被出版商買去，且印成單行本發行。

一聽說美聯社紐約辦事處成立的消息，文詩一口氣寫完一份簡單的自傳，附上這三篇作品一併寄去。不到一星期，通知來了，要他去紐約面試，經過半小時的面試，文詩當場被錄用，並派到華府去，寫些軟性的專欄報導及周末信箱之類的稿子，可是沒有薪水，但由於華盛頓的一切令他着迷，這種感受自然流露於他的文章中，很快的他就出了名。

有一天，一個名叫紀爲恩的人打個長途電話給他，說他是參議員浦安雷的同事，而這位參議員剛獲得民主黨提名爲總統候選人；爲恩向文詩提議，願不願意在周末飛到洛杉磯，費用由他負担。文詩當時正好沒事，便去了；因爲紀爲恩的提議頗具誘惑性，浦安雷的支持者希望能出一本書，來介紹他們的候選人；一本簡潔、生動、可讀性高的競選自傳，來加强候選人的形象。他們已找到一家出版商，現在所需要的就是一個能迅速完成這本書的作家，在費用方面他們會充份支持。

對柏文詩而言，錢固然令他動心，但這個計劃中的某些東西更吸引他。文詩對國家的態度經過多次轉變，已較溫和並趨向於民主的，所以決定爲浦安雷專心寫那競選自傳。他與浦安雷見了三次面，一次是和浦氏夫婦二人共進晚餐、另外兩次是一般性的研究討論。他一開始就很欣賞浦安雷，他和文詩差不多高，身材碩壯、氣質高雅。四十八歲的浦安雷五官清秀端正，給人一種眞誠、開朗的感覺，兩鬢略帶斑白，架着一付玳瑁邊的眼鏡，說話很快；這些正在强調了他的權威性，他反應靈敏，但不陳腐。

文詩在預定的時間內完成這本書，此書在政黨大會酒宴中賣得相當好，平裝本亦深受好奇的中間派人士喜愛，銷售量遠超過他們的預估。

文詩的聲望愈來愈高，他不再只是一個民主黨的應聲蟲；他開始有自己的見解，紀爲恩讓他和選舉委員會保持密切接觸，以便在準備發佈新聞時能插上一手。

競選開始後，初期雙方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後來，浦安雷在主要的民意測驗中，以成功的優勢領先共和黨的對手。終於，他獲得百分七十的選票當選爲總統。

在就職大典之前，浦安雷開始召集他的內閣幕僚，他深深不忘柏文詩和他的書。於是派人從舊金山將柏文詩請來，在會談結束前，雇用了柏文詩，二個月後把他安置在白宮的西廂，成爲三個總統演講詞撰稿人之一。

那是二年半前的事了，文詩喜歡這個角色，因爲他喜歡成爲整個政治活動的核心。但在一夜之間，他却離開了他的崗位；由於幾位著名的紐約出版商，同時也是民主黨的黨員，向總統建議——如果第一夫人能出一本自傳的話，必能使他得到更多的民衆。並能使他在進行競選連任時，加强公衆對他的印象。

浦藍莉一直是個豐姿綽約、使人着迷的第一夫人。只有卅六歲的藍莉，對此建議多少有些不情願與窘迫，但最後還是同意，不過有個條件——要柏文詩與她一同工作完成這本自傳。起初，文詩拒絕此項工作，後來接受。五十萬美元的報酬雖也是原因，但藍莉本人，才是令他改變主意的關鍵。

文詩很快就發現浦藍莉絕不淺薄，她和她丈夫一樣正派，或許更開朗些，與她在一起時相當有趣。他尊敬、愛戴她。爲了這份工作，他由西廂搬到東廂，做短期的停留。

在那兒，文詩却有一項意外的斬獲，他被安置在朱蘿娜辦公室的隔壁，她是總統夫人的新聞秘書。除了有動人的外表，在社交方面也頗有一套，能把這麼多的工作處理得相當好，這個年輕女人精力與天賦必定相當驚人。文詩猜她大概二十九歲，他有意把她當作獵物。

文詩發現很難與她接近，因爲她永遠是那麼忙，而她也似乎很喜歡這樣的生活。文詩曾暗示要請她喝酒或吃飯，但她不理他，五個月以來，他一直無法突破現狀。不過即使是這樣，每天能看見她，對文詩來說，仍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

其實，柏文詩也很忙，爲了替總統夫人自傳的背景搜集資料，他每天至少得花十個小時。翻遍一切有關藍莉的報導，找來一大堆報紙雜誌，作了厚厚的筆記。

接着，他又離開華府。去拜訪她的親友，和學生時期的老師、同學，他甚至還飛到加州去訪問她父親、妹妹、妹夫及姪子等。對他們問了無數的問題，最後終於得到了這本傳記的眞實材料。開始在每天下午，和浦藍莉閒談一小時。他發現她有豐富的知識。率直且風趣，合作愉快，使他不覺得他們是在工作。

現在，八月下旬一個悶熱的午後，他正要前去赴她另一次的會談。但實際上，



今天的會談有別於往昔，他想起浦藍莉剛剛取消了今天的課程，這使他感到迷惑。這是他們開始聯合工作以來，第二次發生類似的情形，但朱蘿娜說得很清楚，總統夫人爲了其他事情，要馬上見他。是什麼事呢？他猜不出來。



浦藍莉召記者招待會。

他已走出萊福耶特公園，經過賓夕凡尼亞大道，接近警衞室時，他依慣例掏出了皮夾，展示他的白宮識別證。進入大門走向彎曲的車道，到北波地克入口，步行至舖了紅地毯的樓梯，他兩步做一步地上樓，朱蘿娜在樓梯頂端向他打招呼，並立即帶文詩來到房門口。

屋裏除了藍莉，沒有旁人，她背朝着他們，金髮披在肩上，一手握着沙發的扶手，在她踢掉鞋子的刹那，她看到了他們。

「噢！蘿娜！我正在想妳上那兒去了？嗨！文詩，」她拍拍身邊的沙發，「來！」

文詩走向前坐了下來。「妳好！浦安雷夫人。」

「文詩，拜託！」她作了個鬼臉，「這已經是第十次了，你可不可以不再叫我浦安雷夫人？說眞的，我天天和你在一起討論切身的事情，幾乎已經讓你知道我所有的秘密。而你還是那麼拘謹見外，希望你能馬上改過來，從現在開始，只准叫我藍莉！」

她把臉頰湊了過去。「吻我一下！」

他靠過去，笨拙的吻了她。說：「嗨！藍莉！」

她轉向蘿娜說：「剛才那個記者會如何？」

「好極了！你表現得坦率、開朗，言辭中沒有含混不清，他們都很欣賞妳！」

「但願如此！看在安雷的面上，我想我應該常常舉行記者會才對。」

「是啊！」蘿娜說。

藍莉又轉向文詩說：「我很抱歉！取消了今天的會談，因爲明天下午我們要搭乘專機去莫斯科，本來這是一次長而乏味的旅行，我除了看小說之外，就只能自言自語。不過，現在不一樣了，我決定要你陪我一起到莫斯科去，我們可以在來回的旅途中，繼續進行我們的工作。你去過莫斯科嗎？」

文詩聽了嚇了一大跳：「爲什麼？呃！好吧！謝謝你！但是這太突然了，我根本沒有時間去辦護照。」

「怎麼了？」她輕斥着他，「對你來說那算什麼嘛！我知道你會做過偵探及越南情報工作。不是很能適應各種突發事件的嗎？至於你的外交護照，我們會處理，趕快回去整理行李，準備出發。你在這次旅行中不會無聊的，萬一我很忙時，蘿娜也能陪你，如何？」

文詩瞥了蘿娜一眼。「好吧！總統夫人，不！藍莉，我這就去整理行李。」

他預備起身告退的時候，藍莉說：「蘿娜將會告訴你有關啓行的細節。好了！快去吧！明天見！」

這時候響起了敲門聲，蘿娜快步走去開門，接待長先跨進來通報：「賴百瑞先生及古若雯小姐駕臨。」

文詩由蘿娜旁邊站了起來，這兩人已走進房間。手上各拿了一個衣箱，他們幾乎無視於蘿娜和文詩的存在，賴百瑞筆直的走向總統夫人，古若雯緊跟其後，文詩瞥了他們一眼，便和蘿娜步出了房間。在蘿娜的引導，他通過長廊，下樓時回頭指了指那兩人說：「她怎麼會用一位英國服裝設計師。」

「哦！藍莉在進白宮前就認識他了，很喜歡他的設計。當了第一夫人後，爲了政治上的需要曾改用了幾個紐約設計師來收買民心。實際上，再度啓用賴百瑞是浦安雷的主意，他認爲英國人會因此而更歡迎她。當然，那些曼哈頓的設計師，會爲此提出抗議；但藍莉還是堅持這次要用賴百瑞。」

說着他們已走到樓梯口。蘿娜說道：「今天晚餐時，我會把你的行程表、護照交給你。」

「謝謝！」

× × ×

在莫斯科，此刻是夜晚十一點五十五分。

距離高聳的克里姆林宮不遠處，在第澤辛斯基二號廣場上，矗立着一幢混合的灰石建築物，它可說是蘇聯的心臟，這就是蘇俄國家安全委員會，此間稱爲「KGB」的總部。三樓上，一間大辦公室內，一張特大號的桌子後面，坐着「KGB」的一級主管——伊洛夫將軍。眼神凝視在四周被圍牆環繞、昏暗的操場。

室內裝修得富麗堂皇，牆上鑲嵌着桃花心木。有面牆上掛着一幅列寧肖像，下面則擺着華麗的沙發和脚墊，地上舖着一塊歐洲風味的地毯。

在他的桌邊擺了六具電話，其中一具，是直接通共產黨的主任秘書和蘇俄國家總理——崔克里。其他的，則分別通往俄國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國防部，以及同一棟樓的六位副主席；還有一具，是用來聯繫蘇俄在世界各國使館內的「KGB」辦公室。

在這盛大日子的前夕，伊洛夫的思路，暫時被手中的一張紙條佔據着，它剛剛送到，是華府情報人員發回來的密碼電訊。內容平淡無奇，祇說——明天和美國第一夫人一起訪問莫斯科的隨員名單，突然增加了一位。

伊洛夫把字條攤在桌上，粗糙的手，來回在寬闊肥胖的臉上磨擦着。他本可把它留給明天上午九點來上班的助手去處理；但他寧可現在就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他站起來，拉了拉外套，走到辦公室角落，那放檔案的木櫃前，找出一張柏文詩的卡片。然後打電話到地下室的電腦中心，告訴他們卡上的編號，十分鐘後，一個信差拿了一個公文夾出現在門口。

伊洛夫把柏文詩的檔案放在桌上，他坐進皮面轉椅，打開公文夾，翻了一下，資料不多，但很清楚的交代了柏文詩的經歷及目前的職務。

他自忖，為何這個柏文詩會突然被指派陪同第一夫人到莫斯科來？答案應是很明顯的，可能是為了陪總統夫人，在她旅行途中繼續工作。但也可能是在第三天訪問期間，担任一名美國中情局「CIA」的秘密情報人員。

伊洛夫撕下一頁紙，寫了張便條給祖柯上校，告訴他這件事，並要他指派一位「KGB」的專人，好好地看住這個柏文詩。

把這張字條敞開，他提醒自己，在這最後的十一小時內，絕不可忽略任何事。現在絕不能冒險，也絕不容許有半點差錯發生。

抽出一支雪茄，他的眼睛望着桌上的鐘。過了午夜，莫斯科進入安靜的沉睡狀態中，這是伊洛夫在一天當中最喜歡的時刻。不但外面的街道靜悄悄的，「KGB」總部，除了無綫電及密碼室還有聲響外，只有其他幾位值夜班的人在。伊洛夫覺得整棟大樓，彷彿都為他一人所獨佔，感到相當的滿足。

他常常為了要利用這種獨處的機會，來思索白天發生過的事情，寧願犧牲睡眠。他現在正回想着這緊張而刺激的一天，費薇娜最後一次的預演，超出想像的成功，那不僅是完美的表演，而且顯示出一種眞正的轉變。實際上，她已變成了美國總統夫人，成為她的化身，這一切就像奇蹟般，令人難以相信。

不過，伊洛夫仍舊認為，最難得的不是眼前所出現的成果，而是這個構想的本身。使這構想產生的人才是眞正的天才，那正是自己——伊洛夫。

如果不是他的天才，就不會有「第二夫人」這個計劃，如果成功了——他自信絕對會成功，這將是世界歷史上最大胆，最偉大而成功的間諜活動。可惜的是，世界歷史將不會有這一段，這項陰謀，將永遠被當做最高軍事及政治機密來保存。

伊洛夫突然想到，這就像是一宗天衣無縫的謀殺案，如果凶犯被發現，這宗案子便不能算是天衣無縫，但如果能保持下去，那就永遠不會被發現，費薇娜的計劃正是如此。

伊洛夫一再告訴自己，這個計劃不可能被揭露。因為，除了參與其事的人，以及總理和少數幾個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高級官員外，根本沒有其他人知道。

伊洛夫對於他能在不到三年內，使總理對此事由原先的興緻缺乏，沒有信心的態度，到謹愼的狂熱，感到頗為自傲，今天下午，總理接到最後預演的報告時，曾表現出對此事的熱切！在未來三天，總理將會對此事做一全盤的決定——放手去繼續進行或使之流產。伊洛夫不相信，總理會在瞭解如此完滿成果，及它將導致的歷史性意義後，還會讓這計劃流產。

但只要一展開，這事便無「撤退」的餘地，同樣的，一旦開始進行，成功亦是必然的，而接下來，伊洛夫將會因此得到他的酬勞，他會晉昇到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並會被長官，同僚，太太，孩子及全蘇聯人，認為是個天才、英雄。一個男人能如此，還有什麼好奢望的？

咬着雪茄，一種滿足的喜悅襲上心頭。伊洛夫得意的把這件陰謀從頭到尾，再回味一遍。他又回到了三年前這個構想闖入他腦海——那個值得回憶的晚上——

伊洛夫和他的隊員，行色匆匆的在蘇聯的幾個主要城市視察旅行，為是的，使「KGB」的各城市的作業能更有效率，當時他正在基輔，這是尼泊河上的一個城市，蘇俄最老的，全國第三大城。

經過了辛辛苦苦的一天！黃昏時他本想要伏特加酒及一個女人，但令他失望的是，當地「KGB」的負責人，已為他和隨員們安排好，到麗絲雅戲院去看戲，位子都訂好了，當時上演的是安東。柴可夫的劇本——「三姐妹」。

伊洛夫素來憎厭正規的戲劇，尤其討厭柴可夫的戲，他覺得那些劇本，既荒謬又無聊，但為了不令主人失望，他很不情願的去了。

當他的轎車駛至普希金街的中央，他厭煩的望着麗絲雅戲院灰色的外表，但和隨員們下車，正準備進入時，卻被左邊一羣圍觀的羣衆吸引住了，他離開了團隊，一個保鏢緊跟着他，擠進羣衆當中，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擠了半天，他終於看到了，那是個年輕的女孩，相當漂亮，高大，有一頭淡金黃色的頭髮，她一面笑，一面忙着簽名，同時也想推開圍觀的人羣離開，這種情形原本很平常，但那個女人好像似曾相識。

起初，伊洛夫猜她一定是個頗有知名度的美國女人到蘇俄旅行，經過基輔，但讓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這女人怎會那麼面熟，但却想不起她的身份，他想不起來曾在那兒看過有關她的資料，但顯然她是個小有名氣的外國女人。因為她一面簽名，一面試着從認出她的人羣中逃開。

過了一會，他聳聳肩，當他回到團隊中穿過戲院前廳，他已忘了這件事，他先進入休息室，喝了些烈酒振作精神，走過鋪着綠地毯的中間走道，他坐在最前面的金絲絨座位上，準備打個瞌睡。



但是，當她在舞台上出現時，他依然清醒着，她扮演一個賭徒——左若夫的一個姐姐——奧嘉。是三姐妹中最小的一個，一心想要回莫斯科。

伊洛夫從椅上挺身坐好，專心的細看着，儘管穿了戲裝，她依然是他剛才在外面，看到的那個金髮女孩，在那戲院入口旁邊時，他還以為那是位美國旅客，但現在她重新在他面前出現，竟是個蘇俄女演員，而非美國人。

伊洛夫打開他手上的節目表，在半黑暗中，找出扮演奧嘉的名字！但上面却印了四個名字，她們輪流扮演這個角色，他請招待員為他指出，正在台上扮演奧嘉女演員的本名。

他看了一眼，她的本名是費薇娜。

他在舞台上找尋着她的身影，注視着她的臉龐。剎時，他恍然大悟，何以這張臉對他會如此的面熟，她之所以看來像個美國女人，是因為她長得像一個經常在美國重要雜誌及報紙上出現的美國女人，這些由美國進口的報章經常會送到他桌上，因為當時他正在留意美國總統的競選活動，民主黨候選是個名叫浦安雷的參議員，他有一個富有魅力的年輕太太，叫藍莉。

伊洛夫再看一眼舞台，毫無疑問的，那名女演員，除了髮型外，幾乎就是美國參議員夫人的翻版，眨下眼睛，他想這眞是不可思議，世上竟然有兩個如此像的人，現在他想起來了，那位浦安雷太太的名字是藍莉，她和費薇娜可能是雙生姐姊。

為了某種難以解釋的理由，伊洛夫專神的看完了這場柴可夫的戲後，發現自己有股到後台去的衝動，戲院經理非常興奮的引導這位偉大的將軍平及其保鏢，到後台那位女演員的化妝室。

在那間明亮的小房間裏同時還有好幾位服裝不整的女演員。伊洛夫無視於她們的存在，跟着戲院經理一直走向費薇娜。她正在鏡前卸裝，戲院經理提高嗓門，誇耀的介紹伊洛夫將軍。

費薇娜緩緩站了起來，平靜的面對他，接受他的握手，伊洛夫如此接近的審視她，更肯定了兩人間不可思議的相似。

伊洛夫和費薇娜交談了半小時，知道她是一個會說流利英語和法語的蘇俄女演員。如果浦安雷當選美國總統，藍莉則是總統夫人，那末，費薇娜，將會帶來一個極有價值的收獲。

× × ×

浦安雷終於競選成功，當上美國總統，並將在明年一月入主白宮，他的太太藍莉則將隨侍一旁，成為他信賴的白宮伴侶——美國的第一夫人。另一邊，在蘇俄，由於造物者的惡作劇，却存在着一個——幾乎是她的翻版的女人。

長久以來，伊洛夫初次敢肯定，這個計劃不再祇是純然於狂想，而有可能成為一次眞正的間諜活動。

一旦成功！這個計劃所產生的結果，是可想而知，如果在適當的時機，便可以暫時將美國的第一夫人掉包，那麼蘇俄無疑的掌握了美國總統秘密的最佳通道，而且一旦美蘇之間發生全球性的危機與衝突，蘇俄很可能會因為政治上的優勢，而取得世界的統治權。

這個結果實在令人興奮，但如何開始去做，却是最大的困難，伊洛夫心中已設想好了三個進行的步驟——妥善籌設騙局，然後是贏得正式的認可。

想了半天，他認為按步就班，才是達到目標的唯一途徑，於是他決定從初步的準備工作開始，而這全有賴着基輔那個女演員的通力合作。

於是，伊洛夫召來了費薇娜，對她而言，這不啻是項抬擧，因此，馬上就應召前去，她踏進辦公室時，伊洛夫正與他的美國顧問辛雅禮在一塊兒，在一剎那，他再度為她和美國第一夫人的相像，感到驚奇與愉快，從眼角處他窺見辛雅禮才恍然大悟這是和浦藍莉有關的一項重大考驗。至於伊洛夫則像吃了顆定心丸一般，更為篤定。

在會面之前，伊洛夫原本決定把他心中的構想告訴辛雅禮和薇娜，但事到臨頭，他又把話吞了回去，他心想，或許還太早，等時機成熟了再說，或者讓他們自己慢慢去發現。

在她入座後，伊洛夫站了起來：他說：「歡迎你到莫斯科來，你還記得我們在基輔的會面嗎？」

「我不會忘記的。」她說。

「這是我的助手辛雅禮，」伊洛夫介紹道。在他們兩人打過招呼後，伊洛夫說：「現在我開門見山的說，你可曾聽說過有個叫浦藍莉的女人？」

費薇娜自然是沒有聽過，伊洛夫對她說，這次請她到莫斯科來，希望她能扮演美國第一夫人，拍一部紀錄片，給她四倍的工資，並給她一間完全屬於自己的舒適寓所！但條件是要她與外界斷絕一切關係，問她有何意見，薇娜表示，願意為政府效勞。

伊洛夫用手在桌面上重重拍了一下，說道：「好極了！你到接待室去等一下，辛先生將會給你更進一步的指示。」

她一走出辦公室，伊洛夫就指着他對面的椅子要辛雅禮坐下。

「怎麼樣？雅禮，你看如何？」

「對她，就像您說的，她幾乎無懈可擊！只要讓她的頭髮長長些，消除臉頰上的小疤，再把鼻子略微弄短，那麼她簡直就是浦藍莉。」

「不！我是說我編的故事！你會相信嗎？」

「差不多！」

「眞的嗎？」

辛雅禮顯得有些迷惑，他輕輕的說道：「也不盡然，我在『KGB』那麼多年，從來沒聽過有關拍攝紀錄影片的事。」

伊洛夫笑了起來，但馬上換上肅然的表情。說道：「出乎你意料之外，這回我們眞的要拍紀錄片，但你說的也沒錯，那不是我們的目的。只要相信我，照我的指示去做，你很快就會知道眞相。」

打開抽屜，他找出了一支未經點燃的雪茄。繼續說道：「你馬上開始去做，在我的指示下，你將全權負責此事。這部紀錄片，必須在任何工作開始前先拍好，你要看好她，不要讓她回到基輔去。」

「不管用什麼理由，通知她的劇院、

家人，把她的私人物品都送來。先在大學附近的要人住宅區替她安排一間小別墅。在這幾個星期內，我們將為她準備一個固定永久的私人寓所。但從今天起不准任何人看見她，明天我們倆再好好長談一番，把費薇娜脫胎換骨變成浦藍莉，就從明天開始。」

整個計劃，從基本資料的搜集開始着手，辛雅禮接到伊洛夫的指示之後，運用「KGB」的間諜和他們在華府的門路，開始去搜集所有需要的一切。在初步的階段裏，最需要的還是浦藍莉從頭到脚的照片和影片。以便研究她外表的尺寸、步伐、姿勢和特有的怪癖。而有關她說話的錄音帶，則可顯示出她說話的習慣。

在辛雅禮努力搜集情報的同時，伊洛夫也快速的展開「第二夫人」的計劃第一個重要步驟。在莫斯科北部十五公里處，環城道路後面的一塊高地上，伊洛夫佔用了一座五英畝的原始森林。前面還有座松林，正好隔絕了通往偉努克機場的高速公路，他特別從松林中開出了一條私人道路接通高速公路。

經由這條道路，他親自指揮，搭建了一座大型的舞台。在舞台的內部，他複製了美國白宮內的「紅屋」、「總統晚餐室」、「皇后臥房」、「林肯臥室」以及「記者接待室」。

裏面的地毯、窗帘、壁爐、燈、家具、壁紙和樹枝形的裝飾架及壁上的畫，無一不是由電視影片的照片中，白宮所用東西的複製品。

在整座舞台的外圍，伊洛夫下令，造一座高的安全木牆把它圍起來，只留一個大門，通往那條私人道路。在舞台後面二百公尺處，伊洛夫派人蓋了一棟兩層的方形樓房，裏面還有一間放映室，當房子完成的那一刻。費薇娜就搬了進去，成為裏面唯一的居住者。在這同時，辛雅禮已從美國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資料。

浦藍莉身體五官的尺寸令人難以忘懷。她身高五呎六吋、胸圍卅四、腰圍廿三、臀圍卅四。體重一一〇磅。她及肩的頭髮柔軟而呈金色，她的雙眼是藍色的、鼻子挺直且略微上翹、長一又四分之三英吋，嘴寬二又四分六三英吋。

同樣的，費薇娜的身材，五官也相當驚人。在她搬進這與世隔絕的房子的第二天，辛雅禮就要她換上一身比基尼，讓「KGB」的一位醫生替她作全身測量，她身高五呎五吋九、胸圍卅一、腰圍廿五、臀圍卅五又四分之一。體重一一八磅。她的短髮柔軟而呈淡金色，也是藍眼睛，及挺鼻樑、鼻端上翹，而鼻子全長為一又五分之四吋，嘴寬二又四分之三吋。

伊洛夫在看過這些數字後，把辛雅禮找了去，不錯！兩者間的差距的確非常微小，但不管怎樣還是有差別，費薇娜的頭髮必須留長及肩，而且要染深一些，她的胸部必須加大三英吋，鼻子必須縮短零點零五吋，在她臉頰上端的小疤必須設法除去；另外，她還要減輕八磅體重，將腰圍縮小二吋，減去一又四分之一吋的臀圍。

這些是否都可以做到呢？

莫斯科美容學會的外科醫師們保證毫無問題。

費薇娜雖不同意改變自己的型像，但她天生就不是個喜歡反抗的人，終於同意進行美容手術，還要節食和運動。

× × ×

當「KGB」的醫生們再為她測量時，她的尺寸已完全和浦藍莉的一樣。

此時，在遙遠的華府，浦安雷就任為美國總統，藍莉進入白宮成為美國的第一夫人。

兩個月以後，浦藍莉為美國一家電視廣播網拍了一次十五分鐘的個人節目。成千上萬的觀衆都看到她以率眞、幽默、機智的言談風度，在白宮的二樓，作了一次歷史性的評論與介紹。

這個影片的播出相當轟動，得到很高的評價，提高了第一夫人的知名度。這個節目一播出，錄影帶立刻由紐約空運到莫斯科。影片一到，伊洛夫、辛雅禮和費薇娜，馬上就在私人放映室內觀看。放映完畢，他們規定費薇娜在以後的六星期內，每天至少要反覆看上幾遍。從影片中，她研究並記下第一夫人說話時的抑揚頓挫，以及她每一個姿勢、動作。以後在舞台上，複製白宮房間內，反覆不斷的模仿、練習。

除此之外，費薇娜每天還必須繼續她在聲音和風度方面的練習課程。在專人指導下，費薇娜一遍遍的練習浦藍莉的神情與訪問談話的錄音帶。她終於學會了這位總統夫人略帶美國西部口音的腔調，並把她原有的嗓音降低、變粗。她同時也學會了當第一夫人演講時，一些輕快的動作及富於傳染性的笑聲。經由其間的指導者，

這位蘇俄的女演員根據一部以蒙太奇手法拍成的影片，捕捉了這位第一夫人走路的步伐；當她轉身去聽別人說話時，以脚尖旋轉的優雅動作，以及她靜若處子的神態和其他手勢。

在六個星期即將結束時，辛雅禮對她說：「妳明天早上八點，在白宮佈景中報到，我們要拍部片子。」

「那麼是眞有拍片這件事囉！」她揶揄道。

他已深為她所着迷，却仍保持職業性的嚴肅說：「那是千眞萬確的，而且你是主角。」

四個星期之後，片子拍好了，伊洛夫看完最後的剪接，知道已經到了決定性的一刻。他不能在沒有上面的指示下繼續進行了，因為事關一大筆預算。

伊洛夫打電話給總統柯克里，希望跟他約定，第二天在克姆里林宮的放映室，進行一項重要的會談。

總理柯克里雖不耐煩，最後終於答應了他的要求。第二天晚上不到七點半，伊洛夫已坐在克里姆林宮壯觀的放映室內等候他們。辛雅禮跟他一起來，正在指示放映師們控制好時間；七點卅四分，總理柯克里，帶着中央委員會那幾位會員，一起走進了放映室。

伊洛夫趕忙站了起來，迎接他們。

「我們來了。」柯克里總理說：「到底是什麼大事？」

「一個新計劃。」伊洛夫答道：「一個很棒的計劃，如果成功可以使整個世局改觀，現在我們先看一段短短的影片。」



辛雅禮急忙的從放映室走下來，伊洛夫拉他坐在一起，同時向放映室打了個信號，室內的燈馬上熄掉。

眼前的銀幕上，出現浦藍莉走進白宮內臥房的鏡頭。

「總理！您認得出她嗎？」伊洛夫問着。

「這不是新任的美國總統夫人嗎？」主席答道：「看她眞是一種視覺享受。」

此時，銀幕上現出浦藍莉，開始一一介紹「林肯臥房」的家具歷史。然後鏡頭隨着她，由「林肯臥房」轉移到「總統晚餐室」，十分鐘後，影片結束，燈光隨之一亮。

伊洛夫轉向總理說：「這是最近美國總統夫人，向美國觀衆介紹白宮的一段電視影片。現在我們再看一遍。」

「我的安全主管，什麼時候變成了個片商？」總理笑着說道，三個委員也跟着笑起來。

「您馬上就會知道我眞正的用意的。」伊洛夫說道。

燈光再度熄掉，銀幕上再度出現浦藍莉，在白宮內一一介紹的影像。當浦藍莉由林肯臥室轉進總統晚餐室時，柯克里總理不耐煩的叫了起來。

「伊洛夫，你攪些什麼鬼？我們不是才看過這些嗎？」

「我知道，但請您再忍耐幾分鐘！我這樣做是有理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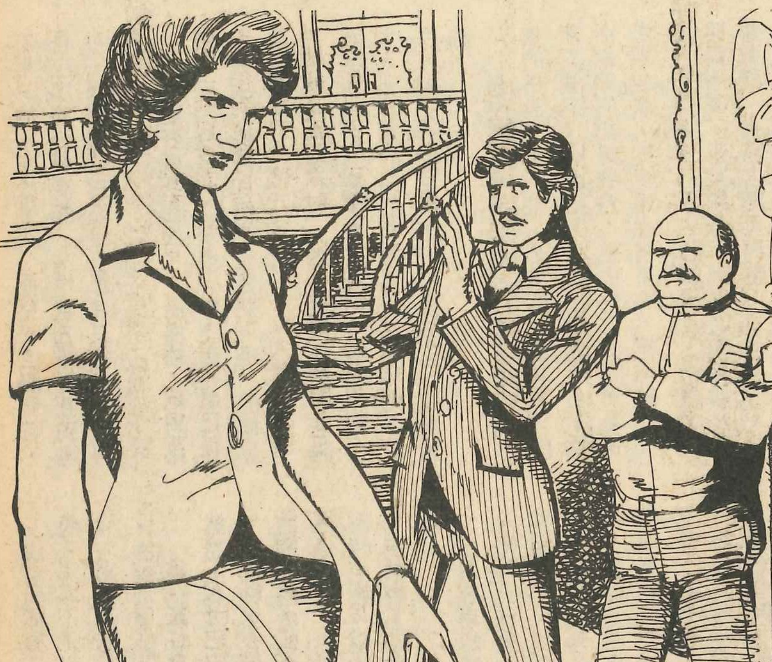
影片繼續放映，總理的抱怨聲愈來愈大，好不容易片子放完了，燈光恢復了明亮。

總理似乎不只是不耐煩，他瞪着他的「KGB」頭子說：「伊洛夫，你瘋了嗎？你怎麼能把我們寶貴的時間浪費在看同樣的影片上？換了別人，我早把他送進精神病院，現在你最好能給我解釋清楚。」

毫不遲疑的，伊洛夫站了起來，面向他說：「是的！我是有充份的解釋。」

「好啊！他媽的！你還不快說。」

伊洛夫却不慌不忙的輕聲問道：「您確定剛剛看到的是同樣的影片嗎？總理同志？」



費薇娜每天不斷接觸各種事物和人物。

「你以為我是瞎子？你放的根本就是同一部片子。」

「那麼，那位美國總統夫人是同一個人嗎？」

「當然。」總理憤怒的說。

頓了一下，伊洛夫說道：「很抱歉！總理同志！您完全弄錯了。第一部片子裏的才是眞的美國總統夫人浦藍莉，第二部片子却是由一個蘇俄的女演員，費薇娜所扮演的。」

伊洛夫可以看出，在場幾位要員臉上都現出驚訝與不解的神情。

好半天，總理才打破了沉默說：「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絕對不是，第二部片子裏出現的美國第一夫人是浦藍莉的蘇聯化身——費薇娜，她是個女演員；在我們所複製的白宮佈景內所扮演的。我的助手辛雅禮可向您證實這一切，您剛剛不但看到了在華府的美國總統夫人，也看到她在莫斯科的化身。」

葛拉明看着他身旁的總理說道：

「這簡直出神入化。」

柯克里總理點點頭：「不可思議。」

他從椅子上坐直說道：「好吧！伊洛夫，這的確是招妙手奇技，完美的騙局，你心裏有什麼構想？」

「那是一件非常大而冒險的騙局。」伊洛夫說道：「在未來的幾年之內，國際政治局勢將會出現一種危機——美國和蘇聯間不能避免會有所衝突；這種衝突據我們目前所知，在韓國及伊朗等問題。在這種狀況下，不是我們讓步，就是美國讓步，再不然就是再來一次大戰。

「為確保我們在衝突時能取得優勢，我們必需要有一項秘密武器。而諸位剛剛在銀幕上看到的，便可以成為我們的秘密武器；如果我們能有一位與美國總統夫人一模一樣的女人，並且讓她在短時間內毫無破綻的取代總統夫人，留在白宮裏，就等於是擁有了歷史上最偉大的秘密武器。而我們也可由總統處，預先知悉美國一切軍事國防機密等策略，這麼一來，我們在任何危機中，不都可以穩操勝算嗎？」

有好幾秒鐘，整個房子靜悄悄的。最後，還是蘇俄總理打破了寂靜：「這個計劃可能實現嗎？」

「您是不是指她不能勝任？」

「她能嗎？」

「她不但能，而且一定可以勝任，給她這個機會；你已看到了最好的憑據，她根本就是浦藍莉。現在，讓我向您報告，我是如何發現她、訓練她，以及我們準備怎樣用她。向您作個完整的報告。」

伊洛夫花了四十五分鐘的時間向總理

報告詳情，彼此又研究了拍片和眞實的生活的差距，但伊洛夫仍然充滿信心。

「只要走錯一步，就會使我們在全世界前丟盡面子，而成爲衆矢之的。」蘇俄總理說。

「不錯！但如果我們成功。它很可能會使我們在未來這一時期內，超越美國，並支配整個世界。」

柯克里跌坐在椅子上，陷入沉思狀態中。

葛拉明靠了過去，低聲說道：「這實在是個寶貴機會啊！」

柯克里未予理會，抬起頭注視着伊洛夫說：「你很有說服力。」他瞄了一眼空白的銀幕：「我剛剛看到的那個女演員也是一樣。」又把眼光調回伊洛夫身上，他繼續道：「你需要什麼？說吧！」

「兩件事！首先，請你批准讓我繼續進行這項計劃。當然，到了最後關頭，放棄或繼續進行這個計劃，仍由您作主。但現在我需要您初步的批准。」

「可以！」柯克里幾乎是毫不考慮的脫口而出。

「另外我還需要錢。」

「那也沒問題。」

× × ×

這一切都是三年前的事了。伊洛夫坐在辦公桌後面，逐漸從回憶中回到現實。明天開始便是緊張的「讀秒時刻」；其實，應該說是從今晚開始。因爲，此刻已是凌晨一點，還有七十二小時，一切行動便要展開。

伊洛夫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時候已經不早，他本想去小睡一會兒。但他知道，自己腦筋仍很清醒，不容易入睡，直到現在，他滿腦子都還浮現着近三年來的一切經過。

這就好像是他設了一所爲期三年的秘密學府。只收一個學生，專門修一項科目，那項主修科目便是浦藍莉，唯一的學生是費薇娜。

現在畢業在即，爲了愼重起見，辛雅禮從檔案櫃的最裏層，取出了有關「第二夫人」計劃的三疊厚厚的公文夾。與伊洛夫一起逐步的檢視着三年來的工作進展紀錄。

最早期，是有關白宮內各主要房間佈景的搭設。接下來，是有關浦藍莉個人的所有資料，包括影片、錄音帶和她日常生活細節的紀錄資料；這個部份的資料是每星期記載，逐步建立起來的。從她額上增添了一道皺紋、換了個新髮型、到體重的略爲增減，都被記錄下來。而在莫斯科的費薇娜，也隨之變更調整。

另外，這位第一夫人身體上，某些不爲外人所知的秘密，也被搜集並列入紀錄。比方說，她的牙科病歷及X光片子，都被蘇俄在華府的間諜，偷出來或予以翻照，寄回莫斯科作爲參考資料。

有好幾個月的時間，辛雅禮他們面對一個棘手的問題，却無法突破。朋友或熟人，或許能被外表相同的浦藍莉所矇騙，但對付醫生及丈夫，可沒那麼容易，尤其是能看見她裸體的總統丈夫。

究竟裸體的第一夫人是什麼模樣？

如果費薇娜要想在毫無掩飾的狀況下，成功的進行這個計劃，這點是必須知道的。

辛雅禮費盡了心思，終於想出了辦法，去搜尋有關的資料。

他記得有一次，在一本義大利的男性雜誌上看過五張賈桂琳甘廼廸的全頁裸照。這位後來下嫁給希臘船業鉅子歐納西斯的前美國第一夫人，有一次在她希臘的私人島嶼——史克西匹奧斯羣島上裸體日光浴時，被一位義大利攝影師，在海旁邊的一艘漁船上用快速的長鏡頭捕捉到她的裸體。

賈桂琳的裸照把她的一切都表露無遺，照片上清楚的顯示出她的隱私之處。辛雅禮心想，如他能取得新任第一夫人浦藍莉類似的照片，問題不就迎刄而解了嗎？

正好當時盛傳的謠言指出浦藍莉在一個避暑勝地的私人寓所內渡假時，總喜歡裸泳。於是，辛雅禮僱了一個攝影師，用一組效果極佳的長鏡頭配合他的照像機，在她渡假時小心的跟蹤她。這個攝影師從邁阿密海灘到馬里布一直跟蹤着她，却由於總有障礙物擋着，無法拍到什麼名堂。

然後，運氣總算來了。在她進入白宮的第二年，浦藍莉飛到西西里島去渡一個禮拜的假，在美國駐義大使的招待下，她獨佔一間小別墅和一片私人海灘。當她抵達那兒的第三天，她裹着一件淺藍色的浴袍，從海濱別墅走出來，到沙地上，站在那兒她脫下浴袍，渾身光溜溜的朝沙地上躺下去，她閉起雙眼，懶洋洋的躺着，享受着暖暖的陽光。這個時候，辛雅禮指派的攝影師已爬到了附近一棟房子的屋頂上向海灘俯視，他的長鏡頭並且對準了這位全裸的第一夫人。

當浦藍莉這套正面的裸體照，抵達莫斯科時，辛雅禮高興極了。早在幾個星期以前，他就安排好，拍了一套正面的裸照，每張都美極了，而且令雅禮情不自禁得興奮。

他把第二套裸照並排而列，用一具放大鏡，仔細的加以檢查、比較。二個人豐滿的胸部是完全一樣，奶頭大小、色澤差不多，肚臍及腹部也相似得難以區別。隔了一會，他找到了兩者間一個微小的差別，接着又發現一個；在浦藍莉的腹部右下方有一個極小的記號，但在費薇娜身上同樣的部位則無。另外就是覆蓋陰部的毛髮不盡相同，浦藍莉的陰毛比費薇娜濃密。

辛雅禮召來了一位外科醫生，用放大鏡去研究那些照片。他看過後表示，浦藍莉右下腹的記號很好處理，那是割盲腸後留下的疤，只要在費薇娜身上的同樣部位，作出同樣的記號便可亂眞。至於陰毛的問題，只要移植些毛髮，便可解決了。

說永遠是比做來得容易，在此之前，費薇娜已爲了裸照的事抗議了半天，辛雅禮以對其演藝前途有幫助的話勸了半天她才答應。但等他告訴她必須動些額外的手術並作陰毛移植，費薇娜氣得直跳起來。

自柯克里准許繼續這項計劃之後，伊洛夫本想立刻把眞相告訴她，但他却一直拖延下來，因爲他想盡可能的保持他的機密性。但現在辛雅禮來告訴他有關手術與陰毛移植的事情時，他知道不說不行了。

他經過一整天的時間演說後，黃昏時



，他們在費薇娜的寓所內碰頭，坐在起居室內。人手一杯酒，伊洛夫對辛雅禮說道：「你知道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嗎？」

伊洛夫接着又轉向他的女演員說：「你呢？你猜得出來嗎？」

「我知道，你要拍另一部片子。」她說：「我想那是你們『KGB』的事，我並不了解。」

「差不多！」伊洛夫說道：「現在你已愈來愈深入這個計劃，我可以相信你，因此我打算告訴你實情。」

他毫無保留的，把整個計劃向辛雅禮和她全盤托出。他承認，如果浦藍莉夫人一直呆在白宮裏，則一切的努力可能白費，但是，他亦强調這個計劃的可行性。他指出美、蘇之間，已有幾項主要的衝突在萌芽階段，到明年，很可能會明朗化，由於這個可能性，他們必須做好一切準備工作。

「當那一刻到來，」他結論道：「妳將暫時取代浦藍莉，成爲白宮的女主人，這將是一個女演員夢寐以求、千載難逢的大角色，但也同時是最危險的。」

說出了這一切，他不担心辛雅禮怎麼想，却急於聽聽費薇娜的反應。雖然他早知她是堅定與忠貞的，但不知到什麼程度，現在是揭曉的時候了。

他本以爲她會多少有些驚嚇，猶疑，沒想到她却面無表情的木然坐着。隔了好一會，他開口問道：「怎麼樣？費薇娜同志？」

「我願意繼續演這個角色。」她說：「我喜歡它，我想我再也碰不到更好的機會。」

然後，她便進入醫院動手術。她出院後不久，「KGB」在美國的間諜，把最後一件，有關費薇娜身體的資料寄回莫斯科。其中包括浦藍莉的牙齒X光片子及她上、下牙齒的模子，柯克里的牙醫親自加以研究，並拿它和費薇娜的加以比較。

雖然一切都非常相似，但兩人的臼齒，則有顯明的區別，除非先將費薇娜的好牙鑽洞再補過，那就會完全一樣了。

辛雅禮實在不願去告訴費薇娜，她必須犧牲三顆好牙齒，他不知她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令他意外的是，她居然理解而合作的照做了。現在她對這項表演的完美要求，簡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當辛雅禮和伊洛夫一起坐在辦公室裏，啜飲着酒，翻閱檢視整個過程時，這些事件，都一一在他的腦海裏重現。

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費薇娜逐漸由一名飾演美國人的蘇俄女演員，轉變成一個生長在美國，像美國人一樣思考的人。她只准說英文，除了自倫敦進口的浦藍莉的時裝外，只准穿美國成衣吃美國食物。

每天早餐時，她喝罐裝的蕃茄汁、吃着美國進口的麥片。同時還要閱讀前一天的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她的錄音帶中，還有美國的流行音樂，打開閉路電視時，她只看到美國的電視新聞、綜藝節目及美國影片的錄影帶。

她的生活裏所接觸的盡是有關浦藍莉的資料。聰明、勤快、記性又佳的她，學得很快。她利用浦藍莉在求學時期的各種資料來自修，她閱讀浦藍莉所有的考試卷、學期報告、學校報紙及年鑑，經由其他蘇俄演員的扮演，他並且見到了美國第一夫人的老同學、老師和指導教授們。

對於浦藍莉的家人，包括她的父親、妹妹、妹夫、姪子及家中發生的大事，費薇娜也經由簡單中逐漸熟悉。慢慢的，簡報範圍擴大至她在芝加哥、紐約、丹佛的遠親，過去到現在的所有朋友、熟人，以及她喜歡光顧的商店。

不僅如此，她的研究日益廣泛，甚至擴展到她丈夫的助選團和所有工作者、白宮的幕僚、他丈夫的助手、他的內閣、其他部門的主管、國會議員及華府新聞圈。

除此之外，她每天還忙着去了解她丈夫浦安雷的背景、怪癖、偏見和習慣，以及所有能搜集到的有關他們二人之間親密關係的資料。

這方面資料的搜集，使得辛雅禮再度面臨困境，而且幾乎使伊洛夫頹喪的想放棄整個計劃。整整兩年的時間，辛雅禮試着去了解有關浦安雷夫妻間性生活的任何事情。因爲，如果費薇娜想取代浦藍莉，她就必須知道藍莉在床上是如何與她丈夫相處的。他們是怎麼做愛，是否用一般傳統的方式，如果是，時間多長？藍莉是積進的或保守的？他或她是否寧可以各種狂野的方式而讓彼此神魂顚倒？

在最初的二年內，辛雅禮不知派了多少間諜去搜集這方面的綫索。結果，却是一片空白，毫無斬獲，隨着時間的消逝，伊洛夫逐漸了解到這方面的資料，費薇娜除非靠運氣，否則不可能成功，但這種事是絕不能指望於運氣的。

在一籌莫展的時候，辛雅禮曾企圖製造「生理問題」，使浦安雷總統因此而暫時停止性生活，但由於這一來，會迫使他和西德利總理在英國的會談延後，辛雅禮只有放棄這個構想，但或許浦藍莉本人可以，他想，讓她遭遇一件小小意外，或可使她三、四個星期不能過性生活，就在這個時候，辛雅禮突然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一個在華府爲「KGB」工作的美國間諜，從白宮裏聽到了某些秘密的閒話。暗示白宮醫生——孔明斯的年輕紅髮護士，偶爾亦兼任總統的情婦，她的名字是阮伊素，她在馬利蘭的伯賽斯達擁有一座小別墅，這似乎遠超過她能力所能負担的。

「KGB」得悉此事後，馬上下令監視她，同時調查她的過去。很快的，他們就查出，每當總統夫人離開華府時，總統都會將她召進臥房過夜。在這個消息確定之後不久，「KGB」得到了有關阮伊素過去的資料；她曾經有過一段不好的經歷，五年前，阮伊素小姐曾和一位聲名狼藉的底特律黑手黨頭子同居過，有了這個把柄，「KGB」決定去拜訪她。

「KGB」派專門和華府蘇俄大使館聯絡的二名一流間諜，葛復新及伊爾夫，担任這工作。他們到伯賽斯達阮伊素的家中，去做了一次社交性的拜訪，不費吹灰之力，就敲詐成功，得到了所要的資料。

阮伊素過去在底特律的秘密，雖然已不再是秘密，但爲了不使她現在，在白宮的美好生活遭到破壞，她表現得相當合作。不過她堅決不肯討論總統在床第間的習慣，以及她所聽說有關總統夫人的行爲。

每週新書多姿采
環球小說盡名家

新書介紹

武俠小說
冷劍鐵心
每本港幣七元

武俠小說
落花鏡
東方英著
每本港幣七元
HKNG

武俠小說
燭影飛鴻
東方英著
每本港幣六元
HKNG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環球出版社發行



她承認，確實和總統有過幾次接觸，但都是在總統夫人離開華盛頓，或者最近因生病，無法與他行房的時候。

葛復新和伊爾夫立刻把這些報告送回莫斯科，並請示下一步該如何做。他們的報告中，關於「總統夫人最近生病，停止性生活」的那一段，引起辛雅禮的注意，並給了他一綫希望。他通知華盛頓的間諜，除非有進一步的指示，不要去揭穿阮伊素，也不要再去找她。

在前往倫敦參加高層會議的前幾天，總統趁他太太去洛杉磯的機會，曾在他白宮的床上享受阮伊素的風情。第二天晚上，總統的一位助理與一個妓女的醜聞被人揭發，總統立刻把他革職。在第二天早上的記者招待會報上，有人問起這位助理時，總統特別對記者們强調，官員的私生活應該檢點。這些並沒有被莫斯科的辛雅禮遺漏掉，他想阮伊素現在應該會比以前更担憂了，因此他派葛復新和伊爾夫再去拜訪她一次。

的確，阮伊素比以前更緊張也更害怕，如果她不說出總統的性生活，她自己過去的醜聞將會公開。那不但危害到總統，也砸了她自己的前途，因此，這一次她照實說了，雖然說得不多，但也够了。她堅持她對總統夫婦間的性行爲毫無所知，總統從不和她討論這些，他只是在他需要發洩的時候，把她找去。他曾經告訴阮伊素，他太太最近有些毛病，她的婦科醫生，要她在六個星期內暫時避免性交，直到檢驗結果出來。

對辛雅禮來講，這個綫索就很够了，這也就表示費薇娜在扮演第一夫人的前三個禮拜，她和總統之間不需要有性行爲。

「第二夫人」計劃的最後一項障礙，終於解除。伊洛夫與奮得睡不着，辛雅禮也感到愉快，而費薇娜則鬆了口氣。

薇娜每天從早到晚仍舊不斷的學習與練習，而她的工作也日益繁重，除了過去與第一夫人有關的人事之外，她還必須隨時充實新近發生、接觸的事物和人。

由於中非的波恩達，擁有豐富的鈾鑛，恰巧美、蘇兩國都需要它，而波恩達的局勢又陷於動亂，美蘇兩國決定在倫敦舉行高層會議。

柯克里的太太柯露蜜娜，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宣佈在倫敦高階層會議舉行前的一個禮拜，她邀請世界各國的第一夫人到莫斯科來參加一個爲期三天的國際女性會議，主題是「女權的今日與未來」。

儘管浦藍莉非常不喜歡，如此頻繁緊湊的旅行。但這題目，似乎就是針對她而設的，看來，她是沒有辦法免除這項會議的。於是，她率先向莫斯科方面，答覆她將會出席。其實，蘇俄召開所謂國際女性會議，完全是爲了費薇娜而安排。

× × ×

辛雅禮駕車至莫斯科城外，費薇娜那座隱蔽的二層樓房前時，已是凌晨三點半左右。從口袋中掏出鑰匙，打開門，穿過起居室，他直接上樓躡足走進臥房。

從亮着的壁燈，可以看出這是一間大而舒適的臥房，全用美國早期風味的家具佈置着。伊洛夫在這方面出手是非常大方的，他認爲只要這一切能提醒費薇娜將成爲一個美國人，而使訓練工作臻於完美，花再多錢也是值得。

辛雅禮向那張特大號的床走去，他知道她現在一定睡着了。果然不錯，她躺在床上，身上蓋着毯子，裸露的背背向他，輕柔、規律的呼吸聲，顯示出她已熟睡。

脫掉鞋子，踱進浴室，他在洗臉台旁邊拿起一張字條，上面是費薇娜用鉛筆寫的——「親愛的！在你睡着前叫醒我，千萬記得，永遠愛你的薇娜。」

他並沒有叫醒她？坐在黑暗中，他的思緒在活動着。現在他開始恨起這個計劃，他更恨自己，在其中對她的角色及安全所負的責任。到底是什麼把他拉進了這項奇特的任務中。

在和費薇娜相愛之前，他從來就沒有眞心致力於這個計劃，希望它能成功。但薇娜扭轉了整個局面，和她相愛後，他知道此事必須成功，不能失敗。因爲這個計劃一旦失敗，他將失去心愛的薇娜。

目前對於他，最重要的是——薇娜，她的安全以及他們的重聚。

× × ×

「不到幾個小時，就要出發了。」藍莉心裏想着，穿着鑲花邊粉藍色睡袍，她讓自己舒適的躺在白宮總統臥房的床上。

這次她實在不想出國。通常，她是喜歡四處旅行的，但一想到需要馬不停蹄的奔波於華府、莫斯科、洛杉磯和倫敦之間，參加那些喧嚷擁擠的盛會她就受不了。

藍莉本想盡可能推掉莫斯科之行，但拒絕出席這項會議，將會引起輿論的不滿並得罪其他的女權運動者。此外，安雷也希望她能應邀參加，因爲他們已開始準備參加下一次的競選，希望能够取得連任，而他認爲這趟莫斯科之行，不但能加强她在選民心目中的印象，亦可强化他的形象與聲勢。

安雷告訴過她今晚會晚點上床，因爲他正和他的幕僚及助手們，在總統辦公室內開會。現在已經很晚了，却還不見安雷的人影，她本想等他，和他在小別前聊聊。但她實在太累，因此，決定先睡一下，她伸手到床邊找到了安眠藥，吞下一顆。慢慢的，藥片開始發生作用，她昏昏然的回到床上……

臥房門被打開，她想大概是安雷吧！勉强睜開眼睛，藍莉讓自己盡量保持清醒，她看見安雷穿着條紋睡衣，手中拿着一杯酒，站在床尾注視着她。

「藍莉！我把你吵醒了嗎？」

「沒有啊！我現在還是醒的！」

他已走到床的另一邊，坐在床沿上把杯中的酒喝完，說道：「抱歉！拖得那麼晚，今天我們爲了波恩達的一切問題，傷透了腦筋。另外，我們也花了好長的時間，去研究如何和蘇俄的柯克里進行會談。我好累！」

他放下杯子，把臥房燈關掉，爬上床去。她感覺到他的腳在碰她的腳，「唔！你的腳好暖和。」她喃喃唸着。

「你覺得怎麼樣，都準備好了嗎？」

「差不多了。」

「你早點睡吧，晚安，親愛的。」

浦藍莉含笑的回答：「晚安！總統先生，我可以叫你浦安雷嗎？」（未完）



註冊商標



常服

# 凱金丹

じきんたん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每盒$25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